

前 言

《易经》博大精深，词语奥晦，初学畏其艰深，而望洋兴叹。孰不知圣人作《易》，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求诸物，近取诸身，体天地之行而画卦，观万物之变而设爻，自有其内在之规律。故欲学《易》，必先明圣人作《易》之旨，画卦之法，设爻之机。卦辞、爻辞、《十翼》之辞，必先明其义例，而后可以通晓全经。

今编此书，从诸多注释中，掘英拾华，以为初学之一助。故所采集者，皆名家之论，解析力求准确深刻，为学者研究之指南。

本书由解图篇、义例篇、通论篇三部分组成。

学《易》不解图，不能更深刻领悟《易经》之妙。宋代《易》学大师邵康节云：“图虽无文，吾终日言而未尝离乎是，盖天地万物之理，尽在其中矣。”清代学者胡熙云：“《周易》传道之书也，道理显于文字，文字肇于图书。图也者，数之聚，象之设，而理之寓也。《河图》、《洛书》，天以图示也。先天八卦，圣人以图教也。无数不行，无象不定，无理不灵，行之、定之、灵之，是无词之《周易》，而有言之伏羲也。故文字浩繁而图像简约，文字显易而图像隐深，藏万于一，纳须弥于芥子，穷幽测

奥，实费且难。舍其隐，务其显，守其易，置其难，是逐浩渺于洪流，而未探泉源之不匮矣。宁能彻《周易》之大原，而一以贯之哉？”由此观之，可见解图之重要。解图篇多采集前人鲜为人知的精辟之见，使诸图之精蕴溢于言表，以便开示后学，使之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悟《易》学之正道，走探微之捷径。本篇初学而易明，深究而有据，自可由图观天，由天达人。一而万，万而一，无文之传，不言之妙，皆在其中矣。

义例篇是对《易经》名词术语的详细解析，从而为读者进一步深研《易》理扫清障碍，读来令人豁然贯通，有无师自明之感。本篇内容是民国林赐光先生用几十年学《易》之心得汇集而成。条目简明，分析周全，引文广博而举类翔实。其体例与今之词解略有不同，《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变动不居，周流六虚，时、位、德，各有所重。故其词语所用，自不可一言而尽之，必也从时、位、德不同方面，加以申辩，方可明其所以。故林氏所辑，凡前人释之有理者，汇精粹于一篇，以便学者从纵向横向、广而明之，握其词义之所在，是广大读者难得的一部学《易》指南。

通论篇是把《易经》的来龙去脉，以及其中关键之术语，加以论证阐述，使读者明其源流，晓其奥义，通其变化，贯其整体。可谓通论要旨，微言大义皆在不言之中而心悟；贯达精微，四圣之学皆在言词之表而畅明。本篇内容出自清代《易》学大师李光地之手，名家之论，自可使您获益良多，反复咀嚼，仔细品味，学《易》也可谓思过半矣。图解可使学者从宏观角度认识《易经》的博大精深，无所不包，探伏羲画卦之心法，明天人合

一之根源。词解可使学者从微观角度认识《易经》丰富的哲理，及其微妙之所在，见文王“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忧患于人事之兴亡，变易于吉凶之大法。

总之，这三部分内容，承上启下，相互发明，由简到繁，先集说，后加以详细的释义，由浅入深，阶梯式引导学者在《易》学领域中攀登。虽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却从整体上对《易经》有较全面的分析讲解，虽有个别词语的反复论述，却又都是不同角度和侧面的阐发，均可为学者研读《易经》铺路架桥，疏导沟通之用。

我们希望本书的出版，能有益于《易经》的学术研究，有益于《易经》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在挖掘这份文化宝藏的同时，来服务于我国的四化建设，以显露出《易经》的真面目、真价值，以显示我中华民族五千年古老文化的文明伟大！

孙国中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

国中按：把《系辞传》写成《系词传》，把卦辞、爻辞、《十翼》之辞，写成卦词、爻词、《十翼》之词，当今学者们大多认为不妥，但细心品味，此“辞”与“词”，岂不同义乎？文字学家王力先生指出：“在‘言词’这个意义上，‘词’与‘辞’是同义词，但在较古时代多作‘辞’，汉代以后渐以‘词’代‘辞’。”过去“词源、词曲、词赋、严词”之类的用语多用“辞”，而现在用“词”者居多。在二字的使用上，也有了明显的分工，今天国人一般将“辞”字用于“辞退、辞让、辞去、辞聘、辞岁、辞谢、辞行、辞演、辞职、辞别、辞呈、辞工、辞活”者为多，用于

“辞曲、辞源、言辞、语辞、辞典”者渐少。这说明“词”之用在扩大，并适应今天年轻国人的用语习惯，而“辞”字逐渐从“辞典、辞汇、辞赋”之类用语中隐退，尽管每每出现混用之现象，但大趋势是如是发展的。

何谓“系辞”，上古伏羲画卦之时，《易经》卦爻之下本无文字，周文王恐后世不明其义，在被囚羑里时，特在其下系缀上卦辞、爻辞，以明其吉凶之义。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云：“有吉凶，若不系辞，其理未显，故系属吉凶之文辞于卦爻之下，而显明此卦爻吉凶也。”《易经》言“系辞”者凡五见：“系辞焉而明吉凶、系辞焉以断其吉凶、系辞焉所以告也、系辞焉以尽其言、系辞焉而命之。”试问：以上诸句中之“辞”字改成“词”，其义有误吗？“系词”已明，卦词、爻词、彖词、象词，诸“词”之用，自不费解？况且把《系辞传》写成《系词传》，早在明末清初就有人使用，这说明古人早知此“辞”即是彼“词”。由此可见，改“辞”为“词”，实乃理势之必然，何必抱着一种似是而非的崇古心里，勉强而为之。

又按：“辞”字用于“辞退、辞工、辞职”之义，虽已被广大民众所接受，但此“辞”字不是本字，而是一个假借之字，它的本字是“辵”。《说文》云：“辵，不受也。从辛从受，受辛宜辵之。”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经传凡辵让皆作辞说字，固属假借，而学者乃罕知有辵让本字。”笔者认为，我们的祖先既然造出了“辵让”之义的本字，就不应再让“辞”字代劳兼职，激活这类虽不见用，而“含义准确、指事明白”的汉字，对于丰富完善汉字的使用，是十分有益的（这类文字还有一些）。简体字的标准化、规范化，也不应对此视而不见。辞字从造字之始，并非为辵让之义而设，只因其读音相同，故借而用之。正如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所说：“至于经典古字，声近而通，则有不限于无字之假借者，往往本字见存，而古书则不用本字，而用同声之字。学者改本字读之，则怡然理顺；依借字读之，则以文害辞。”将“辞”从“辵让”之义中排出，让其本字“辵”就位，只要有关部门稍加倡导，全民族就能接受并广泛使用，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并非都是准确的、科学的，一切都应该从严谨的治学态度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不然，我们祖先创造的一些个性鲜明的汉字，就会闲置，甚至泯灭，其中之利弊得失，值得国人思考。

目 录

解 图 篇

太极图解第一	(3)
河图解第二	(14)
洛书解第三	(17)
先天八卦图解第四	(19)
后天八卦图解第五	(22)
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解第六	(26)
后天六十四卦圆图解第七	(33)
先天六十四卦方图解第八	(36)
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解第九	(43)

义 例 篇

总释易义例第一	(47)
释上下经义例第二	(50)
释十翼义例第三	(54)
释设卦布爻义例第四	(58)
释卦词爻词义例第五	(60)
释乾坤六子义例第六	(63)
释取象义例第七	(66)
释取义义例第八	(71)
释阳九阴六义例第九	(76)
释用九用六义例第十	(77)
释刚柔健顺义例第十一	(81)
释阴阳变化义例第十二	(86)

释消息盈虚义例第十三	(88)
释阳大阴小义例第十四	(92)
释阳淑阴慝义例第十五	(93)
释扶阳抑阴义例第十六	(95)
释元亨利贞义例第十七	(97)
释德义例第十八	(104)
释时义例第十九	(105)
释用义例第二十	(108)
释位义例第二十一	(111)
释当位不当位义例第二十二	(117)
释贵贱义例第二十三	(120)
释应比义例第二十四	(122)
释乘承敌义例第二十五	(127)
释中正义例第二十六	(129)
释卦变义例第二十七	(133)
释中爻义例第二十八	(137)
释错卦综卦义例第二十九	(139)
释上下往来义例第三十	(144)
释先后内外左右义例第三十一	(147)
释吉凶悔吝义例第三十二	(149)
释无咎义例第三十三	(152)
释易为君子谋义例第三十四	(154)
释易备劝戒义例第三十五	(156)
释易先人事义例第三十六	(160)
释易戒过中义例第三十七	(162)
释易慎处极义例第三十八	(163)
释易重谋始义例第三十九	(165)
释易主尚贤义例第四十	(166)
释易恶偏私义例第四十一	(167)
释言日月寒暑义例第四十二	(170)
释言昼夜义例第四十三	(173)

释言月几望义例第四十四	(174)
释言雨言不雨义例第四十五	(175)
释言十年三岁八月七日义例第四十六	(176)
释言东北西南义例第四十七	(178)
释言终始义例第四十八	(179)
释言君子小人义例第四十九	(182)
释言祭祀义例第五十	(184)
释言刑狱义例第五十一	(186)
释言饮食言婚媾义例第五十二	(187)
释言建侯行师伐邑御寇义例第五十三	(189)
释言后言王母言母言妣义例第五十四	(190)
释言宗言朋言民义例第五十五	(191)
释言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义例第五十六	(192)
释言有喜有庆有福义例第五十七	(194)
释言厉言过义例第五十八	(195)
释言富言实义例第五十九	(197)
释言灾眚言疾义例第六十	(198)
释言志行合志上行义例第六十一	(198)
释言大矣哉义例第六十二	(200)
释言道言命言誉义例第六十三	(201)
释言敦言孚言光义例第六十四	(203)
释言复言疑言愿义例第六十五	(206)
释言他言我义例第六十六	(207)
释言趾言股言腹言背言首义例第六十七	(209)
释言肤言臀言血言毒义例第六十八	(210)
释言角言翼言尾义例第六十九	(212)
释言号言鸣义例第七十	(212)
释言战言遇言引言系言牵言拯义例第七十一	(214)
释言包言自言由言频义例第七十二	(215)
释言定言渝义例第七十三	(216)
释言大事小事大贞小贞小得义例第七十四	(216)

释言何可长何可久义例第七十五	(217)
释言小有言有言不信义例第七十六	(218)
释言不可不克勿恤义例第七十七	(219)
释言或言勿言未言如义例第七十八	(219)
释八卦象变及半象义例第七十九	(221)
释成卦主爻义例第八十	(230)

通 论 篇

易本	(245)
易教	(247)
论经传次序仍王本	(248)
论卦名词爻词	(249)
论名义相似	(249)
论八纯卦	(250)
论卦有主爻	(251)
论卦爻占词	(252)
论占词无两例	(255)
论时	(255)
论位	(256)
论德	(257)
论应	(258)
论易象像物	(259)
论六爻取象之异	(260)
论六爻词称名之异	(260)
彖传释名总例	(261)
论彖传释名所取	(264)
论彖传释词	(264)
论二体象传	(265)
论六爻象传	(266)
卦变辩	(267)
论对卦	(2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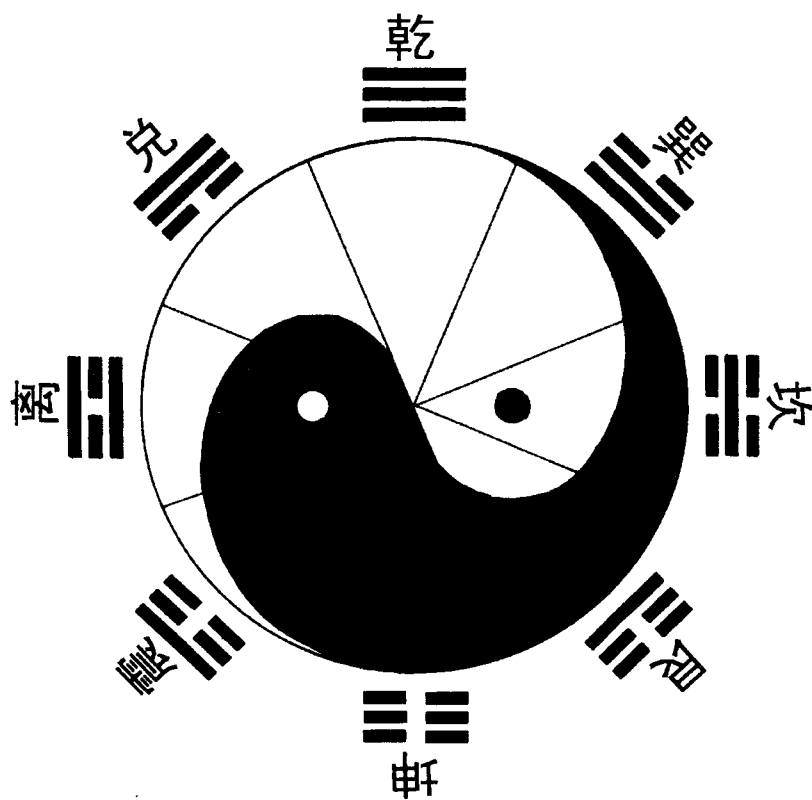
论卦名相对	(270)
论取象相对	(271)
论卦义相对	(272)
论卦义相似一	(273)
论卦义相似二	(275)
论乾坤君臣之义圣贤之学	(275)
论乾坤皆不有其功	(276)
论龙马之义	(277)
论复心学	(277)
论无妄心学	(278)
论离心学	(278)
论中孚心学	(279)
论大小过卦义	(279)
论易言阴阳之序	(280)
论易简之原	(281)
论幽明之故	(282)
论生死之说	(282)
论神鬼之情状	(283)
论继善成性	(284)
论河图一	(285)
论河图二	(286)
论河图三	(286)
论图书	(287)
论挂扚一	(287)
论挂扚二	(288)
论挂一	(288)
论策数	(289)
论筮法变卦一	(290)
论筮法变卦二	(290)
论筮法变卦三	(291)
论贞胜贞一	(292)

论一君二民二君一民	(292)
论初难终易	(293)
论中爻之备	(293)
论观彖过半	(294)
论二四远近一	(295)
论二四远近二	(295)
论三五刚柔	(296)
论爱恶远近情伪	(296)
论叁天两地倚数	(297)
论图像一	(298)
论图像二	(299)
论图像三	(299)
论图像四	(300)
论图像五	(301)
论图像六	(302)
论图像七	(302)
论图像八	(304)
论阴阳动静	(304)
论神	(305)
论卦名义	(306)
论《序卦》一	(307)
论《序卦》二	(308)
论《序卦》三	(310)
论《杂卦》	(310)
论《杂卦》之义	(311)
论十二卦之变	(312)
论《杂卦》有不取互义者	(313)
论《杂卦》正变之序	(313)
论环互之例	(314)

解 图 篇

太极图解第一

古太极图



《太极图》亦称之为《古太极图》，或曰《先天太极图》（见附图）。相传当年老子西出函谷关，携此图而行，故为道家所珍藏，唐宋后始渐传布。许多《易》学家考证其为三代以前之故物，断非后人所为，应与《河图》、《洛书》同出于远古时代，亦圣人则图画卦之一事也。

宋代学者蔡清云：“‘极’字所从来，本是指屋极，故‘极’字从木。今以理之至极，而借此以名之。犹‘道’本是道路之义，今亦以此理为人之所当行，而借名之耳。‘太’字是大字加一点，盖大之有加焉者也。既曰极矣，而又加以太，盖以此理至广至大、至精至微、至中至正，一‘极’字犹未足以尽之，故加‘太’字于‘极’字之上，则至矣尽矣，不可复加矣。”顾名思义，《太极图》就是阐述天地变化至大至极的道理之图。

《太极图》分黑白二色，白为阳，黑为阴，阴阳回互成圆体。阴盛于北，而一阳始生，其卦为☳《震》，位居东北，在图为白一分，黑二分，是一奇二偶之象，即一阳二阴之象也；☲《离》位正东，在图取对面白中之黑点，阴包阳于中，为一黑位于二白之中，二奇含一偶之象，即二阳夹一阴之象也；阴渐消于东南，而二阳生，其卦为☱《兑》，位居东南，在图为白二分，黑一分，二奇一偶之象，即二阳一阴之象也；☰《乾》位正南，全白，纯阳之象；阳盛于正南，而一阴始生，其卦为☴《巽》，位居西南，在图为黑一分，白二分，是一偶二奇之象，即一阴二阳之象也；☵《坎》位正西，在图取对面黑中之白，阳包于阴中，为一白位于二黑之中，二偶含一阳之象，即二阴夹一阳之象也；阳渐消于西北，而二阴生，其卦为☶《艮》，位居西北，在图为黑二分，白一分，二偶一奇之象，即二阴一阳之象也；☷《坤》位居正北，全黑，纯阴之象也。由图可见，太极、四象、八卦之妙。可谓自然而然，不加丝毫智虑安排，阴阳消长之机，天地自然之妙，不说而自彰矣。

明代《易》学大师来之德云：“此图乃伏羲氏所作也，世不显传，或谓希夷所作，虽周子亦未之见焉，乃自作《太极图》，观任道逊诗可见矣。诗云：‘太极中分一气旋，两仪四象五行全，先天八卦浑沦具，万物何尝出此间？’又云：‘造化根源文字祖，图成太极自天然。当时早见周夫子，不费钻研作正传。’夫既谓八卦浑沦文字祖，则知此图为伏羲所作，而非希夷明矣。其外一圈者，太极也；中外黑白者，阴阳也；黑中含一点白者，阴中阳也；白中含一点黑者，阳中阴也。阴阳交互，动静相倚，周详活泼，妙趣自然。其圈外左方自《震》，一阳驯至《乾》三阳，所谓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是已；右方自《巽》，一阴驯至《坤》三阴，所谓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是已。其间四正四隅，阴阳纯杂，随方布位，自有太极

含阴阳，阴阳含八卦之妙，不假安排也，岂浅见近识者所能及哉？伏羲不过模写出来以示人耳。予尝究观此图，阴阳浑沦，盖有不外乎太极，而亦不附乎太极者，本先天之《易》也。观《周子太极图》，则阴阳显著，盖皆太极之所为，而非太极之所倚者，实后天之《易》也。然而先天所以包括后天之理，后天所以发明先天之妙。明乎道之浑沦，则先天天弗违，太极体立也；明乎道之显著，则后天奉天时，太极用行矣。使徒玩诸画象，谈诸空玄，羲、周作图之意荒矣。故周子有诗云：‘兀坐书房万机休，日暖风和草色幽。谁道二十季远事，而今只在眼睛头。’岂非以孔子所论太极者之旨，容有外于一举目之间哉？是可默识其妙，而见于《性理指要》可考也。”

来氏书中又有《古太极图叙》一篇，其云：“天地间形上形下，道器攸分，非道自道，器自器也。器即道之显诸有，道即器之泯于无，虽欲二之不可得也。是图也，将以为沦于无耶？两仪、四象、八卦，与夫万象森罗者已具在矣。抑以为滞于有耶？凡仪象卦画，与夫群分类聚，森然不可纪者，曾何形迹之可拘乎？是故天一也，无声无息，何其隐也；成象成形，何其显也。然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其于穆之精，神无方，易无体，不离乎象形之外，自一而万，自万而一，即此图是也。默识此图，而太极生生之妙，完具胸中，则天地之化机，圣神之治教，不事他求，而三才一贯，万物一体备是矣。可见执中，执此也；慎独，慎此也；千古之心传，传此也。可以图像忽之哉？”

来氏书中又有《古太极图说》一篇，其云：“道必至善，而万善皆从此出，则其出为不穷；物本天然，而万物皆由此生，则其生为不测。包罗主宰者天载也，泯然声臭之俱无；纤巧悉备者化工也，浑乎雕刻之不作。赤子未尝学，虑言知能之良必归之；圣人绝无思，为言仁义之至必归之。盖凡有一毫人力安排布置，皆不可以语至道语至物也。况谓之太极，则盘天地亘古今，瞬息微尘，悉统括于兹矣，何所庸其智力哉？是故天地之造化，其消息盈虚本无方体，无穷尽，不可得而图也。不可得而图者，从而图之，将以形容造化生生之机耳。若以人为矫强分析于其间，则天地之自然者，反因之而晦矣。惟是图也，不知画于何人，起于何代，因其传流之久，名为《古太极图》焉。常读《易·系词》首章，若与此图相发明，《说卦》天地定位数章，即阐明此图者也。何也？总图即太极也，黑白即阴阳两仪，天地、卑高、贵贱、动静、刚柔之定位也；黑白多寡，即阴阳之消长，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群分类聚，成象成形，寒暑往来，《乾》男《坤》女，悉于此乎见也。以卦象观之，《乾》、《坤》定位上下，《坎》、《离》并列东西，《震》、《巽》、《艮》、《兑》随阴阳之升降，而布于四隅，八卦不其毕具矣乎？然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吉

凶、大业，虽毕见于图中，而其所以生生者，莫之见焉。其实阴阳由微至著，循环无端，即其生生之机也。太极不过阴阳之浑沦者耳，原非先有太极，而后两仪生，既有两仪而后四象八卦生也。又岂两仪生而太极遁，四象生而两仪亡，八卦生而四象隐，两仪四象八卦各为一物，而别有太极宰其中统其外哉？惟于此图潜神玩味，则造化之盈虚消息隐然成象，效法皆可竟会，何必别立图以生之？又何必别立名象以分析之也？此之谓至道而不可离，此之谓至物而物格知至也。若云孔子以前无《太极图》，而《先天图》画于伏羲，《后天图》改于文王，考之《易》皆无据，今尽缺之可矣，虽然《乾》、《坤》之易简，久大之德业，即于此乎在，而虞廷执中，孔门一贯，此外无余蕴也。但按图索骥，则又非古人画象垂训之意矣。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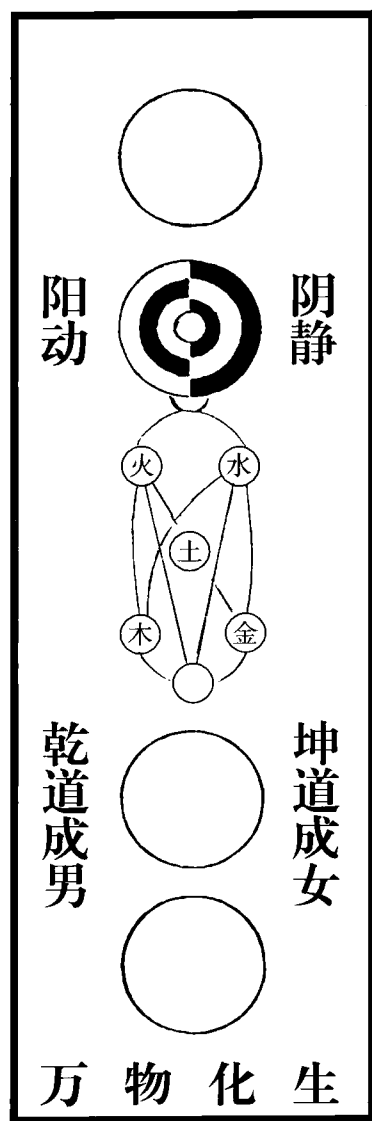
《古太极图》，圣人发泄造化之秘，示人反身以完全。此太极也，是极也，在天地非巨，人身非细，古今非遥，呼吸非暂也。本无象形，本无声臭，圣人不得已而画之图焉。阴阳刚柔翕辟摩荡，凡两仪四象八卦，皆于此乎具，而吉凶之大业生焉。即所谓一阴一阳之道，生生之易，阴阳不测之神也。惟于此图反求之身，而洞彻无疑焉，则知吾身即天地，而上下同流，万物一体，皆吾身所固有，而非由外铄我者。然有根源焉，培期根则枝叶自茂，浚其源则流派自长，细玩图像，由微至著，浑间无穷，即《易》所谓‘《乾》元资始乃统天’是也。何也？分阴分阳，而阴即阳之翕也；纯阴纯阳，而纯阳即一阳之积也。一阳起于下者虽甚微，而天地生化变通莫测，悉由此以根源之耳。况以此观之河洛，则知《河图》一六居下，《洛书》戴九履一，其位数生克不齐，而一之起于下者宁有二哉？以此观之，《易》六十四卦始于《乾》，而《乾》初九‘潜龙勿用’，谓阳在下也。《先天圆图》起于《复》者此也，《横图·复》起于中者此也，《方图·震》起于中者此也，《后天图》‘帝出乎《震》者’亦此也。诸卦爻图像不同，莫非其变化。特其要，在反身以握乎统天之元，于以完全造化，与天地同悠久也。是故天之所以为天者此也，故曰《乾》以易知；地之所以为地者此也，故曰《坤》以简能；人之所以为人者此也，故曰易简理得而成位乎其中。否则天地几乎毁矣，况于人乎？信乎人一小天地，而天地人统同一太极也。以语其博，则尽乎造化之运；以语其约，则握乎造化之枢，惟《太极图》为然。”

来氏又云：“或问《易》有先天何也？曰：先天不可说也，有说非先天也。然则伏羲何以有图？曰：凡图皆后天也。伏羲之图何以称先？曰：先天不可图也，不可图而不图，伏羲惧无以示天下，故以其不可图者寓于图，以示之

意，使天下即图而求其所以然之故，则是不可图者，庶乎缘图而并传。图之所画，阴阳而已矣，由《震》历《兑》至《乾》为阳，由《巽》历《艮》至《坤》为阴。《震》之初阳画也，渐长而纯乎《乾》；《巽》之初阴画也，渐反而纯《坤》。一动一静，一顺一逆，昭然阴阳之象，是可得而图者也。至乎《坤》，则静之极，逆之至，气机敛于无，而造化几乎息矣。一阳之气又来复，而为《震》，是孰使之然哉？是不可得图而假图示之意者也。生生之谓易，先天者生生之本也。阳不胎于阴则强，强则竭；动不根于静则妄，妄则凶。故无者有之原，反者道之柄。《乾》反乎《坤》，则至阴之际，实至阳之精凝焉，造化之根底，天地之大始，而易于是乎不穷矣。故圣人示之，欲人于此观象有默契焉，而先天有可睹也。然则先天之学奈何？曰其在人也，为未发之中，世之人荡于耳目思虑之发而不知反也，久矣。也必敛耳目之华，而省于志；洗神知之原，而藏于密；研未形之机，而极其深；庶其虑凝气静，渊然存未发之中；浩浩肫肫，天下之大本立矣，此之谓机先之吉。夫强阳非用也，妄动非常也，天地日月四时且不能远，而况于人乎？是以君子战战兢兢，戒慎恐惧，必先之乎大本《易》焉。呜呼！图所示之意深矣。”

按：今传《太极图》形状有三，除本文所讲之《古太极图》外，还有《周子太极图》，即宋代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发明之图。有《来氏太极图》，即明代著名《易》学家来之德发明之图。此二者之图，皆有奥妙所在，对《易》理均有阐发之功，但传布不远，仅为学者所知。惟《古太极图》，由来最久，传布最广，影响最大，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为便于学者研究，特将后二图附于本文之后，见附一、附二。

附一：周子太级图



周子太极图说

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太极本无极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五性感动而善恶分，万事出矣。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明代学者黄宗羲有《太极图讲义》一篇，其云：“通天地，恒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有往来、阖辟、升降之殊，则分之为动静。有动静，则不得不分之为阴阳。然此阴阳之动静也，千条万绪，纷纭轳轳，而卒不可乱，万古此寒暑也，万古此生长收藏也，莫知其所以然而然，是即所谓理也，所谓太极也。以其不素而言，则谓之理；以其极至而言，则谓之太极。识得此理，则知‘一阴一阳’即是‘为物不贰’也。其曰无极者，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而行。或曰因‘《易》有太极’一言，遂疑阴阳之变易，类有一物主宰乎其间者，是不然矣，故不得不加‘无极’二字。造化流行之体，无时休息，中间清浊刚柔，多少参差不齐，故自形生神发、五性感动后观之，知愚贤不肖，刚柔善恶中，自有许多不同。世之人一往不返，不识有无浑一之常，费隐妙合之体，徇象执有，逐物而迁，而无极之真，竟不可见矣。圣人以‘静’之一字反本归元，盖造化、人事，皆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事，非以收敛为静，发散为动也。一敛一发，自是造化流行不息之气机，而必有所以枢纽乎是，运旋乎是，是则所谓静也，故曰主静。学者须要识得静字分晓，不是不动是静，不妄动方是静。慨自学者都向二五上立脚，既不知所谓太极，则事功一切俱假。而二氏又以无能生有，于是误认无极在太极之前，视太极为一物，形上形下，判为两截。戴山先师曰：‘千古大道陆沈，总缘误解太极。道之大原出于天，此道不清楚，则无有能清楚者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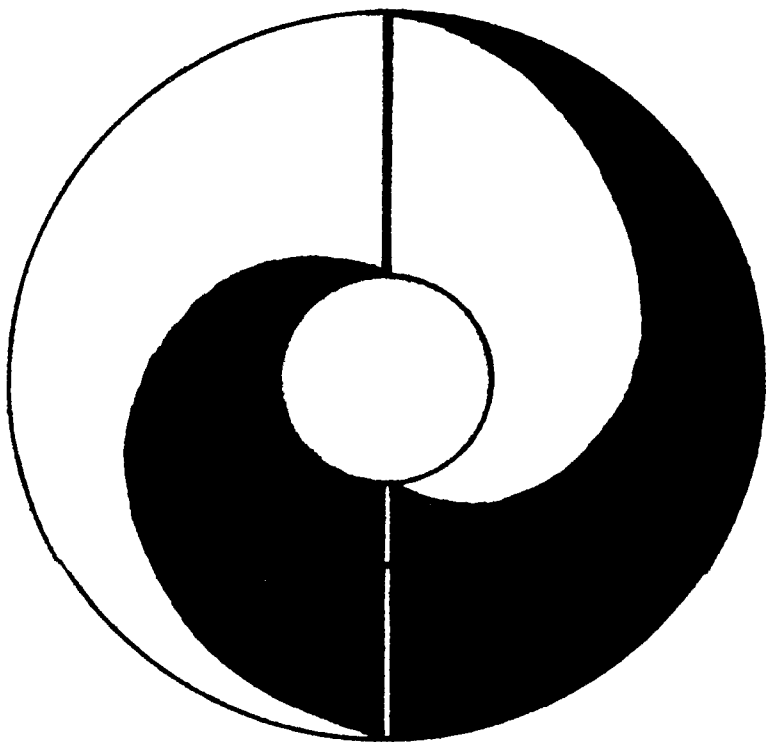
刘戴山解此图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即太极也。天地之间，一气而已，非有理而后有气，乃气立而理因之寓也。就形下之中而指其形而上者，不

得不推高一层以立至尊之位，故谓之太极，而实无太极之可言，所谓‘无极而太极’也。使实有是太极之理为此气从出之母，则亦一物而已，又何以生生不息，妙万物而无穷乎？今曰理本无形，故谓之无极，无乃转落注脚。太极之妙，生生不息而已矣。生阳生阴，而生水火木金土，而生万物，皆一气自然之变化，而合之是一个生意，此造化之蕴也。惟人得之以为人，则太极为灵秀之种，而一阳一阴分见于形神之际，由是淆之为五性，而感应之途出，善恶之介分，人事之所以万有不齐也。惟圣人深悟无极之理，而得其所谓静者主之，乃在中正仁义之间，循理为静是也。天地此太极，圣人此太极，彼此不相假而若合符节，故曰合德。若必捐天地之所有而畀之于物，又独种畀之于人，则天地岂若是之劳也哉？自无极说到万物上，天地之始终也；自万事反到无极上，圣人终而始也。始终之说，即生死之说，而开辟混沌，七尺之去留不与焉。知乎此者，可与语道矣。主静要矣，致知亟焉。或曰：周子既以太极之动静生阴阳，而至于圣人立极处，偏着一‘静’字，何也？曰：阴阳动静，无处无之。如理气分着，则理属静，气属动，不待言矣。故曰循理为静，非动静对待之静。”

学者许白云有《答或人问》一篇，其云：“《太极图》之原出于《易》，而其义则有前圣所未发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笔成此书，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终，不过二百余字，盖亦无长语矣。谓之去‘无极’二字而无所损，则不可也。太极者，孔子名其道之词。无极者，周子形容太极之妙。二陆先生适不烛乎此，乃以周子加‘无极’字为非。盖以太极之上不宜加无极一重，而不察无极即所以赞太极之语。周子虑夫读《易》者不知太极之义，而以太极为一物，故特着‘无极’二字以明之，谓无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访民，至今犹有以太极为一物者，而谓可去之哉？朱子辩之精，而晓天下后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后学之所敢轻议也。此外则无可议可辩者矣，非朱、陆二子之思虑不及也。太极、两仪之言，图本于《易》也，而两仪之义则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别名也。《易》之两仪，指阴阳奇偶之画而言；图之两仪，指阴阳互根之象而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图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万者也。《易》以阴阳之消长而括事物之变化；图明阴阳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图固所以辅乎《易》也。惟以两仪为天地，则大不可。以《易》之两仪为天地，则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图之两仪为天地，则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极，理也；阴阳，气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则形稟是气而理具于气中；析而言之，则形而上、形而下可以无别。所谓图以阳先生于阴，与‘太极生两仪’

者异，此犹可论者。太极之中本有阴阳，其动者为阳，静者为阴，生则俱生，非可以先后言也。一元混沌而二气分肇，譬犹一木析之为二，两半同形，何先后之有？《易》之词简，故惟曰‘生两仪’；图之言详，故曰‘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阴阳既有两端，出言下笔必有先后，其可同言而并著之乎？况下文继之曰‘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则非先后矣。而下文又曰‘分阴分阳，两仪立焉’，乃先言阴而后言阳。此周子错综其文，而阴阳无始之义亦可见矣。当以上下文贯穿观之，不可断章取义也。虽然，动静亦不可谓无先后，自一气混沌，其初始分，须有动处，乃其始也。元会运世，岁月日时，大小不同，理则一也。其气之运行，皆先阳而后阴。一岁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后；春夏，阳也。一元之运，子先而午后；子至巳，阳也。数以一为阳，二为阴，一固先于二。人以生为阳，死为阴，生固先于死。孰谓阳不先于阴乎？但未动之前，亦只为静。此乃互根之体，终不可定以为阳先耳。所谓太极之下生阴阳，阴阳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万物化生，图中各有次序，则以太极与天地五行相离，则又不可也。阴阳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极、阴阳、五行，下至于成男女而生万物，此正推原生物之根柢，乃发明天地之秘，而反以为病，何其异耶！太极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论，非群子之言也。太极无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气，闭物之后，溟滓玄漠；至开天之时，则轻清者渐澄而为天，重浊者渐凝而为地，乃可言判耳。太极、阴阳、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极生阴阳，而太极即具阴阳之中；阳阴生五行，而太极、阴阳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离也？何不即‘五行一阴阳，阴阳一太极’之言而观之乎？所谓‘《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则二气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节自‘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作一贯说下，安得谓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谓此人物之始，以气化而生者。气聚成形，遂以形化而无穷。真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则有阴阳之并，其具阳之形者，《乾》之道；具阴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则又生，至于无穷，则不出乎男女也。”此文是许白云针对朱熹与陆象山有关《太极图》的辩论而发，对理解《周子太极图》与《易经》的关系多有补益。关于《周子太极图》的详细解释，古来多矣，读者可自查。

附二：来子太极图



来之德云：“此圣人作《易》之原也，理气象数，阴阳老少，往来进退，常变吉凶，皆寓乎其中。孔子系《易》首章至‘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及‘一阴一阳之谓道’，‘《易》有太极’，‘形上形下’数篇，以至‘幽赞于神明’一章，卒归于羲命，皆不外此图。神而明之，一部《易经》不在四圣而在于我矣。或曰伏羲文王有图矣，而复有此图何耶？德曰：不然。伏羲有图，而文王之图不同于伏羲，岂伏羲之图差耶？盖伏羲之图《易》之对待，文王之图《易》之流行，而德之图不立文字，以天地间理气象数不过如此，此则兼对待、流行、主宰之理而图之也，故图于伏羲文王之前。”

来子又云：“此图与周子图少异者，非求异于周子也。周子之圈为开画，使人易晓，此图总画。解周子之图者，以中间一图，散太极之本体者非也，图说，周子已说尽了，故不必赘。《易》以道阴阳，其理尽此矣。此道之治乱，

国家之因革，山川之兴废，王伯之诚伪，风俗之厚薄，学术之邪正，理学之晦明，文章之淳漓，士子之贵贱，贤不肖之进退，华夷之强弱，百姓之劳逸，财赋之盈虚，户口之增减，年岁之丰凶，举辟之详略，以至一草一木之贱，一饮一食之微，皆不外此图。

程子曰：‘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于此图见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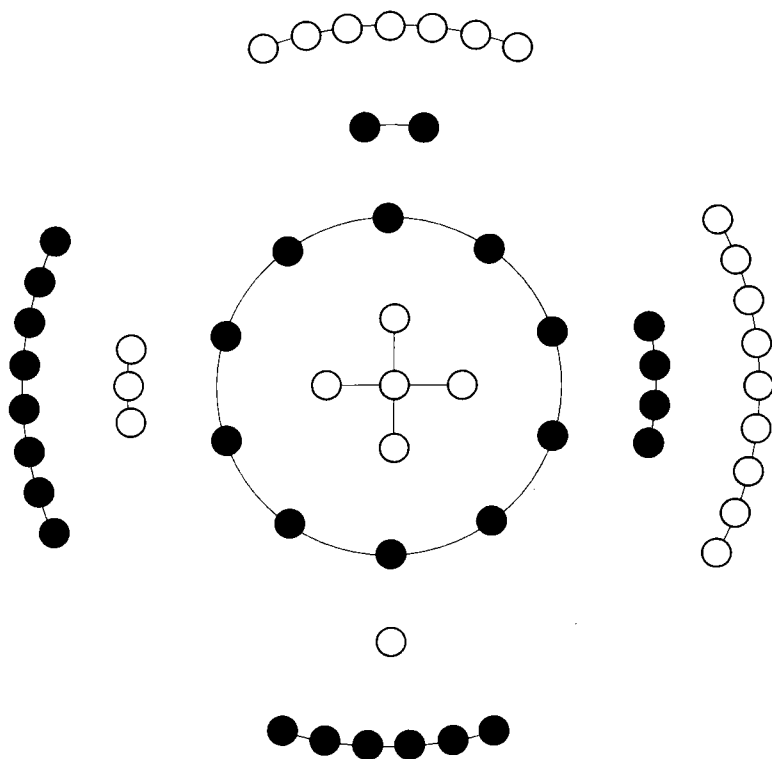
学者只将此图，黑白消长玩味，就有长进。然非深于道者，不足以知之。观此图者，且莫言知造化性命之学，且将黑白消长，玩安危进退四个字气象，亦足已矣。了得此手，便就知进知退，知存知亡，便即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故修德凝道之君子，以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

来子《弄圆歌》云：“我有一丸，黑白相合。虽是两分，还是一个。大之莫载，小之莫破。无始无终，无右无左。八卦九畴，纵横交错。今古参前，乾坤在坐。尧舜周孔，约为一堂。我弄其中，琴瑟铿锵。孔曰太极，惟阴为阳。是定吉凶，大业斯张。形即五行，神即五常。惟其能圆，是以能方。孟曰弄此，有事勿忘。名为浩然，至大至刚。充塞天地，长揖羲皇。”

按：来子此图，实由《河图》悟得，故来子另有一图，以《河图》阳数布于此图之白中，阴数布于此图之黑中，图中之白圈，即河图之五与十。由《河图》观来子之图，其义甚明。

河图解第二

河图



《河图》相传是龙马负图于身，而出于黄河，所以《系词传》云：“河出图。”汉以前许多著作中对《河图》均有记载，可惜甚简，无详细之表述。到宋代华山道士陈抟传其图，阐其蕴，《河图》方公开于世。后经宋代大儒朱熹、蔡元定多年研究，并冠之于《周易本义》之前，从此确定了《河图》在《易》学史上的地位。

《河图》是由白点和黑点图画的，不管白点或者黑点，他们都是象、数、理三者的统一，比如白点，其象为阳，其数为一或三、五、七、九，其理为刚健主动，有盛衰消长。黑点其象为阴，其数为二或四、六、八、十，其理为柔顺主静，有盛衰消长。

《河图》位置是一六北，三八东，二七南，四九西，五十中。有奇数，一、三、五、七、九是也；有偶数，二、四、六、八、十是也。奇为阳，偶为阴，奇偶互根，阴阳互根。有成数有生数，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生数为阳，成数为阴，阳生阴成，生成互根。有五行数，一六为水，三八为木，二七为火，四九为金，中间五十为土。五行有阴阳，金水为阴，木火为阳，土旺四季主生，乃阴阳之总汇，木火金水之母体。五行相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五行相克，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阴阳互根，阳极盛于南，夏也，而一阴初生于内，二、四、六、八，左旋依次由初微、渐盛、极盛、渐衰，至消于东外。阴极盛于北，冬也，而一阳复生于内，一、三、七、九，右旋依次由初微、渐盛、极盛、渐衰，至消于西外。生成互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间，五为根数，加减之间均见五，互根于五也，五为太极。

金水同源：十减九得一，十减四得六，四九金变一六水；十减一得九，十减六得四，一六水源于四九金也。《山海经·西山经》云：“石脆之山，其阴多铜，灌水出焉；英山其阴多铁，其阳多赤金，禹水出焉。”西本金方，铁之精其液为水，此金之生水也。

木火同根：十减八得二，十减三得七，三八木变二七火；十减七得三，十减二得八，二七火源于三八木也。三八木在东，东字日在木中，日属火，火根于木见矣。

现出者其用，隐藏者其体。四九金为太阳一，五减四得一，十减九得一；三八木为少阴二，五减三得二，十减八得二；二七火为少阳三，五减二得三，十减七得三；一六水为太阴四，五减一得四，十减六得四。此为太阳、少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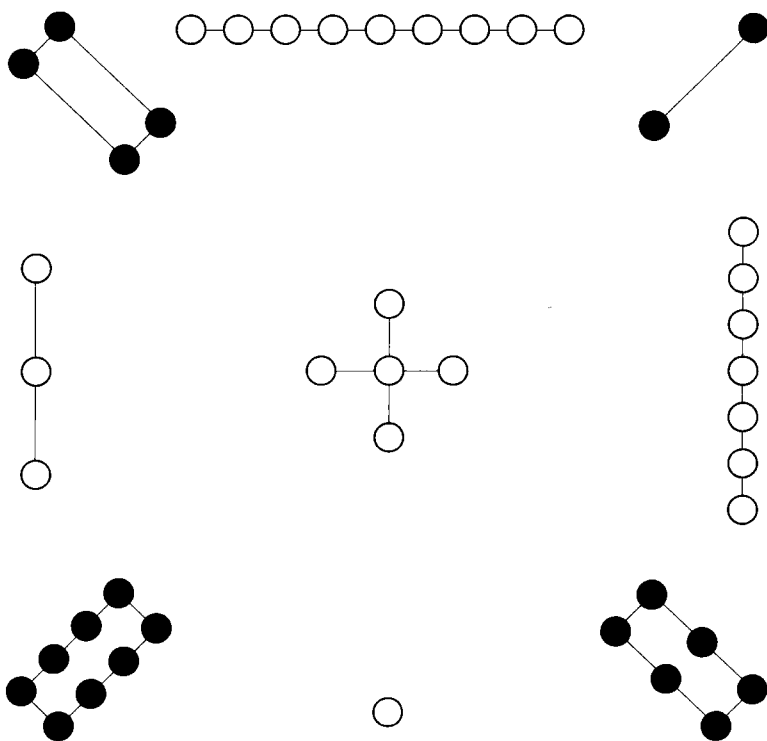
少阳、太阳之四象也。四象变成八卦，九四为《乾》、《兑》，《乾》、《兑》共一太阳☰，卦下之画皆两阳爻；三八为《离》、《震》，《离》、《震》共一少阴☷，卦下之画皆阳爻之上有一阴爻；二七为《巽》、《坎》，《巽》、《坎》共一少阳☴，卦下之画皆阴爻之上有一阳爻；一六为《艮》、《坤》，《艮》、《坤》共一太阴☶，卦下之画皆两阴爻。九、四、三、八，《乾》、《兑》、《离》、《震》为阳仪；二、七、六、一，《巽》、《坎》、《艮》、《坤》为阴仪。中间五十为太极，可见太极、两仪、四象、八卦之妙。阳仪以阳为头，九、四、三、八，故奇数为头，阴仪以阴为头，二、七、六、一，故偶数为头。

《河图》五行流行相生之序为，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四九金复生一六水。《河图》五行对待相克之序为，一六水对二七火，水克火；四九金对三八木，金克木；水数为始，土数为终，五十土又克一六水。

《河图》藏天地生成变化之妙，其精其蕴奥妙无穷，简述如此。

洛书解第三

洛 书



《洛书》相传是神龟列之背，而出于洛水，故《易经·系词传》云：“洛出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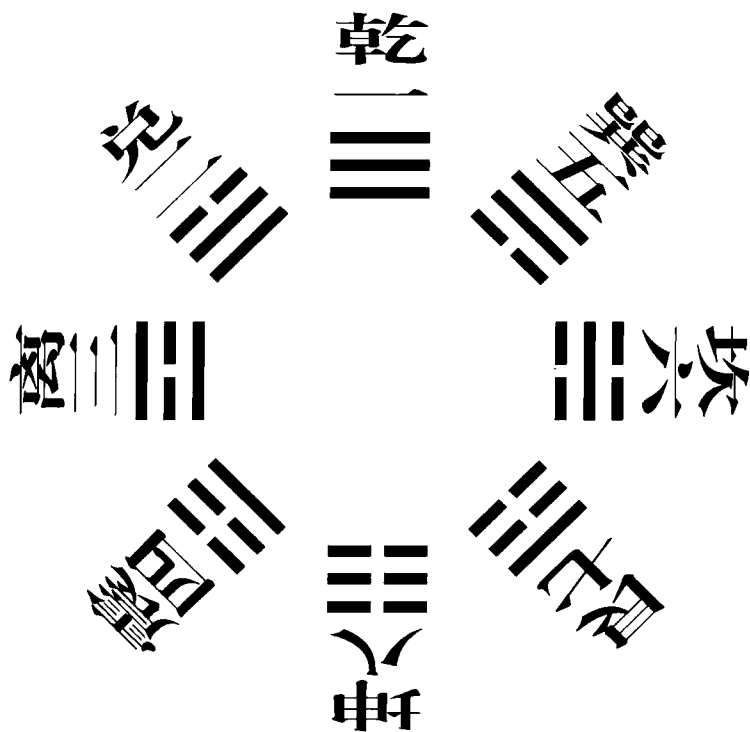
《洛书》之文，为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洛书》与《河图》互为表里，《洛书》左边九、四、三、八，即《河图》横向之九、四、三、八。《洛书》之右边二、七、六、一，即《河图》纵向之二、七、六、一。一合一分，无《洛书》之分则不见《河图》之合，无《河图》之合亦不见《洛书》之分。

《河图》一六水、二七火、三八木、四九金、五十土。左旋流行相生，对待相克。《洛书》则右旋以对待相生，而流行相克。《河图》一六水生三八木，三八木生二七火，二七火生五十土，五十土生四九金。左旋一周复又生水，此乃流行之序。《河图》一六水对二七火，水克火；四九金对三八木，金克木；水数为始，土数为终，故五十土又克一六水，此为对待而言。《洛书》右旋，流行相克，一六水克二七火，二七火克四九金，四九金克三八木，三八木克五十土，五十土克一六水。就其对待而言又相生，四九金对一六水，金生水；三八木对二七火，木生火；火燃物必成灰土，故火又生土。从《河图》来看，相克之理寓于相生之中；从《洛书》来看，相生之理寓于相克之中。《河图》顺生而逆克，《洛书》逆克而顺生。《河图》自中五之土而生西方之金，金生北方之水，水生东方之木，木生南方之火，火又生中央之土，此顺旋而生也。火在上，水在下，逆克也；木在东，金在西，逆克也；土在中，水在下似乎顺克，而土无不在水下者，亦逆克也，此图之顺生而逆克也。《洛书》自中五之土而克北方之水，水克西方之火，火克南方之金，金克东方之木，木又克中央之土，此逆旋而克也。金在水上，顺生也；木在左，火在右，顺生也；土在中，金在上，亦顺生也，此书之逆克而顺生也。

《河图》为体，《洛书》为用，一合一分，一顺一逆，互为表里，故汉代刘歆云：“《河图》、《洛书》相为经纬。”

先天八卦图解第四

先天八卦图



《易·说卦传》云：“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迫，水火不相射。”此四句直言先天卦位。“天地定位”，一个“定”字，明先天卦位为对待。

《乾》为天，《坤》为地，天在上，地在下，《乾》、《坤》之位定矣。《艮》为山，《兑》为泽，山下出泉，泽蒸为云，云绕山间，其气相依不舍，故通。《震》为雷，《巽》为风，风雷激荡，其势互发。《坎》为水，《离》为火，水润于下，火炎于上，互不相射。

清代学者德沛云：“《乾卦》三奇纯阳，故其象为天，南，纯阳之方也，故位乎南。《坤卦》三偶纯阴，故其象为地，北，纯阴之方也，故位乎北。《离卦》一阴居于二阳之中，故其象为火、为日，盖外赤而内黑，是外阳而内阴，用明而体暗也。又日为火之精，故向日可以取火，日之升必自东，故位乎东。《坎卦》一阳居于二阴之中，故其象为水、为月，盖外阴而内阳，故外暗而内明也。又月为水之精，故潮汐之消长，必随月之盈亏也，新月必现自西，故位乎西。《震卦》一阳居于二阴之下，盖阳在地中，震动欲出，万物欲乘阳气而发生，故其象为雷，当春冬之交。东北司晨，正阳气震动，雷发之候也，故位乎东北。《巽卦》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能巽顺而入也，故其象为风，盖风无所不入也。又万物必被秋风而成，故风动西南，初秋之候也，故位乎西南。《兑卦》一阴进乎二阳之上，乃《坎》水塞其下流，故非源泉之水，是汪洋浩漫之水也，故其象为泽，又大海在东南，故位乎东南。《艮卦》一阳止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也，亦取《坤》地而隆其上之状，故其象为山。盖山内多虚，极而不进，止而不变者也，又西北多山，故位乎西北。《乾》一居南，《坤》八居北，相错而对也；《兑》二居东南，《艮》七居西北，相错而对也；《离》三居正东，《坎》六居正西，相错而对也；《震》四居东北，《巽》五居西南，相错而对也。《巽》五不顺行而正北，更起于西南者，若顺行则不能对待相错。故大圆图亦《乾》南、《坤》北、《兑》东南，《艮》西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巽》西南也。所以伏羲之圆图尚对待、尚象。文王之圆图尚流行，尚用也。”

《先天八卦图》明阴阳盛衰消长之机，由《震》至《乾》，阳由微至盛、至极之象；由《巽》至《坤》，阴由微至盛、至极之象。天地、日月、阴阳、四季、人物、事理、万物草木，无一不具生、长、壮、衰、老、死之象，故皆可以此图而明之。故朱子云：“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义焉。至哉《易》乎！其道至大而无不包，其用至神而无不存。”

《先天八卦图》与《先天六十四卦图》一样。图之中心空白处为太极，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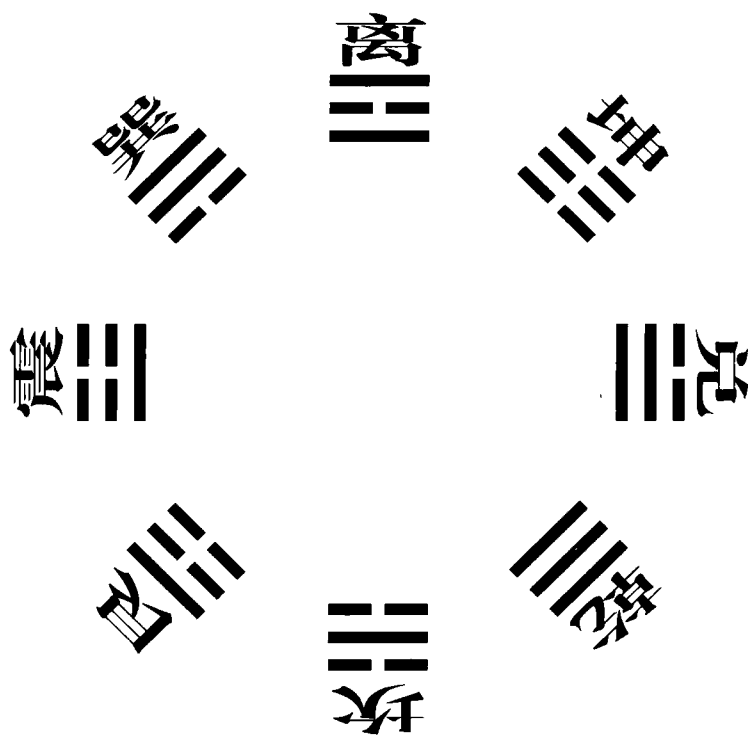
《震》至《乾》，其卦画初爻皆阳；由《巽》至《坤》，其卦画初爻皆阴，此两仪也。《乾》、《兑》其下二画皆阳，为太阳；《离》、《震》其下二画一阳一阴，为少阴也；《巽》、《坎》其下二画一阴一阳，为少阳也；《艮》、《坤》其下二画皆阴，为太阴也，此四象也。四象之上各加一阴一阳，则八卦备矣，《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是也。《系词》云：“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此图含盖天地，万象莫不具于其中，故云“定吉凶”、“生大业”。

先天卦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此为八卦生出之次序。

先天卦数为《乾》九、《兑》四、《离》三、《震》八、《巽》二、《坎》七、《艮》六、《坤》一。合《洛书》之位与数。

后天八卦图解第五

后天八卦图



《易·说卦传》云：“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①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言后天八卦之位，《礼记·礼运》云：“播五行于四时”，此之谓也。

“帝出乎《震》”，一个“出”字，明后天卦位为流行耳。对待者为体，流行者为用，天地自然之变化现矣。

后天卦位讲五行之变化运用，《坎》为水，《艮》为阳土，《震》为阳木，《巽》为阴木，《离》为火，《坤》为阴土，《兑》为阴金，《乾》为阳金。水火各一，木金土各二。《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东方，《巽》东南次之；《离》火主夏，故为南方之卦；《兑》、《乾》二金主秋，故《兑》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为北方之卦；土主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为东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旺也；水火各一者，以气旺也。《震》、《巽》木生火，故《离》次之；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兑》、《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循环无穷，此所以为造化流行之序也。

后天八卦：《乾》统三男于东北，为阳卦，三男者，《震》长男，《坎》中男，《艮》少男；《坤》统三女于西南，为阴卦，三女者，《巽》长女，《离》中女，《兑》少女。

《后天八卦图》又称为《文王八卦图》，清代学者德沛分析此图云：“文王圆图，发明上帝神化之妙，言帝一年生物之作用。以阳为本，以阴成之。初出于东方之《震》，《震》，一阳渐升而起，于时为春，万物初萌之时也。此《震》之初萌万物者，乃本于伏羲之小圆图也。伏羲圆图之《震》居东北，是冬春之交也，而《震》之一阳鼓动，万物之生机于内，至明春则萌芽始见于外。鼓动于内者为体，发现于外者为用，故伏羲圆图之《震》居东北为体，而文王之圆图因之以处正东，则为用也。《巽》居东南，乃春夏之交也，若徒《震》以动之，而风不以散其郁，则万物何能资长？所以各品之类，齐于《巽》方春夏之交也。伏羲尚体，故以《巽》风居西南，夏秋之际，取其能实物；文王尚用，以其散郁而能资长，故体结实而用发散也。《离》火居南，为夏也，凡物必得温暖而熏蒸之，始能畅茂相见也。《坤》居西南，夏秋之交也，生物虽以阳为主，然不得《坤》地之阴助之，何能各正性命？故上帝致役乎《坤》地之阴，使之辅助而有济也。《兑》居西为正秋也，万物至秋而实

① 国中按：“说”，乃悦字之假借，今改用本字，故直书“悦”。

者，上帝为人而设也，今物实而为人用则得其所矣，物既得其所必悦，人得用物而人亦必悦也。《乾》居西北，秋冬之交也，乃阳欲迫^①阴入内之时，故曰战也。《坎》居北为冬，阳在阴中，而阴裹阳于内，乃慰劳其阳，使之暂休，待用之时也。《艮》居东北，冬春之交也，《艮》有止德，故能成今岁而始明年也。所以伏羲对待为体，文王流行为用也。”

《说卦》曰：“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成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悦也，故曰悦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迫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洁”，是鲜洁“南面”，是以位言，“听”，是断听，即治天下意。“向明”，不徒南明为向明，乃明目达聪，本明德以出治意。“相迫”者，言相逼迫也。“劳卦”者，乃慰劳之卦，凡物太劳则必疲，疲则必息，故以劳卦为休息也。“归”，是归宿之归，言物一味生长去，若无归宿一般，故以《坎》为物之所归。“成终”，是今年之生意，于此完固；“成始”，又明年之生意，于此起头矣。此释上节之意，帝之一年所生之万物，遂于《震》出焉。盖《震》居东方，于是为春，正甲坼之候也。万物即齐乎《巽》，盖居东南，于时为春夏之交，品类毕出，鲜洁而均齐，故齐也者，正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何云相见？盖《离》德能明万物，至此无不焕然可见，于时为夏，于卦之方位为南，即圣人南面以听天下，向明而治者，盖亦取《离》明之意也。万物于夏乃相见者，如春或有花而未叶，叶而未果者，彼此不得相见，至夏，物皆畅茂，彼此皆相见也。夏秋之交，万物养之于土，皆得向实，于是使役其《坤》地之土，用功以助之，万物皆得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是西方，时在正秋，所生之物，至正秋皆成实矣，万物欣悦之候也，故曰悦言乎《兑》。战乎《乾》何也？以卦位居西北，乃秋冬之交，而阴方盛，则阳欲逼迫其阴，透入于内之时也，故其势如阴阳相逼迫而战也。《坎》者，为水卦，位正北，水者至寒之物，隆冬之候也。《坎》阳居中，养阳于内，乃慰劳休息之卦也。物之悦者恬，战者胜，而得所归宿矣，故曰劳乎《坎》。迨卦位周历，至《艮》，则又东北而冬春之交也，

① 国中按：迫，原文作“薄”，此二字古之通假，为使今日学者易识，故改之。“雷风相薄”之“薄”亦同。

万物至此，从前之生意，敛有归无，所以成终在此，而后此之生意，即无含有，而所以成始亦在此也。自《震》之一阳渐生，极上而为《艮》，极则止而不可进，穷上反下，而复为《震》矣，所以成今岁，始明年，故曰成言乎《艮》也。

《系词传》曰：“《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索”，求也。《乾》、《坤》何言求？如《震卦》本是《坤》体，《坤》初去求《乾》，得其初画，若像长男一般。《巽卦》本是《乾》体，《乾》初去求《坤》，得其初画，若像长女一般。《坎》、《离》、《艮》、《兑》仿此。《乾》、《坤》言“称”者，乃尊重之词，《震》、《巽》、《坎》、《离》、《艮》、《兑》六子，言“谓”者，乃直截之词。文王八卦次序，《乾》、《坤》以父母称，六子以男女谓者。盖《乾》纯阳，天也，物皆资始，有父道焉，故称父。《坤》纯阴，地也，物皆资生，有母道焉，故称母。至六子，又皆得《乾》、《坤》之画成者也。《震》是《坤》初求于《乾》，而得《乾》初画，性动而健，男象也；《巽》是《乾》初求于《坤》，而得《坤》初画，性静而顺，女象也，故谓长男长女。《坎》则《坤》再求《乾》，而得《乾》中画；《离》则《乾》再求《坤》，而得《坤》中画。其性情犹之《震》、《巽》也，故谓中男中女。《艮》则《坤》三求《乾》，而得《乾》上画，《兑》则《乾》三求《坤》，而得《坤》上画，其性情亦犹之《震》、《巽》也，故谓少男少女。卦之称名如此也。

先天六十四卦，是在先天八卦基础上“相错”而成。先天八卦次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一卦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乾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兑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离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震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巽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坎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艮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坤卦》生出八个卦为一宫。

《乾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乾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乾》上加《乾》，《乾》上《乾》下，为《乾卦》，《乾》为天；《乾》上加《兑》，《兑》上《乾》下，为泽天夬，为《夬卦》；《乾》上加《离》，《离》上《乾》下，为火天大有，为《大有卦》；《乾》上加《震》，《震》上《乾》下，为雷天大壮，为《大壮卦》；《乾》上加《巽》，《巽》上《乾》下，为风天小畜，为《小畜卦》；《乾》上加《坎》，《坎》上《乾》下，为水天需，为《需卦》；《乾》上加《艮》，《艮》上《乾》下，为山天大畜，为《大畜卦》；《乾》上加《坤》，《坤》上《乾》下，为地天泰，为《泰卦》。

《兑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兑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兑》上加《乾》，《乾》上《兑》下，为天泽履，为《履卦》；《兑》上加《兑》，《兑》上《兑》下，为《兑卦》，《兑》为泽；《兑》上加《离》，《离》上《兑》下，为火泽睽，为《睽卦》；《兑》上加《震》，《震》上《兑》下，为雷泽归妹，为《归妹卦》；《兑》上加《巽》，《巽》上《兑》下，为风泽中孚，为《中孚卦》；《兑》上加《坎》，《坎》上《兑》下，为水泽节，为《节卦》；《兑》上加《艮》，《艮》上《兑》下，为山泽损，为《损卦》；《兑》上加《坤》，《坤》上《兑》下，为地泽临，为《临卦》。

《离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离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离》上加《乾》，《乾》上《离》下，为天火同人，为《同人卦》；《离》上加《兑》，《兑》上《离》下，为泽火革，为《革卦》；《离》上加《离》，《离》上《离》下，为《离卦》，《离》为火；《离》上加《震》，《震》上《离》下，为雷火丰，为《丰卦》；《离》上加《巽》，《巽》上《离》下，为风火家人，为《家人卦》；《离》上加《坎》，《坎》上《离》下，为水火既济，为《既济卦》；《离》上加《艮》，《艮》上《离》下，为山火贲，为《贲卦》；《离》上加《坤》，《坤》上《离》下，为地火明夷，为《明夷卦》。

《震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震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震》上加《乾》，《乾》上《震》下，为天雷无妄，为《无妄卦》；《震》上加《兑》，《兑》上《震》下，为泽雷随，为《随卦》；《震》上加《离》，《离》上《震》下，为火雷噬嗑，为《噬嗑卦》；《震》上加《震》，《震》上《震》下，为《震卦》，《震》为雷；《震》上加《巽》，《巽》上《震》下，为风雷益，为《益卦》；《震》上加《坎》，《坎》上《震》下，为水雷屯，为《屯卦》；《震》上加《艮》，《艮》上《震》下，为山雷颐，为《颐卦》；《震》上加《坤》，《坤》上《震》下，为地雷复，为《复卦》。

《巽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巽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巽》上加《乾》，《乾》上《巽》下，为天风姤，为《姤卦》；《巽》上加《兑》，《兑》上《巽》下，为泽风大过，为《大过卦》；《巽》上加《离》，《离》上《巽》下，为火风鼎，为《鼎卦》；《巽》上加《震》，《震》上《巽》下，为雷风恒，为《恒卦》；《巽》上加《巽》，《巽》上《巽》下，为《巽卦》，《巽》为风；《巽》上加《坎》，《坎》上《巽》下，为水风井，为《井卦》；《巽》上加《艮》，《艮》上《巽》下，为山风蛊，为《蛊卦》；《巽》上加《坤》，《坤》上《巽》下，为地风升，为《升卦》。

《坎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坎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坎》上加《乾》，《乾》上《坎》下，为天水讼，为《讼卦》；《坎》上加《兑》，《兑》上《坎》下，为泽水困，为《困卦》；《坎》上加《离》，《离》上《坎》下，为火水未济，为《未济卦》；《坎》上加《震》，《震》上《坎》下，为雷水解，为《解卦》；《坎》上加《巽》，《巽》上《坎》下，为风水涣，为《涣卦》；《坎》上加《坎》，《坎》上《坎》下，为《坎卦》，《坎》为水；《坎》上加《艮》，《艮》上《坎》下，为山水蒙，为《蒙卦》；《坎》上加《坤》，《坤》上《坎》下，为地水师，为《师卦》。

《艮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艮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艮》上加《乾》，《乾》上《艮》下，为天山遁，为《遁卦》；《艮》上加《兑》，《兑》上《艮》下，为泽山咸，为《咸卦》；《艮》上加《离》，《离》上《艮》下，为火山旅，为《旅卦》；《艮》上加《震》，《震》上《艮》下，为雷山小过，为《小过卦》；《艮》上加《巽》，《巽》上《艮》下，为风山渐，

为《渐卦》；《艮》上加《坎》，《坎》上《艮》下，为水山蹇，为《蹇卦》；《艮》上加《艮》，《艮》上《艮》下，为《艮卦》，《艮》为山；《艮》上加《坤》，《坤》上《艮》下，为地山谦，为《谦卦》。

《坤卦》所生之八个卦的内卦皆是《坤卦》，外卦依次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坤》上加《乾》，《乾》上《坤》下，为天地否，为《否卦》；《坤》上加《兑》，《兑》上《坤》下，为泽地萃，为《萃卦》；《坤》上加《离》，《离》上《坤》下，为火地晋，为《晋卦》；《坤》上加《震》，《震》上《坤》下，为雷地豫，为《豫卦》；《坤》上加《巽》，《巽》上《坤》下，为风地观，为《观卦》；《坤》上加《坎》，《坎》上《坤》下，为水地比，为《比卦》；《坤》上加《艮》，《艮》上《坤》下，为山地剥，为《剥卦》；《坤》上加《坤》，《坤》上《坤》下，仍为《坤卦》，《坤》为地。

以上八卦相错而成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既成，规而圆之，即成六十四卦圆图。六十四卦依然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之妙。以图之圆心为太极，左边自《乾》至《复》为阳仪，其卦下爻画皆一，为奇；右边自《姤》至《坤》为阴仪，其卦下爻画皆--，为偶。此两仪既定，四象见矣。自《乾》至《临》，其下二爻皆☰，乃太阳也；自《同人》至《复》，其下二爻皆☷，乃少阴也；自《姤》至《师》，其下二爻皆☲，乃少阳也；自《遁》至《坤》，其下二爻皆☵，乃太阴也。此四象既定，八卦见矣。自《乾》至《泰》，其下三爻皆☰，为《乾卦》；自《履》至《临》，其下三爻皆☱，为《兑卦》；自《同人》至《明夷》，其下三爻皆☲，为《离卦》；自《无妄》至《复》，其下三爻皆☳，为《震卦》；自《姤》至《升》，其下三爻皆☴，为《巽卦》；自《讼》至《师》，其下三爻皆☵，为《坎卦》；自《遁》至《谦》，其下三爻皆☶，为《艮卦》；自《否》至《坤》，其下三爻皆☷，为《坤卦》；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从各宫八卦位置见之者亦甚明。《乾卦》恰在《乾》宫八卦的第一位，《兑卦》恰在《兑》宫八卦的第二位，《离卦》恰在《离》宫八卦的第三位，《震卦》恰在《震》宫八卦的第四位，《巽卦》恰在《巽》宫八卦的第五位，《坎卦》恰在《坎》宫八卦的第六位，《艮卦》恰在《艮》宫八卦的第七位，《坤卦》恰在《坤》宫八卦的第八位。

八卦既定，六十四卦见矣。按《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每卦各生八卦，如前所述。六

十四卦既定，三百八十四爻备矣。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为其用，天道、人道、地道，宇宙间万事万物莫不包罗其中。“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清代学者德沛在阐述此图奥妙时云：“《系词》曰：‘一寒一暑’，此一句言伏羲大圆图，寒暑往来，天时运行之妙也。故图中之卦，自《复》至《乾》，三十二卦，自一阳至六阳，此一寒也；自《姤》至《坤》，自一阴至六阴，此一暑也。”

又云：“然而《复卦》交于极阴之候，正极寒之时，而一阳生焉，然一阳既生于内，推阴而出之，则阴气渐升于外，寒日增而日盛矣。寒日增盛者，如一夜之寒，至日将出之际而更增之，此阳逼阴出之故也。《复卦》建月在子，一阳始生，若《颐》、《屯》、《益》、《震》、《噬嗑》、《随》、《无妄》、《明夷》、《贲》、《既济》、《家人》、《丰》、《离》、《革》、《同人》，此十六卦，皆一阳也。至《临卦》建月在丑，而二阳始生焉，二阳既增于中，则阴气亦增发于外，故寒亦有增而无减也。然而阳渐增而生渐速，若《损》、《节》、《中孚》、《归妹》、《睽》、《兑》、《履》，则减而为八卦，至《泰卦》月建寅，而三阳生矣，阳自初爻而渐生至三，则内卦皆阳，而交外卦之际，故阴阳和。寒渐减，而生更速，若《大畜》、《需》、《小畜》、则减而为四卦，至《大壮》月建卯，而四阳生矣，四阳生，则阳盛而阴衰，故日暖而寒日退，而生日速。若《大有》、则减而为二卦，至《夬卦》月建辰，而五阳生矣，五阳生而寒已退，暖日增而生渐逼，至《乾卦》，月建巳而纯阳矣。

《姤卦》交于极阳之候，正暑盛之时，而一阴生焉，然一阴既生于内，则阳气渐开于外，故暑日增而日盛矣。其增盛者，亦如阳之逼阴也。《姤卦》建月在午，一阴始生，若《大过》、《鼎》、《恒》、《巽》、《井》、《蛊》、《升》、《论》、《困》、《未济》、《解》、《涣》、《坎》、《蒙》、《师》，此十六卦，皆一阴也。至《遁卦》建月在未，而二阴始生焉，二阴既增于内，则阳气亦增发于外，故暑亦有增而无减也。然而阴渐增而生渐速，若《咸》、《旅》、《小过》、《渐》、《蹇》、《艮》、《谦》，则减而为八卦，至《否卦》月建申，而三阴生矣，三阴既生于内，而交于外，则阴阳和。暑渐减，而阴生更速，若《萃》、《晋》、《豫》，则减而为四卦，至《观卦》月建酉，而四阴生矣，四阴生，则阴盛而阳衰，故日凉而暑日退，而生日速。若《比》，则减而为二卦，至《剥卦》月建戌，而五阴生矣。五阴生而暑已退，凉日增而生渐逼，至《坤卦》月建亥而纯阴矣。此一寒一暑之明验，而天时运行之妙也。

夫阴阳相生，始则卦多而迟，继则渐减而速，何也？即如生人之道，始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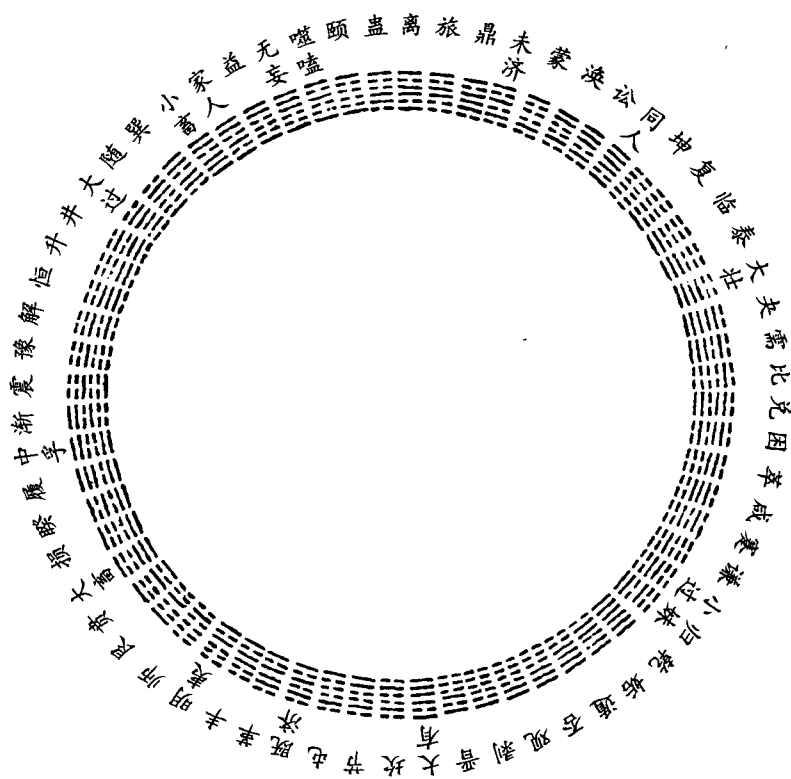
于母腹，初二三月而总不觉，四五月而渐显，六七月而渐满，八九月渐下而日逼于生矣。此阴阳不易之道也。推而广之，凡物无不如是也。然其阴阳相生，又有妙理。如《坤卦》纯阴，至《复卦》而一阳生，一阳既生于《复卦》，至《临卦》而二阳生，自《复》之《临》隔十六卦焉；二阳既生于《临卦》，至《泰卦》而三阴生，自《临》之《泰》，则八卦矣；三阳既生于《泰卦》，至《大壮》而四阳生，自《泰》之《大壮》则四卦矣；四阳既生于《大壮》，至《夬卦》而五阳生，自《大壮》之《夬》，则二卦矣；《乾卦》纯阳，则一卦矣。其卦之多寡，生之迟速者，何也？盖其阴阳相生，其孕其下，其长满，生长亦与方图同，然同而又有大异者焉。夫方图之阴阳相生，自内之外也；圆图之阴阳相生，又自外之内也。盖方图为地，为阴；圆图为天，为阳。故天包乎地，阳包乎阴，是天地阴阳不易之理也。是故方图之阴阳相生，必自内而之外，圆图之阴阳相生，必自外而之内，此固一定不易之道也。

今以圆图之阴阳相生言之，益见其生生之妙焉，如《坤卦》纯阴，一阳既生于《复卦》矣，其二阳则已孕于《颐》之外卦上三爻，《屯》则下于外卦之二爻，《益》则长满于外卦之上三爻二爻，《震》则下于外卦之初爻焉，此外卦三爻已孕下而变一爻矣。盖其爻不变尽，则孕之不满足，孕不满足，则不能生之内卦也。故二阳又孕于《噬嗑》外卦之上三爻，《随》则下于外卦之二爻，《无妄》则长满于外卦之上三爻二爻，遂连已孕已变外卦之初爻，则外卦之爻已变尽。孕已满足，故至《明夷》则下于内卦之上三爻焉，既下于内卦之上三爻，则当于内卦孕下，长满而生出矣，乃复孕于《贲》之外卦上三爻，何也？盖圆图之阴阳相生，自外之内，故其孕下、长满，无不自外之内也。若既于内卦之上三爻，即于内卦孕下，长满而生出，则与外卦又分两截，非自外之内，感通一气之神妙矣。故二阳又孕于《贲》之外卦上三爻，《既济》则下于外卦之二爻，《家人》则长满于上三爻二爻，《丰》则下于外卦之初爻，而连内卦之上三爻焉。至《离》又孕二阳于外卦之初爻，《革》则下于二爻，而接初爻，而仍连内卦之上三爻焉。《同人》则长满于外卦之上三爻二爻，而接初爻，而并连内卦之上三爻四爻，合一外内，感通为一气，则孕下长满已足。故之《临卦》而二阳始生矣，二阳既生于《临卦》，三阳已孕于《损》之外卦上三爻，《节》则下于外卦之二爻，《中孚》则长满于外卦之上三爻二爻，《归妹》则又下于外卦之初爻焉。此外卦三爻，又孕下而变一爻矣，故三阳又孕下《睽》之外卦上三爻，《兑》则下于二爻，而接初爻，《履》则长满于上三爻二爻，遂连已孕已变外卦之初爻，则外卦之爻已变尽，孕又满足。故之《泰卦》，而三阳遂生焉。三阳既生于《泰卦》，四阳已孕于《大畜》之外卦上

三爻，《需》则于下二爻，《小畜》则长满于外卦之上三爻二爻，《大壮》则下于外卦之初爻，遂外内感通而四阳即生矣。四阳既生于《大壮》，五阳已孕《大有》外卦之上三爻，《夬》则下于二爻，外内感通而五阳遂生矣。五阳既生于《夬卦》，故之《乾卦》一孕纯阳，岂不宜哉？《乾卦》纯阳，至《姤卦》而一阴生，其孕、其下、其长满、其爻变，其孕满足、其外内感通而生出、其相隔、其卦之多寡，生之迟速，其所以生于外而之内，无不类是。其运行之妙，神功妙用，不又显然有一定之理哉？夫阳顺阴逆，自《复》之《乾》，阳顺行，而图中自《姤》之《坤》，阴亦顺行者，缘圆图以《乾》阳为主，则《坤》阴为客，故随主也。”此篇图解，对于我们理解《先天六十四卦圆图》是十分有益的，圆图中之方图的图解见后。

后天六十四卦圆图图解第七

后天六十四卦圆图



后天六十四卦，依然是“播五行于四时”，按五行生化之序排列而成，以八纯卦为首，一卦变八卦，八个卦为一宫，八八六十四卦，共分八宫，皆以本卦为首。

《乾》、《姤》、《遁》、《否》、《观》、《剥》、《晋》、《大有》，此为《乾》宫八个卦，皆属阳金，在图位于西北。《乾》为阳金，为何后七卦也属阳金？这是因为后七卦皆由《乾卦》变化而来。《乾》初爻变，而为天风《姤》；二爻变，而成天山《遁》；三爻变，而为天地《否》；四爻变，而为风地《观》；五爻变，而成山地《剥》；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火地《晋》；复还内卦之《乾》，则成归魂卦火天《大有》。《乾》上爻不变者，上爻一变，其性情皆变，性情一变，则阳金以非阳金矣。再则上爻为宗庙，宗庙乃不可变者也。以下各宫上爻皆不变，变则其五行之属性皆变。

《坎》、《节》、《屯》、《既济》、《革》、《丰》、《明夷》、《师》，此为《坎》宫八个卦，五行皆属水，在图位于正北。《坎》属水，以下七个卦皆由《坎》变化而来，故皆属水。《坎》初爻变，而成水泽《节》；二爻变，而成水雷《屯》；三爻变，而成水火《既济》；四爻变，而成泽火《革》；五爻变，而成雷火《丰》；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地火《明夷》；复还内卦之《坎》而成归魂卦地水《师》。

《艮》、《贲》、《大畜》、《损》、《睽》、《履》、《中孚》、《渐》，此为《艮》宫八个卦，皆属阳土，在图位于东北。《艮》为阳土，后七卦皆由《艮》变化而来，故皆为阳土。《艮》初爻变，而成山火《贲》；二爻变，而成山天《大畜》；三爻变，而成山泽《损》；四爻变，而成火泽《睽》；五爻变，而成天泽《履》；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风泽《中孚》；复还内卦之《艮》，而成归魂卦风山《渐》。

《震》、《豫》、《解》、《恒》、《升》、《井》、《大过》、《随》，此为《震》宫八个卦，皆属阳木，在图位于正东。《震》属阳木，后七卦皆由《震》变化而来，故皆属阳木。《震》初爻变，而成雷地《豫》；二爻变，则成雷水《解》；三爻变，而成雷风《恒》；四爻变，而成地风《升》；五爻变，而成水风《井》；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泽风《大过》；复还内卦之《震》，而成归魂卦泽雷《随》。

《巽》、《小畜》、《家人》、《益》、《无妄》、《噬嗑》、《颐》、《蛊》，此为《巽》宫八个卦，皆属阴木，在图位于东南。《巽》属阴木，后七卦皆由《巽卦》变化而来，故皆为阴木。《巽》初爻变，而成风天《小畜》；二爻变，而成风火《家人》；三爻变，而成风雷《益》；四爻变，而成天雷《无妄》；五爻

变，而成火雷《噬嗑》；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山雷《颐》；复还内卦之《巽》，为归魂卦山风《蛊》。

《离》、《旅》、《鼎》、《未济》、《蒙》、《涣》、《讼》、《同人》，此为《离》宫八个卦，皆属火，在图位于正南。《离》属火，后七卦皆由《离》变化而来，故亦皆为火。《离》初爻变，而成火山《旅》；二爻变，而成火风《鼎》；三爻变，而成火水《未济》；四爻变，而成山水《蒙》；五爻变，而成风水《涣》；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天水《讼》；复还内卦之《离》，而成归魂天火《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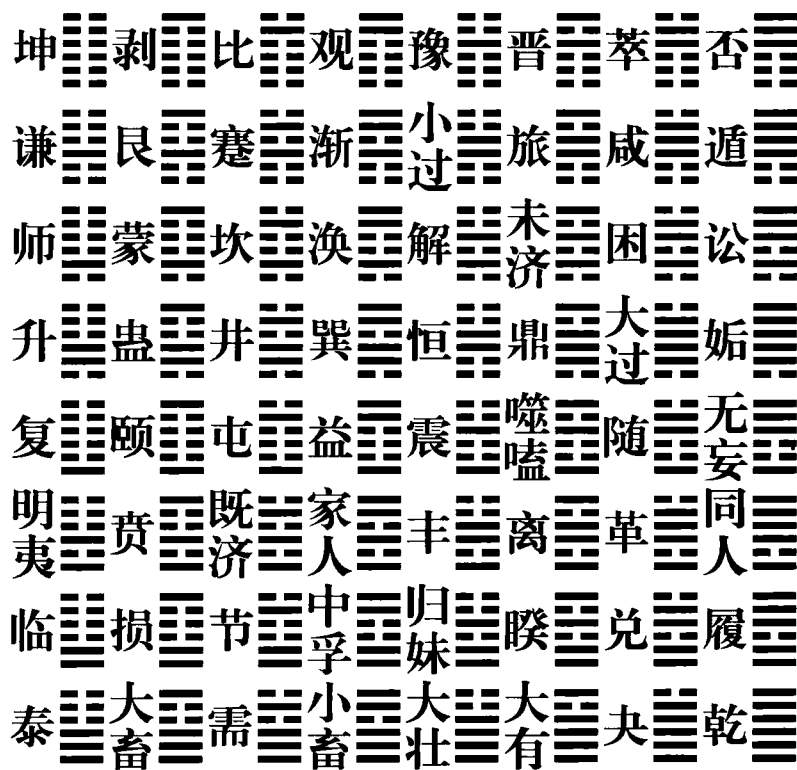
《坤》、《复》、《临》、《泰》、《大壮》、《夬》、《需》、《比》，此为《坤》宫八个卦，皆属阴土，在图位于西南。《坤》属阴土，后七卦皆由《坤》变化而来，故皆为阴土。《坤》初爻变，而成地雷《复》；二爻变，而成地泽《临》；三爻变，而成地天《泰》；四爻变，而成雷天《大壮》；五爻变，而成泽天《夬》；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归游魂卦水天《需》；复还内卦之《坤》，而成归魂卦水地《比》。

《兑》、《困》、《萃》、《咸》、《蹇》、《谦》、《小过》、《归妹》，此为《兑》宫八个卦，皆属阴金，在图位于正西。《兑》属阴金，后七卦皆由《兑》变化而来，故皆为阴金。《兑》初爻变，而成泽水《困》；二爻变，而成泽地《萃》；三爻变，而成泽山《咸》；四爻变，而成水山《蹇》；五爻变，而成地山《谦》；上爻不变，复还四爻变，而成游魂卦雷山《小过》；复还内卦之《兑》，而成归魂雷泽《归妹》。

清代学者江慎修云：“此后天八宫之卦，所以致用者也。先天八宫，其贞皆本宫卦，其悔皆先天横图之序，此所以立体，非所以致用。盖《易》道尚其变，下卦皆同，上卦皆顺序则无变，无变则不能致用，此则从先天八卦变出致用之法，以变爻为主，其变自下而上，大约如十二辟卦之法而有不同。盖辟卦惟用《乾》、《坤》二卦，以十二卦配十二月，《剥》变则为纯《坤》，《夬》变则为纯《乾》。此则山地《剥》之后，退下一爻为四爻变火地《晋》，又退下一爻归其本宫，为三爻变火天《大有》，则中间六卦，皆属之《乾》矣。泽天《夬》之后，退下一爻为四爻变水天《需》，又退下一爻归其本宫，为三爻变水地《比》，则中间六卦皆属之《坤》矣。他宫皆仿此变法，皆自然之理。以变爻为主则可以定世应，以象人事之有彼我矣。八宫皆依八卦之五行，则六十四卦皆有所属矣。四十八爻分布干支，以五行生克分六亲，以六亲该万事，而可以周无穷之用矣。”

先天六十四卦方图解第八

先天六十四卦方图



《六十四卦方图》原在《先天六十四卦圆图》之中，清代学者德沛济斋氏对此图有精湛透辟的分析，其云：“方图自在大圆图之内，何得分方圆为二图？盖圆主动，方主静，天动而地静也。地图方者，乃言其德方，非言其形方也。故《坤卦·文言》曰‘至静而德方’，方乃形容其静而不动之意。”接下来他对此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云：“此周方六十四卦，剖而为四，则每一方，各十六卦。

西北方高燥，其地多山，故其种随其土宜。盖《乾》在西北，乃至刚之卦，有若《大壮》、《归妹》、《丰》、《震》、《大有》、《睽》、《离》、《噬嗑》、《夬》、《兑》、《革》、《随》、《履》、《同人》、《无妄》，此十六卦，皆阳刚之卦也。

东南方卑湿，故其地多水，其种亦随其土宜。盖《坤》在东南，乃至柔之卦，若《巽》、《涣》、《渐》、《观》、《井》、《坎》、《蹇》、《比》、《蛊》、《蒙》、《艮》、《剥》、《升》、《师》、《谦》，此十六卦，皆阴柔之卦也。

西南方则柔而带刚矣，其山川生殖，亦随土宜。盖《否》在西南，乃刚柔之卦，若《恒》、《解》、《小过》、《豫》、《鼎》、《未济》、《旅》、《晋》、《大过》、《困》、《咸》、《萃》、《姤》、《讼》、《遁》，此十六卦，则有阳中之阴，亦有阴中之阳，皆刚柔互用之卦，然犹柔主而刚客，以其近乎南而远乎北也。

东北方则刚而带柔矣，其山川生殖，亦随土宜。盖《泰》在东北，乃柔刚之卦。若《小畜》、《中孚》、《家人》、《益》、《需》、《节》、《既济》、《屯》、《大畜》、《损》、《贲》、《颐》、《临》、《明夷》、《复》，此十六卦，则有阴中之阳，亦有阳中之阴，皆柔刚互用之卦，然犹刚主而柔客，以其近乎北而远乎南也。

故界而为南，三十二卦则柔胜；界而为北，三十二卦则刚胜；界而为东，三十二卦为柔胜；界而为西，三十二卦则刚胜，此其大凡也。

然而西北十六卦，固皆阳刚之卦，故其下卦之纵，上卦之横，皆《乾》、《兑》、《离》、《震》也。但纯阳无阴，刚不能发生万物，故其中亦有阴焉，然其阴亦皆阳中之阴，若《兑》、《离》之卦是也。

东南十六卦，皆阴柔之卦，故其下卦之纵，上卦之横，皆《巽》、《坎》、《艮》、《坤》也。但纯阴亦不能生万物，故其中亦有阳焉，然其阳亦皆阴中之阳，若《坎》、《艮》之卦是也。

东北十六卦，乃刚柔之卦，故其纵皆《乾》、《兑》、《离》、《震》，其横皆《巽》、《坎》、《艮》、《坤》。盖画卦必自下而上，故纵为主，而横为客。

虽刚柔互用，乃主刚而客柔也。

西南十六卦，皆柔刚之卦，故其纵皆《巽》、《坎》、《艮》、《坤》，其横皆《乾》、《兑》、《离》、《震》，亦以纵为主，而横为客。虽柔刚互用，乃主柔而客刚也。

剖而为四，其在北三十二卦，其纵皆《乾》、《兑》、《离》、《震》；其横西则《乾》、《兑》、《离》、《震》，东则《巽》、《坎》、《艮》、《坤》也。在南三十二卦，其纵皆《巽》、《坎》、《艮》、《坤》，其横西则《乾》、《兑》、《离》、《震》，东则《巽》、《坎》、《艮》、《坤》也。在西三十二卦，其纵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其横则皆《乾》、《兑》、《离》、《震》也。在东三十二卦，其纵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其横则皆《巽》、《坎》、《艮》、《坤》也。故周方图六十四卦，其下卦之八纵，与上卦之八横，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

不宁惟是，东北之《泰卦》，斜穿西南之《否》卦，下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自《否》之《泰》，上卦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因东北刚柔，西南柔刚，则刚柔相半，故往来皆《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西北惟刚，而东南惟柔，故自《乾卦》斜穿之《坤卦》，上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下卦亦《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而《坤》之《乾》，则不能如《否》、《泰》之往来也。

再观其中，斜角四方之卦亦然。如《大壮》斜穿之《无妄》，《乾》、《兑》、《离》、《震》也，《姤》斜穿之《豫》，《巽》、《坎》、《艮》、《坤》也。合内外上下，颠倒斜正，无往而非《乾》、《兑》、《离》、《震》、《巽》、《坎》、《艮》、《坤》。

呜呼！是亦足以见方图之微妙矣！虽然，是何足尽方图之微妙哉？夫万物之生机，皆由心发，如树之生也，必于核中之仁而发萌，渐而成干，而枝、而叶、而花、而实。故万物之生，无不由心发也。惟地之生万物也亦然，试观方图，生成物之微妙，如地之中心，则有《震》、《巽》、《恒》、《益》四卦。若《震》为雷，《巽》为风，风雷为《益》，雷风为《恒》，于时为春，故春阳气震动，而又多风也。万物皆当生发，故曰‘鼓之以雷霆’。鼓，动也。雷霆，激发之气也。鼓动激发其万物，使之乘阳气而生也。又曰‘润之以风雨’。润，和润也。风雨嘘泽之物也，和润嘘泽其万物，使之普遍发生也。故曰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者，此之谓也。

然而雷霆由地心一鼓动，即四出而遭动于地外矣。如地心之《震卦》，乃雷也。由西出，若《噬嗑》，若《随》，若《无妄》，皆《震》雷之外也；由南出，若《恒》，若《解》，若《小过》、若《豫》，皆《震》雷之卦也；由东出，若《益》、若《屯》、若《颐》、若《复》，皆《震》雷之卦也；由北出，若《丰》、若《归妹》、若《大壮》、皆《震》雷之卦也。

风雨由地心一散润，即四出而遍散于地外矣。如地心之《巽》，乃风也。发散万物之生机，由南出，若《涣》、若《渐》、若《观》，皆《巽》风之卦也；由东出，若《井》、若《蛊》、若《升》，皆《巽》风之卦也；由北出，若《益》、若《家人》、若《中孚》、若《小畜》、皆《巽》风之卦也；由西出，若《恒》、若《鼎》、若《大过》、若《姤》，皆《巽》风之卦也。斯不有以见方图生物之妙乎？

然以四时言之，此春四卦也，包乎四卦之外，则有《坎》、《离》、《未济》、《既济》、《鼎》、《噬嗑》、《解》、《涣》、《井》、《屯》、《家人》、《丰》十二卦，于时为夏，万物正当茂盛，全籍水火长养，故曰“雨以润之，日以烜之”是也。故夏多热，多雨也。四方之卦，有《离》为火，《坎》为水，火水《未济》，水火《既济》，此四卦居四角，若《鼎》、若《噬嗑》、若《丰》、若《家人》，火也；若《解》、若《涣》、若《井》、若《屯》，水也。此十二皆水火之卦，相包乎《震》、《巽》、雷风之春也。

如《坎》水由东出，若《蒙》、若《师》，皆《坎》水之卦也；由南出，若《蹇》、若《比》，皆《坎》水之卦也；由北出，若《井》、若《屯》、若《既济》，若《节》、若《需》，皆《坎》水之卦也；由西出，若《涣》、若《解》、若《未济》、若《困》、若《讼》，皆《坎》水之卦也。如《离》火由东出，若《丰》、若《家人》、若《既济》、若《贲》、若《明夷》，皆《离》火之卦也；由南出，若《噬嗑》、若《鼎》、若《未济》、若《旅》、若《晋》，皆《离》火之卦也；由北出，若《睽》、若《大有》，皆《离》火之卦也；由西出，若《革》、若《同人》，皆《离》火之卦也。以暨火水《未济》，水火《既济》，其东南西北，四出皆然，斯不有以见方图长物之妙乎？

包乎十二卦之外，则有《兑》、《艮》、《咸》、《损》、《旅》、《小过》、《渐》、《蹇》、《睽》、《归妹》、《中孚》、《节》、《困》、《大过》、《随》、《革》、《蒙》、《蛊》、《颐》、《贲》二十四卦，于时为秋，万物皆已成遂，正满足喜悦之时，所谓‘艮以止之，兑以悦之’是也。盖万物之生，莫不成乎秋，则莫不止乎秋矣，亦莫不悦乎秋矣。故四角之卦，有《兑》为泽，兑，

悦也，悦其万物向实也。《艮》为山，艮，止也，止而不变也。所谓‘艮以止之，兑以悦之’是也。泽山《咸》，悦而止也；山泽《损》，止而悦也。若《旅》、若《小过》、若《渐》、若《蹇》、若《蒙》、若《蛊》、若《颐》、若《贲》，《艮》止也。若《困》、若《大过》、若《随》、若《革》、若《睽》、若《归妹》、若《中孚》、若《节》，《兑》悦也。此二十四，皆《艮》止《兑》悦之卦。包乎《坎》、《离》水火之夏也。

如《艮》山之东出，则有地山之《谦》；由南出，则有山地之《剥》；由北出，若《蒙》、若《蛊》、若《颐》、若《贲》、若《损》、若《大畜》，皆《艮》山之卦也；由西出，若《蹇》、若《渐》、若《小过》、若《旅》、若《咸》、若《遁》，皆《艮》山之卦也。如《兑》泽之由西出，则有天泽之《履》；由北出，则有泽天之《夬》；由东出，若《睽》、若《归妹》、若《中孚》、若《节》、若《损》、若《临》，皆《兑》泽之卦也；由南出，若《革》、若《随》、若《大过》、若《困》、若《咸》、若《萃》，皆《兑》泽之卦也。以暨泽山《咸》，山泽《损》，其东西南北，四出皆然。斯不有以见方图成物之妙乎？

包乎二十四卦之外，则有《乾》、《坤》、《否》、《泰》、《萃》、《晋》、《豫》、《观》、《比》、《剥》、《夬》、《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履》、《同人》、《无妄》、《姤》、《讼》、《遁》、《谦》、《师》、《升》、《复》、《明夷》、《临》二十八卦。于时为冬，万物收敛，气候闭塞，物候俱已静伏，所谓‘乾以君之，坤以藏之’是也。故《乾》阳主持而处于内，以南北而言，南为外，北为内也。《坤》阴收敛包阳而居于外，地以阴为主，故《坤》居南前，《乾》处北后也。若圆图之天，则《乾》居南，《坤》居北也。盖包万物而总生成者，惟此阴阳盈虚消长之道，往来无穷耳。故四方之卦，总包此方图者，有《乾》为天，阳也；《坤》为地，阴也；天地《否》，阳阴也；地天《泰》，阴阳也。若《遁》、若《讼》、若《姤》、若《无妄》、若《同人》、若《履》、若《夬》、若《大有》、若《大壮》、若《小畜》、若《需》、若《大畜》，《乾》阳也。若《萃》、若《晋》、若《豫》、若《观》、若《比》、若《剥》、若《谦》、若《师》、若《升》、若《复》、若《明夷》、若《临》，《坤》阴也。此二十八，皆《乾》阳《坤》阴之卦也。

是图皆自内发外，故中心之《震》、《巽》，一阴一阳生于初爻；包乎二层之《坎》、《离》，阴阳则居二爻；包乎三层之《艮》、《兑》，阴阳则居三爻；包乎外之《乾》、《坤》，则纯阳纯阴一岁之功成，成则复始矣。阴阳极必变，所以阳用九而阴用六也。故阳极而阴又生于下，则为《巽》，阴极而阳变于

初，则为《震》，而《震》、《巽》又自内而渐发于外也。发外达内，更有胎孕之妙，如《乾》卦纯阳，至《姤》卦而一阴始生，然而一阴已孕于《履卦》之内三爻矣，至《同人》则渐下于二爻，至《无妄》则长满于三爻二爻，至《姤》之内卦，《巽》之初爻，则一阴生而出矣。一阴既生于《姤卦》，至《遁卦》而二阴始生，然而二阴之阴，已孕于《讼卦》之内三爻，《遁》则二阴生而出矣，《否卦》之三阴即生焉。三阴既生与《否卦》，至《观卦》而四阴始生，然而四阴之阴，已孕于《萃卦》外卦之三爻矣，至《晋卦》则渐下于二爻，至《豫卦》则长满于三爻二爻，至《观》之外卦，《巽》之初爻，则四阴生而出矣。四阴既生于《观卦》，至《剥卦》而五阴始生，然五阴之阴已孕于《比卦》之上三爻，《剥》则五阴生而出矣。至《坤卦》纯阴矣。自《坤》至《复卦》而一阳始生，然而一阳已孕于《谦卦》之内三爻矣，至《师卦》则渐下于二爻，至《升卦》则长满于三爻二爻，至《复》之内卦，《震》之初爻，则一阳生而出矣。一阳既生于《复卦》，至《临卦》而阳始生，然而二阳之阳，已孕于《明夷》之内三爻，《临》则二阳生而出矣。《泰》之三阳即生焉，三阳既生于《泰卦》，至《大壮》而四阳始生，然而四阳之阳，已孕于《大畜》之上三爻，至《需卦》则渐下于二爻，《小畜》则长满于三爻二爻，至《大壮》之外卦，《震》之初爻，则四阳生而出矣。四阳既生于《大壮》，至《夬卦》而五阳始生。然五阳之阳，已孕于《大有》之外卦二爻，《夬》则五阳生而出，至《乾卦》纯阳矣。复孕生阴，维始继终，维终则始。

然自《乾》至《姤》之内卦初爻，一阴生而为《巽》，自此《巽》，内达中心东南之《巽》，若《大过》、《鼎》、《恒》、内卦皆《巽》也。自《否》之外卦之《乾》，至《观》之外卦初爻，一阴生而为《巽》，自此《巽》，内达中心东南之《巽》，若《渐》、《涣》外卦皆《巽》也。自《坤》至《复》之内卦初爻，一阳生而为《震》，自此《震》，内达中心西北之《震》，若《颐》、《屯》、《益》，内卦皆《震》也。自《泰》之外卦之《坤》，至《大壮》外卦初爻，一阳生而为《震》，自此《震》，内达中心西北之《震》，若《归妹》、《丰》，外卦皆《震》也。自外达内，从内发外，循环往来，生生不已，包此方图，该括无遗，浑融大地，运行不息，斯不有以见方图之所以生成万物之微妙乎？

然而《乾卦》纯阳，至《姤卦》而一阴生，然孕于《履》，下于《同人》，长满于《无妄》。《姤》则一阴生而出，自《乾》之《姤》，隔五卦而生一阴，二阴既孕于《讼卦》，至《遁卦》而二阴即出，《讼》之《遁》，则二卦矣。《否卦》三阴即生，则一卦矣。其卦有多寡，生有迟速者，何也？盖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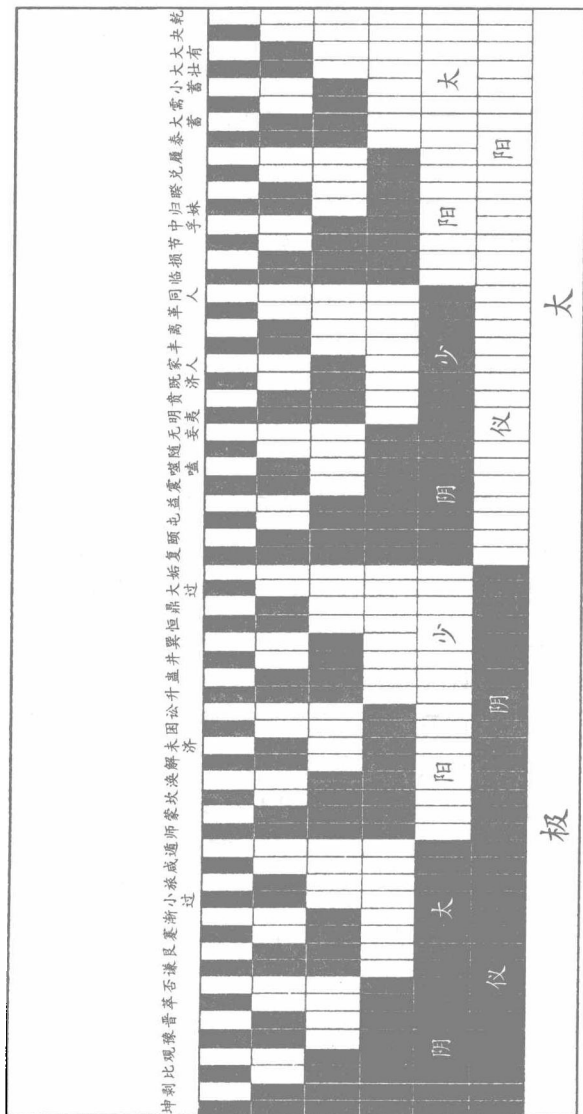
图之四时运行，生长成遂，皆自内发而达之于外也。其所以内发而达之于外者，惟此阴阳相生，循环无已之妙用。故其阴阳相生，亦自内而之外也。如《乾卦》纯阳，一阴生于《姤卦》，然已孕于《履》之内卦上三爻，下于《同人》内卦之二爻，长满于《无妄》内卦之三爻二爻，《姤》则生而出焉。至《讼卦》盖一阴已生出，故二阴即孕于《讼》之内卦上三爻，至《遁卦》下于二爻，自连一阴而并出矣。至《否卦》盖二阴已生出，故三阴生于《否》之内卦上三爻，自连二阴而并出矣，至《否卦》三阴生于内卦之爻已尽，则自内而之外矣。故至《观卦》而四阴生，然孕育于《萃》，下于《晋》，长满于《豫》，《观》则始生而出。自《否》之《观》，又隔五卦，而始生四阴，故其孕则于《萃》之外卦上三爻，其下则于《晋》之外卦上二爻，其长满则于《豫》之外卦三爻二爻，《观》则生出焉。缘内卦之生已尽，而始生外卦，外卦之生，亦如内卦之孕下长满，生出也。故五阴既孕于《比卦》，到《剥卦》而五阴即出，《比》之《剥》，则二卦矣。《坤卦》六阴即生，则一卦矣，其卦有多寡，生有迟速者，职此故也。以暨《坤卦》纯阴，至《复卦》而一阳生，其孕、其下、其长满，其生长，其相隔，其卦之多寡，生之迟速，其所以生于内而之外，无不类是。但《坤》主柔顺，故位乎东南。《乾》主刚健，故位乎西北，试观东南十六卦，皆《坤》柔之卦，西北十六卦，皆《乾》刚之卦。故东南柔而多卑湿，西北刚多高燥也。其变化虽无穷，不更显然有一定之理哉？

夫阳顺阴逆，方图自《姤》之一阴生，至《坤》之六阴，逆行则是矣。自《复》之一阳生，至《乾》之六阳，亦逆行者，缘方图以《坤》阴为主，则《乾》为客，故客随主也。”

至此则《六十四卦方图》纵横顺逆，上下往来，内外分合，四方妙用，明晰无疑。方图之妙，天地之用可谓大矣。

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解第九

先天十六卦橫圖



《先天六十四卦横图》又称之为《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此图《易经》六十四卦生出之次序井然。由下往上，太极生两仪，两仪者一阴--，一阳一，一分为二也；两仪生四象，四象者，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二分为四也；四象生八卦，八卦者，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四分为八也；图之第四层，八分十六者，李光地云：“四画十六者，为八卦之上，各加两仪，又为四象之上各加四象也。于经虽未见，然及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以其自二至五，四爻互之，或自初至四，或自三至上，或自四而又至初，或自五而又至二，或自上而又至三，错综颠倒互之，皆得《乾》、《坤》、《既济》、《未济》、《剥》、《复》、《姤》、《夬》、《渐》、《归妹》、《大过》、《颐》、《解》、《蹇》、《睽》、《家人》，诸卦适合十六之数，孔子于《杂卦》发其端矣”；图之第五层，十六分三十二者，李光地又云：“五画三十二者，自初至三，可互一卦，自三至五，又可互一卦。六十四卦既成之后，依此法错综，颠倒互之，则得《复》、《姤》、《颐》、《大过》、《屯》、《鼎》、《恒》、《益》、《丰》、《涣》、《坎》、《离》、《蒙》、《革》、《同人》、《师》、《临》、《遁》、《咸》、《损》、《节》、《旅》、《中孚》、《小过》、《大壮》、《观》、《大有》、《比》、《夬》、《剥》、《乾》、《坤》，诸卦亦适合三十二之数，先儒亦有以是说互卦者”；三十二分六十四者，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成六画者六十四，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之道大成矣。

由《先天六十四卦横图》再观《先天六十四卦圆图》，其圆图之精妙处益加分明矣。其横图之太极，即圆图中心之空白处；横图之两仪，即圆图之左右，君不见左边自《复》至《乾》，其下一画皆阳一，右边自《姤》至《坤》，其下一画皆阴--乎？横图之四象，即圆图之四方，自《乾》至《临》，其下二画皆太阳☰，自《同人》至《复》，其下二画皆少阴☷，自《姤》至《师》，其下二画皆少阳☲，自《遁》至《坤》，其下二画皆太阴☵。横图之八卦，即圆图之八方。自《乾》至《泰》，其下三画皆《乾》☰；自《履》至《临》，其下三画皆《兑》☱；自《同人》至《明夷》，其下三画皆《离》☲；自《无妄》至《复》，其下三画皆《震》☳；自《姤》至《升》，其下三画皆《巽》☴；自《讼》至《师》，其下三画皆《坎》☵，自《遁》至《谦》，其下三画皆《艮》☶；自《否》至《坤》，其下三画皆《坤》☷。其余生发开去，横图与圆图亦无不合。

义 例 篇

总释易义例第一

《易》之为书，至精至微，至广至大，无所不包，而究其原始，不外不易、变易二义。不易者，体也，浑然于中，无思无为，而千变万化之理总不能越，所谓太极是也，而其源自无极来，邵子所谓画前有易者，即此之谓。变易者，用也。则有迹象可寻，由是而千变万化不可拟议，两仪四象由是而形。其动者为阳则《乾卦》也，其静者为阴则《坤卦》也。《乾》之德生于健，健则变动不居，故《乾》之占主于用九，有天之德不可为首之象，不可为首者，如环之无端，变化不测之极也，则变易之谓。《坤》之德主于顺，顺则静专而一，故《坤》之占主于用六，有利永贞之义，利永贞者，安固静一，如宅之不移，有确乎不拔之意，则不易之谓也。然《乾》之变动不居，而其体则自健来。健者，诚也，惟诚则一。《系词》所谓“夫《乾》，确然示人易矣”。确然者，不可易之谓，不可易，则易矣。《坤》之静专而一，而其用则顺，顺者从也。《系词》所谓“夫《坤》，隤然示人简矣”。隤然者，不自用之谓，不自用则简矣。此又刚柔动静互根之理，《系词》云“《乾》、《坤》其易之门”，悟此，则全《易》无难会通矣。

诸儒言《易》有四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易简也。《系词传》“天尊地卑”一节，言不易者也；“刚柔相摩”二句，言交易者也；“鼓以雷霆”至“《坤》作成物”，言变易者也；“《乾》以易知”以下，言易简者也，《易》道之本原尽乎此。

《易》之为义，不易也，交易也，变易也。《乾》、《坤》之纯，不易者也；《既济》、《未济》、交易、变易者也，以是始终《易》之大义。

《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自天地开辟，阴阳运行，寒暑迭来，日月更出，孚萌庶类，亭毒群品，新新不停，生生相续，莫非资变化之力换代之功。然变化运行在阴阳二气，故圣人初画八卦，设刚柔两画象二气也，布以三位象三才也，谓之为《易》，取变化之义。

《易》之为书，卦爻《彖》、《象》之义备，而天地万物之情见，圣人之忧天下后世其至矣。是故极其数以足天下之象，著其象以定天下之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顺性命之理，尽变化之道也。

《易》者阴阳之道也，卦者阴阳之物也，爻者阴阳之动也。卦虽不同，所同者奇偶；爻虽不同，所同者九六。是以六十四卦为其体，三百八十四爻互为其用。远在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暂于瞬息，微于动静，莫不有卦之象焉，莫不有爻之象焉。

时固未始有一，而卦亦未始有定象。事固未始有穷，而爻亦未始有定位。以一时而索卦，则拘于无变，非《易》也；以一事而明爻，则窒而不通，非《易》也。知所谓卦爻《彖》、《象》之义，而不知有卦爻《彖》、《象》之用，亦非《易》也。

《易》中只有言反覆、往来、上下，反覆、往来、上下者，阴阳之义，在卦有之，在爻亦有之。在卦则反覆者，如《姤》、《复》之类；往来者，如《贲》、《无妄》之类；上下者如《咸》、《恒》之类。在爻则反覆者，如阴阳之变，各得其位之类；往来者，如阴阳自某卦往某卦来之类；上下者，如承比应之类。盖反覆、往来者，变易也，上下者，不易也，《易》中只有此二义。

圣人于人事，欲其行而进，故为之计者四卦，《履》、《晋》、《升》、《渐》是也；欲其亲附而为之计者五卦，《比》、《同人》、《随》、《萃》、《中孚》是也；事必济险为之计者四卦，《屯》、《蹇》、《涣》、《解》是也；事成为之计者四卦，《泰》、《大壮》、《大有》、《丰》是也；而其事始于夫妇为之计者六卦，《姤》、《渐》、《归妹》、《咸》、《恒》、《家人》是也。其余多一事一卦。

《乾凿度》曰：“孔子曰《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天地有春夏秋冬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在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三统历》曰：“经元一以统始，《易》太极之首也；春秋二以目岁，《易》两仪之中也；于春每月书王，《易》三极之统也；于四时虽亡事必书时月，《易》四象之节也；时月以建分，至启闭之分，《易》八卦之位也；象事成败，《易》吉凶之效也；朝聘会盟，《易》大业之本也。故《易》与《春秋》，天人之道也。《传》曰：‘龟，象也。筮，数也。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是故元始有象一也，春秋二也，三统三也，四时四也，

合而为十成五体，以五乘十大衍之数也，而道据其一，其余四十有九所当用也。”

伏羲用蓍而作八卦，而筮法亦由之而始，后人专谓筮法者非也。作八卦者所以赞化育，圣人幽赞于神明而生蓍，赞化育之本也。天地之数五十有五，而五为虚，故大衍之数五十，三才五行毕举于此矣，故以作八卦。三才者，京房《章句》曰：“日十也，月十二也，星二十八也，合之为五十。”《三统历》曰：“日合于天统，月合于地统，斗合于人统。”《乾》，天也。《坤》，地也。《艮》，人也。《艮》为星，星主斗，故斗合于人统，其德圆而神，故四十九。其一，天之主气也，分而为二，以象两，《乾》、《坤》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挂一以象三，六子也。《传》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举两仪而三才在其中矣；“揲之以四以象四时”，明堂之本也；“归奇于扚以象闰”，定朔之始也。象两、象三、象四、象闰，是为四象，四象由分二而生，故云两仪生四象，四营而成《易》。太初之气寒温始生，故云《易》也，十有八变。《乾》、《坤》各三画，故成卦，六子三索而成，故八卦而小成，所谓四象生八卦也。引信三才，触类而长之，以成六十四卦，圣人成能故天下之能事毕矣。大衍之数有三才，故分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大衍之数有五行，播五行于四时，故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时为明堂之位，故《说卦》“帝出乎《震》”三节，皆陈明堂之法，明堂以听朔为先，以闰月定四时，成岁而合朔之法正，故归奇于扚以象闰。王者坐明堂，听朔行政，明堂《月令》由是出焉，所以赞化育也。伏羲用蓍作八卦，以赞化育，其道如此。始于赞幽，终于响明，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也。

《易》以卜筮为教，而道德性命之奥存焉。然则以机祥之末言《易》者，迷真道之原者也；以事物之迹言《易》者，失教之意者也。

荀慈明注《易》，以《乾》在二者当居《坤》五，在四者当居《坤》初，在上者当居《坤》三。《坤》在初者当居《乾》四，在三者当居《乾》上，在五者当居《乾》二。如此则六爻得位，所谓日月为《易》，刚柔相当，合于《坎》、《离》之义。此说最为名通，当本诸汉经师，故当时兖豫言《易》者皆宗荀氏，而《九家易》以荀为主，谓之荀九家。惜其书已亡，李氏集传所载者，仅三之一耳。

八卦由纳甲而生，故《系词》曰在天成象。《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古只名象，《皋陶谟》帝曰“予欲观古人之象”是也，至周始有三《易》之名，然《春秋传》曰见《易象》，则象之名犹未亡也。夏建寅，象首《艮》，故谓之《连山》；商建丑，象首地，故谓之《坤乾》，《坤》以藏之，又谓之

《归藏》。夏商占七八，文王演《易》始用九六，以变者为占，故谓之《易》。

释上下经义例第二

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则观于天文，俯则察于地理，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文王拘于羑里作卦词，周公作爻词，即今所传上下二经也。

“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词则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词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中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及复孔氏之旧云。

《乾》、《坤》者，阴阳之本始，万物之祖宗，故为上篇之始，而尊之也。《离》为日，《坎》为月，日月之道，阴阳之经，所以始终万物，故以《坎》、《离》为上篇之终也。《咸》、《恒》者，男女之始，夫妇之道，人道之兴必由夫妇，所以奉承祖宗为天地之主，故为下篇之始而贵之也。《既济》、《未济》为最终者，所以明戒慎而全王道也，以此言之则上下二篇文王所定。

《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故为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故为上篇之终。《咸》、《恒》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故为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合而交则生物，阴阳之成功也，故为下篇之终。二篇之卦既分而合，推其义以为之次，《序卦》是也。

卦之分上下篇，则以阴阳，阳盛者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与爻取义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则阴长阳剥也，以爻言则阳极于上，又一阳为众阴主也。如《大壮》以卦言则阳长而壮，以爻言则阴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与为敌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复》阳生，《临》阳长，《观》阳盛，《剥》阳极，则虽有《坤》而居上。《姤》阴生，《遁》阴长，《大壮》阴盛，《夬》阴极，则虽有《乾》而居下。其余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

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阳之卦也，卦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主，故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也。其余有《坤》者，皆在下篇，《晋》、《明夷》、《萃》、《升》也。卦一阴五阳者，皆有《乾》也。又阳众而盛也，虽众阳悦于一阴，悦之而已，非如一阳为众阴主也。王弼云一阴为之主，非也。故一阴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阳者有《坤》则居下篇，《小过》虽无《坤》，阴过之卦也，亦在下篇。其余二阳之卦，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阴阳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颐》、习《坎》也。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中，《震》生于下也，《坎》始于中也。达于上谓一阳至上，或得正位，生于下而上达，阳畅之盛也。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而阳寡，复失正位，阳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阳而下无阳，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则阳也，以爻言则皆始变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阳，《坎》则阳陷，皆非盛也，惟习《坎》则阳上达矣，故为盛卦。二阴者有《乾》则阳盛可知，《需》、《讼》、《大畜》、《无妄》也，无《乾》而为盛者《大过》也、《离》也。《大过》阳盛于中，上下之阴弱矣。阳居上下则纲纪于阴，《颐》是也。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阳，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阴中惟两阳然皆为胜，《小过》是也，《大过》、《小过》之名可见也。《离》则二体上下皆阳，阴实丽焉，阳之盛也。其余二阴之卦二体俱阴，阴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兑》、《中孚》也。卦三阴三阳者敌也，则以义为胜。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幼之序，天地之大经也。阳少于阴而居上，则为胜，《蛊》少阳居长阴上，《贲》少男在中女上，皆阳盛也。《坎》虽阳卦，而阳为阴所陷溺也，又与阴卦重，阴盛也。故阴阳敌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涣》、《节》、《既济》、《未济》也。

或曰一体有《坎》，尚为阳陷，二体皆《坎》，反为阳盛，何也？曰一体有《坎》，阳为阴所陷，又重于阴也。二体皆《坎》，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可谓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为盛也，若失正位，而阴反居尊则弱也。故《恒》、《损》、《归妹》、《丰》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阴之胜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渐》、《旅》、《困》、《涣》、《未济》也。唯《随》与《噬嗑》，则男下女，非女胜男也。故《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长阳非少阴可敌，以长男下中少女，故为下之。若长少敌势力侔，则阴在上为凌，阳在下为弱，《咸》、《益》之类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长下少也，乃二少相咸以相与，所以致

凌也，故有利贞之戒。《困》虽女少于男，乃阳陷而为阴掩，无相下之义也。《小过》二阳居四阴之中，则为阴盛。《中孚》二阴居四阳之中，而不为阳盛，何也？曰阳体实，《中孚》中虚也。然则《颐》中四阴不为虚乎？曰《颐》二体皆阳卦，而本末皆阳盛之至也。《中孚》二体皆阴卦，上下各二阳，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虚故为《中孚》，阴盛可知矣。

《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多寡不均何也？曰卦有正对，有反对，《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八卦正对也，正对不变，故反覆观之只成八卦。其余五十六卦反对也，反对者皆变，故反覆观之共二十八卦。以正对卦合反对卦观之，总而为三十六卦。其在上经不变卦凡六，《乾》、《坤》、《坎》、《离》、《颐》、《大过》是也，自《屯》、《蒙》而下二十四卦，反之则为十二，以十二而加六则十八也。其在下经不变卦凡二，《中孚》、《小过》是也，自《咸》、《恒》而下三十二卦，反之则为十六，以十六加二亦十八也。其多寡之数，则未尝不均也。

《序卦》中六十四卦，独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妇之道即《咸》也，亦如上经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则《乾》、《坤》可见矣。

自《乾》、《坤》至《坎》、《离》以天道也，自《咸》、《恒》至《既济》、《未济》以人事也。

上经言天地生万物，以气而流形，故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言气化之本也。下经言万物之相生，以形而传气，故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言夫妇之道及人事之本也。

《咸》二少相交者，夫妇之始也，所以论交感之情，故以男下女为象，男下于女婚姻之道成矣。《恒》二长相承者，夫妇之终也，所以论处家之道，故以男尊女卑为象，女下于男居室之伦正矣。《损》虽二少，而男不下女，则咸感之义微。《益》虽二长，而女居男上，则恒久之义悖，此下经所以不首《损》、《益》，而首《咸》、《恒》欤！

上经首《乾》、《坤》者，阴阳之定位，万物之男女也。《易》之数也，对待不移者也。自《乾》、《坤》历《屯》、《蒙》、《需》、《讼》、《比》、《小畜》、《履》十卦，阴阳各三十画，则六十矣，阳极于九，阴极于六，至此《乾》、《坤》变矣。故《坤》综《乾》而为《泰》者，《乾》综《坤》而为《否》，《否》、《泰》者《乾》、《坤》上下相综之卦也。《乾》、《坤》既迭相《否》、《泰》，则其间万物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不可悉纪。自《同人》以下至《大畜》无非《否》、《泰》之相推，无《否》无《泰》非《易》矣。水火者《乾》、《坤》，所有之物皆天道也，体也。无水火则《乾》、《坤》为死

物，故必山泽通气，雷风相迫，而后《乾》、《坤》之水火可交。《颐》、《大过》者，山泽雷风之卦也。《颐》有《离》象，《大过》有《坎》象，故上经首《乾》、《坤》，必《乾》、《坤》历《否》、《泰》至《颐》、《大过》，而后终之以《坎》、《离》。

下经首《咸》、《恒》者，阴阳之交感，一物之《乾》、《坤》也。《易》之气也，流行不已者也。自《咸》、《恒》历《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阴阳各三十画，则六十矣。阳极于六，阴极于六，至此男女变矣。故《咸》之男女综而为《损》，《恒》之男女综而为《益》，《损》、《益》者，男女上下相综之卦也。男女既迭相损益，则其间万事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不可悉纪，自《夬》以下至《节》，无非《损》、《益》之相推，无《损》无《益》，非《易》矣。《既济》、《未济》者，男女所交之事，皆人道也，用也。无《既济》、《未济》则男女为死物，故必山泽通气，雷风相迫，而后男女之水火可交。《中孚》、《小过》者，山泽雷风之卦也。《中孚》有《离》象，《小过》有坎象，故下经首《咸》、《恒》，必《咸》、《恒》历《损》、《益》至《中孚》、《小过》，而后终之以《既济》、《未济》。

要之天道之体，虽以《否》、《泰》为主，而未必无人道。人道之用虽以《损》、《益》为主，而未必无天道。上下经之篇义，蕴蓄其妙至此。若以卦爻言之，上经阳爻八十六，阴爻九十四，阴多于阳者凡八。下经阳爻一百有六，阴爻九十有八，阳多于阴者亦八。上经阴多于阳，下经阳多于阴，皆同八焉，是卦爻之阴阳均平也。若以综卦作一卦论之，上经十八卦成三十卦，阳爻五十二，阴爻五十六，阴多于阳者凡四。下经十八卦成三十四卦，阳爻五十六，阴爻五十二，阳多于阴者亦四。上经阴多于阳，下经阳多于阴，皆同四焉，是综卦之阴阳均平也。上下经之篇义，卦爻其精至此，孔子赞其至精至变至神，厥有由矣。

《泰》、《否》、《损》、《益》四卦，为全《易》之枢纽。《损》自《泰》来者也，《益》自《否》来者也。天下之理未有《泰》而不《否》，《否》而不《泰》，亦未有《损》而不《益》，《益》而不《损》者。故《泰》居上经十一卦，而《损》居下经十一卦。《泰》、《否》、《损》、《益》为上下经之对，后天序《易》，其微意盖可识矣。

上经自《乾》至《履》九卦，下经自《恒》至《损》、《益》亦九卦；上经《履》至《谦》五卦，下经《益》至《困》、《井》亦五卦；上经《谦》至《复》又九卦，下经《井》至《巽》又九卦。上经自《复》而后八卦，而为

下经之《恒》；下经自《巽》而《未济》亦八卦，复为上经之《乾》。上下经对待，非偶然者。

《坎》、《离》者，《乾》、《坤》之用也。故上经终于《坎》、《离》，下经终于《既济》、《未济》。《颐》、《中孚》肖《离》，《大过》、《小过》肖《坎》。故上经以《颐》、《大过》附《坎》，下经以《中孚》、《小过》附《既济》、《未济》。二阳函四阴则谓之《颐》，四阳函二阴则谓之《中孚》，二阴函四阳则谓之《大过》，四阴函二阳则谓之《小过》，《离》之为丽，《坎》之为陷，意亦类此。

释十翼义例第三

孔子作《彖词》、《象词》、《文言》、《系词》、《说卦》、《序卦》、《杂卦》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

《彖》、《象》等十翼之词为孔子所作，十翼之数，《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

《彖传》者，孔子所以释文王之意，先释名，后释词。其释名则杂取诸卦象、卦德、卦体，有兼取者，有但取其一二者，要皆以《传》中首句之义为重。如《屯》则刚柔始交而难生，《蒙》则山下有险，皆第一义也。释词之体，尤为不一，有直据卦名而论其理者，有杂取卦象、卦德、卦体者，盖词生于名，就文王本文观之，则据卦名而论其理者，正也。然名既根于卦，则词亦不离乎卦，杂而取之，一则所以尽名中之蕴，以见词义之有所从来；一则以为二体六爻吉凶之断例，而见词义之无所不包也。惟《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卦不释名者，八卦之名文王无改于伏羲之旧，而其德其象相传已久，不待释也。惟《坎》加习字，有取于重卦之义，故特释之，其释词则亦杂取德象与其爻位。如释《乾》元亨利贞之词，则以天言之者，其卦象也，以九五言之者，其爻位也。释《坤》词以地，释《坎》词以水，释《震》词以雷，则皆卦象也。释《坎》以刚中，释《离》以柔中，释《艮》曰上下敌不相与也，释《巽》曰巽柔，释《兑》曰刚中柔外，则皆

爻位也。先明《乾卦》，则诸卦可通矣。

文王卦下之词谓之《彖》，孔子序述其《彖》之意而已，故名其篇曰《彖》。使文王卦下之词不谓之《彖》，孔子何为言。知者观其《彖》词，则思过半矣。

《彖传》释名或举卦象，或举卦德，或举卦体，大《彖传》则专取两象以立义，而德、体不与焉。又《彖》下之词，其于人事所以效动趋时者，既各有指矣。《彖传》所谓先王大人后君子之事，固多与《彖》义相发明者，亦有自立一义，而出于《彖传》之外者，其故何也？曰《彖词》爻词之传，专释文王之书，大《象》之传则所以示人读伏羲之《易》之凡也。盖如卦体之定尊卑，分比应，条例详密，疑皆至文王而始备。伏羲画卦之初，但如《说卦》所谓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象而已，因而重之，亦但如《说卦》所谓八卦相错者而已，其象则无所不像，其义则无所不包。故推以制器则有如《系传》之所陈，施之卜筮亦无往不可以类物情，而该事理也。夫子见其如此，是故象则本乎羲名，则因乎周义，则断以己。若曰先圣立象以尽意，而意无穷也。后圣系词以尽言，而言难尽也。存乎学者之神，而明之而已矣。

《彖传》释卦名之后，复有赞语者，皆以起释词之端。《夬·彖传》言健而悦，决而和，起扬于王庭以下之意也。

《彖传》解释成卦之义，而于卦名上加曰字者皆两字，卦名文势当然。单名卦惟《革卦》有曰字，亦文势然也，别无他义。

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词也，《彖传》则孔子所作；故后儒冠以象曰二字，以为区别，亦曰小象。

孔子于释卦名卦词之后，而复加以象者，盖卦名卦词之说有限，而圣人胸中义理无穷。故自天健至火在水上《未济》，自君子自强不息至慎辨物居方，皆圣人之蕴，因卦以发者也。

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对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系词本谓文王、周公所作之词，系于卦爻之下者，即今经文《系词传》，乃孔子所述系词之传也。以其通论一经之大体凡例，故无经可附而自分上下云。

伏羲之时，道尚质素，画卦重爻，足以垂法，后代浇訛，德不如古，爻象不足以为教，故作《系词》以明之。

其称《大传》者，因太史公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为《易·

大传》。盖太史公受《易》杨何，何之属自著《易传》行世，故称孔子者曰《大传》，以别之耳。

《周易》系词凡有二说，一说卦词爻词并是文王所作，按《系词》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又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故史迁云文王囚而演《易》，即是作《易》者，其有忧患乎？郑学之徒并依此说。二以为验爻词多是文王后事，按《升》卦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武王克殷之后，始号文王为王，若爻词是文王所制，不应云王用亨于岐山。又《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始被囚奴，文王不宜预言箕子之明夷。又《左传》韩宣于适鲁见《易象》云，吾乃知周公之德，周公被流言之谤亦得为忧患也。验此诸说，以为卦词文王，爻词周公。马融、陆绩等并同此说，所以只言三圣，不数周公者，以父统子业故也。然则《易》之爻词，盖亦是文王本意，故但言文王也。

《系词传》第一章乃孔子首明《易》始《乾》、《坤》之理，至第二章设卦观象，方言《易》之义例。

《文言传》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

它卦《彖》、《象》而已，独《乾》、《坤》更设《文言》，以发明其义，推《乾》之道施于人事也。

孔子以伏羲画八卦后重为六十四卦，《系词》中略明八卦小成，引而伸之。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观象于天，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然引而伸之，重三成六之意，犹自未明。仰观俯察，近身远物之象，亦为未见。故更说重卦之由，及八卦所为之象，谓之《说卦》焉。

卦之所以序者，必自有故，而孔子以义次之，就其所次，亦足以见天道之盈虚消长，人事之得失存亡，国家之兴衰理乱。然须知若别为之序，则其理亦未尝不相贯，如蓍筮之法，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随其所遇，而其贞与悔，皆可以相生，然后有以周义理而极事变，故曰天下之能事毕也。孔子盖因《序卦》之次，以明例，所谓举其一隅焉尔，神而明之，则知《易》道之周流而趋时无定，且知筮法之变通而触类可长，此义盖《易》之旁通，至极处也。

《序卦》之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

《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惟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坎》、《离》、《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且圣人本定先后，若元用孔子《序卦》之意，则不应非覆即变。然则康伯所云，因卦之次托象以明义，盖不虚也。

《序卦》之义有相反者，有相因者。相反者极而变者也，相因者其未至于极者也，总不出此二例。

《序卦》依文王上下而次序之，《杂卦》孔子更以意错杂而对辨，其次第不与《序卦》同。

《损》、《益》、《否》、《泰》，为盛衰反复之介，《易》所最重者也。《杂卦》于他卦分举，而《损》、《益》、《否》、《泰》，则合举之，以明盛衰之无常，反复之甚速也。《周易》自《乾》、《坤》至《否》、《泰》十二卦，自《咸》，《恒》至《损》、《益》十二卦，此除《乾》、《坤》外，自《比》、《师》至《损》、《益》十卦，自《咸》、《恒》至《泰》、《否》十卦。

《杂卦》以《乾》为首，不终之以他卦，而必终之以《夬》者，盖《夬》以五阳决一阴，决去一阴则复为纯《乾》矣。

《杂卦》者，杂乱文王之《序卦》也。孔子将《序卦》一连者，特借其一端之理，以序之其实，恐后学颠倒文王所序之卦也。一端之理在所缓也，又恐后学以《序卦》有定理，不知其中有错有综。有此二体，故杂乱其卦，前者居于后，后者居于前，只将二体两卦有错有综者下释其意，如《乾》刚《坤》柔，《比》乐《师》忧是也。使非有此《杂卦》象，必失其传矣。

明人邓梦文撰《八卦余生》，多掎击前人之说，至《系词》诸传，则并攻《传》文。如《系词》“成性存存”二句则曰：“其语意颇似老子，不类夫子口气。”“剡木为舟节”则曰：“自神农、尧、舜、黄帝时有舟楫，而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不知神农以前，天下之民何以涉河？”“服牛乘马”节则曰：“牛马之用，似不待取诸卦象而后然。”“古之葬者”节则曰：“《本义》云，送死大事而过于厚，然则圣人制葬埋之礼，盖亦自为《大过》矣，则于墨子之薄葬又何讥焉？”“《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节则曰：“夫子殷人也，纣之事所不忍言，即赞文王不须以纣，以纣赞文王亦非文王所愿闻也。”《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节则曰：“仁智之不足以尽道也久矣，此云尔似亦不合。”“帝出乎《震》”节则曰：“此节似弄字法。”《序卦传》“饮食必有讼”二句则曰：“《讼》何必专始于饮食。”“讼必有众起”六句则曰：“物自蒙之时，必有所依附而后成立，《比》莫切于此时，且不比何以成《师》，亦似在《师》之前。”“有大而能谦，必豫”二句则曰：“必待

《大有》能《谦》，而后乐其为乐也，不亦隘乎？”“豫必有随”二句则曰：“《同人》而物归之已《大有》矣，于此而始《随》乎？”“物大然后可观”句则曰：“然则《同人》、《大有》之时，尚不可《观》乎？”“贲者饰也”三句则曰：“《大有》、《临》、《观》尚未足亨乎？必待饰而后亨耶？”“复则不妄”句则曰：“然则《剥》以前诸卦皆妄乎？”“物畜然后可养”句则曰：“然则《需》不已早乎？”“故受之以《坎》”三句则曰：“既曰陷矣而可受乎？圣人岂欲陷人者哉？”“遁者退也”四句则曰：“有是理否也？”“物不可以终壮”句则曰：“既不终壮而又晋将欲何之？”“伤于外者，必反其家”句则曰：“似非确论。”“升而不已必困”句则曰：“困乎下者奈何？”“震者动也”四句则曰：“何待不可终动，而后受之以艮也。”“旅而无所容”句则曰：“然则不毁方耶？”“巽者入也”四句则曰：“是不得入则终不说矣。”“涣者离也”二句则曰：“然则是《离》、《涣》一卦也，以《涣》继《坎》不亦可乎？”如是之类不能殚举，是其所见殆欲出《十翼》上矣，恐无此事也。

释设卦布爻义例第四

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故《系词》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八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也。故《系词》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重卦之人诸儒之说不同，其说有四，王辅嗣等以为伏羲重卦，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等以为文王重卦。其夏禹、文王重卦者，按《系词》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依王氏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

卦者，挂也，言悬挂物象以示于人，故谓之卦。二画之体，虽象阴阳之气，未成万物之象，未得成卦。必三画以象三才，写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乃谓之卦也。《系词》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是也。但初有三画，虽有万物之象，于万物变通之理犹有未尽，故更重之而有六画，备万物之形象，穷天下之能事，故六画成卦也。

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是故情伪相感，远

近相迫，爱恶相攻，屈伸相推，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哉！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

卦也者，著天下之时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

《彖词》之系，文王盖统观六爻以立义者。如《屯》则以初为侯，《蒙》则以二为师，《师》则以二为将，《比》则以五为君，其义皆先定于《彖》，爻词不过因之，而随爻细别耳。其爻之合于卦义者吉，不合于卦义者凶。故《彖词》为纲领，而爻其目也。《彖词》为权衡，而爻其物也。

《易》之为书，纲纪在卦，卦必合爻之全而后成，卦一画不似便成他局。圣人之系卦，为之推原其始，要约其终，弥纶全卦之理，如物之有体质。至于系爻，则惟相其六位之时而导之宜，因其阴阳之物而立之象，然其大指要，不过推演《彖词》之意。

卦始于三画，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体有上下，其位有内外，其时有初终，其序有先后，而爻在其中矣。

卦必举其始终而后成体，爻则唯其时物而已。

卦起于一画，有始、有壮、有究，乘而为三，三重而为六，则数极矣。至于七则不可更进，《复》以渐而反之，故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

卦之六爻皆阴阳自然之数，如一年有十二月，自十一月一阳生至四月六阳满，五月一阴生至十月六阴满，十一月又一阳生矣。如日有十二时，子时一阳生，至巳时六阳满，午时一阴生至亥时六阴满，子时又一阳生矣。大而一年，小而一日之运，六爻无不包括，是皆阴阳自然之数，圣人不过因之而画耳。《系词传》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宜多阳而反多阴，阴卦宜多阴而反多阳，盖以卦之奇偶论，阳以奇为主，《震》、《坎》、《艮》三卦之奇皆出于《乾》，故为阳卦。阴以偶为主，《巽》、《离》、《兑》三卦之偶出于《坤》，故为阴卦。若以德行论，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遭也，《震》、《坎》、《艮》皆一君而二民，故阳卦多阴。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巽》、《离》、《兑》皆二君而一民，故阴卦多阳。

《乾》重卦上下皆《乾》，不可言两天，昨日行天也，今日又行天也，其实一天而行健不已。有重天之象，此所以为天行健。《坤》重卦上下皆《坤》，不可言两地，地平则不见其顺，必其高下层层有重地之象，此所以为地势《坤》。

凡重卦皆取重义，《乾卦》独不然者，天《乾卦》之象也，天一而已，故

但曰天行，则见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复之象，非至健不能也，故曰天行健。

诸卦皆取象以为法，《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圣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

卦有反有对，《乾》、《坤》、《坎》、《离》是反，《艮》、《兑》、《震》、《巽》是对。《乾》、《坤》、《坎》、《离》倒转也，只是四卦。《艮》、《兑》、《震》、《巽》倒转则为《中孚》、《颐》、《小过》、《大过》，其余皆是对卦。

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离》是四正卦，《兑》便是翻转底《巽》，《震》便是翻转的《艮》。六十四卦只八卦是正卦，余便只二十四卦，翻转为五十六卦。《中孚》是个双夹底《离》，《小过》是个双夹的《坎》，《大过》是个厚画底《坎》，《颐》是个厚画底《离》。

释卦词爻词义例第五

文王原卦义之始，要卦义之终，以为卦之体质，各名其卦而系《彖词》也。爻者交也，周公观六位之交错，唯其六爻之时，各因其义而系爻词也。

《易》之有爻卦之象，则在上古伏羲之时，但其时理尚质素，直观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时，事渐浇浮，非象可以为教，故爻卦之词起于中古。

卦下之词为《彖》，夫子从而释之，通谓之《彖》，亦曰《彖传》。《彖》者，言一卦之义，或曰《彖》，断也。

《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举卦之名义有主矣，观其《彖词》则思过半矣。

凡《彖》者，统论一卦之体者也。《象》者，名辨一爻之义者也。故《履》卦六三为《兑》之主，以应于《乾》，成卦之体在斯一爻，故《彖》叙其应虽危而亨也。《象》则名言六爻之义，明其吉凶之行，去六三成卦之体，而指说一爻之德，故危不获亨，而见咥也。《讼》之九二亦同斯义。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是也。卦体不由乎一爻，则全以二体之义明之，《丰》卦之类是也。

卦词总一卦之大义，爻词则探卦之所指，因六爻之象之义析而明之。如《屯》卦六四吉无不利，则卦词亨利之义。初九磐桓，六二班如，六三几不如舍，九五小贞，皆勿用有攸往之义，初之建侯即显卦《彖》利建侯之词，为初而发也，余卦仿此。

凡卦爻有占无象，象在占中，有象无占，占在象中。如《乾》初、二、四、五、上分象与占，九三终日乾乾，夕惕若，皆占词也，而象在其中。

卦词有与爻相为往复者，如《屯》卦词言勿用有攸往，而六四言求婚媾，往吉，无不利。《无妄》卦词言不利有攸往，而六二言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或者遗爻而举二体者，卦体不由乎爻也。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为《彖》乎！

有卦词连卦名为义者，如《同人》于野，《履》虎尾，《艮》其背，《中孚》豚鱼等是也。

爻下词谓之《象》，爻词多文王后事，故诸说皆以为爻词出于周公。《大象》，卦画是也。天、地、水、火、雷、风、山、泽，观卦画则见其象也。《大象》之词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小象》释周公之词，如潜龙勿用，阳在下也之类，皆《象》之传也，经文王周公所作也。《传》，孔子所作也，自郑康成合《彖》、《象》于经，故加《彖》曰《象》曰以别之，诸卦皆然。

卦词未有不根卦名而系者，《大有》卦，柔中居尊，能有众阳是虚心下贤之君，而众君子皆为之用，其亨孰大于是哉？《彖传》又推卦德卦体以尽其蕴，其实皆不出乎卦名之中也。程《传》谓卦名未足以致元亨，由卦才而得元亨者，恐非《易》之通例。

大抵《易》卦之词，本只是各著本卦本爻之象，明吉凶之占当如此耳，非是就圣贤地位说道理也。故《乾》六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圣人以至于愚不肖，筮或得之义皆有取。但纯阳之德，刚建之至，若以义类推之，则为圣人之象，而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圣人之进退。故《文言》因潜见跃飞，自然之文，而以圣人之迹各明其义。

大凡卦词取义不一，如《讼》有孚，窒惕，中吉，盖取九二中实。《坎》为加忧之象，终凶，盖取上九终极于讼之象。利见大人，盖取九五刚健中正居尊之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刚乘险以实履陷之象，此取义不一也。然亦有不必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卦词如此，词极齐整，盖所取诸爻义皆与爻中本词协，亦有虽取爻义而与爻本词不同者。

周公之系爻词，或取爻德，或取爻位，又或取本卦之时与本爻之时，又或兼取应爻或取所承所乘之爻，有承、乘、应与时位兼取者，有仅取其一二节者，又有取一爻为众爻之主者，大概不出此数端。

《易》之有《彖》有爻，《彖词》者，统一卦言也；爻词者，指一爻言也。《系词传》曰：“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系词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不以《彖》对爻言，而以《象》对爻言者，文王未系《彖词》之先，重卦之名谓之象，《象》先于《彖》，言《象》，《彖》在其中也。

《易》有《象词》，有占词，有《象》占相浑之词。

卦之爻词，有直著断词而无他语者，《恒》九二悔亡，《大壮》九二贞吉，《解》初六无咎，三爻之占只二字，其言甚简，象在爻中不复言也。

一卦有一卦之义，一爻有一爻之义。同一卦也，此爻吉而彼爻凶者有之，此《易》例也。然《易》中以上爻终五爻之义者甚多，如《师》之大君有命，《离》之王用出征，《解》之公用射隼，皆非以上爻为王公也，《蒙》五爻而终其义尔。

《小畜》之上九，妇贞厉，月几望，言三四之畜，阳至上而为厉贞之妇，几望之月也。若指上九而言则上九阳也，不得为妇与月，《大有》尚贤，指六五之君言也，而吉无不利则见于上九，盖《大有》之吉以此终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则知吉为《大有》之吉，非只上九之吉也。

凡卦词以爻为主，则爻词与卦同，如《屯卦》利建侯，而初爻亦利建侯。以卦上下体论，则爻词与卦不同，如《履卦》云，履虎尾不咥人，而六三则曰咥人是也。卦曰不咥人，《兑》三爻说体自与《乾》三爻健体相应也。爻曰咥人，六三一爻与上九一爻独相应，履虎尾而首应也。

《彖》通指一卦而言，则上九虎之首也，虎口实而合有不咥之象。爻专据一爻而言，则三为《兑》之上画也，《兑》口虚而开，故有咥人之象。

《屯卦》所主在初，卦曰利建侯，而爻于初言之。《蒙》卦所主在二，卦曰童蒙求我，而爻与五言之，五应二者也。

凡爻之词皆谓如是，则可以如是。若以然则时已变矣，尚何教诫乎？

爻象固随时而变，而二五多吉词以中也，初多疑词以始也。如《坤》之履霜坚冰至，非谓初即坚也，谓不辨则渐至耳。《蒙》之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师》之师出以律，失律则凶，皆两拟之词。上多决词以穷也，如《否》之上九倾否，《坤》上六其道穷也之类。三多凶四多惧，以处不中之位，在爻象之间往来多事也。然四词每胜于三，以惧则不至于凶也。

凡《彖》多言卦德，爻多论爻位。卦言感应之理，而六爻皆不纯乎吉何

也？卦合而言之，爻析而言之。天地盛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之全也。六爻之所感不同，感之偏也。

《革》六二为内卦之主，故卦词之己日见之于此，卦曰己日乃孚，爻曰己日乃革者，孚而后革也。

《丰》二之丰蔀见斗，四之丰蔀见斗，二爻之义相类，故其词同而皆终之以吉。有为之时明动必相济，然后有成。故初谓四为配主，四谓初为夷主。迭称主者，明动相须莫适为主。惟明者知求动以为主，动者知求明以为主故也。

《同人》卦词曰亨，初尚无咎，二则吝矣。统论一卦则二、五中正相应，所以亨。若论二之一爻，则是阴欲同乎阳矣，所以可羞。如《履卦·彖词》履帝位而不疚，至九五则贞厉，亦此意。

释乾坤六子义例第六

《说卦传》曰：“《乾》天也，故称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中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万物资始于天，犹子之气始于父也；资生于地，犹子之形生于母也。《坤》交于《乾》，求取《乾》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男。《乾》交于《坤》，求取《坤》之初画、中画、上画，而得长、中、少三女，以索之先后为长、中、少之次也。

一索再索三索，盖以三画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称”者，尊之词。“谓”者，卑之词。

《系词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此节是说《易》源头，总涵乾坤六子在内。盖天尊地卑定位也，卑高以陈则兼山泽等，皆是天动地静，山静水动，固有常矣。然有精气而无形质之物，其聚散作息亦有时，其流止晦明亦有度，则又兼雷风水火等，皆是类聚群分。总上通言之，皆论造化之体，至于天之象地之形，其阴阳互根则交易者也，其阴阳迭动则变易者也，以言变化则因体而及用矣。

《乾》之《彖词》不设象，《坤》则曰利牝马之贞，《乾》无分于先后，无择于西南东北，《坤》则不然，是为天道地道阳全阴半之分。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迫，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

又曰：“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悦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此卦位乃文王所定，所谓后天之学也。

《乾》居西北，父道也，父道尊严，严凝之气盛于西北，西北者万物成就之方也。《坤》居西南，母道也，母道在养育万物，万物之生盛于西南，西南者万物长养之方也。《坎》、《艮》、《震》方位次于《乾》者，《乾》统三男也。《巽》、《离》、《兑》方位夹乎《坤》者，《坤》统三女也。西北盛阴用事而阴气盛矣，非至健莫能与之争，故阴阳相迫曰战乎《乾》，而《乾》位焉，战胜则阳气起矣。

《系词传》曰“帝出乎《震》”一条，乃言八卦方位，显然明白，其余如卦气火候之属，皆汉儒附会，非圣人本法也。至宋康节邵子乃有所谓先天图者，于是谓《离》南《坎》北，此文王八卦之方位也。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为《泰》，《坎》、《离》交而为《既济》也。《乾》生于子，《坤》生于午，《坎》终于寅，《离》终于申，以应天之时也。置《乾》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用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应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尽于是矣。”

又曰：“《易》者一阴一阳之谓也，《震》、《兑》、始交者也，故当朝夕位；《坎》、《离》交之极者也，故当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阴阳犹杂也，故当用中之偏；《乾》、《坤》纯阳纯阴也，故当不用之位也。”

又曰：“《兑》、《离》、《巽》得阳之多者也，《艮》、《坎》、《震》得阴之多者也，是以为天地用也。《乾》极阳，《坤》极阴，是以不用也。”

《乾》统三男于东北，《坤》统三女于西南，此言可蔽后天图之全义。《周易·坤、蹇、解》诸卦，《彖词》皆可以此解释也。大抵先天则以东南为阳方，西北为阴方，故自阳仪而生之卦皆居东南，自阴仪而生之卦皆居西北也。后天则以北东为阳方，南西为阴方，故凡属阳之卦皆居东北，属阴之卦皆居西南也。然先天阳卦虽起于东，而其重之以叙卦气，则所谓《复》见天地心者，仍以北方为始。后天阳卦虽起于北，而其播之以合岁序，则所谓帝出乎《震》者，仍以东方为先。盖两仪原不可以偏废，必也参而互之，则造化之妙，

《易》理之精，可得而识矣。

岁始于东终于北，而西南在其间，后天图意主乎阳以统阴。故自《震》而《坎》而《艮》者，以阳终始岁功也；自《巽》、而《离》而《兑》者，以阴佐阳于中也。《震》阳生故值春生之令，以始为始也。《乾》则以终为始，而莫得其端，乃《传》所谓大始者也，所谓不可为首者也。《兑》阴成，故毕西成之事，阴功之终也。《坤》则致役以终事，而不居其成，乃《传》所谓作成者也，所谓无成而代有终者也。是故阳居终始而阴在中间，天地万物之至理。

《乾》、《坤》以德言之则健也，可与八卦并叙；以象言之则天也，地也，不可与六子分职也。是故以形体言谓之天，天地定位是也；以性情言谓之《乾》，《乾》君《坤》藏是也；以主宰言谓之帝，帝出乎《震》是也；以妙用言谓之神，神妙万物是也，其实一天也。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其实一太极也，以《乾》为主，而流行为八卦之功用。

《坎》、《离》天地之大用也，得《乾》、《坤》之中气。故《离》火居南，《坎》水居北也；《震》动也，物生之初也，故居东；《兑》悦也，物成之后也，故居西，此四者各居正位也。《震》属木，故《巽》亦属木，《震》阳木也，《巽》属阴木也，故《巽》居东南巳之位也；《兑》属金，《乾》亦属金，《兑》阴金也，《乾》阳金也，故《乾》居西北亥之方也；《坤》、《艮》皆土也，《坤》阴土，《艮》阳土，《坤》居西南，《艮》居东北者，所以均乎四时也，此四者分居四隅也。后天八卦以《震》、《巽》、《坤》、《兑》、《乾》、《坎》、《艮》为次者，《震》、《巽》属木，木生火，故《离》次之；《离》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兑》、《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以生木，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木又生火，八卦之用，五行之生，循环无穷，此所以为造化流行之序也。

后天之序，据太极既分之后，播五行于四时也。《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东方，《巽》东南次之；《离》火主夏，故为南方之卦；《兑》、《乾》二金主秋，故《兑》为正秋，《乾》西北次之；《坎》水主冬，故为北方之卦；土旺四季，故《坤》土在夏秋之交，为西南方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为东北方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旺也；水火各一者，以气旺也。《坤》阴土，故在阴地；《艮》阳土，故在阳地。《震》阳木，故正东；《巽》阴木，故近南而接乎阴。《兑》阴金，故正西；《乾》阳金，故近北而接乎阳。其序甚明。

《乾》、《坤》六子，初为气，末为形，中为精。雷风气也，山泽形也，水

火精也。

天地之有四时日月也，四时日月即天地，犹《易》之六子即《乾》、《坤》也。

《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坤》也者地也”，“《兑》正秋也”，“《坎》者水也”。《离》明以德言，八卦之德可推；《坤》地、《坎》水以象言，八卦之象可推；《兑》秋以时言，八卦之时可推，以互见也。夏而秋，火克金者也，火金之交有《坤》土焉，则火生土，土生金，克者又顺以相生；冬而春，水生木者也，水木之交有《艮》土焉，木克土，土克水，生者又逆以相克。土金顺以相生，所以为秋之克；木土逆以相克，所以为春之生。生生克克，变化无穷。

先儒有《乾》、《坤》不用之说，考以孔子之言，则《坤》曰致役曰致养，其为用莫大于是。至于《乾》曰战，则又所以著刚健之体，有以克胜群阴而主宰天命。八卦之用皆其用也，夫岂不用者哉？此圣人精意不可不表而出之者。

《坤·文言》述《坤》六三之义云：“妇道也，妻道也，臣道也。”盖《坤》于《乾》有妇道，有妻道，有臣道，独不云有子道，子道属之六子也，圣人《易》例之分明如是。《公羊传》曰：“臣子一例乃《春秋》之例，非《易》例也。”此治《易》者所当知耳。

释取象义例第七

《易》之初也，有象而未有卦，八卦既设而象寓焉。八重而六十四，圣人又观是卦有如是之象，则系之以如是之词。盖卦以象而立，象又以卦而现也。明吉凶者有是象，而吉凶之理已具系之词，而吉凶之象始明也。阴阳奇偶相交相错，顺则吉，逆则凶，当则吉，否则凶，因其顺、逆、当、否而系词，吉凶明矣。

卦中立象，有不拘《说卦》、《乾》马《坤》牛《乾》首《坤》腹之类者，有自卦情而立象者。如《乾卦》本马而言龙，以《乾》道变化，龙乃变化之物，故以龙言之。《朱子语录》云：“或问卦之象，朱子曰：‘便是理会不得，如《乾》为马而说龙，如此之类似不可通，殊不知以卦情立象也。’”

《咸卦》，《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相感之情莫如年之少者，故周公立爻象曰拇、曰腓、曰股、曰憧憧、曰腓、曰辅、颊、舌，一身皆感焉。盖《艮》上则感之专，《兑》悦则应之至，是以四体百骸从拇而上、自舌而下无往而非感矣，此则以男女相感之至情而立象也。

豚鱼知风，鹤知秋，鸡知旦，三物皆有信，故《中孚》取之亦以卦情立象也。又如《渐》取鸿者，以鸿至有时而群有序，不失其时，不失其序，于《渐》之义为切。又鸿不再偶，于文王卦词女归之义为切，此亦以卦情立象也。

有以卦画之形取象者，如《剥》言宅言床言庐，因五阴在下列于两旁，一阳覆于其上，如宅如床如庐，此以画之形立象也，《鼎》与《小过》亦然。

又有卦体大象之象，凡阳在上者，皆象《艮》、《巽》；阳在下者，皆象《震》、《兑》；阳在上下者，皆象《离》；阴在上下者，皆象《坎》。如《益》象《离》，故言龟；《大过》象《坎》，故言栋；《颐》亦象《离》，故亦言龟。又如《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取《噬嗑》火雷之意，以《中孚》大象《离》，而中爻则雷也。故凡阳在下者动之象，在中者陷之象，在上者止之象；阴在下者入之象，在中者丽之象，在上者悦之象。

又有以中爻取象者，如《渐卦》九三妇孚不育，以中爻二四合，《坎》中满也，九五三岁不孚，以中爻三五合，《离》中虚也；有将错卦立象者，如《履卦》言虎，以下卦《兑》错《艮》也；有因综卦立象者，如《井》与《困》相综，《巽》为邑，在《困》为《兑》，在《井》为《巽》，则为改邑矣。

有即阴阳而取象者，如《乾》为马，本象也，《坎》与《震》皆得《乾》之一画亦言马。《坤》为牛，本象也，《离》得《坤》之一画亦言牛，皆其类也。

有相因而取象者，如《革卦》九五言虎者，以《兑》错《艮》，《艮》为虎也，上六即以豹言之，豹次于虎，故相因而言豹也。故其象多是无此事此理，而只立其象。如金车玉铉之类，金岂可为车，玉岂可为铉？盖虽无此事此理，而爻内有此象也。《朱子语录》云：“卦要看得切，须是兼象看。但象失传了，殊不知圣人立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画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有爻变之象，有占中之象。如释卦名义有经卦德释者，有以卦象释者，有以卦体释者，有以卦综释者，皆言象也。”

圣人以象示人，有八卦之象，六爻之象，象形之象，爻位之象，反对之象，方位之象，互体之象，七者备而象穷矣。后儒之为伪象者，纳甲也，动爻

也，卦变也，先天也，四者杂而七者晦矣。

《易》之象有三，有本画自有之象，如奇画象阳，偶画象阴是也；有实取诸物之象，如《乾》、《坤》六子以天地雷风之类象之是也；有只是圣人自取象来明是义者，如白马翰如，载鬼一车之类是也。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以，其推之有所用，非敬为寓言也。然两汉诸儒必欲究其所从，则既滞泥而不通。王弼以来，直欲推其所用，则又疏略而无据。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缺其所疑之过也。且以一端论之，《乾》之为马，《坤》之为牛，《说卦》有明文矣。马之为健，牛之为顺，在物有常理矣。至于按文责卦，若《屯》之有马而无《乾》，《离》之有牛而无《坤》，《乾》之六龙则或疑于《震》，《坤》之牝马则当反为《乾》，是皆有不可晓者。是以汉儒求之《说卦》而不得，则遂相与创为互体、变卦、五行、纳甲、飞伏之法，参互以求而幸其偶合，其说虽详，然其不可通者终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附会穿凿，而非有自然之势。唯其一二之适然，而无待于巧说者为若可信，然上无所关于义理之本原，下无所资于人事之训戒，又何必苦心极力以求于此，而欲必得之哉？

一阳五阴之卦其立象也，一阳在上下者为《剥》为《复》，象阳气之消长也。在中者为《师》为《比》，象众之所归也。至于三四在二体之际，当六画之中，故以其自上而退处于下者为《谦》，自下而奋出乎上者为《豫》，此观画立象之本指也。

《易》之取象，自有定例。言建侯取《坤》象也，言行师取《震》象也。《屯》有《震》无《坤》，则言建侯而不言行师；《谦》有《坤》无《震》，则言行师而不言建侯。《豫》合《震》、《坤》成卦，故兼言之。

《咸》以人身取象与《艮卦》相类，但《咸》感《艮》止，感者动而止者静，故《咸》诸爻不如《艮》吉多而凶少。

《易》称近取诸身，独《咸》、《艮》二卦言之为详。

《咸》、《艮》皆以人身言，但所差一位，其差一位者，《咸》以四为心，故在五为背而上为口，《艮》以三为心，故四为背而五为口，其位皆缘心而变者也，二之腓兼股为一象，故与《咸》三俱言随。

《易》例凡言子言童者，皆初之象。

《易》之诸卦，皆言象取诸物以名卦者，《鼎》与《井》而已。《井》以木巽水，《鼎》以木巽火，二卦以养人为义，故皆以实象明之。

《大过》卦词以栋为象，而三四两爻以栋言；《小过》卦词以鸟为象，而初、上两爻亦以鸟言。栋之用在中，故于三四言之；鸟之用在翼，故于初上言

之。《易》取象之精妙如此。

《噬嗑》而言肤、腊肉、乾肺、干肉者，取颐中有物之象也。各爻虽取所噬之难易而言，然因各爻自有此象，故其所噬者因而为之象耳。

《噬嗑》九四，合一卦言之则为间者，以爻言则居近君之位，任除间之责者也。《易》之取象不同类如此。

大抵上下画停者，从中分反对为象，非他卦相应之例也。《颐》、《中孚》、《大过》皆然，而《坎》卦尤明，三与四对皆为栋象，上隆下桡也；二与五对皆为枯杨之象，上花下稊也；初与上对，初为藉用白茅之慎，上为过涉灭顶之凶也。

阳居阴中则为陷，阴居阳中则为丽，凡阳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动之象。阴在上者悦之象，在中丽之象，在下《巽》之象。

《易》之取象至为切当，如《需卦》，《乾》下《坎》上，初曰需于郊，郊广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也；二曰需于沙，则近于险矣；三曰需于泥，泥将陷于险矣，皆视《坎》水远近而为言也。

凡大象配两体之德者，皆先内后外，故山下有泽《损》，曰惩忿窒欲，窒欲主《兑》体言，惩忿主《艮》体言也。

《易》之立卦，其命名立象，各有所指。《鼎》、《井》无论矣，《大过》栋桡，《小过》飞鸟，若此类者，远取诸物也。《艮》背、《颐》颐、《噬嗑》颐中有物，若此类者，近取诸身也。

《兑》为泽，《离》为火，而《革·彖》曰水火何也？《坎》、《兑》一也，泽者水所钟，无水则无泽矣。《坎》上为云，下为雨。上为云者，泽之气也，下为雨则泽万物也。故《屯》、《需》之《坎》为云，《小畜》之《兑》亦为云。《坎》为川，《大畜》之《兑》亦为川。《坎》为水，《革》之《兑》亦为水。《坎》阳《兑》阴，阴阳二端其理则一，知此始可言象矣。

《小畜》之风在天上，《观》之风在地上，《涣》之风在水上，并无所阻，故皆言行。《蛊》之风则止于山下，为山所阻而不能条达，故《象》曰山下有风，不言行而言有。

《泰》与《否》皆取茅为象者，以群阳群阴同在下，有牵连之象也。《泰》之时则以同征为吉，《否》之时则以同贞为亨。

《系词传》叙十七卦取象皆曰盖，盖者疑之词也，言圣人创立其事，不必观此卦而成之，谓圣人作事立器，自然符合于此之卦象也，非准拟此卦而后成，故曰盖取。

《彖词》言侯者多取象于《震》，虞氏逸象以《震》为侯也，故《屯》、

《豫》、《彖》皆言利建侯。惟《晋卦》康侯取象于《坤》，《坤》有土有民，故有侯象，此亦变例也。

诸爻立象，圣人必有所据，非是自撰，但今不可考耳，到孔子方不说象。如见豕负涂，载鬼一车之类，到孔子只说群疑亡也，便见得上面许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后人解说便多牵强。

两雷、两风、两火、两水、两泽，皆有相往来之理。惟《艮》两山并立不相往来，此《艮》所以为止之象也。

《说卦》广八卦之象凡百十有二，其中有相对取象者，如《乾》为天，《坤》为地之类是也。上文《乾》为马，此则为良马、老马、瘠马、驳马；上文《坤》为牛，此则为子母牛。《乾》为木果，结于上而圆；《坤》为大舆，载于下而方。《震》而决躁，《巽》为进退，为不果，刚柔之性也，《震》、《巽》独以其究言，刚柔之始也。《坎》内阳外阴，水与月则内明外暗；《离》内阴外阳，火与日则内暗外明。《坎》中实，故于人为加忧为心病耳；《离》中虚，故于人为大腹。《艮》为阍寺，为指《艮》之止也。《兑》为巫为口舌，阴之说也。有相反取象者，《震》为大途，反而《艮》则为径路。《巽》为长为高，反而《兑》则为毁折。有相因取象者，《乾》为马，《震》得《乾》初之阳，故于马为善鸣，舂足、作足、的颡；《坎》得《乾》中爻之阳，故于马为美脊、亟心、下首、薄蹄、曳。《巽》为木，干阳而根阴也。《坎》中阳，故于木为坚多心。《艮》上阳，故于木为坚多节。《离》中阴而虚，故于木为科上槁。《乾》为木果，《艮》为木果蓏，果阳在上，果蓏阳上而阴下也。有一卦之中自相因取象者，《坎》为隐伏，因而为盗；《巽》而绳直，因而为工；《艮》为门阙，因而为阍寺；《兑》为口舌，因而为巫。有不言而互见者，《乾》为君，以见《坤》之臣；《乾》为圆，以见《坤》之为方。吝嗇者，阴之翕也，以见阳之辟；均者，地之平也，以见天之高。《离》而《乾》卦，以见《坎》之为湿；《坎》为血卦，以见《离》之气；《巽》为臭，以见《震》之为声。《震》为长子，而《坎》、《艮》不言者，于阳之长者尊之也；《兑》少女为妾，而《巽》、《离》不言者，于阴之少者卑之也。《乾》为马，《震》、《坎》得《乾》之阳皆言马，而《艮》不言者，《艮》止也，止之性非马也，他可触类而通矣。

《说卦》广八卦之象，虽至百十有二，然有前文所取而此反不备者，则非广也。意前为历代相传，而此则《周易》义例欤！

《易》中所取者虽虚象，然必天地间有此实事，非凭虚造设也。日中见斗甚而至于见沫，所取喻者，固谓至昏伏于至明之中，然以实象求之，则如太阳

食时是也，食限多则大星现，食限甚则小星亦现矣。

凡《易》言噬肤入腹，金车玉铉，均是虚象，无其物亦无其事。即如迁国、伐邑、出征及伏戎于莽等，亦不必事实只有此象有此理，爻词中类此甚多。

释取义义例第八

成卦之义，有取二体及二象而成者，如《屯》取动乎险中与云雷，《讼》取上刚下险与天水违行，《贲》则取山下有火，又取卦变柔来文刚，刚上文柔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体又取消长之义者，雷在地中《复》，山附于地《剥》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变为义者，风雷《益》兼取损上益下，山下有泽《损》，兼取损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复取爻之义者，《夬》之刚决柔，《姤》之柔遇刚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兼以卦形为象，取卦形为象者，山下有雷《颐》，颐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义也。

每卦六爻，各爻立词有以相因为义者，有以相反为义者。相反为义《复》卦其著者也，上迷复与初不远复相反，五敦复与三频复相反，独复与休复相似，休则比初，独则应初，十年不克征亦七日来复之反。

内外之卦有各取其义者，如《大畜》卦，内卦受畜以自止为义，外卦能畜以止之为义，独三与上居内外卦之极，畜极而通不取止义矣。又他卦取阴阳相应，《大畜》则取相畜，至各爻之取象，又因其义而不同。初九在初，阳之微者，四畜之称童牛，九二以刚居柔无势，五畜之称豮豕，九三纯《乾》，故为良马。

卦有取成卦之由为义者，如《讼》九二以刚自外来而成《讼》，二《讼》之主也，故言其所变之爻。若卦义不取成卦之由，则不言所变。《讼》卦词二乃善也，爻则以自下讼上为义，所取不同也。《讼》非善事乃不得已，安可终极其事，极则凶矣，故曰不可成。

六十四卦之成立，各有取义，而所取之义，又可以数义言之。例如，《大畜》以畜为义，而分为三，以蕴畜言畜德也，以畜养言畜贤也，以畜止言畜

健也。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此蕴畜之大者；养贤以及万民，此畜养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此畜止之大者。故《彖传》兼此三者而言。

八纯卦皆有二体之义，《乾》内外皆健，《坤》上下皆顺，《震》威震引断，《巽》上下顺随，《坎》重险相习，《离》二明断照，《艮》内外皆止，《兑》彼己相悦。

有从上下数爻中取义者，如《复》为五阴之卦，而六四一爻曰中行独复，以《复卦》五阴上下各二，而四居其中也。《剥卦》五阴上下各二，而三居其中，故谓之失上下也。

一阴一阳之卦，在下者为《复》、《姤》，在上者为《夬》、《剥》，其义主于消长也；在二五者，阳在二为《师》之将，在五为《比》之主，阴在二为《同人》之君子，在五为《大有》之君子，其义主于得位也；在三四者，阳在三则以刚行柔为劳《谦》，在四则以刚制柔为由《豫》，阴在三则以柔行刚为《履》，在四则以柔制刚为《小畜》，其义主于用事也。盖用事之爻在下者为行己之事，在上者为制人之事。

凡《易》中五上二爻，六五下上九则有尚贤之义，《大有》、《大畜》、《颐》、《鼎》是也。九五近上六则有比匪之义，《大过》、《咸》、《夬》、《兑》是也。

《萃》与《比》下体《坤》顺，同上体水泽不相远，惟九四一爻有分权之象，故元永贞言于五，《比》下无分权者，故元永贞言于卦义。各有在也。

《同人》之义以大同而不私为善，故卦之诸爻或比或应皆为同，于所近无大吉者。《彖》言同人于野，则能绝其私欤！而廓然大公，此其所以亨也。

凡成卦既取二体之义，又有取爻义者，复有列取卦变之义者，如《随卦》之取义尤为详备。

《随卦》以二体言之，《震》刚下《兑》柔，以卦画言之，刚爻下于柔爻，六十四卦中惟此一卦，此卦名为《随》之第一义也。其象则如以贵下贱，以多问于寡，所谓舍己从人者，其义最大，故其词曰元亨。

《观卦》以观示为义，据九五为主也。爻以观瞻为义，皆观乎九五也，初六阴柔在下，不能远见，童观之象，小人之道，君子之羞也。

他卦三不中多不善，二居中多善，而《观》以远近为义，故不然。诸爻皆观五，惟近者得之，六四最近，故可决于进，六三上下之间可进可退之地，故不必观五，观我所为而为之进退。

《坎》卦本以阳陷为义，至爻词则阴阳皆陷，不以阳陷于阴为义矣。二小

得五既平，是阳之陷为可出。初与三之入于坎窞，上之三岁不得，则阴之陷反为甚，《易》卦爻取义不同多如此。

六十四卦惟《蒙》、《比》以筮言，《蒙》贵初，而《比》贵原者，盖发蒙之道，当视其初筮之专诚显，《比》之道当致其原筮而谨审，所以不同也。

六爻之义，初常对上，二常对五，三常对四，细心观之则其义易明。如《蒙卦》初用刑以发之，上必于用兵以击之。二为包而接五，则五为童而巽二，三为见二而失身，则四为远二而失实。大约诸卦多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备于中爻也。

视欲正，视而不正则眇者；行欲中，行而不中则跛者也。故《归妹》初九不中则为跛，九二不中则为眇。《履》六三不中又不正，故眇兼焉。《归妹》、《履》皆《兑》下也，《易》之取义其精如此。

《否卦》始以内小人外君子为《否》之义，复以初六否而在下为君子之道，《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否之时在下者君子也。

《否》之三阴上皆有应，在否隔之时隔绝不通，故各爻均不取相应之义。

《剥》六三乃《复》六四之反对，其义相类。在《剥》取其失上下以应乎阳，在《复》则取其独复以从道。

《无妄》天德也，天德实，实则虚矣，故曰《无妄》言其虚也；《中孚》地德也，地德虚，虚则实矣，故曰《中孚》言其实也。惟《无妄》之主于虚也，故六爻之义皆贵乎无谋，望，作为之私，反是则有妄矣；惟《中孚》之主于实也，故六爻之义皆贵乎有诚心，实，德之积，反是则非孚。二卦之义实相表里。

凡大象皆别立一意，使人知用《易》之理，如《谦卦·象传》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此非君子谦德之象，乃君子治一世使谦之象也。《彖》与六爻无此意，而大象不就《谦》本义上言，别立一意，此其例也。

《彖词》释卦名义，《咸》与《兑》同，曰《咸》感也，《兑》悦也，圣人之旨微矣。《咸》之感无心，感以虚也；《兑》之悦无言，悦以诚也，与《恒》久也等卦释名之义异。

《损》之义有三，损已从人也，自损以益于人也，行损道以损于人也。损已从人徙于义也，自损益人及于物也，行损道以损于人，行其交也。各因其时，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损已从人，下体三爻取自损以益人。损时之用，行损道以损天下之当损者也。上九则取不行其损为义，九居损之终，损极而当变者也，以刚阳居上，若用刚以损削于人，非为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损，变而以刚阳之道，益于下则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

《节卦》六爻皆以泽水二体取义，泽者止水者，行节虽以止为义，然必可以通行而不穷，乃为节之亨也。初二两爻一在泽底，一在泽中，在泽底者水之方滞不出宜也，在泽中则当有蓄泄之道，不可闭塞而不出也。《兑》本《坎》体，中爻其主也，有《坎》之德可以流行，而变《兑》以为下流之塞，二适当之，故六爻之失时，未有如二者也。

《萃》以聚为义，故至卦终而犹赍咨涕洟以求萃；《涣》以离为义，故至卦终而遂远害离去以避咎。

《晋》、《升》、《渐》三卦，皆同为进义而有别。《晋》如日之方出，其义最优；《升》如木之方生，其义次之；《渐》如木之既生而以渐高大，其义又次之。观其《彖词》可以见矣。

凡《易》之义，阴阳有应者，则为君臣，为夫妇，取其偶配也。无应者则或为父子，或为等夷、或为嫡媵、或为妯娌，取其同类也。《小过》二五皆阴，有妯娌之配，无君臣之交，故取遇妯不及其君为义。

《易》爻取义，如《师》之五，长子帅师乃是本爻有此象，又却说弟子与尸何也？曰此假设之词也，言若弟子与尸则凶矣，此例与《家人》嗃嗃而断以妇子嘻嘻同。

《小畜卦》有二义，六四以一阴得位，体无二阴以分其位，故上下五阳皆应之，是小者能小有所畜也。三阳在下并进，四以一阴独当其路，是小有所畜也，此二义也。

更改之义有取于革者，革，鸟兽之皮也。鸟兽更四时则皮毛改换，《尧典》希革毛毯之类是也。六爻取象于牛虎豹者，以牛之皮至坚韧难以更革者也，以之系物则固，故《遁》六二之执用者似之；以之裹物则密，故《革》初九之巩用者似之。此不以更改为义，而以巩固为义也。

《易》中育德之义多取于山，《蛊卦·彖》曰君子以振民育德，《蒙卦》亦曰果行德，皆以《艮》言也。

《家人》名义独取于风火之卦者，凡《易》取义，上爻有父之象，故《蛊卦》下五爻皆曰父母，至上爻则变其文也。初爻有子之象，故《蛊》曰有子，《观》曰童观，《随》、《渐》曰小子，《中孚》曰其子，皆指初爻也。二为女正位乎内，母道也。五为男正位乎外，父道也。然必初上皆阳，然后父子之象备，又必三阳四阴各得其位，然后兄弟夫妇粲然于一卦之中矣。《彖传》先举二五始明其为男女之正，断明其为父母之严，以两爻为卦主也。然后悉推《家人》以切卦位，既以尽正家之义，又以见《家人》之象，推配于爻画者，独此卦为合也。

凡《易》义以刚中为善，而《既济》、《未济》皆善。柔中者《既济》，以内卦为主至外卦则向乎《未济》矣，《未济》亦以内卦为主，至外卦则向乎《既济》矣。亦犹《泰》之善在二，而《否》之善在五。

《观卦》阴盛而不言凶咎何也？曰：此卦取义不同，盖阴虽盛于下而九五之君乃当正位，故只取为观下之义，而不取阴盛之象也。

《象传》凡言义者，谓卦义也。《鼎·象传》曰失其义也，非谓己之所行失义，盖谓爻象无相应之义尔。《复》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解》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渐》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既济》曰曳其轮义无咎也，《小畜》曰复自道其义吉也，《贲》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明夷》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均谓揆之于义当然如此，无可疑惑也。

九五、六二之应同也，在《比》、《萃》则吉，在《同人》则吝，在《随》则系小子，而吝亦可知矣。所以然者，皆因卦义，而变卦义以刚下柔，柔必系之，故推之爻义而知其弗兼与也。

《易》未有一义明两卦者，《晋》进也，《渐》亦进何也？《渐》非进，以渐而进耳，故《彖》曰渐之进也，以别于《晋》之进升之进也。

《晋》以日之进言，与《升》、《渐》木之进不同，日出地上，其明进而盛，《升》、《渐》虽亦有进义而无明盛之象。

《大壮》九二贞吉，二虽以阳刚当《大壮》之时，然居柔而处中，是刚柔得中不过于壮，得贞正而吉也。或曰贞非以九居二为戒乎？曰：《易》取所胜为义，以阳刚健体当《大壮》之时，处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则有不正之戒，人能识时义之轻重，则可以学《易》矣。

《渐卦》六爻皆有女归之义，独于三五言妇者，阴爻则其为臣道妻道，不必言也。上九又处卦上，以为妻道则女之已老而非归者，以为臣道则臣之已退而非进者，既在卦义之外，则也不必言也。惟三与五既居高位又为阳爻，疑其无妇象也，故称妇焉。盖虽五位亦时以臣道妻道言，各随其卦义而已。

《小畜》九二牵复吉，五为《巽》体，《巽》畜于《乾》而反，与二相牵何也？曰：举二体而言则《巽》畜乎《乾》，就全卦而言则一阴畜五阳也，《易》随时取义皆如此也。

卦爻始立义既具，圣人别起义以错综之。如春秋前既立例，到后来画得全别另有意思，若依前例观之，殊失之也。

释阳九阴六义例第九

阳爻称九，阴爻称六，其说有二：一者《乾》体有三画，《坤》体有六画，阳得兼阴，故其数九，阴不得兼阳其数六；二者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老阴老阳皆变，《周易》以变者为占，故称九称六。所以老阳数九老阴数六者，以揲蓍之数，九过揲则得老阳，六过揲则得老阴，其少阳称七，少阴称八，义亦准此。

周公定爻，以阳为九阴为六，盖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一二三四五者，五行之生数也；六七八九十者，五行之成数也。生数者五行之发端，可以起数。成数者五行之结果，不可以起数。合天数一三五为九，故阳爻为九也。合地数之二四为六，故阴爻为六也。《系词传》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者此也。

阳曰九阴曰六者，河图洛书五皆居中，则五者数之祖也，故圣人起数止于一二三四五。参天两地而倚数，参天者，天之位三，天一天三天五也。两地者，地之位二，地二地四也。倚者，依也，天一依天三天五而为九，所以阳皆言九。地二依地四而为六，所以阴皆言六。一二三四五者，生数也。六七八九十者，成数也。然生数者，生之端倪。成数者，生之结果。故只以生数起之，过揲之数皆以此九六之参两，所以爻言九六也。

九六者，卦下阳爻阴爻之名。凡画卦自下而上，故以第一爻为初，第六爻为上，阳数九为老，七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阳爻为九。阴数六为老，八为少，老变而少不变，故谓阴爻为六。

《乾》初九，小象释之以阳在下。《坤》初六，小象释之以阴始凝。圣人欲明九六之为阴阳，故于《乾》、《坤》之初画言之。

九，阳数之盛，故以名阳爻；六，阴数之盛，故以名阴爻。

九者，老阳之数，动之所以占，故阳称焉。

六，阴爻之名，阴数六老而八少，故谓阴爻为六也。

阴爻称六，阴之盛也，八则阳生矣，非纯盛也。

古文《易》，上下本无初九初六及用九用六之文，故《左传》昭二十九年，蔡墨述《周易》，于《乾》初九则曰《乾》之《姤》，于用九则曰其

《坤》。说者谓初九初六，皆汉人所加，然夫子《十翼》于《坤传》曰六二之动，《大有·传》曰大有初九，《文言》曰《乾》元用九，《坤传》曰用六永贞。初九、初六、用九、用六之名，夫子时已有之，当不始于汉也。其九六之义，《系词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有天九地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以四九四六积算则为《乾》九《坤》六。又，十二律本于《易》，十一月黄钟《乾》初九也，黄钟为天统律，长九寸六分，林钟《坤》初六也，林钟为地统律，长六寸六分，《乾》九《坤》六，此九六之义也。

七八九六为天地之全数者，天地之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一二三四，得五，为六七八九。水火木金行于四时，五为土，居中央，旺四方，故天地之数，只有七八九六。七八十五，九六亦十五，二者合为一月之数；七八为春夏，九六为秋冬，四者合为一岁之周天；六地五日，有六甲辰，有五子，五六三十而天地之数毕。故知七八九六，为天地全数，而《易》之所用也。

蓍为阳，故云七。卦为阴，故云八。爻为变，故称九六。

释用九用六义例第十

爻词虽所以发明乎卦之理，而实以为占筮之用，故以九六名爻着，取用也。爻词动则用，不动则不用，卦词则不论动不动而皆用也，但不动者以本卦之《彖词》占，其动者则合本卦变卦之《彖词》占。如《乾》之六爻全变则《坤》，《坤》之六爻全变则《乾》也。先儒之说，以为全变则弃本卦而观变卦，而《乾》、《坤》者天地之大义，《乾》虽变《坤》，未可纯用《坤》词也，《坤》虽变《乾》，未可纯用《乾》词也，故别立用九用六以为皆变之占词，此其说亦善矣。以理揆之则凡卦虽全变，亦无尽弃本卦而不观之理，不独《乾》、《坤》也，故须合本卦变卦而占之者，近是如此。则《乾》变《坤》者，合观《乾》词与《坤》词而已。《坤》变《乾》者，合观《坤》词与《乾》词而已。但自《乾》而《坤》则阳根阴之义也，自《坤》而《乾》则顺而体健之义也。合观卦词者宜知此意，故立用九用六之词以发之。盖群龙虽现而不现其首，阳而根阴故也；永守其贞而以大终，顺而体健故也。此亦因

《乾》、《坤》以为六十四卦之通例。如《复》而《姤》则长而防其消可也，自《姤》而《复》则乱而图其治可也，固非《乾》、《坤》有此义而诸卦无之也，圣人于《乾》、《坤》发之，以示例尔。然《乾》虽不变而用九之理自在，故《乾》元无端即无首之妙也；《坤》虽不变而用六之理自在，故《坤》贞能安即永贞之道也。阴阳本自合德者，交易之机；其因动而益显者，则变易之用，学《易》者尤不可以不知。

用九用六当从欧公说，为揲蓍变卦之凡例。盖阳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纯阳纯阴而居篇首，故就此发之，此欧阳公旧说也。朱子又尝因其说而推之，以为凡得《乾》而六爻纯九，得《坤》而六爻纯六者，皆当直就此例占，其所系之词不必更看所变之卦，《左传》蔡墨所谓《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者，可以见其一隅也。

用九，言凡筮得阳爻者，皆用九而不用七，盖诸卦百九十二阳爻之通例也。以《乾》卦纯阳而居首，故于此发之，而圣人因系之词使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占之，盖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为如是则吉也。《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盖即纯《坤》卦词，牝马之贞，先迷后得，东北丧朋之意。

用九者处《乾》刚之道，以阳居《乾》体，纯乎刚者也。刚柔相济为中，而乃以纯刚，是过乎刚也。见群龙谓观诸阳之义，无为首则吉也。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

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处。

用九本是阳爻之通例，然于《乾卦》六爻之后发之，便是指《乾卦》六爻用九，此就《乾卦》论《乾卦》也。

一岁首春，一月首朔，似有首矣。然春即腊之底，朔即晦之极，浑浑全全，要之莫知所终，引之乌有其始，直无可为首，所谓天德也。用九者全体，天德循环不已，圣人之御天者此也。

用九者有变而无常之意，天道不是变换，焉能使春夏秋冬各有其限？圣人不是变换，焉能使仁义礼智各有其节？用九正天之准则不过处。

不曰《乾》爻用九，而曰《乾》元用九，统六爻而归之元也。亢而用变，正是贞之极而归于元，《乾》之所为终始相因而无首也。故曰《乾》元用九，可见《乾》道变化之则。

《文言传》曰：“《乾》元用九，乃见天则。”刚而能柔，天之法也。

《坤》用六言，凡筮得阴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亦通例也。以《坤》卦纯阴而居首，故发之，遇此卦而六爻俱变者，其占如此词。盖阴柔不能固守，变而为阳则能永贞矣，故戒占者以利永贞，即《乾》之利贞也。自《坤》而变，故不足于元亨云。

《坤》之用六，犹《乾》之用九，用阴之道也，阴道柔而难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贞固。

用六者，言《坤》之所用，用此众爻之六。《坤》是柔顺不可纯柔，故利在永贞。永，长也。贞，正也。言长能贞正也。

《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这只是说二者用变卦。

《坤》安贞变而为《乾》，则为永贞。安者顺而不动，永者健而不息。《乾》变《坤》刚而能柔，《坤》变《乾》虽柔必强，阳先于阴而阳之极不为首，阴小于阳而阴之极以大终。

用九无首是以《乾》入《坤》，盖《坤》者《乾》之藏也。用六永贞是以《坤》承《乾》，盖《乾》者《坤》之君也。

或疑无首之吉，刚而能柔则吉也。牝马之利，顺而能健则利也。刚而能柔与顺而健者，性体自是不同，而《春秋传》曰：《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何也？曰：《乾》变之《坤》，虽为《坤》之所为，然本自刚来，与本是《坤》者不同；《坤》变之《乾》，虽为《乾》所为，然本自柔来，与本是《乾》者不同。故《乾》无首之吉，终不可同于《坤》牝马之贞；《坤》永贞之利，终不可同与《乾》之元亨。圣人不教人即所变之卦以考其占，而别著自此至彼之象占者，正以其有不可同耳。

《周易》一书，无非《乾》、《坤》之用。《系词传》曰：“显诸仁，藏诸用。”又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盖用《乾》、《坤》以为诸易，故六十二卦皆无用字，而独于《乾》、《坤》二卦发之，此正《乾》、《坤》成列，用之为往来推易之法，《系词传》所谓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成章者以此，以诸卦从《乾》、《坤》来，《乾》、《坤》不从诸卦来也。夫首者，来也，先也，谓所生也。今以《易》之体言之，则《乾》、《坤》之生必有自来，而只以用言则刚柔相生，无有先于《乾》、《坤》者，故六子之生本于《乾》、《坤》不待言也。乃演卦之法，即从类聚群分以推至于极，则自《剥》、《复》、《临》、《观》、《否》、《泰》，以及于《姤》、《夬》，无非由《乾》、《坤》刚柔展转推易。而惟《乾》六爻则无所来，惟《坤》六爻则无所往。无来则无始，故曰无首。无往则无终，故曰永贞。此即《象传》之所谓天德不可为首与永贞以大终事者，是用九用六之法，即文王演《易》系词之法，所谓《易》以

易为义，不易者推《易》之始也。

用九用六，先儒以阳变阴，阴变阳为说，固属观象玩词，然《乾》以元为用，上亢几无元矣，用九所以复之于元，故曰《乾》元用九。《坤》阴以贞为体，上战几非贞矣，用六所以永之于贞，故曰利永贞。盖无极而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太极无形，阴阳有气，相资迭运，循环始终。《乾》元无所不统，《坤》贞无所不利，爻止上九上六，而复系之以用九用六者，正以明贞下起元之义。如子为十二辰之首，而子初仍属之前夜，是无首也；辰终于亥，而夜分直至子半是大终也。春始寅初，岁终丑末，无首大终之义，推之万事万物莫不皆然。此用九用六所以为《乾》、《坤》之妙蕴，非于六爻之外更有所加也。

用九犹言处此上九之法也，上九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到此何以处之哉？惟见群龙无首则吉，不见其首则阳变为阴，刚变为柔，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丧，不为穷实，不与时偕极，所以无悔而吉。故阳极则教以无首，阴极则教以永贞。盖居九而为九所用，我不用九，故至于亢；居六而为六所用，我不能用六，故至于战。用《易》存乎人，故圣人教之以此。

《乾》、《坤》之用九用六，何谓也？曰：《乾》爻七九，《坤》爻八六，九六变而七八无为。《易》道占其变，故以所占者名爻，不谓六爻皆九六也。及其筮也，七八常多而九六常少，有无九六者焉，此不可以不释也。六十四卦皆然，特于《乾》、《坤》见之，则余可推耳。

《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坤》用六利用贞，《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用九用六者，变卦之凡例也。言凡阳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阴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阳变为少阴，用六故老阴变为少阳，不用七八，故少阳少阴不变，独于《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诸卦之首，又为纯阳纯阴之卦也。圣人因系以词，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即此而占之。盖群龙无首，则阳皆变阴之象；利永贞，则阴皆变阳之义。

《乾·彖传》曰：“元亨利贞。”《坤·彖传》曰：“元亨，利牝马之贞。”此即用九用六之义也。《文言》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为圣人乎？”此申用九用六之义，所谓中庸也。《中庸》亦云，惟圣者能之。用九用六，言用九六不失其正也。

《易》称《乾》、《坤》，《乾》不独《乾》，《坤》不独《坤》，故著用九用六一条，《乾》用九兼《坤》，《乾》为首《坤》先迷，故无首吉。《坤》用六兼《乾》，《坤》为终，《乾》阳大，故以大终。

史墨举《乾》六爻曰：“其《坤》见群龙无首吉。”俗儒谓《乾》变《坤》，非也。爻有九有六，凡称九六者，阴阳之变。用九用六，六十四卦皆然，皆言变。故《乾》用九称其《坤》，则《坤》用六亦当云其《乾》也。其《坤》其《乾》者，言《乾》、《坤》六爻之变，非《乾》变《坤》，《坤》变《乾》也，自魏晋以来，诸儒皆不得解。

周以前《易》书名象，皆占七八，至文王始用九六，以变为占，改名为《易》也。《乾凿度》曰：“阳以七阴以八为象，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郑注云：“九六爻之变动者，《系词传》曰：‘爻者，效天下之动也。’然则《连山》、《归藏》占象，本其质性也。《周易》占变，效其流动也。”

释刚柔健顺义例第十一

阳成形之大者为天，阴成形之大者为地，可见不可就以《乾》、《坤》当天地。凡至健者皆为《乾》，凡至顺者皆为《坤》，此《乾》、《坤》所以足应万用，而《彖传》之言所以为专，以天道明《乾》义，以地道明《坤》义也。

《乾》健也，《震》、《坎》、《艮》皆得健之一体者也，《震》、《坎》、《艮》皆得《艮》之止健之为也。《坎》固陷矣，曰陷其象也，中实则其德也，陷而中有定主焉，非健何能之，止与动不异趣乎？曰：人之不摇于俗者止也，不纷于欲者止也，行止各当而主乎静，此固天下之至健也，此三男之德所以皆同乎德也。《坤》顺也，《巽》、《离》、《兑》亦皆顺之一体也。顺故无所不入，顺故能丽乎阳，顺故能说见乎外，三女之德皆母之德也。盖《震》得《乾》健之初，故其德主变动不居；《坎》得《乾》健中，故其德能历险而坚持有主；《艮》得《乾》健之终，故其德在于止而不迁，亦犹《巽》之入，《离》之丽，《兑》之说也。阳三卦由动而之静，阴三卦由内而之外，其理一也。动静互根，内外一致，此阴阳合撰之道也。

《易》言阴阳，只是卦象，与雷、风、水、火、山、泽，实为一例，观于全经《彖传》，于刚柔则卦卦言之，于阴阳惟《否》、《泰》二卦言之，此外六十二卦《传》无一字及之者。全经《象传》言刚柔者十四，爻言阴阳者惟《乾》、《坤》初爻《传》及之，此外三百八十二爻《传》亦无一字及之者，据此则阴阳只是卦象，其说为近。

《乾》只是健，《坤》只是顺；纯阳所以健，纯阴所以顺；至健者惟天，至顺者惟地。故言健顺，而天地之道尽矣。

《乾卦》本以象天，天乃积诸阳气而成，《乾卦》六爻皆阳画成卦也，不谓之天，而谓之《乾》者，天者是体之名，《乾》者体用之称，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物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

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

《易》中有《乾》、《坤》，有刚柔，有变化，此等名物皆非圣人凿空所为，不过据六合中所有者而模写出耳。

《乾》健不息，惟主生物，都无许多艰深险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顺承天，惟以成物，都无许多繁扰作为，故能以简而作成物。

《乾》健体而动，用故易；《坤》顺体而静，用故简，动静以阴阳之分言。然乾知大始而事付于《坤》，则始动而终静，《坤》从乎阳而作成物，则始静而终动。又《乾》知《坤》能，皆用之动也。《乾》易《坤》简，皆体之静也。又四德《坤》承乎《乾》，元亨皆动，利贞皆静，不可专以动属《乾》，元亨属《坤》也。

《乾》道主动，故《乾》道曰变化，变化者，动之象也。《坤》道主静，故《坤》道曰驯致，驯致者，静之象也。

夫子传卦有以卦德释之者，有以卦体释之者，卦德卦体皆以健顺言之也。卦体之说不外中、正、应三义，中者，健顺之中也；正者，健顺之正也；应者，健顺之应也。所谓凡卦皆自《乾》、《坤》二卦而来，此其义也。

《乾》画一实则主诚，《坤》画二虚则生敬，故《乾》九二言诚，《坤》六二言敬，诚敬二字始于包牺一画，而实天地自然之理也。

《乾》德刚，刚以体言，健以用言，刚则有立，健则有为。《坤》德柔，柔以体言，顺以用言，柔则能和，顺则能从。

柔不能以济事，虽得位得中，而必应乎《乾》乃可以亨，凡卦之以柔为主者皆然。《履》之六三，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小畜》之六四，不能以自亨，必曰刚中而志行乃亨。《大有》之六五，不能以自亨也，必曰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凡此皆柔为卦主，而其济也必称《乾》焉，此《乾》之所以为大欤！

大抵阳先阴后，阳施阴受，阳之轻清无形，而阴之重浊有迹也。

天文、地理、人事、物类，一刚一柔尽之矣，二者之外再无余物也。故凡刚者，皆柔之所推也；凡柔者，皆刚之所推也。而《易》卦中亦只是刚柔二

者而已，非刚则柔，非柔则刚，在刚皆柔之所推，在柔皆刚之所推。

《易》之为书，无非道阴阳，刚柔则阴阳之用也。故夫子特于《乾》、《坤》、《泰》、《否》四卦起其例，所以然者，以明此外三百八十二爻，无非道阴阳也。《泰》、《否》二卦《彖传》言阴阳者，以《泰》、《否》皆《乾》、《坤》合成二卦，亦犹之六十二卦不言用，而独于《乾》、《坤》之用九用六发其例，以见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乾》、《坤》之用也。

八卦虽八，实则阴阳二字而已。是故位虽定而气则通，势虽相迫而情不厌，明本一物也。

六十四卦独《乾》、《坤》、《泰》、《否》四卦言阴阳，《乾》、《坤》阴阳也，惟《泰》、《否》二卦内外皆得《乾》、《坤》之全体，故亦以阴阳言也。

凡卦之以阳为主而阳道胜者，皆大卦也；以阴为主而阴道胜者，皆小卦也。其原起于八卦之分阳分阴，故为举《彖》取材之例也。

凡阳之居内而得时者，皆为主也，《临》、《泰》之类是也；凡阴之居内而得时者，皆为主也，《遁》、《否》之类是也。凡阳卦居内而为主者治，阴卦居内而为主者乱，《泰》、《蛊》、《渐》、《归妹》之类是也。或不取内外而取上下以为贵贱，或不取先后而取尊卑以为倡随，或以阴为臣道而能顺阳为善，或以阴为君道而能应阳为美，要之其尊阳之意则一而已矣。夫子以八卦发凡，使人于六十四卦之义，推而通之也。

《乾》刚《坤》柔，定体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发生之气机一动，不可止遏屈挠，此又柔中之刚矣。《乾》动《坤》静定体也，《坤》固至静矣，用其承《乾》之施，陶冶万类，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静中之方矣。柔静者体也，刚方者用也。《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静专动直，是毫无私曲形容，“易”字最尽；静翕动辟，是毫无作为形容，“简”字最尽。“易”在直处见，坦白而无艰险之谓也，其本则从专中来；“简”在辟处见，开通而无阻塞之谓也，其本则从翕中来。

《坤》道至柔而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德则方，柔与刚相反，静与方疑似，静无形，方有体，静言其体则不可得见，方言其德则是其著也。

《坤》体中含《乾》阳，如人肺脏之藏气，故曰至柔。然气机一动而辟之时，《乾》阳之气直上而出，莫能御之，故曰刚，刚即六二爻词所谓直也。《乾》运转不已，而《坤》体蹇然不动，故曰至静。然其生物之德，普边四周无处欠缺，故曰方，方即六二爻词所谓方也。《乾》之九五，不徙刚健而能中

正，故为《乾》元之大；《坤》之六二，不徙柔静而能刚方，故为《坤》元之至。

刚以体言，健兼用言，中者无过不及，正者其立不偏，四者《乾》之德也。

或疑《乾》刚无柔，不得言中正者，不然也。天地之间本一气之流行，而有动静尔。以其流行之统体而言，则但谓之《乾》而无不包矣。以其动静分之，然后有阴阳刚柔之别也。

《坤》至柔而动也，刚《坤》只是承天，如天气一施，《坤》则尽能发生承载，非刚安能如此？

阴阳二字，总六位言也，六位之中分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柔刚二字总六画言也，六画之中奇画皆谓之刚，偶画皆谓之柔也。位无质，故以阴阳名之；画有质，故以柔刚名之。

阴阳并行而以阳为君，则所以归其权于君者，一矣；动静相循，而以静为主，则所以专其事于主者，一矣。何则？理一故也，故曰天下之动贞夫一。

性言其静也，情言其动也，物之动极必静，静极必动，故曰利贞者性情也。元起于贞，贞下盖有元继焉，动生于静，静中盖有动存焉。贞而元，静而动，终而复始，则生生之道不穷。若但言性而不言情，则止乎贞，纯乎静而已矣。为见贞下起元，静中有动之意，非生生不穷之道也。

《乾》、《坤》者刚柔之宗也，《乾》、《坤》定位，变化不穷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归于易简之理，所谓天有显道厥类维彰，万古不易者也。

《震》、《坎》、《艮》为阳卦，皆一阳二阴；《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故《系词传》曰：“阳卦多阴，阴卦多阳。”

少者多之所宗，一者众之所归。阳卦二阴，故奇为之君；阴卦二阳，故偶为之主。

《咸》内卦《艮》止也，何以皆说动？曰《艮》虽是止，然《咸》有交感之义，都是要动，所以都说动。卦体虽说动，然才动便不吉。《本义》云：“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而不宜动，此即以虚受人之理。”《大传》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程子曰：“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周子所谓主静，朱子所谓鉴空衡平，及先儒所谓无心之感者，皆谓此也。

自《震》而《艮》者，阳之由动而静也；自《巽》而《兑》者，阴之由静而动也。《坎》《离》在中间，《坎》则自动而向于静也，《离》则自静而向于动也。

《否》终则必倾，岂有长《否》之理，极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为

安，易乱为治，必有阳刚之才而后能也。故《否》之上九则能倾《否》，《屯》之是上六则不能变《屯》也。

《贲·彖传》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曰柔来而文刚，是以刚为主也。刚往文柔，必曰分刚上而文柔者，亦以刚为主也。故《本义》于柔文刚则曰阳得阴助，于刚文柔而不曰阴得阳助。盖一阴下而为《离》，则阴为阳之助而明于内。一阳上而为《艮》，则阳为阴之主而止于外，是知皆以刚为主也。

将言《归妹》之凶，而先言其本天地之大义，犹《姤》言柔遇刚之失，而又推本于天地相遇之正也。由此言之，阴阳原不可以相无，惟当慎之于始，以防其敝者，是《易》之道也。

凡卦以一阳为主者，《彖传》皆以刚言。《复》曰刚反，《豫》曰刚应，《师》、《比》曰刚中，《剥》曰变刚。《谦》主九三而《彖》不言刚者，《谦》无用于刚也，用刚则不能谦矣，三有刚而不用，此其所以为谦也。

《易》不曰阳阴，而曰阴阳，《系词传》所谓幽明死生鬼神，其阴阳之谓也。即天地而知幽明之故，即始终而知死生之说，即散聚而知鬼神之情状，皆先阴而后阳。故不曰阳阴，而曰阴阳。

阳至生息，故称实；阴主消损，故不得言实。《蒙·彖传》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盖指阳而言，与《泰·彖传》“翩翩不富，皆失实也”同。

阳为躁动，阴为静止，《晋卦》三五阳位以阴居之能节其动，故爻词不称晋而皆曰悔亡。

三百八十四爻，正静则吉，邪动则凶。故《困》三《解》上相反也，《噬嗑》之初上相反也，《否》五《鼎》四相反也，《豫》二《复》初相似也，《损》三《益》上相反也，其义皆统于《咸》之九四。故《系词传》曰天下何思何虑，以见理本无二。夫子特于此爻，举效动之例也。

凡卦阳刚皆胜阴柔，惟《旅》卦不然，二五皆以柔顺得吉，三上皆以阳刚致凶，六爻六五最善，二次之，上九最凶，三次之，九四虽得其处，姑足以安其身而已，而心仍有所不快。

《巽》与《兑》皆刚中正，巽说义亦相类，而《兑卦》词曰兑亨，《巽》曰小亨，何也？《兑》柔在外，用柔者也；《巽》柔在内，性柔者也，《兑》阳之为，而《巽》阴之为也，此《巽》之亨所以小。

《同人·彖传》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本义》、《程传》皆以《乾》为专指九五然，若专指二五之应，恐不得谓之同人于野矣，盖《乾》者阳爻之通称。

《坤》道至柔而其动则刚，《坤》体至静而其德则方，动刚故应《乾》不违，德方故生物有常。阴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后为得而主，利成万物，《坤》之常也。

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所处也，静者可久之道也。《恒》上六振恒凶，处卦之上，居动之极，以此为恒，无施而得也。

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佞邪之道也。故《乾》吉在夫首，《坤》利在永贞。

《乾》刚常动，《坤》柔常静，分阴分阳，迭用柔刚。《系词传》曰：“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此之谓也。

《易》道刚胜而柔危，故尚刚，道家则不然，乃曰刚强者死之徒，此儒与道之别也。夫子曰吾未见刚者，子路问强，圣门皆尚刚也。《易》曰：“《乾》，健也。”天道终日乾乾，是其刚也。

《益》六三，用凶事，有孚中行。在下而有为之道，固当有孚中行。又三阴爻而不中，故发此义。或曰三乃阴柔，何得反以刚果任事为义？曰：三质虽本阴，然其居阳乃自处以刚也，应刚乃志在乎刚也，居动之极，刚果于行也。以此行《益》刚果而何？《易》以所胜为义，故不论其本质也。

释阴阳变化义例第十二

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

柔变而趋于刚者，退极而进也；刚化而趋于柔者，进极而退也。既变而刚则昼而阳矣，既化而柔则夜而阴矣。六爻初、二为地，三、四为人，五、上为天。动即变化也，极，至也，三极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极也。刚柔相推，以生变化，而变化之极复为刚柔，流行于一卦六爻之间，而占者得因所值，以断吉凶也。

阴变阳为变，阳化阴为化。刚化而趋于柔，进极而退之象也；柔变而趋于刚，退极而进之象也。凡《象词》单言变者，化在其中矣。

刚推柔生变，柔推刚生化，《系词传》所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是也。刚柔相推，其在未成卦之初，则阳交阴阴交阳，如《彖传》刚来而得中之类是也。其在成卦之后，则阳变阴阴变阳也，如《小畜》上九变，而词有既雨之类

是也。

《杂卦传》首称《乾》刚《坤》柔，《乾》纯阳，《坤》纯阴也。其余六十二卦两两旁通，以此爻之阴对彼爻之阳。亦有阴阳两分，乃不纯乎阴阳，则视五之阴阳以为刚柔。刚通于柔，柔进为刚，刚则又通于柔，是为迭用柔刚。自柔而刚则为元为仁，自刚而柔则为利为义。《系词传》称刚柔者十一：“动静有常刚柔断矣”一也，“刚柔相摩”二也，“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三也，“刚柔者昼夜之象”四也，“刚柔相推变在其中”五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六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七也，“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八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用柔中”九也，“其柔危其刚胜邪”十也，“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十一也。相摩相推相易即迭用也，迭用柔刚故生变化。五刚则宜静，五柔则宜动，一动一静视乎五之刚柔。柔而用刚为进，刚而用柔为退，静动进退断于刚柔，故以刚柔为立本，刚在五为刚中，柔在五为柔中，柔中必变为刚中，故云其用柔中。用即更变也，惟柔中乃须更变，若已刚中则静而不动矣，此阴阳变化之大略也。

《系词传》以《乾》、《坤》贵贱、刚柔、吉凶、变化言，是待之阴阳，交易之体也；以雷霆、风雨、摩荡、鼓润、运行言，是流行之阴阳，变易之用也。

画卦之初，以一刚一柔与第二画之刚柔相摩而为四象，又以二刚二柔与第三画之刚柔相摩而为八卦，即成则又各以八悔卦荡于一贞卦之上，而一卦为八卦，八卦为六十四卦也。

《系词传》曰刚柔相摩，六十四之初，刚柔两画而已，两相摩而为四，四相摩而为八，八相荡而为六十四，此《易》卦之变化也。

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其未尝不一耶？由是观之，世之所谓变化者，未尝不出一，而两于所在也，自两以往有不可胜计者矣。故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之始也。

《乾》、《坤》至《履》历十变，阴阳之气一周也。

《咸》、《恒》十变为《损》、《益》，亦犹《乾》、《坤》十变为《否》、《泰》也。

《系词传》曰：“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卦虽六位而刚柔爻画往来如寄，故以虚言；或自上而降，或由下而升，上下无常也；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刚柔相易也。

《易》不可为典要，《易》不是确定硬本子。杨雄《太玄》排定三百五十

四赞当昼，三百五十四赞当夜，昼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轻重，凶之中又自分轻重。《易》却不然，有阳居阳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阴居阴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应而吉底，有有应而凶底，是不可为典要之书也。是有那许多变，所以如此。

既曰不可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为典要者，以刚柔之变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刚柔变易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尝不行于刚柔变易之中也。

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属。两间形象，其中有往有来，有隐有现，有荣有枯，有生有死，千变万化。所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易》中变化，则阴极变阳，阳极化阴也。

《系词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现矣。”谓日月在天成八卦，《震》象出庚，《兑》象现丁，《乾》象盈甲，《巽》象伏辛，《艮》象消丙，《坤》象丧乙，《坎》象流戊，《离》象就己，故在天成象也。在地成形，谓《震》竹、《巽》木、《坎》水、《离》火、《艮》山、《兑》泽、《乾》金、《坤》土。在天为变，在地为化，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矣。

天气属阳，地气属阴。《小畜》以阴畜阳，反以天气为阴地气为阳，何也？曰：以两仪之分言，则位乎下而气上腾者为阴，位乎上而气下降者为阳；自四象之交言，则阴之上腾者为阳，阳之下降者又为阴。此《蒙引》之说也，可以发朱子之所未发。

释消息盈虚义例第十三

《剥·彖传》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临·彖传》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丰·彖传》曰：“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系词传》曰：“变化者，进退之象也。”荀注云：“春夏为变，秋冬为化，息卦为进，消卦为退。”《易》之言消息盈虚者大率准此。

《说卦》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虞注云：“《坤》消从午至亥，上下故顺也；《乾》息从子至巳，下上故逆也。”

《泰卦》阳息而升，阴消而降。阳称息者长也，起《复》成《巽》，万物盛长也；阴言息者，起《姤》终《乾》，万物成熟，熟则给用，给用则分散，

故阴用特言消。《乾》者阳生为息，《坤》者阴死为消也。

重卦之名，取刚柔消长之义者，共十卦。十卦之中，刚长者五卦，柔长者五卦。其刚长柔长之序，皆自初、而二、而三、而四、而五，以次而加，取其渐次增长之义也。以刚长五卦言之，《彖传》言长者始于《复》，《复》者一刚之卦也。《彖》曰：“复亨，刚反。”此言复之时为刚德初反之时也。又曰：“利有攸往，刚长也。”其次为《临》，《临》者二刚之卦也。《彖传》曰：“《临》刚浸而长。”此言临之时，是刚当渐长之时。其次为《泰》，《泰》者三刚之卦也。《彖传》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君子指刚，小人指柔也。此言泰之时，是刚当长柔当消之时也。其次为《大壮》，《大壮》者四刚之卦也。《彖传》曰：“《大壮》者，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此《传》不明言长而两体纯刚，则刚之长不待言而义已明。其次为《夬》，《夬》者五刚之卦也，《彖传》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又曰：“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其言终者，盖过此则进而六刚为纯《乾》矣。以柔长之五卦言之，言长者始于《姤》，《姤》者一柔之卦也。《彖传》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又曰：“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其次为《遁》，《遁》者二柔之卦也。《彖传》曰：“小利贞，浸而长也。”盖以遁之时正柔当渐长之时也，与《临卦》相对故言浸长相同。其次为《否》，《否》者三柔之卦也。《彖传》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与《泰卦》相对，其义亦同也。其次为《观》，《观》者四柔之卦也。《彖传》曰：“大观在上，顺而巽。”既顺且巽两体纯柔，则柔之长亦不待言而自明矣，与阳卦《大壮》同例。其次为《剥》，《剥》者五柔之卦也。《彖传》曰：“剥，剥也，柔变刚也。”又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与阳卦《夬》相同，过此则进而六柔为纯《坤》矣。此十卦之外，五十四卦更无一字言及于长，亦无一字言及于消长也。

阴阳刚柔一也，而别言之何也？曰：观变于阴阳，近于造化而言；发挥刚柔，近于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见得小往大来，阴阳消长之意，爻里面便有包荒之类。

阳助阴多有功，阴助阳功不足。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则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类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则其功多不足，《屯》、《否》之类是也。

阳主进，阴主退。《乾》九三阳居阳，故曰乾乾，主乎进也；《坤》六四阴居阴，故曰括囊，主乎退也。

《复》者阴之极而阳之来也，《临》者二阳皆来而迫于阴也，故《复》亨，而《临》大亨。《复》不言利贞者，《复》是初阳之萌，无有不善，《临》则

二阳浸盛，易至放肆，故戒之也。

一阴穷于众上，以为无凶矣，而《夬》上六曰终有凶，防其后之词也；一阴伏于众下，未觉其凶矣，而《姤》初六曰见凶，察于先之词也。阴阳消息循环无端，能察于先即所以防其后，能防其后即所以察于先也。

以阴柔处《泰》之终，故不能保《泰》，而《泰》复为《否》；以阳刚处否之终，故率能顺《否》，而《否》复为《泰》。《否》、《泰》反复，天乎人也。

阴阳之消必待尽而后复生于下，而《剥》上九便有复生之义，何也？曰：上九居《剥》之极，只有一阳，阳无可尽之理，故明其有复生之义，见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上六言终有凶，《夬》者阳消阴，阴，小人之道也，故但言消亡耳。

程子曰息之训为生者，盖息则生矣，中无间断，《剥》之硕果不食，则便为《复》也。

《临》曰刚浸而长，《遁》曰浸而长也，而不曰阴。自《临》而长为《泰》，自《遁》而长为《否》，浸者，渐也，圣人之戒深矣。

天地交为《泰》，不交则为《否》。水火交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以治乱之运推之，《泰》、《否》其两端也，《既济》、《未济》其交际也，《既济》当在《泰》之后，而《否》之先，《未济》当在《泰》之先，而《否》之后。《泰》犹夏也，《否》犹冬也，《未济》犹春也，《既济》犹秋也。故先天之图《乾》、《坤》居南北，是其两端也；《离》、《坎》居东西，是其交际也。《既济》之义不如《泰》者，为其《泰》而将《否》也；《未济》之义优于《否》者，为其《否》而将《泰》也。是以《既济·彖词》曰初吉、终乱，即《泰》城复于隍之戒。《未济·彖词》曰汔济，濡其尾，无攸利，即《否》其亡其亡之心。

《姤》卦制阴之义，不取诸九四之相应，而取诸九二之相比者，阴阳主卦皆以近比者为亲切，而处之又有中有不中焉。故《复》六四之复亦不如六二休复之为美也。《夬》五近上，则有菟陆之嫌，《姤》二比初独不以阴邪为累乎？曰：《夬》之阴其势极矣，如病之既剧，如乱之已成，非有以除去之不可。《姤》则阴始生也，如病将发，如乱初萌，预防而早治之则不至于盛长矣。观乎不利宾之戒，未尝不以阴邪之渐驯为谆谆也。《诗》云：“敝笱在梁，其鱼鲋鰈，齐于归止，其从如云。”是不能制之，而使用宾之验矣。

《泰》之变为《既济》，《否》之变为《未济》，盖《既济》自《泰》而趋《否》者也，《未济》自《否》而趋《泰》者也。故《既济》爻词无吉者，

以其趋于《否》也；《未济》爻词多吉者，以其趋于《泰》也。《否》、《泰》者，治乱对待之理；《既济》、《未济》者，《否》、《泰》变更之渐也。

《剥卦》诸阳剥削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大之果，不见食，将见复生之理，上九亦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之理，变于上则生于下，无间可容息也，圣人发明此理，以见阳与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剥》尽则为纯《坤》，岂复有阳乎？曰：以卦配月则《坤》当十月，以气消息言则阳剥为《坤》，阳来为《复》，阳未尝尽也，《剥》尽于上则《复》生于下矣。故十月谓之阳月，恐疑其无阳也。阴亦然，圣人不言耳。

《剥卦》本为阴剥阳而阳凶，爻则以剥阳而见凶，故五则以顺上为无不利，三则以应上为无咎，而上则有硕果，得舆之象也。

《复》次《剥》明治生于乱，《夬》次《姤》明乱生于治，时哉！时哉！未有《剥》而不《复》，未有《夬》而不《姤》者。

《复·彖传》曰：“复亨，刚反。”言《剥》之一阳穷上反下而为《复》也。曰：“利有攸往，刚长也。”言《复》之一阳自下进上，为《临》为《泰》，以至之《乾》。以其既去而来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渐长也，故利有攸往。刚反言方复之初，刚长言已复之后。

《复》卦“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反复其道统言阴阳往来，其理如此。七日来复专言一阳往来，其数如此。

《损》、《益》盛衰若循环然，《损》而不已，天道复还，故必《益》；《益》而不已，则所积满盈，故必《夬》，此乃理之常也。《损》之后继以《益》，深谷为陵之意也。《益》之后继以《夬》，高岸为谷之意也。

《否》、《泰》之变皆天也，然《泰》变为《否》易，故于内卦言之；《否》变为《泰》难，故于外卦始言之。

进极必退，存极必亡，乃理势之自然也。知其如是，则随时变通而处，以是道之当然，有收敛而无施张，有舍弃而无系恋，如此则不至于有悔矣。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亨。明畜极而通之理，则知君子患屈之未至耳，不患其不伸也。

《泰》阴上阳下，《泰》终则复隍，阳反在上而《否》矣；《否》阳上阴下，《否》终则倾否，阴反在上而《泰》矣。

大抵《姤》、《复》之理，五月一阴生为《姤》，一阴生于内则阳气浮而在外矣。至于十月《坤》，阴气虽盛而阳气未尝息也，但在外耳，故十一月一阳生曰刚反，反者言反而归之于内也。十一月一阳生为《复》，一阳生于内则阴气浮而在外矣。至于四月《乾》，阳气虽盛而阴气未尝息也，但在外耳，故五

月一阴复生。天地虽分阴阳，只是一气，不过一内一外而已。一内一外即一升一沉、一盛一衰、一代一谢也。消息盈虚循环无端，所以言《剥》言《复》。

《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止必有进，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进也，所反亦进也，《渐》所以次《艮》也。

《未济》渐济，故虽九五之阴而亦有辉光。《既济》渐不济，故虽九五之阳，而必欲如西邻之杓祭。凡天地造化，富贵功名，类皆如此。

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消息者盈虚之方始，盈虚者消息之已成。消息盈虚四字皆以阳言，《复》者阳之息，《姤》者阳之消，《乾》者阳之盈，《坤》者阳之虚，《剥》阳消而将虚之时也。天行者，天道自然之运也，天运之使然，君子亦惟以是为尚，与天时行而已。

释阳大阴小义例第十四

阳主生息故称大，阴主消耗故称小。

《系词传》言，卦有大小。程《传》云：“大小即大往小来之大小。小，阴也，凶卦也。大，阳也，吉卦也。”

《坤·象传》曰：“用六，以大终也。”阳为大，阴为小，阴皆变为阳，《坤》体本小，变为《乾》则其用大，所谓大终也，言始小而终大。

《文言》曰，阴疑于阳必战，阳大阴小，阴必从阳，阴既盛极与阳偕矣，是疑于阳也，不相从则必战。

大小有作刚柔解者，不仅取阳大阴小之义，如《睽卦》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谓大事不吉小事吉也。《观》于《蹇》九五曰大蹇，可见其义。

《泰·彖传》曰：“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阴阳以体言、健顺以德言，君子小人以类言。内外释往来之义，阴阳、健顺、君子、小人释大小之义。

阳为大，阴为小，如《大有》、《大畜》、《大过》、《小过》皆以阴阳言也。《大有》一阴居尊，而为五阳所归，大非阴柔所能有，必冲虚不自满者能有之，六五明体而虚中，诸爻之有皆六五一爻之有，所以为《大有》，谓所有者大也。《大畜》诸卦俱作如是解。

《小畜》五阳一阴之卦，主《巽》之一阴则曰小，《大有》亦五阳一阴之卦，主《离》之一阴则曰大，何也？曰：《巽》之一阴在四，欲畜上下五阳，其势逆而难；《离》之一阴在五，而有上下五阳，其势顺而易。

《小畜》谓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阴故也。《彖传》以六四畜诸阳为成卦之义，不言一体，盖举其重者。

《小过》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在外，二阳在内，阴多于阳，小者过也。

卦有小大，看来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复》、《泰》、如《大有》、如《夬》之类，尽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过》之类，尽是不好底卦。所以谓卦有小大，词有险易，大卦词易，小卦词险，即此可见。

《遁》亨小利贞，占为君子能遁，则身虽退而道亨，小人则利于守正，不可以浸长之故而遂侵迫于阳也。小谓阴柔小人也，此卦之占与《否》之初二两爻相类。

《遁》小利贞，《本义》谓小人也。按：《易》中小字未有以为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与小贞吉之类，皆大小之小耳，但经文固无此例，以《彖传》推之，则是指小人而言，今当且依经而存《传》耳。

大小以《彖》言，如《大畜》、《小畜》、《大过》、《小过》是也。《屯》、《临》阳为主曰大亨，《旅》、《巽》阴为主曰小亨，亦此类也。至卦爻中言小者，《本义》或以小字当小人说，谓勉之以正，然不如《程传》说小者不可大之意。如《遁》之小利，谓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不可大贞而尚小利贞也。凡《易》中如《小畜》、《小过》用小利有攸往皆作如是解。

《随》六二系小子指初九也，阳大阴小，《易》例也。初阳爻而曰小，何也？对九五而言也，五亦阳而居尊位则二小矣。

阳大阴小此通例也，《随》小子失丈夫，丈夫谓九五，小子谓初九也。六三系丈夫失小子，丈夫谓九四，小子亦谓初九也，初九阳爻何以称小？曰有上下之别也，阳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此亦例外。

释阳淑阴慝义例第十五

《系词传》曰：“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

也。”古今言《易》者，曰阳为君子，阴为小人。盖以为善恶淑慝之称焉，岂知阴阳不可以相无？如有君不可以无民，乌有善恶淑慝之分哉？惟其君之道一而有统，则民之众翕然从令，岂非君子之道乎？若君子道二而多门，则民之卑各行其私，岂小人之道乎？善恶淑慝由此而生，吉凶治乱由此而起，盖自三画之卦而已具此象矣。以此例而推之，六画之卦则如《复》、《师》、《谦》、《豫》、《比》、《剥》一阳为主，皆君子之道也；《姤》、《履》、《夬》一阴为主，皆小人之道也。惟《同人》之二，《大有》之五，不以为小人者，以其居中，惟同乎阳有乎阳也。《小畜》之四亦不以为小人者，以其得位能畜乎阳也，究之以阳为主也。又以其义例变而通之，则不特一阴一阳者为主而已。

所谓阳淑阴慝者，岂阴诚慝哉？顺于阳则无慝矣；所谓扶阳抑阴者，岂阴必抑哉？有以化之斯不必抑之矣。《坤》之初六，所谓履霜坚冰，其大旨如此。推其源流，则尧、舜、禹危微之微，《大学》、《中庸》谨独之戒，与夫《春秋》名分之防，莫不相为表里，六十四卦言阴阳之际，皆当以是观之也。

《泰·彖传》曰：“内阳而外阴，内君子而外小人。”《否·彖》反其词，而所指周。《易》以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此其明例也。

阴之道非必小人也，其害阳则小人，其助阳成物则君子也，亦犹利非不善也，其害义则不善也，其和义则非不善也。

阳至四五而后言壮，《姤》一阴方长，即曰女壮勿用取女，可见君子小人之情不同，《易》之所以喜阳恶阴也。

《乾》下《坤》上，卦名曰《泰》，以天地交而二气通，就造化之本不可相无上取也；卦词曰小往大来，以内君子外小人而言，就淑慝之分上取也。

《泰》小往大来，《传》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大往小来，《传》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阳君子阴小人明矣。故《坤》卦词曰君子有攸往，君子谓《乾》阳也。《易》以阳为善为君子，阴为恶为小人，从来解《易》者皆不能易其说矣。然亦有不可泥者，朱子《语类》云：“以阴阳善恶论之，则阴阳之正皆善也，其诊皆恶也；以象类言之，阳为善阴为恶；以动静言之，则阳客而阴主。”又云：“阴阳之正皆善，其诊皆恶，即周子所谓刚善刚恶，柔亦如之类是也。”

有阳必有阴，有君子必有小人，必欲绝而去之有是哉？善养身者，化痰邪为气血；善治国者，化盗贼为良而已矣。

释扶阳抑阴义例第十六

孔子于《乾》、《坤》初爻，揭阴阳二字以明《易》之大义。《乾》初曰阳在下，《坤》初曰阴始凝，扶阳抑阴之意，已见于言词之表。

《彖词》一以重卦相交为义，于阴阳无抑扬也；二以卦体内外为义，于阴阳有抑扬矣。如《泰》、《否》二卦，内君子外小人之类。三以六爻消长为义，则更喜阳而恶阴矣。

《乾》、《坤》初爻提出阴阳二字，至《屯卦·象传》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则以阳为贵阴为贱，阳为君阴为民，阴阳之交益严矣。

《易》之名卦，以阳为主，在阳长之卦固主于阳而言，在阴长之卦亦主于阳而言，主于阳而言者，所以扶阳也。《观》为四阴之卦，不曰小壮而曰观，可见矣。曰：四阳之卦有曰《大过》，四阴之卦有曰《小过》者何也？曰：阴可以言过，而不可以言壮也。《大过》之四阳，过而居中，《小过》之四阴，过而居外，亦崇阳抑阴之意。

《文言》阴疑于阳必战，谓之曰战，阴与阳交战也。交战而独曰龙战者，是时阴处其盛，嫌于无阳也，故独称龙为战。若曰阴犯顺而龙战之云耳，以讨阴之义与阳不许阴为敌也。

《复》利有攸往，刚长也；《夬》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小人有一人之未去，犹足为君子之犹；人欲有一分之未尽，犹足为天理之累。必至于纯阳为《乾》，方为刚长乃终也。

《夬·彖》曰刚决柔，而《剥》曰柔变刚何也？君子之去小人，声其罪与天下共弃之，名正言顺，故曰决。小人之欲去君子，词不顺理不直，必萋菲浸润以侵蚀之，故曰变。一字之间，君子小人之情状现然矣。

《颐》与《大过》对者也，何不名为《小过》？《中孚》与《小过》对者也，何不名为《大过》？盖《大过》以四阳在中言，《小过》以四阴在外言，此是圣人内阳外阴之意。

《泰、否·彖》皆具三义：第一段以重卦上下为义，于阴阳二气无所抑扬，但贵其交而已；第二段以卦体内外为义，虽在内在外各得其所，要是重内轻外，则于阴阳有所抑扬矣；第三段以六爻消长为意，至此则全是好阳而恶

阴，以阳长阴消为福，则不止于抑扬而已。《否·彖》依此推之。大抵诸卦皆然，如《小畜》之《彖》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是统论六爻五阳一阴也。健而巽却以两卦言之，刚中而志行，又以九二、九五两爻之，故《彖》之义无所不备，不可以一说通也。

阴阳之义，以在人身者言之，则心之神明阳也，五官百骸阴也；以人之伦类言之，则君也、父也、夫也阳也，臣也、子也、妻也阴也。心之神明以身而运，君父之事以臣子而行，夫之家以妇而成，是皆天地之大义，岂可以相无也哉？然心曰大体，五官百骸则曰小体，君父与夫谓之三纲而尊，臣子与妻主于顺从而卑，有大小尊卑之辨，而顺逆于此分，善恶于此生，吉凶于此判矣。诚使在人身者心官为主，而百体从令。在人伦者，君父与夫之道行，而臣子妻妾所命焉。则阴乃与阳合德者，而何恶阴哉？

二阳为《临》，二阴为《遁》，《遁》者《临》之反对也。《临》之《彖》曰，刚浸而长，《遁》之《彖》则不曰柔浸而长，而止曰浸而长。

《贲》六二，贲其须，须阴血之象，而柔所以文刚者。然阴柔不能自动，必附丽于阳，如须虽有美，必附丽于颐也。大抵刚为质柔为文，文不附质，焉得为文？故二必贲其须以从三，五必贲于丘园以从上，圣人右质左文之意于此可见，而右阳左阴之义亦于此可见。

《观》卦有孚颙，若观者有以示人而为人所仰也。九五居上，四阴仰之，又内顺外巽，而九五以中正示天下，所以为《观》。或曰有孚颙，若谓在下之人信仰之也。此卦四阴长而二阳消，正为八月之卦，而名卦系词更取他义，亦扶阳抑阴之意。

扶阳抑阴之说，见诸他书而可以与《易》义相发明者，《公羊传》日食伐鼓义曰：“求乎阴之道也。”注云：“求，责也，此抑阴之义。”又曰：“充阳也，充，崇也，此扶阳之义。”

董子《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请雨，大水鸣鼓而攻社，大地之所为，阴阳之所起也。或请焉，或怒焉者何？曰：大旱者阳灭阴也，阳灭阴者，尊压卑也，固其义也虽大，甚拜请之而已。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逆节也，故鸣鼓而攻之，为其不义也。此亦春秋之为强御也。”

清人魏荔彤著《周易道解》，不信先儒扶阳抑阴之说，反复辩论，大意谓阴阳之中皆有过不及，皆有中正和平德，皆有美凶品，皆有邪正，非阳定为君子，阴定为小人，阴阳中皆有君子小人。阳之美德刚健，其凶德则暴戾；阴之美德柔顺，其凶德则奸佞。阴阳之君子俱当扶，小人俱当抑，阴阳二者一理一

气，调剂刚柔损益，过不及务期，如天地运化均平之时，此圣人前民之用，赞化之心，而《易》所以作也云云。其说甚辨，然观于《乾》、《坤》、《姤》、《复》之初爻，圣人情见乎词矣，荔彤究好为新论也。

释元亨利贞义例第十七

元亨利贞，文王所系词，以断一卦之吉凶，所谓《彖词》者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文王以为《乾》道大通而至正，故于筮得此卦，而六爻皆不变者，言其占当得大通，而必利在正固，然后可以保其终也。此圣人所以作《易》，教人卜筮，而可以开物成务之精意，余卦仿此。

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惟《乾》、《坤》有此四德，在他卦则随事而变焉。故元专为善大，利主于正固，亨贞之体各称其事，四德之义广矣大矣。

《乾》、《坤》之元亨利贞，诸儒俱作四德说，惟朱子以为占词，而与他卦一例，其言当矣。然四字之中虽只两意，实有四层。何则？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贞，正而固也。人能至健则事当大通，然必宜于正固，是占词只两意也。但《易》之中有言小亨者矣，有言不可贞者矣，一时之通其亨则小，惟有大者存焉，而后其亨乃大也，是大在亨之先也。轻轻之固固则非宜，惟有宜者在焉，而后可以固守也，是宜在贞之先也。其在六十四卦者皆是此理，故其言元亨者，合乎此者也。其但言亨或曰小亨者，次乎此者也。其言利贞者，合乎此者也。其言不可贞勿用，或曰贞凶后贞吝者，反乎此者也。《乾》、《坤》诸卦之宗，则其亨无不大，而其贞无不宜，文王系词备此四字。故孔子推本于天之道，性之蕴，而以四德明之，实所以发文王之意，且以为六十四卦详略偏全之例。非孔子之说异乎文王之说，又非其释《乾》、《坤》之词，独异乎诸卦之词也。

元亨利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与诸卦一般，至孔子作《彖传》、《文言》，始以《乾》、《坤》为四德，而诸卦自如其旧。二圣人之意非有不同，盖各是发明一理耳。

文王元亨利贞之系，只是个占词，原无他意，夫子赞《易》则专以天道

来发明《乾》义。又将元亨利贞之词，分为四德，以发明《乾》义，以天道明《乾》义，他无所见，只在析元亨利贞为四德上见得。

元亨利贞本旨在卦词者，与诸卦一般，至夫子分为四德而后世之言天道者因之，此夫子所以为道德之宗也。又如仁字首见于《尚书》，只作爱人说，至夫子始作心德说，以此立教，仁道始行于世。

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

元为善长，故能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亨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不言信者，信主土，土居中宫，分旺四季，水火金木非土不载。

《大有·彖》曰：“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非《大有》之义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善者与不能亨者有矣。诸卦具元亨利贞，则《彖》皆释为大亨，恐疑与《乾》、《坤》同也。不兼利贞，则释元亨，尽元义也，元有大善之义。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蛊》、《升》、《鼎》也，惟《升》之《彖》误随他卦，作大亨曰。诸卦之元与《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为元始之义，为首出庶物之义，他卦则不能有此义，为善为大而已。曰：元之为大可矣，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岂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后有败，败非先成者也；兴而后有衰，衰固后于兴也；得而后有失，非得则何以有失也？至善恶、治乱、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

《乾·文言》释元亨利贞，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贞，《乾》以君之，所生在元也；《坤·文言》则首释利牝马之贞，自贞而利，利而亨，亨而元，《坤》以藏之，所主在贞也。由此观之，亦变足以见《乾》、《坤》二卦，首尾义互之妙，先儒所谓贞下起元之义，即此可以类推矣。

《屯卦》以下释元亨利贞，用文王本义何也？曰：《乾》元亨利贞，至孔子方作四德说，后人不知，将谓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说，非也。如《屯卦》所谓元亨利贞者，以其能动，虽可以亨，而在险则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谓四德也。故孔子释此《彖词》只曰动乎险中大亨，贞，是用文王本意释之也。

卦具元亨利贞之文者，《乾》、《坤》之外尚有《屯》、《随》、《临》、《无妄》、《革》五卦。《彖传》于《屯》、《随》两卦，皆言大亨贞，不释利字义也，于《临》、《无妄》、《革》三卦，皆言大亨以正，亦不释利字义也。《乾》、《坤》两《彖传》于元亨二字皆分晰言之，利贞字皆不分晰，而合释之皆不以利贞为两事明矣。至全经中言利者一百十九，未有不训为宜者，言利贞者三十八，未有不训为宜于正固之义。又《坤》卦经文“利牝马之贞”，与各卦经文，“利幽人之贞”，“利武人之贞”，“利于不息之贞”，文法正同也。

自《乾》以下，《屯》、《随》、《临》、《无妄》、《革》，凡七卦皆曰元亨利贞，除《坤》外皆一阳居下，盖阳德方动，渐当亨通，未有不利在贞固者也。

《易》之言元者二十四卦，《乾》、《坤》、《屯》、《讼》、《比》、《履》、《泰》、《大有》、《随》、《蛊》、《临》、《复》、《无妄》、《大畜》、《离》、《睽》、《损》、《益》、《萃》、《升》、《井》、《革》、《鼎》、《涣》。

《传》之释元也，一则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一则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元之义为始，自《乾》六爻依序推之，初、三、五已定，所动而行者二、四、上也。《乾》二之《坤》为始，《乾》四之《坤》初应之，《乾》上之《坤》三亦应之，《乾》为天，独天不生，必有以治而理之。统者，治也，理也。诸卦之生生始于《乾》二之《坤》五，故《乾》元为资始，凡六十四卦之生皆从八卦而起，而八卦之生则从《乾》二之《坤》五而起，初、四、三未行而二、五先行，乃谓之元。盖八卦始于《乾》、《坤》，六十四卦生于八卦，其行也，以元亨利贞而括其要，不过元而已。

凡卦具元亨利贞四德者，元字惟《乾卦》释作始，余则均释作大，惟始故大也。他卦不释为始者，避《乾卦》以明有独尊也，若只具元亨二德者则仍释作始字，大与始非有二义也。

《易》卦之占，亨多，元亨少；爻之占吉多，元吉少，元亨大善而亨，元吉大善而吉也。人之行事善百一，大善千一，故以元为贵，然兹事也，请论心之初善不善，皆自念虑之微处充之，即是此善之最大处。盖有毫之不善，非元也；有一息之不善，非元也。

《彖》言亨者四十卦，《乾》、《坤》、《屯》、《蒙》、《需》、《小畜》、《履》、《泰》、《同人》、《大有》、《谦》、《随》、《蛊》、《临》、《噬嗑》、《贲》、《复》、《无妄》、《大过》、《坎》、《离》、《咸》、《恒》、《遁》、《损》、《萃》、《升》、《困》、《革》、《鼎》、《震》、《丰》、《旅》、《巽》、《兑》、《涣》、《节》、《小过》、《既济》、《未济》。爻立亨者三卦，《否》初六，六二。

《大畜》上九，《节》六四。

元亨利贞乃上下经之纲领，魏晋已后注《易》者皆不得其解。按《革·彖词》曰：“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虞翻注云：悔亡谓四也，四失正，动得位，故悔亡。《离》为日，孚谓《坎》四动体，《离》五在《坎》中，故己日乃孚，已成《既济》。《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故元亨利贞悔亡与《乾·彖》同义。又《乾·文言》曰：“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荀爽注云：“《乾》升于《坤》为云行，《坤》降于《乾》为雨施，《乾》、《坤》二卦成两《既济》，阴阳和均而得其正，故曰天下平也。”是汉已前解四德者，皆以《既济》为言。庄三年《谷梁传》曰：“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然后生。”《乾凿度》曰：“天地不变，不能通气。”郑玄注云：《否》卦是也。又曰：“阴阳失位，皆为不正。”注云：初六阴不正，九二阳不正。故虞翻注下系云：《乾》六爻，二、四、上非正，《坤》六爻，初、三、五非正。盖《乾》必交《坤》而后亨，爻必得位而后正，若四德起谓纯《乾》独阳不生，不可言亨，二、四、上爻不可言贞，既非化育之常，又失用九之义。原其所以，因汉末术士魏伯阳《参同契》用《坎》、《离》为金丹之诀，后之学者微创异说，讳言《坎》、《离》，于是造皮肤之语，以释圣经微言，既绝大义尤乘。殊不知圣人赞化育，以天地万物为《坎》、《离》，何嫌何疑而讳言之乎？今幸东汉之《易》犹存，荀、虞之说具在，用申师法以明大义，以溯微言，两千年绝学庶几未坠，其在兹乎！

《乾·彖》曰：“大哉乾元！”阳称大，六爻纯阳，故曰大。《乾》者纯阳，众卦所生，天之象也。观《乾》之始，以知天德，惟天为大，惟《乾》则之，故曰大哉。元者气之始也，《坤·彖》曰：“至哉坤元！”谓《乾》气至《坤》，万物资受以生也。《坤》者纯阴配《乾》，生物亦善之始，地之象也，故又叹言至美。

《鼎》卦词曰元亨利贞，《程传》云：“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只当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复只云元亨，其羨明矣。”卦自元亨外无余词，惟此卦与《大有》而已。

卦词中言亨者四十卦，惟《萃卦》再言亨，而《彖传》中只一见，故马、郑、陆、虞等本，皆以萃字下亨为羡文，而程《传》从之是也。爻之言亨于否，明初、四应二、五为亨，至《困》之九二，《升》之六四，《益》之六二，《随》之上六，《大有》之九三，借亨祀以明亨字，另是一例也。

《巽》小亨，亨之所以小者，如《蛊》则坏极而更新之，故其亨大。《巽》则修弊举废而已，观卦爻庚甲之义可见矣。

孔子只说义之和为利，不去利上求利，只义之和处便是利。又义者行宜之谓，处物得其宜，不逆万物即所谓利，此解释利为四德之一，否则利字当属联下贞字解矣。

元亨贞之间必合利以成四德，《乾·彖传》以《乾》道变化为利。《文言传》云：“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又云：“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系词传》赞利字最详，既云变而通之以尽利，又云变动以利言。既云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又云情伪相感而利害生，于《益》云益以兴利，于《解》上六云，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凡三引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而揭其要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故尽利也。

《易》言利有攸往十二，《复》、《恒》、《大过》、《损》、《益》、《夬》、《萃》、《巽》、《贲》、《小畜》九三，《损》上九，《无妄》六三；言不利有攸往者二，《剥》、《无妄》；言利涉大川者九，《震》、《同人》、《蛊》、《大畜》、《益》、《涣》、《中孚》、《颐》上九，《未济》六三；言不利涉大川者一，《讼》；言利见大人者七，《讼》、《蹇》、《乾》九二、九五，《萃》、《巽》、《蹇》上六；言无不利者十三，《坤》六二，《屯》六四，《大有》上九，《谦》六四、六五，《临》九二，《剥》六五，《大过》九二，《遁》上九，《晋》六五，《解》上六，《鼎》上九，《巽》九五；言无攸利者十，《归妹》、《未济》、《蒙》六三，《临》六三，《无妄》上九，《颐》六三，《恒》初六，《大壮》上六，《革》六三，《归妹》上六。于不利有攸往知利有攸往之所以利，于不利涉大川知利涉大川之所以利，于无攸利知无不利之所以利。总之，能变通则无不利，不能变通，无论得失存亡，皆于不利而已。

经之言贞必连于利，利而贞则吉，不利而贞则凶耳。如《屯》、《蒙》、《随》、《临》、《无妄》、《大畜》、《恒》、《离》、《大壮》、《损》、《萃》、《小过》、《中孚》、《涣》、《兑》、《渐》、《革》皆称利贞。《坤》用六称利永贞，《家人·彖》、《观》六二称利女贞，《屯》初九称惠居贞，《明夷·彖》、《大畜》九五、《噬嗑》九四称利艰贞，《同人》称利君子之贞，《坤》称利牝马之贞，《归妹》九二称利幽人之贞，《巽》初六称利武人之贞，《升》上六称利于不息之贞，《遁》、《既济》称小利贞，此皆其吉者。若《否》之下利君子贞，则其凶者矣。

诸卦多有利贞字，而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为之戒者，有其事以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乃以其贞也。所谓涉不正疑而为之戒者，如《损》

之九二是也，处阴居悦，故戒以宜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贞也，《渐》是也。言女之所以吉，利于如此贞正也。盖其所固有，非设戒之词也。

言利者多连下贞字解，犹言利在贞正也。惟《坤卦》利与贞分用，《坤·彖词》云：“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利言先阴则有迷错之愆，后阳则得所主而利矣。盖西南阴方，得朋则丧主，无以成功，东北阳方，丧朋则得主，乃与《乾》合德也。阴以从阳为贞，安其贞而守正，吉可知矣。盖西南者《巽》、《离》、《兑》三卦，皆以阴主事，阴与阴为同类，故得朋而迷。东北者《震》、《坎》、《艮》三卦，皆阳主事，阴与阳不同类，故丧朋而终有庆也。

经之言永贞吉者七，《坤》用六，《比·彖》、《萃》九五，《贲》九三，《益》九二，《小过》九四，《艮》初六；言贞吉者二十四，《需·彖》、《需》九五，《比》六二，《履》九二，《否》初六，《谦》六二，《豫》六二，《随》初九，《临》初九，《颐·彖》，《咸》九四，《大壮》九二、九四，《遁》九五，《晋》初六，《家人》六二，《解》九二，《损》上九，《姤》初六，《旅·彖》，《巽》九五，《未济》九二、九四、九五；言安贞吉者二，《贲》九三，《益》六三；言居贞吉者二，《颐》六五，《革》上六；言贞大人吉，贞丈人吉者各一，《师·彖》、《困·彖》；言贞凶者九，《师》六五，《随》九四，《颐》六二，《恒》初六，《巽》上九，《节》上六，《中孚》上九，《剥》初六、六二，《屯》九五曰：“小贞吉，大贞凶。”《恒》六五曰：“贞，妇人吉，夫子凶。”贞之为言正也，正则有吉、有凶、有可正、有不可正之别。

贞吉有二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则吉者。如《需》之贞吉，得正则吉也。《屯卦》九五小贞吉大贞凶，《本义》谓处小事则正而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不免于凶。先儒谓《周礼》有大贞，谓大卜如迁国立君之事。五处险中，不利于有所作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其曰小贞吉大贞凶，犹《书》所谓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也。

可贞与利贞不同，可贞谓其所处可贞，固守之，利贞谓利于贞也。

贞正而固也，曰利贞则训正字而兼固字之义，曰不可贞则专训固字而无正字之义。《无妄》九四可贞，阳刚健体下无应，与可贞正守之，而其占不可有为也。

《蛊》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曰不可贞所以戒占者，《传》曰得中道，则是本爻象言其能不至于贞者也，贞则非中道矣。

正字不能尽贞之义，须作正固说，其义方全。正如孟子所谓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又有所谓不可贞者，只是不可以为正而固

守之。

物既始则必亨，亨则必利，利之极心复于元，贞者元之复也，故曰德总以一言曰《乾》元，又曰《乾》始而四德在其中矣。以八卦言之《震》其元也，故为出；《巽》则既出而将相见也，故为齐；《离》则其亨也，故为相见；《坤》则既相见而将利之也，故为役；《兑》则其利也，故为悦；《乾》则既悦而将入于贞也，故为战；《坎》则其贞也，故为劳；《艮》自贞而将出为元也，故为万物之所终始。合而言之，曰太极，而八卦备矣，其《乾》之谓乎！

《乾》既大矣，《坤》能配乎《乾》而与之齐，是《乾》之大《坤》亦至焉，故曰至哉！盖《乾》以元施而《坤》受之，即为《坤》之元，非别有元也。

卦词之下系以亨吉等语，均以卦之才德言之。有卦名自有其义者，如《比》吉、《谦》亨是也；有因其卦义便为训者，如《师》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如《大有》元亨是也。

卦占有曰元吉有曰元亨，《泰卦》之最善者也，而不云元吉元亨何也？时有汗隆，治有大小，虽《泰》岂一概哉？言吉亨则可包矣。

《易》卦词直言元亨，更无他词者，惟《大有》与《鼎》二卦，皆以尚贤养贤为义，《鼎》卦词曰元吉亨，朱子《本义》谓吉字衍文是也。

《遁卦》小利贞之义，说各不同，据《义例》则似《传》说为长，盖至于三阴之否，则直曰不利君子贞矣。《遁》犹未至于否，但当逊避以善处之，不可过甚，以激成其势，故曰小利贞也。

《遁》者阴长阳消，君子遁藏之时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则为亨，故《遁》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遁而亨者，虽小人道长之时，君子知几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齐与时消息，无必同也，阴柔方长而未至于甚盛，君子尚有迟迟致力之道，不可大贞而尚利小贞也。

《萃》九五居尊，以萃群阴，与《比》略同，卦象泽上于地与《比》水上于地亦略同也。故其元永贞之词亦同，元永贞悔亡即所谓厚簋元永贞无咎也。

《革》九三与上六皆曰征凶，而有贞厉贞吉之殊者。三之征凶，戒其不可妄动也；上之征凶，谓事之已革者，不可复变也。三当革而未革，故守贞则厉；上已革而当守，故居贞则吉。三《革》道未成，上《革》道已成故也。

他卦亨字，《本义》例以为占，惟《坎卦》则曰中实，为有孚心亨之象。盖他卦，事之亨也，此心之亨也。阳实有孚之象，阳明心亨之象。

释德义例第十八

刚柔中正不中正之谓德，刚柔各有善不善，时当用刚则以刚为善也，时当用柔则以柔为善也。惟中与正则无有不善者，然正犹不如中之善，故程子曰：“正未必中，中则无不正也。”六爻当位者未必皆吉，而二五之中则吉者，独多以此故尔。

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尽于八卦，而《震》、《巽》、《坎》、《离》、《艮》、《兑》，又总于《乾》、《坤》。曰动、曰陷、曰止，皆健的意思；曰入、曰丽、曰悦，皆顺的意思。圣人下此八字极状得八卦性情，尽性情即所谓德也。

健者，始于动而终于止；顺者，始于入而终于悦。阳之动志于得所止，阴之入志于得所悦。

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随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者，不同者《革》、《渐》是也，随卦可见。《晋》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晋》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顺乎大明，无用戒正也。

《乾》为天道，而《彖》之元、亨、利、贞则其德，爻之潜、见、跃、飞则其义。以一卦而统言之，所谓和顺也，就六爻而言之，所谓理也。

《乾》之德行，恒为易略，不有艰难，以此之，故能知险之所兴，若不易则为险，故行易以知险也。《坤》之德行，恒为简静，不有繁乱，以此之，故知阻之所兴，若不简则为阻，故行简以知阻也。

八卦惟《兑》为至弱，惟《乾》为至健，以至弱者而蹶于至健者之后，自是危机，故独以《履》名卦，而《彖传》复取其德，而谓之履虎尾不咥人。

习坎更试乎至难也，八卦《乾》健、《坤》顺、《震》动、《艮》止、《离》明、《坎》险、《巽》入、《兑》悦。惟险非吉德，君子所不取，故于《坎》也，独以习坎为名，更试重险，乃君子所有事也。

凡卦皆有主爻，皆具本卦之德。如《乾》九五具《乾》之德，故为天德之爻。《坤》六二具《坤》之德，故为地道之爻。《屯》以初九为主，故爻词全类卦词，其曰磐桓利居贞，则勿用有攸往也，又利建侯，无可疑矣。

阴以在下为正，阳以在上为正，故二五皆中，而《乾》之天德独以属五，《坤》之地道独以属二。下非阳之位，故《乾》之九二为在下，而有阳德者；上非阴之位，故《坤》之六五为在上，而秉阴德者。

《彖传》中凡称卦德，皆先内而后外，而其文义又各不同。其曰而者两字并重，如《讼》之险而健，既险又健也；《小畜》之健而巽，既健又巽也；《大有》刚健而文明，既刚健而又文明也。其曰以者则重在上一字，如《同人》文明以健，重在文明字；《豫卦》顺以动，重在顺字。其或以下一字的重者，则又变其文法，如《复卦》动而以顺行之类。

卦体卦德皆从内说出去，如《随卦》，《震》下《兑》上，《程传》谓说而动，动而悦，皆随之义。《朱子语录》云：“但当言动而说，不当言说而动。”余可以此类推。《蛊》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易》始于太极，太极分而为二，故生天地；有春夏秋冬夏之节，故生四时；四时各有阴阳刚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定矣。其布散用事也，《震》生物于东方，位在二月；《巽》散之于东南，位在四月；《离》长之于南方，位于五月；《坤》养之于西南方，位在六月；《兑》收之于西方，位在八月；《乾》制之于西北方，位在十月；《坎》藏之于北方，位在十一月；《艮》终始之于东北方，位在十二月。八卦之气终，则四正四维之分明，生长收藏之道备，阴阳之体定，神明之德通，而万物各以其类成矣，皆《易》之所包也。至矣哉！《易》之德也。

释时义例第十九

消息虚盈之谓时，《泰》、《否》、《复》之类是也；又有指事言者，《讼》、《师》、《噬嗑》、《颐》之类是也；又有以理言者，《履》、《谦》、《咸》、《恒》之类是也；又有以象言者，《井》、《鼎》之类是也。四者皆谓之时。

时之为用莫备于《易》，程子谓之随时变易以从道。夫子传六十四《彖》，独于十二卦发其凡，而赞其时与时义。时之大，一卦一时，则六十四时不同也；一爻一时，则三百八十四时不同也。始于《乾》之《乾》，终于《未济》之《未济》，则四千九十六时，各有所值。引而伸触类而长，时之百千万变无

穷，而吾之所以时其时者，则一而已。

六十四卦只是一奇一耦，但因所遇之时所居之位不同，故有无穷之事变。如人只是一动一静，但因时位不同，故有无究之道理，此所以为《易》也。

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时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词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

应者，同志之象也；位者，爻所处之象也；承乘者，逆顺之象也；远近者，险易之象也；内外者，出处之象也；初上者，终始之象也。故观变动者，存乎应；察安危者，存乎位；辨顺逆者，存乎承乘；明出处者，存乎内外。远近终始，各存其会；辟险尚远，趣时贵近。《比》、《复》好先，《乾》壮恶首。吉凶有时不可犯也，动静有适不可过也；犯时之忌罪不在大，失其所适过不在深。观爻思变，变斯尽矣。

《乾卦》卦词只是要人如《乾》，《坤卦》卦词只是要人如《坤》，至如《蒙》、《蛊》等卦则又须反其义，此有随时而顺之者，有随时而制之者，《易》道只是时，时则有二义在，学者细察之。

《易》据各爻以取义，故卦有相类而不同者。如《豫卦》九四为卦主爻，四曰由豫，五曰贞疾。《蒙卦》亦以阴居尊位，二以阳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时不同也。童蒙而资之于人宜也，耽豫而失之于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应则倚任者也，《豫》相逼则失权者也。

《易》例初六应九四，无亨吉之义，盖以初六乃才德之卑，应四有援上之嫌，故于义无可取者，其动于应而凶咎者，则有之矣，鸣豫咸拇之类是也。惟《晋》有上进之义，《萃》有萃上之义，《鼎》有得养之义，此三者则初六九四之应容有取焉。然《晋》初则晋如摧如，《萃》初则乃乱乃萃。盖主于在下者之求进，求萃而言则居卑处，初未能自达者宜也。惟《鼎》之义主于上之养下，上之养下也，大贤固养之矣，及其使人也，器之薄材微品，所不遗焉。当此之时，虽其就上也，如颠趾而因以得去污秽；虽其媒鬻也，如妾而因以得广嗣续，均以为善。故观《易》者，知时义之为要。

卦者时，爻者位也，此圣经之明文，而历代诸儒所据以为说者，不可易也。然沿袭之久，每局于见之拘，遂流为说之误。何则？其所目为时者，一时也；其所指为位者，一时之位也。如《屯》则定为多难之世，而凡卦之六位皆处于斯世，而有事于屯者也。夫是以二为初所阻，五为初所逼，遂使一卦六爻止于一时之用，而其说亦多驳杂而不概于理，此谈经之蔽也。盖《易》卦之所谓时者，人人有之。如《屯》则士有士之屯，穷居未达者是也；君臣有

君臣之屯，志未就功未成者是也。甚而庶民商贾之贱，其不逢年而钝于市者皆屯也。盖同在《屯卦》则皆有屯象，异其所处之位，则各有处屯之理，中间以承比应取义者亦虚象尔。六十四卦之理，皆当以此例观之，庶乎词无窒碍，而义可得矣。

《易》中有论时者则不论其位，如《泰》之论平陂之连而利于艰贞，《革》之论变革之道而宜于改命，皆以上下卦之交时义论之也。

《大过》九三栋桡凶，取栋为象者，以其无辅而不能胜重任也。或曰三巽体而应于上，岂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贵乎识势之重轻，时之变易，三居过而用刚，巽既终而且变，岂复有用柔之义？应者谓志相从也，三方过刚，上能击其志乎？

《大过》刚已过矣，只可济之以柔，不可济之以刚也，故《大过》之时皆以居阴为吉，不以得位为美。

《大过》本为阳过，若复以阳居阳则愈过矣，故诸爻以阳居阴者皆吉，以阳居阳者皆凶，与《大壮》诸爻取义略同。

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颐》六二独凶何也？曰：时然也。阴柔既不足以自养，初上二爻皆非其与，故往求则悖理而得凶也。

《系词传》曰：“变通者，趋时者也。”时之为用，诂不大哉？《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彖词》与《损》同，不专主损己惠下为义。《益》以兴利，故利以图大事而济大难，天下事有动而后获，益者不可坐以需时也。

《系词传》曰：“六爻相杂，惟其时物也。”六爻之刚柔相杂，惟取其时物而已，故周公之爻词，亦惟取诸时物以为词。如《乾》之龙物也，而有潜、见、跃、飞之不同者时也。《渐》之鸿物也，而有于磐、陆、木之不同者时也。

任大事贵刚，取其强毅，可以遗大投艰也；处小事贵柔，取其畏慎，为能矜细勤小也。二者皆因乎时，得中者适乎时之谓也。《小过》柔得中，刚失位而不中，则有行小事适时，而行大事则非其时之象，故《彖传》曰小事吉，不可大事也。

《小过·彖传》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过而利于贞谓与时行也，时当过而过非过也，时之宜也，乃所谓正也。

以爻为人，以位为时，人不妄动，则时皆可知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

阳居五而五阴从之为《比》，阳居五与四，而四阴从之为《萃》，二卦相似。然《比》者众阴始附之初，圣人作而万物睹之时也；《萃》者二阳相比，

群阴萃而归之，君臣同德，万物盛多之时也。

《无妄》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为震动之主，时之方来，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体之极，时已去矣，故其行虽无妄有眚攸利。是故善学《易》者在识时，初曰吉，二曰利时也，三曰灾，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时也。初与二皆可往，时当动而动也；四可贞，五勿药，上行有眚，时当静而静也。

《未济》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既济》、《未济》两卦，爻词未有举卦名者，独此爻曰未济。盖他爻之既济未济者时也，顺时以处之而已。此爻时可济矣，而未能济，是未济在己而不在时，故曰未济，见其失时也。无济之才故于征则凶，有畏慎之心故于涉大川则利。圣人之戒失时，而又欲人之审于赴时也如此。

释用义例第二十

《乾》、《坤》天地之本，《坎》、《离》天地之用。是以《易》始于《乾》、《坤》，中于《坎》、《离》，终于《既济》、《未济》，而《泰》、《否》为上经之中，《咸》、《恒》为下经之首，皆言乎其用也。

贞元为体，亨利为用，然即体即用不相离也，即用即体未尝二也。

《乾》、《坤》合德也，元亨利贞四德同，而贞体则异，非体异也，其用有不同，《乾》以刚固为贞，《坤》则以柔顺为贞。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贞之理具焉，至于为亨、为利、为贞，则亦元之为耳，此元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则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其体用固有在矣。以用言则元为主，以体言则贞为主。

《乾》健也，言天之以健为用，运行不息应化无穷，故圣人则之，欲使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

上经四卦，《乾》曰天行，《坤》曰地势，《坎》曰水洊，至《离》曰明两作，先体而后用也；下经四卦，《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随风，《兑》曰丽泽，先用而后体也。

《乾》、《坤》为体，六子为用，《乾》、《坤》三索而得六子，初为气得雷风，中为精得水火，末为形得山泽。阴阳本二气，由无形而渐聚渐凝，以至于

有形，所谓寂然不动，至感而通则用矣。

八卦一气，视其所动以为用，《易》字上日下月，日火之精，月水之精。《乾》天也，天之用火，故《离》为火，其聚也成雷，其散也成风，《震》、《巽》是也。《坤》地也，地之用水，其出也原于山，其注也潴为泽，《艮》、《兑》是也。六子原于《乾》、《坤》，见其所由成；《乾》、《坤》分为六子，见其所为用。参观互证，《易》之略可知矣。

《易》以变易为用，故《乾》缢爻于《坤》，《坤》爻缢于《乾》，变通交易，缢而成为六十四卦，故曰《乾》、《坤》其易之缢耶。至于定则成为《既济》，无所谓用矣。《系词传》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易不可见亦谓成为《既济》，六爻皆定而不变也。所以《既济》不为卦之终，而以《未济》终之，则《乾》、《坤》之用不至于或息也。若成为两济则不能变通，是乾坤之用毁，故曰《乾》、《坤》毁无以见《易》也。焦氏《通释》一书皆以《乾》、《坤》之用为言，故以《乾》二之《坤》五为变通之始，《乾》二之《坤》五者，即《坎》、《离》为乾坤之用之说。至于不可复通，则曰成两《既济》，成两《既济》者，即《既济》之后不复终以《未济》之说也。

《乾》以九五为主爻，《坤》以六二为主爻，二卦之中，惟此二爻既中且正。又五在天爻，二在地爻，正合《乾》、《坤》之本位也。《乾》主九五，故于五言《乾》之大用，而九二只言《乾》德之美。《坤》主六二，故于二言《坤》之大用，而六五只言《坤》德之美。盖《乾》、《坤》之德尤重在用也。

先儒以为《乾》位西北，《坤》位西南，《乾》、《坤》任六子而自处于无为之地。此大无义理，雷风山泽之类，便是天地之用，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岂可谓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为乎？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迫，水火不相射。”定位以体言，通气、相迫、不相射以用言。天地《乾》、《坤》之定体，水火《乾》、《坤》之大用，山泽之气即水之气，雷风之气即火之气，而水火之气又天地之气也。

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伊川云：“《乾卦》虽言圣人事，苟不设戒，何以为教？”因时而惕，虽圣人亦有此心。《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无论何人皆可得而用，初无圣凡之别，但当著此爻使用兢兢戒惕。

卦之德有善不善，而能用之则无不善也。如《坎卦·彖词》发习险之义，而《彖传》则发用险之义，其大者莫如设险守国。盖用天之道，而刑赏之威，

莫敢以干犯，因地之利而山河之固，莫敢以窥伺，险之用，岂不大哉？大抵八卦之德皆有其善，《坎》之德险，虽与诸卦不同，然以其用言之，则亦与诸卦之德同归矣。

自伏羲而文王、周公，虽自略而详，所谓占筮之用则一。盖即占筮之中，而所以处置是事之理，便在里了。故其法若粗浅而随人，贤愚皆得其用，虽是有定象有定词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黏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此所以见《易》之为用无所不该，无所不遍，但看人如何用之耳。《易》如镜相似，看甚物来，都能照得。

义理无穷，非言之所能尽，而《易》之用，则随时随事可以自察。是以君子居则观象玩词，动则观变玩占，圣人所以言《易》者如是而已。

《系词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朱子言人能取《易》，一卦一爻熟读而深玩之，推于事而反于身，则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无所求而得，无所处而不当，此则致用利用之义也。

《易》者，洁净精微之教也，故其取象皆假托其物，而未涉于事，包含其意，而各随所用。

《易》在于用，如《损卦》剥民奉君之义，只可用之卦名，其卦词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只承损字泛说，言损所当损，人人皆可用，不专指上之损下也。《益卦》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亦然，岂专为益下之事乎？知此则《乾》之飞龙，人人皆可用，亦人人皆有之，岂必在上位之人哉？

《需卦》言用最详，需，待也。从刚健之才，遇险陷在前，当容忍待时，用柔而主静，若不度时势，恃刚而骤进，取败亡必矣。初九去险尚远，以用恒免咎；九二渐近险，亦以用柔守中而终吉；九三已迫于险，《象》言敬慎不败；六四已伤于险，以柔而不兢，能出自穴；上六险陷之极，亦以能敬终吉，《需》之用岂不大哉？

《蒙》、《比》卦词特发两筮字，以示占者之通例。筮得《蒙》，卦词蒙求亨者与亨蒙者皆可用；筮得《比》，卦词为人所比与求比者皆可用，顾其所处所存者何如耳。《蒙》之筮，问之人者也，不一则不专；《比》之筮，问其在我者也，不再则不审。

《坎》、《睽》、《蹇》皆非顺境，夫子作《彖传》以为虽此时亦有可用者，故皆极言赞之。《坎》、《睽》释卦词后，复就天地人物言之，以见其大。《蹇》则释卦词以赞之而已，盖上文所谓往得中有功正邦，即其用之大者也。

小人用壮，君子罔也。用壮用罔实是待之词，孔子于《象传》措语与爻词异，盖恐后世疑爻词有两用，自以为小人之用与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大壮卦》虽以刚壮为义，然爻义皆贵于用柔，盖以刚而动，刚不可过也，此《易》所以贵用。

木上有火《鼎》，非鼎也，鼎之用也，犹之木上有水《井》，非井也，井之功也。

《兑》，悦也。一阴进乎二阳之上，喜之现乎外也。人有喜悦必现而在外，盖阳假阴之和，柔以为用，喜悦非由于阴也。故二阴一阳则阳为主，二阳一阴则阴非为主，但为阳之用耳。

《遁》之小利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于《彖传》皆赞之曰大矣哉！明其为大而后知小利贞，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离》为火，其利在于明，其害在于焚。明之于人犹火之于木，火宿于木而能焚木，明本于人而能害人，顾用之何如耳？《离》九四焚如、弃如用之过也。

《离》，丽也，阴丽于阳，其象为火，体阴而用阳也。

《坎》非用物，以习为用，故名异它卦，盖言用《坎》之人也。

《坎》之中实为诚，《离》之中虚为明。中实者《坎》之用，中虚者《离》之用也。夫子传《易》，因《离》、《坎》之中，而寓诚明之用，古圣人之心学也。

《象词》赞大矣哉，《睽》、《蹇》皆曰时用，《解》只曰时，可见用字有别义。

《既济》水上火下，水火相交则为用矣，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故曰《既济》定。

邵子曰：“知《易》者，不必引用讲解，是为知《易》。”孟子之言未尝及《易》，其间《易》道存焉，但人见之者鲜耳。人能用《易》，是为知《易》，如孟子可谓善用《易》者也。

宋太祖一日问王昭素曰：“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则陛下是飞龙在天，臣等利见大人。”此说得最好，《易》之用所以不穷也。

释位义例第二十一

贵贱上下之谓位，王弼谓中四爻有位，而初上两爻无位，非谓无阴阳之位

也，乃谓爵位之位耳。五君位也，四近臣之位也，三虽非近而位亦尊者也，二虽不如三四之尊，而与五为正应者也，此四爻皆当时用事，故谓之有位。初上则但以时之始终论者为多，若以位论之，则初为始进，而未当事之人，上为既退，而在事外之人也，故谓之无位。然此但言其正例耳，若论变例则如《屯》、《泰》、《复》、《临》之初，《大有》、《观》、《大畜》、《颐》之上，皆得时而用事，盖以其为卦主故也。五亦有时不以君位言者，则又以其卦义所取者，臣道不及于君故也。故朱子云：“常可类求，变非例测。”

《象》无初上得位失位之文，又《系词》但论三、五、二、四同功异位，亦不及初、上，何乎？惟《乾》上九《文言》云贵而无位，《需》上六云虽不当位。若以上为阴位耶，则《需》上六不得云不当位也；若以上为阳位耶，则《乾》上九不得云贵而无位也。阴阳处之皆云非位，而初亦不悦当位失位也，然则初上者，是事之终始，无阴阳定位也。故《乾》初谓之潜，过五谓之无位，未有处其位而云潜，有位而云无者也，历观众卦亦如之，初上无阴阳定位亦以明矣。位者列贵贱之地，待才用之宅也；爻者守位分之任，应贵贱之序者也。位有尊卑，爻有阴阳，尊者阳之所处，卑者阴之所履也，故以尊为阳位，卑为阴位。去初、上而论位分，则三、五各在一卦之上，亦何得不谓之阳位？二、四各在一卦之下，亦何得不谓之阴位？初、上者体之终始，事之先后也。故位无常分，事无常所，非可以阴阳定也。尊卑有常序，终始无常主，故《系词》但论四爻功位之通例，而不及初、上之定位也。然事不可无终始，卦不可无六爻，初、上虽无阴阳本位，是终始之地也。统而论之，爻之所处则谓之位，卦以六爻为成，则不得不谓之六位时成也。

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阳居之，才可以有为矣，或恐其不安于分也；以阴居之，不患其过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滞，未足以趋时也。大抵柔弱则难济，刚健则易行，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数居多。若总言之居初者易贞，居上者难贞。易贞者，由其所适之道多；难贞者，以其所处之位极。故六十四卦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

二与四皆阴位也，四虽得正而犹有不中之累，况不得其正乎？二虽不正而犹有得中之美，况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位也，二远君之位也，其势又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誉，四之所以多惧也。二中位，阴阳处之皆为得中，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谓，其才若此，故于时义为易合，时义既合则吉可断矣。

卦爻六位，惟三为难处，盖上下之交，内外之际，非平易安和之所也。

四之位近君多惧之地也，以柔居之则有顺从之美，以刚居之则有僭逼之嫌。然又须问居五者阴耶阳耶，以阴承阳则得于君而势顺，以阳承阴则得于君

而势逆。势顺则无不可也，势逆则尤忌上行，而凶咎必至。以阳承阳，以阴承阴，皆不得于君也。然阳以不正而有才，阴以得正而无才，故其势不同，有才而不正则贵于寡欲，故《乾》之诸四多得免咎，无才而得正则贵乎有应，故《艮》之诸四皆以有应为优，无应为劣。独《坤》之诸四能以柔顺处之，虽无应援亦皆免咎，此又随时之义也。

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人位也，诸爻之德莫精于此，能首出乎庶物，不问何时克济大事，《传》谓五多功者此也。

上，事之终，时之极也，其才之刚柔，内之应否，虽或取义，然终莫及上与终之重也。是故难之将出者，则指其可由之方；事之既成者，则示以可保之道。义之善，或不必劝，则直云其吉也；势之恶，或不可解，则但言其凶也。质虽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则犹告之位虽处极，而见其可行焉，则亦谕之。大抵积微而盛，过盛而衰，有不可变者，有不能不变者，《大传》谓其上易知，岂非事之已成乎？

分阴分阳以位言，凡卦初、三、五位为阳，二、四、上位为阴，自初至上阴阳各半，故曰分；选用柔刚以爻言，柔谓六刚谓九也，位之阳者，刚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阴者，柔居之刚亦居之，或柔或刚更相为用，故曰迭。分之以示其经，迭用以为之纬，经纬错综，粲然有文，所谓六位成章也。

《易》以九居五，六居二，为当位，而词多艰；以六居五，九居二，为不当位，而词多吉。盖君以刚健为体，而虚中为用；臣以柔顺为体，而刚中为用。君诚以虚中行其刚健，臣诚以刚中守其柔顺，则上下交而其志同矣，实《易》爻之通例。

《易》中五固尊位，但圣人取象，未尝卦卦皆以君道言之，虽九五犹然，况六五乎？故《小过》之六五则言公，《离》之六五则言王公，大概居尊贵之位者，与卦义相当，则发其所当之义。

一阳之卦得位者，《师》、《比》而已，得君位者为《比》，得臣位者为《师》。

六十四卦皆以五为君位者，此《易》之大略也，其间或有居此位而非君义者，有居他位而有君义者，斯《易》之变不可滞于常例。

大抵《易》者成大业之书，而成大业者必归之有德有位之人。故五之为卦主者独多，中间亦有因时义不取五为王位者，不过数卦而已。自五而外诸爻之词，有曰王者皆非以其爻当王也，乃对五位而而言耳。如《随》之上曰王用亨于西山，则因其系于五也；《益》之二曰王用亨于帝，则因其应于五也；《升》之四曰王用亨于岐山，则因其承于五也。皆其德与时称，故王者简而用

之，以答乎神明之心也。又上爻有蒙，五爻而终于其义者，如《师》之上曰大君有命，则因五之出师定乱，而至此，则奏成功也；《离》之上曰王用出征，则因五之忧勤图治，而至此则除乱本也。皆《蒙》五爻之义，而语其成效如此。《易》中五、上两爻此类最多，亦非以其爻当王也。

《易》中初爻多取童稚小子之象，《旅》初六斯其所取灾，王辅嗣注云为斯贱之役，唐郭京谓斯当作𡵓。按：《后汉书·左雄传》职斯禄薄注：斯，贱也，不必改𡵓字，在《旅》则取童仪之义无疑矣。

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处尊位之上，过于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为无阴阳之位，阴阳系于奇偶，岂容无也？然诸卦初上不言当位不当位者，盖初终之义为大。《临》之初九则以位为正，若《需》上六云不当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之位非阴阳之位也。

凡爻极则多凶，以物极必反也。《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居随之极，随之固结，而不可解者也。曰王用亨于西山，诚意之极可通神明，故其占如是，然亦不言吉。

上爻居卦之终，为极为变，此《易》例也，惟《井》与《鼎》为例外，亦以取义不同之故。《井》以上出为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鼎》以养人为用，举鼎在铉，鼎至于铉，厥助成矣。故《井》上六曰有孚元吉，《鼎》上九曰大吉无不利。

他卦之终，为极为变，惟《井》与《鼎》终，乃为成功，是以吉也。

《艮》二随字与《咸》三同，《咸》三谓随四，《艮》二谓随三也。盖《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凡人心属阳，体属阴。《咸卦》三阳居中，而九四尤中之中，故以四为心也；《艮卦》惟九三一阳居中，故以三为心也。人心之动则体随之，而《易》例以相近之下位为随，故《咸》三《艮》二皆言随也。两卦直心位者皆德，非中下，若一以随为道，则随之者亦失其正矣。故《咸》三则执其随而往吝，《艮》二则不拯其随而不快，然六二有中正之德，本有以自守者，故以不能拯其随为不快于心，与《咸》三之志在随人异矣。

以画卦言之，初为始为体，上为终为末；以成卦言之，上为首为前，初为尾为后。故《既济》初九曰濡其尾，上六曰濡其首；《未济》初六曰濡其尾，上九曰濡其首。

卦之所设本乎阴阳，阴小阳大，体固不同，而各以所遇之时为正，阳得位则阳用事，阴得位则阴用事，大小之理至卦而齐。

上下贵贱之位何也？曰：二、四则四贵而二贱，五、三则五贵而三贱，上、初则上贵而初贱，上虽无位然本是贵重，所谓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

则为天子父，为天子师，在他人则清高，而在物外不与事者，此所以为贵也。阳贵阴贱，上贵下贱，亦有贵而无位，有位而在下者，故曰列贵贱者存乎位，位者六爻之位也。齐，均也。阳大阴小，阳卦多阴，则阳为之主；阴卦多阳，则阴为之主。虽小大不齐，而得时为主则均也。故曰齐小大者存乎卦，卦者全卦之体也。

大抵《易》之情近而相得者为贵，不相得而远者亦无害，惟近而不相得者则凶，又有害而悔且吝矣。

凡六画之爻，以初、三、五为阳，二、四、六为阴。初二为地位，初在地下，二在地上，故《乾》初九曰潜龙勿用，以其尚在地下，九二则曰见龙在田，地上为田，《履》九二曰履道坦坦，亦以二为地上也。三四为人位，五为天位，故《乾》九五曰飞龙在天。初为刚，二为柔，所谓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三曰仁，四曰义，所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五为阳，上为阴，所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

凡卦初为郊，二至五为国，上亦为郊；初为民，二为士，三为官，四为公，五为王，上为帝；初为仆，二为妾，三为夫，四为妻，五为母，上为父；初为趾，二为腓，三为股，四为心，五为膂，上为首。凡三画卦以初为少，二为壮，三为究；六画卦以初、二为少，三、四为壮，五、上为究。

《说卦·震》其究为健，《巽》其究为躁卦，皆指三爻变而言也。《震》之究为健者，指二、三皆变则为《乾卦》也；《巽》之究为躁卦者，指三爻皆变则为《震》，《震》为决躁，故曰躁卦。故三画卦，以三为究也。又《大壮卦》众阳盛长，至四自下升上，自内达外，如人之气血方刚，故名为《大壮》。是六画卦以三四为壮之义也。

《文言·乾》九三曰居上位在下位者，九三居下之上，是亦有位，其上者则九三为在下位矣，亦有位其下者，则九三又为居上位矣。若于初、二必不兼言居上位，若于九五必不兼言在下位。

《离》六五《象》曰离王公也，许味其词，则知诸卦之五所谓尊位者，不必皆谓天王。凡诸侯之各君其国者，亦足当五也。

《蹇》二五独无往来之文，盖君臣相与济蹇者，其责不得辞而于义无所避，犹之《遁卦》诸爻皆遁，六二独以应五而固其不遁之志也。凡《易》之应莫重于二五，故二之称王臣者指五也，五之称朋来者指二也，正如《乾卦》二五相为宾主之例也，推之《蒙》、《师》诸卦无不皆然。

《益》六三与《损》六四相反对，《损》四受下之益者，《益》三受上之益者，然皆不言所益，而曰疾曰凶事，盖三、四凶惧之位也，故其获益亦与他

爻不同。

爻贵得位，《大壮》则以阳居阴为吉，盖虑其阳刚之过于壮也，故二与四皆言贞吉。

《师卦》初与四对，初出而四退；二与五对，二将也，五君也；三与上对，三败事，上成事也。以三处险极，上处顺极也。又《中孚》、《小畜卦》亦上下相对峙，与《师卦》相同。

爻初为浅，上为深；初为微，上为盛。如《恒卦》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初而求深，非其地是以凶也。浚者如浚井之浚，求深之谓，故《传》注云，初六未恒而视为恒，则求之太深也。

凡爻初常对上，二常对四，然终始见于初、上，而曲折备于中爻。如《蒙卦》初可用刑，上至用击，二为包而接五，五为童而顺二，三为见阳而失身，四为远阳而失实，诸卦多此例。

《易》例阴爻居下体，而有求于上位者，皆凶。

卦以初为本，上为末，《咸·象传》曰：“咸其脢，志末也。”谓五有咸其脢之象者，以其志意之所向，在一卦之末，故欲咸其脢以背去之也。

《系词传》曰：“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大过·彖传》曰本末弱，末指上六可知矣。

卦以五为尊位，《比卦》五阴皆比五之一阳，《萃卦》四阴皆聚归五与四之二阳，《萃》九五曰萃有位，以见九四之萃非有位也。

六十四卦六爻刚柔皆得位者，惟《既济》而已，此外则中四爻得位者三卦，《家人》、《蹇》、《渐》也。

凡《易》五、上二爻，以六五下上九则有尚贤之义，《大有》、《大畜》、《鼎》诸卦是也；以九六近上六则有比匪之伤，《大过》、《咸》、《夬》、《兑》诸卦是也。然九五上六比匪不正之私，情必于兑体取之者，为其相悦而动，易入于不正也，惟《随》之九五上六则取以刚下柔，有相随之义，非不正也，此亦《易》之变例也。

《遁》初六遁尾厉，他卦以下为初遁者，往遁也。在前者先进，故初乃为尾，尾在后之物也，遁而在后不及者也，是以危也。

五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义变动随时，《明夷》上六处《坤》之上，阴暗伤明之极者也。五切近之圣人，因以五为切近至暗之人，以见处之之义，故不以君位言，而箕子之《明夷》以之言，当如箕子之晦藏，则可以免于难。

五位称君，然亦视其刚柔如何。《否》初六《象传》曰志在君也，《泰》

初九则曰志在外，此变外为君者，《泰》六五之君，不如《否》之刚强中正得称君也。

初为隐、为潜、为微、为几、为嘖、为始、为深、为足、为趾、为履、为拇，二为大夫、为家、为中和，四为三公、为心、为疑，五为中和，为天子、为大君、为大人，上为宗庙、为首、为角、为终。下为先，上为后；下为内，上为外。

初九、九五为圣人，初六、六四、上六为小人，九三为君子，九二为庸人，九四为恶人、为庸人，上九庸人，六二、六四为君子。阳失位为庸人，阴失位为小人，阴阳失正为邪，二、五为中和。

凡一阳五阴之卦，其阳不论位之当否，皆尊其阳而卑其阴。如《复》之元吉，《师》之锡命，《豫》之大有得《比》之显，《比》、《剥》之得舆，皆尊其阳不论其位也。

《解》上六曰公用射隼，所谓公者，非上六也，言公于此爻当用射隼之道也，与《随》上《离》上王用之例同，皆非以本爻之位当王公也。或以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其悦亦通。

《睽》九四遇元夫，谓初九也，位于卦始故曰元夫，《比卦》曰后夫凶，后夫指上六。二者互观，其义显矣。

《临》初九咸临贞吉，他卦初、上爻不言得位失位，盖初终之义为重也，《临》则以初得位，居正为重。

《未济》诸爻皆不得位，所以名为《未济》，《杂卦》云：“《未济》男之穷也。”谓三阳皆失位也。

释当位不当位义例第二十二

凡卦以阴居阳位，阳居阴位，皆不得正，然二与五虽不当位，多以得中为美，三与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盖《易》之为书，中常重于正，位之当不当又当别论也。

不当者，非专指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卦情若淑，或以不当为吉，《剥》之上九，《豫》之九四是也；卦情若慝，反以当位为凶，《大壮》初九，《同人》六二是也。要在随时变易，得其当而已。

有以事理得中为正者，有以阴阳当位为正者。刚以柔济之，柔以刚济之，使不失其正，此事理之正也。以刚处刚，以柔处柔，各当其位，此爻位之正也。《大壮》之时义，其所谓利贞者，利守事理之正，不以爻位言也。是故九二、九四、六五、三爻不当位而皆利，初九、九三、上六三爻当位而皆不利。又于九二、九四、爻词明言贞吉，于初九、九三爻词明言征凶贞厉。圣人犹恐其未明也，又以小象释之，于九二则曰九二贞吉以中也，明正吉以中而不以位也；于六五则曰位不当也，亦明无悔在中不在位也。《易》之时义屡迁如此。

言不当位者，皆从阴居阳位，或阳居阴位，然亦有变例者，如《需》之上六，《象》言虽不当位，则以阴爻居上处于险极，正与《困》上六“困于葛藟，未当也”一例。

《易》于九五称当位者四，《否》、《兑》、《中孚》、《履》；六四称当位者三，《贲》、《临》、《蹇》；六五称位不当者二，《师》、《大壮》；九四称位不当者七，《晋》、《解》、《夬》、《困》、《萃》、《丰》、《小过》；六三称位不当者十一，《履》、《否》、《豫》、《临》、《噬嗑》、《归妹》、《睽》、《中孚》、《未济》、《震》、《兑》。

《蹇·象传》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四当蹇之时居上位，不往而来与下同志，固足以得众矣。又以阴居阴为得其实，以诚实与下故能连合，而下之二三亦各得其实，初以阴居下亦其实也。当同患之时相交以实，其合可知，故来而连者当位以实也。处蹇难，非诚实何以济？当位不曰正而曰实，上下之交主于诚实，用各有其所也。

《萃·象传》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四得上下之聚，非君位而近君，自非所为至善，则君病之乌能无咎戒之也。凡言位不当，其义不一，此所谓不当者，为其以刚阳迫切近其君也。

《临·象传》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三之爻位不当，而四之爻位当，故其德有善否。然三之所处，位高势盛，不可甘也，而甘之，此其所以为不当也；四之所处，与下相亲，最切至也，而能至焉，此其所以为当也。是为借爻位之当不当，以明所处位之当不当，《易》之例也。

《噬嗑·象传》曰：“遇毒，位不当也。”此亦借爻位之不当以明其所处之难尔，非其所行有不当也，若所行有不当，则施之刑狱，其失大矣，安得无咎？又岂独小吝而已乎？

位当位不当，《易》例多借爻位，以发明其德与时地之相当不相当也。《大壮》六五以阴柔居尊位，《象传》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此位不当，不只谓以阴居阳不任刚壮而已，盖谓四阳已过矣，则五所处非当壮之位也，于

是而以柔中居之，故为丧羊于易。

《系词传》曰：“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盖近而相得相爱者也，相取者也，以情相感者也，善之善者也。不相得者而远，则虽恶而不能相攻也，不近而不得相取也，虽伪而不与相感也。善之攻也，宜相得者，而远则虽爱而不得相亲也。不近而不能相取也，虽有情而无以相感也，又其次也。惟近而不相得，则以恶相攻，以近相取，以伪相感，人事险阻备矣。大者则凶，极其恶之情者也，《同人》三之敌刚是也。次者则害，防其伪之端者也，《兑》之介疾孚剥是也。轻者犹不免于悔吝，如《豫》、《萃》之三虽以近而从四，然以非同类而曰悔、曰吝者此也。《易》者教人知险知阻，故特举此条以见例，余者可以三隅反也，故观《易》者须先知时、位、德、比、应五字，又须知时、位、德之当否，皆于比、应上发动其义，莫备于此章矣。

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凡爻有比爻，有应爻，有卦之主爻，皆情之当相得者也，相得则当矣。今称近者，只据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则远而为应为主者，亦必备此三条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圣人概以近者明之。

《易》重当位，其次重应，而例见于《既济、未济·彖词》。《既济·彖》曰：“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此言当位也。《未济·彖》曰：“虽不当位，刚柔应也。”此言应也。《未济》六爻皆不当位，而皆应，《易》犹称之，则《易》于当位之外，其次重应明矣。六十四卦言当位者十三卦，《履》九五，《临》九五，《临》六四、《噬嗑》六五、《贲》六四、《遁》二五、《蹇·彖》及六四，《兑》九五，《中孚》九五，《既济·彖》，《巽》九五位正中，《涣》九五正位，《节》九五居位中亦当位也；言不当位者二十二卦，《需》上六，《师》六三，《履》六三，《否》六三，《豫》六三，《临》六三，《噬嗑·彖》及六三，《大壮》六五，《晋》九四，《睽》六三，《解》九四，《夬》九四，《萃》九四，《困》九四、六三，《震》六三，《归妹·彖》及六三，《丰》九四，《兑》六三，《中孚》六三，《小过》九四，《未济·彖》及六三，《旅》九四未得位，《小过·彖》刚失位亦不当位也，而皆于《彖》词发之。

《既济·彖传》曰：“刚柔正，而位当也。”《既济》卦三刚三柔皆正而位皆当，六十四卦之中独此一卦而已，故特赞之也。

释贵贱义例第二十三

《系词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贵故尊，地贱故卑，《乾》位五故高贵，《坤》位二故卑贱，所谓列贵贱者存乎位也。天地卑高义既陈矣，万物贵贱位宜差矣。

二五为功誉位，三四为凶惧位，凡爻得位则贵，失位则贱，故曰列贵贱者存乎位矣。

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也。

初为元士，二为大夫，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天子，上为宗庙。凡此六者，阴阳所以进退，君臣所以升降，万民所以为象则也，说见《乾凿度》。

《坤》六三，或从王事。阳降在四，三公位也，阴升在三，三公事也。

《讼》上九或锡之鞶带，鞶带宗庙之服，三应于上，上为宗庙，故曰鞶带也。

《师》上六大公有命开国承家，《离》上九曰王用出征有嘉折首，上六为宗庙，武王以文王行，故正开国之词于宗庙之爻，明已之受命文王之德也。

《解》上六公用射隼，上应在三，公谓三伏阳也。

《损·彖》曰：“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谓上体二阴也，上为宗庙，簋者宗庙之器，故为享献也。

《益》六三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公谓三，伏阳也。三公位，《乾》为圭，《乾》之二故告公用圭。

《巽》上九巽在床下，上为宗庙，礼封赏出军皆先告庙，然后受行，三军之命，将之所专，故曰巽在床下也。

《系词传》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二位主士大夫，佐于一国，四位主三孤三公牧伯，佐于天子，皆同有助理之功也。二士大夫位卑，四公孤牧伯尊，故有异也。

又曰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诸侯之位，五天子之位，同有理人之功，而君臣之位异也。

三与五同是阳位，若皆以刚居之，则九三、九五同是以刚居阳，故曰同功。然其位则有贵贱之异，贱者刚居刚，为太过而多凶；贵者刚居刚，适宜而

多功。

凡卦六爻之位阳贵阴贱，六画之卦阳大阴小。爻位之次第以二、四言，则四贵而二贱；以五、三言，则五贵而三贱；以上、初言，则上贵而初贱。上虽无位，然本是贵重，在人君则为天子父，为天子师，在他人则为情高之品，而在物外不与事者，所谓不可得而臣，不可得而友是也。

五君位，二臣位。凡卦六居五，九居二者，多由助而有功，如《蒙》、《泰》之类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则其功多不足，如《屯》、《否》之类是也。盖臣贤于君则辅君，以君之所不能；臣不及君，则赞助其君而已，不能成大功也。其义《程传》于《蹇》之九五发其凡，比例而推之可也。

一卦五阳而一阴，则阴为之主，五阴而一阳，则阳为之主。夫阴之所求者阳也，阳之所求者阴也。阳苟一焉，五阴何得不同而归之？阴苟只焉，五阳何得不同而从之？故阴爻虽贱而为一卦之主者，处其至少之地也。

《屯·象传》曰：“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九当屯难之时，以阳而来居阴下，为以贵下贱之象。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贵乎？夫以刚明之才，而下于阴柔，以能济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贵下贱也，况阳之于阴，自为贵乎？

《蹇·象传》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上六应三而从五，志在内也。蹇既极而有助，是以硕而吉也。六以阴柔当蹇之极，密近刚阳中正之君，自然其志从附，以求自济，故利见大人，谓从九五之贵也。所以云从贵者，恐人不知大人为指五也。

《鼎》初六《象》曰：“利出否，以从贵也。”贵对贱言，鼎中之否，则贱物也。以从贵者，欲将珍羞贵物相从，以实于鼎中，不得不出其否贱，以洗洁也。

《易》有周人五号，帝天称一也，王美称二也，天子爵号三也，大君德盛行异四也，大人圣人德备五也。其见于经之称帝者，《履·彖》、《鼎·彖》，又《泰》六五，《归妹》六五皆言帝乙；言王者十三，《夬·彖》、《萃·彖》、《丰·彖》、《涣·彖》、《师》九三，《比》九五，《随》上六，《观》六四，《离》上九，《家人》九五，《升》六四，《井》九三，《涣》九五，又《坤》六三，《讼》六三，皆言王事；言天子者一，《大有》九三；言大君有三，《师》上六，《履》六三，《临》六五；言大人者十二，《乾》九二、九五，《讼·彖》、《否》六二、九五，《萃·彖》、《困·彖》，《萃》九五，《巽·彖》；以上五号者十二，《乾》九二、九五，《讼·彖》，《否》六二、九五，《萃·彖》，《升·彖》，《困·彖》、《萃》九五、《巽·彖》，以上五号皆指尊者而言。又《离》六五《象传》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则知诸卦之五

所谓尊位者，不必皆谓天王也。

释应比义例第二十四

应者，上下体相对应之爻也。比者，逐位相比连之爻也。《易》中比应之义，惟四与五比，二与五应为最重。盖以五为尊位，四近而承之，二远而应之也。然近而承者，则贵乎恭顺小心，故刚不如柔之善；远而应者，则贵乎强毅有为，故柔又不如刚之善。夫子曰：“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夫言柔之道不利远，可见刚之道不利近矣，又可见柔之道利近，刚之道利远矣，夫子此言实全《易》之括例。

凡比与应必一阴一阳，其情乃相求而相得。若以刚应刚，以柔应柔，则谓之无应；以刚比刚，以柔比柔，则亦无相求相得之情矣。

以此例推之，《易》中以六四承九五者，凡十六卦皆吉，《比》曰外比于贤，《小畜》曰有孚惕出，《观》曰利用宾于王，《坎》曰纳约自牖，《家人》曰富家，《益》曰中行告公从，《井》曰井甃无咎，《渐》曰或得其桷，《巽》曰田获三品，《涣》曰涣其群元吉，《节》曰安节亨，《中孚》曰月几望，皆吉词也。惟《屯》、《需》与《蹇》则相从于险难之中，故曰往吉，曰出自穴，曰来连。《既济》则交儆于未乱之际，故曰终日戒，亦皆吉词。

以九四承六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者多。如《离》之焚如死如弃如，《恒》之田无禽，《晋》之鼫鼠，《鼎》之履餗，《震》之遂泥，皆凶爻也。《大有》之匪彭，《睽》之睽孤，《解》之解拇，《归妹》之愆期，《旅》之心未快，《小过》之往厉必戒，虽非凶爻而亦不纯吉。惟《豫》之四一阳而上下应，《噬嗑》之四一阳为用狱主，《丰》之四为动主以应乎明，《大壮》之壮至四而极，《未济》之未济至四而济，皆卦主也。故得吉利之词，而免凶咎。

以九二应六五者，凡十六卦皆吉。《蒙》之子克家，《师》之在师中，《泰》之得尚于中行，《大有》之大车以载，《蛊》之于母之蛊而得中道，《临》之咸临吉而无不利，《恒》之悔亡，《大壮》之贞吉，《睽》之遇主于巷，《解》之得黄矢，《损》之弗损益之，《升》之利用杓，《鼎》之有实，皆

吉词也。惟《大畜》之舆说辐，则时当只也；《归妹》利幽贞，则时当守也；《未济》曳输贞吉，则时当待也，亦非凶词也。

以六二应九五，亦十六卦，则不能皆吉，而凶吝者有之。如《否》之包承也，《同人》之于宗吝也，《随》之系小子失丈夫也，《观》之窥观可丑也，《咸》之咸其腓凶也，皆非吉词也。《屯》之屯如遭如，《遁》之执用黄牛，《蹇》之蹇蹇匪躬，《既济》之丧弗勿逐，则以遭时艰难而显其贞顺之节者也。惟《比》之自内也，《无妄》之利有攸往也，《家人》之在中馈贞吉也，《益》之永贞吉也，《萃》之引吉无咎也，《革》之己曰乃孚征吉也，《渐》之饮食衎衎也，皆适当上下合德之时，故其词皆吉，夫子所谓其要无咎，其用柔中者信矣。

自二、五之外亦有应焉，自四、五之外亦有比焉，然其义不如应五承五者之重也。

以应言之，四与初犹或取相应之义，三与上则取应义者绝少矣。其故何也？四大臣之位也，居大臣之位则有以人事君之义，故必取在下之贤德以自助，此其所以相应也。上居事外而下应于当事之人，则失清高之节矣。三居臣位，而越五以应上，则失勿二之心矣，此其所以不相应也。然四之应初而吉者，亦惟以六四应初九耳，盖初九为刚德之贤，而六四有善下之美。故如《屯》、《贲》之求婚媾也，《颐》之虎视眈眈也，《损》之使遄有喜也，皆吉也。若九四应初六则反以下交小人为累，《大过》之不桡乎下，《解》之解而拇，《鼎》之折足是也。

以比言之，惟五与上或取相比之义，余爻则取比义者亦绝少，其故何也？五君位也，尊莫尚焉，而能下于上者则尚其贤也，此其所以有取也。然亦惟六五遇上九乃取斯义。盖上九为高世之贤，而六五为虚中之主，故如《大有》、《大畜》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尚贤；《颐》、《鼎》之六五上九，孔子则赞之以养贤，其词皆最吉。若以九五比上六，则反以尊宠小人为累。如《大过》之老妇得其士夫，《咸》之志末，《夬》之苞陆，《兑》之孚于剥，皆是也。独《随》之九五下上六而义有取者，卦义刚来下柔故尔。若初与二，二与三，三与四，则非正应而相比者，或恐陷于朋党比周之失，故其义不重。

此皆例之常也，若其爻为卦主，则群爻多皆以比之应之为吉凶焉，故五位之为卦主者不待言矣。如《豫》四为卦主，则初鸣而三盱；《剥》上为卦主，则三无咎而五无不利；《复》初为卦主，则二下仁而四独复；《夬》上为卦主，则三壮頄而五苞陆；《姤》初为卦主，则二包有鱼而四包无鱼。此又《易》之大义，不可以寻常比应之例论也。

上下体虽相应，其实阳爻与阴爻应，阴爻与阳爻应，若皆阳皆阴，虽居相应之位，则亦不应矣。然事固多变动在因时，故有以有应而得者，以有应而失者，亦有以无应而吉者，有以无应而凶者，斯皆时事之使然，不可执一而定论也。至若《比》五以刚中，上下五阴应之；《大有》五以柔中，上下五阳应之；《小畜》四以柔得位，上下五刚亦应之，又不以六爻之应例论也。

凡《易》言应，多谓刚柔两爻相应，而《比卦》则谓上下五阴应乎五之刚，此又一例也。《师》、《比》皆一阳五阴，《师》之应谓五应二，将之任专也；《比》之应则谓上下应五，君之分严也。

《乾》九二利见大人，谓利见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纯体不分刚柔，而以同德相应。

《履·彖传》曰“悦而应乎乾”，是以内卦之《兑》应外卦之《乾》。若《蒙》曰志应，《师》曰刚中而应，是刚柔两爻相应。《比》、《小畜》上下应，是一爻为主，而众爻应之。

《咸》与《恒》皆刚柔相应，《咸》不著其义，《恒》则曰刚柔皆应，《咸》无心《恒》有位也，有位而刚柔相应其理也，无心而刚柔相应其私也。能识时义之变易，斯可言易矣。

四之得凶，诸家之说备矣。《鼎》九四鼎折足凶，盖九三为实而四适当其盈也，盈则有倾覆之象矣，又应初为无辅，故有折足覆餗之象。凡《易》例九四应初六，皆有损而无助，《大过》之不桡乎下，《解》之解而拇，皆是也。

《丰》六爻以不应为善，初四皆阳，初曰遇其配主，四曰遇其夷主；二五皆阴，二曰有孚发若吉，五曰来章有庆誉吉；三与上为正应，三不免于折肱，而上则甚凶。当丰大之时，以同德相辅为善，不取阴阳之应也。

六四应初九，而义有取焉者，皆上下不遇九五者也。如六四遇九五，则以从上为义而应，非所论《中孚》六四，此义尤明。盖孚不容于有二，况居大臣之位者乎？日月几望，阴受阳光，承五之象也；马匹亡无有私群，远初之象也。自《坤卦》牝马以得主为义，而其下曰东北丧朋，东北者近君之位也，《中孚》之四当之矣。

六三应上九，少有吉义，惟《涣卦》与《蹇卦》不然。盖当《涣》时则有应于上者，忘身徇上之象也。《蹇》之六二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亦以当蹇难之时，而与五相应有不获其身之象，两爻之义正同。

《易》例三四隔体无相从之义，然亦有以时义而相从者，《随》三之系丈夫，及《萃》三之萃如是也。其不正而亦以时义相从者，《豫》三《咸》三是也，皆因九四有主卦之义者，故然。

《易》之情其有远近者，固从爻位而生，若爱恶情伪则从何处生来，须知《易》爻吉凶皆在时、位、德三字上，取时随卦义而变，时变则有爱恶矣。如《泰》之时则交，《否》之时则隔，《比》之时则和，《讼》之时则争，是爱恶相攻者由于时也。位逐六爻而异位，异则有远近矣，如《比》之内比外比。《观》之观光者近也，《蒙》之困蒙，《复》而迷复者远也，是远相近取者，由于位也。德由刚柔当否而别德，别则有情伪矣，如《同人》五之号咷，《豫》二之介石以中正也，《同人》三之伏戎，《豫》三之盱，豫以不中也，是情伪相感者由于德也。时有消息盈虚之变，位有贵贱上下之异，德有刚柔善恶之别，此三者皆吉凶悔吝之根。然其发动皆因彼己之交而起，所谓彼己之交者，比也应也，非因比应则无所谓相攻也、无所谓相取也、无所谓相感也。所谓相攻相取相感者，皆以比应言之。

以近为相比之爻，于《易》例未尽，应爻虽远，然既谓之应，地虽远而情则近也。先儒盖因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故必以相比为近，然就二四而言之则有远近之别，就六爻而统论之，则比与应皆近也。观《蒙》之六四曰独远实也，以其比应皆阴也，如虽无比而有应，亦不得谓之远实矣，故《易》于应爻有婚媾者，有曰宗者，有曰主者，有曰类者，皆亲近之称也。远近相取，须分无比应者为远，有比应者为近，乃为完备。

诸卦以中正相应为善，而在《同人》则为可吝，因五不取君义，盖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为可吝也。

凡《易》例九五、六二虽正应，然于六二每有戒词，《比》之不自失，《萃》之志未变是也，在《同人》之卦其应尤专，故曰吝道。言若同于情之专，而不同于理之正，则其道可吝。亦因占设戒之词尔，非与卦义异也。

《同人》、《大有》两卦皆以《离》之中爻为主，而以《乾》为应者也。《同人》，《离》在下以德为主，故曰应乎《乾》者，应其德也。《大有》，《离》在上以位为主，故曰应乎天而时行者，应其命也。《履》，《兑》在下曰应乎《乾》，《大畜》，《艮》在上曰应乎天，亦卦例也。

《同人》一阴虚中与五阳相应，此卦所以为《同人》也。不言上下应者，盖一阴一阳居上体者，则可言上下应，如《比》、如《小畜》、如《大有》是也。若在下体，则但言应而已，《蒙》、《师》、《履》、《同人》是也。

九五、上六相比，不正之私情必于《兑》体取之者，为其以相悦而动，易入于不正也。独《随卦》虽亦《兑》体而卦以刚下柔为义，则九五上六有相随之义，非不正也。故于九五曰孚于嘉，所以别于《兑》之孚于剥也。于上六则不曰系小子，亦不曰系丈夫，而但曰拘系之下，乃云王用亨于西山，明

乎其所系者王也。

《中孚》三与四皆卦所谓中虚者也，其居内以成中虚之象，同其得应而有匹敌者亦同，然三心击于敌而四志绝乎匹者，三不正而四正也。又六四承九五者多吉，六三应上九者多凶，《易》例如此。

卦多取相应为义，惟《大过》独以相比为义，九二下比初六阴阳相济，故不至于大过也，九五当大过之时，本以中正居尊位者也，然阳过之极，下无应助，而比上六过极之阴，故有枯杨生花老妇得其士夫之象。盖五乃盈而正盛之阳，上为极而将尽之阴，所为取象于老妇士夫也。九二、九四以阳居阴则不为过，故二、四皆吉；九三、九五以阳居阳则过矣，故皆凶也。九四以阳居柔能胜厥任，故有栋隆之象，若更有他志与初六之阴相应，则过于柔为可吝也。《象词》谓不挠乎下，《程传》谓不下系于初也。又《无妄卦》亦不取相应之义，盖有所应则妄矣，故二应五则疾，三应上则灾，惟四与初无应，故初吉而四无咎也。

爻有应有无应，有有应而不应，有无应而应，有初不应而终应。如《需》初九《象》曰“不犯难行”，谓不往应四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谓迟久不应，终亦不失阴阳相应之常也。此亦应之变例。

一阴在下，势不足以有众，能推所有，以同乎人者也，故名曰《同人》；一阴在上人同乎我，为我所有者也，故名曰《大有》。《彖》于《同人》曰应乎《乾》，明我应之也；于《大有》曰上下应之，明人应我也。《履卦》柔在下，亦曰应乎《乾》；《小畜》柔在上，亦曰上下应之。此可以推卦例矣。

《同人》九五刚中正而有应，故先号咷而后笑；《旅》上九刚不中正而无应，故先笑后号咷。

《萃》与《比》同，所异者多九四一阳耳。《比》初无应曰有孚者，一于五也。《萃》初与四应，曰有孚不终者，有二阳焉，不终于四也，及此时而号以求萃，可以破涕为笑，《同人》先号咷而后笑者是也。

《易》例六四应初九，从九五，皆有吉义。《屯》六四《象》曰求而往，《传》义谓已求人，诸儒皆作人求己，而已往从之，观下明也之词，故作从初从五，二说俱可通。

诸卦二五以阴阳相应为吉，惟《小畜》与《困》乃气于阴，故以同道相求为吉，《小畜》阳为阴所畜，《困》阳为阴所掩也。

《系词传》曰：“远近相取。”远谓应与不应，近谓比与不比，或取远应而舍近比，或取近比而舍远应，由此远近相取，所以生悔吝于《系词》矣。

《萃》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三阴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

于人而人莫与求。四则非其正应又非其类是以不正，为四所弃也，与二则二自以中正应五，是以不正为二所不与也。故与萃如则为人弃绝，而嗟如不获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与，无所利也，惟往而从上六则得其萃，为无咎也。三与上虽非阴阳正应，然萃之时以类相从，皆以柔居二体之上，又皆无与居相应之地，上复处悦顺之极，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变动无常，在人识之。

《睽》与《同人》所谓宗，皆以其应言也，然《同人》于宗则吝，而《睽》厥宗噬肤则无咎者，处同人之世则欲其公，不可以有私应，处睽之世则欲其合，不可以无正应，时义有不同也。

《随》之六爻，专取相比相随，不取其应。初九《震》体，《震》以刚爻为主官也，官虽贵乎有守，然处随之时，不可守常而不知变也。变者何？趁时从权，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随人，故不言随而言交系者，随而攀恋不舍之义。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阴柔，而攀恋相随不舍，故皆言系。

应有以卦言者，有以爻言者，《履·彖》曰悦而应乎《乾》，是以下体之《兑》，应上体之《乾》。若《蒙》曰志应，《师》曰刚中而应，是刚柔两爻自相比应。《小畜》上下应，是一爻为主，而众爻应之。

释乘承敌义例第二十五

凡卦上爻乘下爻曰乘，如《屯》六二乘刚也；下爻承上爻曰承，如《蛊》初六意承考也；初与四，二与五，三与上，阴阳相抗者曰敌，如《艮》之上下敌应是也；其阴阳相配者曰应，如《恒》之刚柔皆应是也。

《易》言乘刚者，其下一爻皆刚爻，如《屯》二、《豫》五、《噬嗑》五、《困》三、《震》二皆是。《蛊》九五承以德也，亦指二承五而言，与初同例。《同人》九三敌刚也，谓与上九敌应也。《中孚》六三得敌，《本义》谓敌为上九，则阴阳相应矣，似不应称敌，然上九居巽顺之极，六三为《兑》体之终，则和悦之极，以和悦应巽顺，则亦以阴柔敌阴柔之意，此亦变例也。

乘有二解，乘刚之上乘也，为刚所乘亦乘也。《屯》六二《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六二居《屯》之时而又乘刚，是其患难也，乘者居其上也，故曰六二之难反常者，二五阴阳相应，理之常也，为刚所

乘则乘其常矣。

《屯》六二、《豫》六五、《噬嗑》六二、《困》六三、《震》六二皆言乘刚，惟《困》六三乘《坎》之中爻，其余皆乘《震》之初也。

《履卦》天上泽下，履物为践，履于物为籍，以柔籍刚故为履也。不曰刚履柔，而曰柔履刚者，刚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惟言柔乘刚，不言刚乘柔也，《易》例如此。

爻有两喻，而《象传》偏举者，举其重者也。《睽》三举见舆曳，以乘刚也；《困》三举据于蒺藜，亦以乘刚也。《易》例乘刚之危最甚。

《同人》九四乘其墉，九三为六三之墉，九四在上故曰乘。

《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易》中言乘者皆在上也，言承者皆在下也，初在下无乘之理，故有舍《坎》车而从《震》趾之象，观《象传》乘字可见。

《蹇·象传》曰：“当位实也。”处正承阳，故曰当位实也，四当位可进，而阴柔不能独济，来而承五连于阳，实则得所辅也。

《比·象传》曰：“舍逆取顺，失前禽也。”“舍逆”，谓舍上一阴，阴以乘阳为逆也；“取顺”，谓取下四阴，阴以承阳为顺也。失上一阴，故曰失前禽。

《随》六三随有求得，三非正，而随其义可尚者，以承阳为顺也。

《渐》六四无咎，六四无应者也，然六四承九五，例皆吉者，以阴承阳合于女归之义矣，顺以事上高而不危，故有集木得桡之象。

《蹇》六四往蹇来连，来连承五也。《易》例凡六四承九五，无不著其美于爻象者，况《蹇》有利见大人之文乎？若三则于五无承应之义，而为内卦之主，固不当与四并论也。

《咸》、《恒》二卦其《彖》甚善，而六爻之义鲜有主吉者，盖以爻而配六位，则阴阳、得失、承乘、逆顺之理，又各不同故也。

凡应者，一阴一阳二体不敌，《艮卦》上下之位，爻皆敌峙不相交与，故曰上下应敌不相与也。然八纯卦皆六爻不应，何独于《艮卦》言之？曰：此卦既以止为义，止而不交，爻各峙而不相应，正与止义相协，故兼取以明之。

在《讼》之义，同位而相应相与者也，故初于四为获其辨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讼者也，故二与五为对敌也。

敌者应也，若《艮》言敌应，《中孚》言得敌，皆谓应爻也。

《大畜·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他卦阴阳应为得此则为畜，他卦阴阳敌为不胥与此则合。

《中孚》六三得敌，敌，对敌也，指上九而言，谓所交孚者，正应上九

也。六四马匹亡，匹亦敌也。得敌匹亡其道相反也，谓四既从五，若复下系于初，则不一而害于孚，故匹亡则无咎。

《丰》初九虽句无咎，句，敌也，天下之相应者常非均敌，如阴之应阳，柔之从刚，下之附上，敌则安肯相从？惟《丰》之初四两爻其用则相资，其应则相成，故虽均是阳刚相从而无过咎也，往而相从则能成其丰。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他卦则不相下而离隙矣。

《同人》三四两爻，所以有乖争之象者，盖人情同极必异，异极乃复于同，《易》道循环之理也。卦之内体自同而异，故于门于宗同也，至三而有伏项戎之象，则不胜其异矣。外体自异而同，故乘墉而弗克攻，大师而克相遇，渐反其异也。至上而有于郊之象，则复归于同矣。三四两爻，正当同而异，异而同之际，故圣人因其爻位爻德以取象，三之所谓敌刚者敌上也，四之所谓乘墉者攻初也。盖既非应则不同，不同则有相敌相攻之象矣。

释中正义例第二十六

二为内卦之中，五为外卦之中。

《系词传》曰：“天下之理得，而易成位乎其中矣。”阳位成于五，五为上中；阴位成于二，二为下中，故《易》成位乎其中矣。

《文言》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称中正者，二事也。二五为中，阴阳当位正，称正中者一事也，但取其正得中位，非以当位言也，以在下卦又非阳位，故不为中位而为中德，《文言》两称君德，明非君位也，此又称龙德之中，明非龙位之中也。

《乾》龙之潜、亢不获中也，过中则惕，不及中则跃，二五其中矣，故有利见之占。

一爻有一爻之中，如《乾》初则以潜为中，二则以现为中，三则以乾惕为中，四则以或跃为中，卦有才、有时、有位不同，圣人使之无不合乎中。

《易》卦中四爻得位者，《既济》曰定也，《家人》曰正家而天下定矣，《蹇》、《渐》皆曰以正邦也，在卦为得位者，在人事即是得正也。

《夬》九二有戎勿恤，《象》曰得中道也，九居二虽得中，然非正其为善何也？曰：阳决阴，君子决小人而得中，岂有不正也？知时识势，学《易》

之大方也。

《损卦》九二非正也，而得中为善。《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志存乎中，则自正矣。大率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

显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处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为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之地，处正得中也，《比》与《随》是也；言中正者，得中与正也，《讼》与《需》是也。

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以阳爻居阳位，以阳爻居阴位，是为得正位。

中四爻皆失正位者，除《未济》外，惟《睽》、《解》及《归妹》，而《家人》、《睽》、《渐》、《归妹》皆言男女之道者也。《家人》以得位而正，故《睽》以失位而乖，《渐》以得位而吉，故《归妹》以失位而凶也。他卦有柔乘刚，而义与《归妹》不同者，义与卦变。

《离卦》二五以柔顺丽于中正，所以能亨，人能养其至顺，以丽中正则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则中正矣，五以阴居阳得为正乎？曰：《离》主于所丽，五中正之位，六丽于正位，乃为正也。学者知时义而不失轻重，则可以言《易》矣。

《未济·象传》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程子言正未必中，中无不正。故凡九二、六五皆非正也，而多言贞吉者，以其中也，惟此《象传》释义最明。

《恒》九二悔亡，在《恒》之义居得其正，则常道也。九阳爻居阴位，非常理也，处非其常，本当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应于五，五复居中，以中而应中，其处与动皆得中也，是能恒久于中也，能恒久于中，则不失正矣。中重于正，中则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应于中，德之胜也，足以亡其悔矣。

《传》称刚中者十二，《蒙》、《师》、《比》、《小畜》、《临》、《无妄》、《坎》、《萃》、《升》、《困》、《井》、《兑》；称刚得中者四，《讼》、《渐》、《节》、《中孚》皆以刚居五，而言柔中则失，刚中则得。凡《传》称柔得中，谓五本柔变为刚中，自柔而变刚，为柔得中，自刚言之，即为刚得中。刚得中谓刚中，柔得中亦谓刚中，惟刚中乃称得中也。

《临》初九曰贞吉，九二曰吉无不利，既言吉而又无不利何也？曰：初九以刚得正而吉，九二以刚中而吉，刚中则贞无不利也，刚中最《易》之所善。

《易》以六居五，以九居二，为卦十有六，虽为时不同，其十有五皆吉。谓人君柔中虚己，而任刚德之臣，其臣亦以刚中应之也。

中则不违于正，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坤》六五非正也，而曰黄裳元吉；《泰》九二非正也，而曰得尚于中，行以中为美也。正者天下之定理，中者时措之宜；正者有时而失其中，中者随时而得其正。故中之义，重于正也。《易》爻《传》称得中道者四，《离》六二，《既济》六二，《夬》九二，《师》九二，皆以得中而吉也。

《易》之为道，非中则正，而言正，独有所谓可正，有不可正，有不可疾正，有有利君子正，有不利君子正，有曰艰正，正厉、正凶、正吝。至于言中，乃未有言利不利，可不可者，亦无所谓艰厉凶吝之词，是正有时而不可中，无时而不可也。盖此言正，即贞之义，当与贞吉、贞凶、艰贞、贞吝、合参可也。

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

凡称中正者，二事也。二五为中，初三五阳位，阳爻居之；二四上阴位，阴爻居之，为正。凡称正中者一事也，犹言《兑》正秋也。凡卦有九五者，皆称中正，以其备二美也，独《震》、《蒙》及《比》、《巽》九五称中正者，重在中也。《艮》之六五言中正者，中可兼正也，此《易》之变例也。

《复》六四中行独复，中行者在中行也，卦五阴而四居其中，中之象也。凡卦三四皆可言中，《益卦》三四皆言中行是也。

道贵得中，过非所尚，然随时之宜施当，其可则过也，乃所以为中。《小过·彖》曰，“过以利贞，与时行也。”与时行而不失其贞，则过非过矣。

《益》六三有孚中行，六四中行告公从。三四皆不得中，故皆以中行为戒。

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颐》独凶者，《颐》之时然也，阴柔既不足以自养，初上二爻皆非其与，故往求则悖理而凶也。

《夬卦》似《大壮》，故诸爻多与《大壮》相似，初之壮于趾，三之壮于頄之类是也。《夬》以五阳决一阴，其壮甚矣，圣人虑其夬决之过，故于爻皆致戒，而以阳居阳者为尤甚焉，阳之决阴，君子之去小人，亦贵乎中而已矣。

《解·彖传》曰：“其来复古，乃得中也。”《解》综《蹇》得中者，《蹇》上卦之坎来，而为下卦之坎也，九二得中与《讼卦》刚来而得中同，故《蹇》坎往上曰得中，《解》坎往下亦曰得中也。

阴爻居中称黄，《文言》曰天玄地黄，故爻词称黄。中者皆谓阴爻居中，《坤》六五黄裳，《离》六二黄离，《遁》六二黄牛，《革》初九黄牛，《鼎》六五黄耳。

《离》六二黄离元吉，《离》为火，象焰猛则易烬，九四是也，过盛则有衰竭之凶，九三是也。惟二得中，《离》之元吉也。黄，中之色，《易》凡言黄多谓中。

《离·象传》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谓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不云正者，《离》以中为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鼎·象传》曰：“中以为实也。”实者六五阴虚，以黄中之德为实也，犹《坤》六五美在其中的道也。

《大壮》九二《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以中者居中位也，与《解卦》得中道，《未济卦》中以行正同。

惠定宇撰《易例》中有中和一类，其说曰：“《易》二五为中和，《坎》上《离》下为济，天地万物育中和之效也。《三统历》曰：‘阳阴虽交，不得中和不生。’故《易》尚中和，二五为中，相应为和也。”而又有诗尚中和，礼乐尚中和，君道尚中和，建国尚中和，春秋尚中和，诸类，疑为未就之稿，因欲作《易》尚中和一类，抄辑诸说以备采取耳，有可资参考者，采录如次。

《白虎通》曰：“木者少阳，金者少阴，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从革。”董子《繁露》曰：“循天之道，以养其身，谓之道也。天有两和，以成二中，岁立其中，用之无穷。是北方之中用合阴，而物始动于下；南方之中用合阳，而养始美于上。其动于下者，不得东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其养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然则天地之美恶，在两和之处，二中之所来归而遂其为也。是故东方生而西方成，东方和生北方之所起，西方和成南方之所养长。起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生；养长之不至于和之，所不能成。成于和，生必和也；始于中，止必中也。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夫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中者，天地之美达理也，圣人之所保守也。《诗》云：‘不刚不柔，布政优优。’此非中和之谓欤？是故能以中和理天下者，其德大盛；能以中和养其身者，其寿极命。男女之法，法阴与阳，阳起于北方，至南方而盛，盛极而合乎阴；阴气起乎仲夏，至仲冬而盛，盛极而合乎阳。不盛不合，是故十月而壹俱盛，终岁而乃再合。”

又曰：“天地之阴阳当男女，人之男女当阴阳，阴阳亦可以谓男女，男女亦可以谓阴阳。天地之经，至东方之中而所生大养，至西方之中而所养大成，一岁四起业，而必于中。中之所为，而必就于和，故曰和其要也。和者，天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地之奉也。天地之道，虽有不和者，必归之于和，而所为有功；虽有不中者，必止之于中，而所为不失。是故阳之行，始于北方之中，而止于南方之中；阴之行，

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阴阳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其所始起皆必于中。中者，天地之太极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天地之制也。兼和与不和，中与不中，而时用之，尽以为功。是故时无不时者，天地之道也。顺天之道，节天之制也。阳者，天之宽也；阴者，天之急也；中者，天之用也；和者，天之功也。”

释卦变义例第二十七

卦变之说，由《泰》、《否》二卦《彖词》，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而见之。而夫子《彖传》所以发明卦义者，于是为多，故《易》中一大节目也。上经三十卦，反对之为十二卦，下经三十四卦，反对之为十六卦。《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不可反对，则反其奇偶以相配。卦之体两相反，爻亦随卦而变，故有此则吉，于彼则凶，于彼则当位，于此则不当位。从反对中明此往来倚伏之理，所谓两端之执也。行有无妄之守，反有天衢之用，时有丰亨之遇，反有羁旅之凶，是之谓卦变，非以此卦生彼卦也，又非以此爻换彼爻也。

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变；二阴二阳之卦各九，皆自《临》、《遁》而变；四阴四阳之卦各九，皆自《大壮》、《观》而变。《中孚》、《小过》为变例之卦，《乾》、《坤》为生卦之原，皆不在数中。其法以两爻相易，主变之卦，动者只一爻，四阴四阳即二阴二阳之卦也，其变不收于《临》、《遁》之下者，以用《临》、《遁》生卦则主变者，须二爻皆动，而后余卦可尽，不得不别起。《观》、《壮》有四阴四阳，而不用五阴五阳之《夬》、《剥》者，以五阴五阳之卦已说于《姤》、《复》，无所俟乎此也。《中孚》、《小过》为变例之卦何也？《中孚》从二阴之卦，则《遁》之二阴皆易位，从四阳之卦，则《大壮》三四一时俱上；《小过》从二阳之卦，则《临》之二阳皆易位，从四阴之卦，则《观》三四一进俱上。所谓主变之卦，以一爻升降者，至此而穷，故变例也，犹反对之卦，至《乾》、《坤》、《坎》、《离》、《颐》、《大过》、《中孚》、《小过》而亦穷也。虞氏之卦变，脉络分明如此，当时所著《周易注》、《周易集林》今既不传，其见于李鼎祚《集解》中者，语焉不详，朱汉上据之以定

虞氏卦变，遂有此然彼否之异，无怪赵汝梅谓其错杂无统也。

之卦之说本诸家传而杂见于荀慈明、姚元直、范长生、侯果、卢氏诸人之注，惟虞仲翔之说尤备。《乾》成《巽》、《离》、《兑》，所谓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复》、《临》、《泰》《大壮》、《夬》阳息之卦，皆自《坤》来；《姤》、《遁》、《否》、《观》、《剥》阴消之卦，皆自《乾》来。而《临》、《观》二阳四阴，《大壮》、《遁》四阳二阴，《泰》、《否》三阳三阴，又以例诸卦。自《临》来者四卦，《明夷》、《解》、《升》、《震》也；自《遁》来者五卦，《讼》、《无妄》、《家人》、《革》、《巽》也；自《泰》来者九卦，《蛊》、《贲》、《恒》、《损》、《井》、《归妹》、《丰》、《节》、《既济》也；自《否》来者九卦，《随》、《噬嗑》、《咸》、《益》、《困》、《渐》、《旅》、《涣》、《未济》也；自《大壮》来者五卦，《需》、《大畜》、《睽》、《鼎》、《兑》也；自《观》来者四卦，《晋》、《蹇》、《萃》、《艮》也。自《乾》、《坤》来而再见者，从爻例也，卦无《剥》、《复》、《夬》、《姤》之例，故《师》、《同人》、《大有》、《谦》从六子例，亦自《乾》、《坤》来。《小畜》、《需》上变也，《履》、《讼》初变也，《豫》自《复》来，乃两象易，非《乾》、《坤》往来之谓也。《颐》、《小过》、《晋》四之初，上之二也；《大过》、《中孚》讼上之三，四之初也。此四卦与《乾》、《坤》、《坎》、《离》反复不衰，故不从《临》、《观》之例。《师》二《升》五成《比》，《噬嗑》上之三拆狱成《丰》，《贲》初之四进退无恒而成《旅》，皆据《传》为说，故亦从两象，易之例。《屯》、《蒙》从《坎》、《艮》来，《屯》刚柔始交，《蒙》以亨行时中，亦据《传》为说，不从《临》、《观》之例。因《系词》、《彖传》而复出者二，《睽》自《无妄》来，《蹇》自《升》来，皆二之五。其后李挺之作《六十四卦相生图》，用老子一生二，二生三之说，至于三而极。朱子又推广之，而用王弼之说，名曰卦变。且以已变增益，视李图而加倍，至作《本义》又以二爻相比者而相易，不与卦例相符，故论者谓不如汉儒之有家法也。

向来注《易》，皆以卦变为说，而卦变之说有二，汉儒解《易》，谓一阳五阴之卦，皆自《剥》、《复》而来；二阳四阴之卦，皆自《临》、《观》而来；三阳三阴之卦，皆自《泰》、《否》而来；四阳二阴之卦，皆自《遁》、《大壮》而来；五阳一阴之卦，皆自《姤》、《夬》而来。如《随卦》三阳三阴即为自《否》而来，《否卦》上爻之阳来居于初，初爻之阴进居于上，即变为《随》也。宋儒解《易》，则谓刚柔变化，皆就其相比之爻，互为变易。如《随卦》以下体言之，则为自《困卦》而来，《困卦》二爻之阳来居于初，即变为《随》也；以上体言之，则为自《噬嗑》而来，《噬嗑卦》上爻之阳来居

于五，即变为《随》也；兼上下两体言之，则为自《未济》而来，《未济卦》二爻之阳来居于初，上爻之阳又来居于五，即变为《随》也。《程传》谓《随卦》《乾》之上九来居《坤》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上，故曰刚来而下柔也。此即汉儒三刚三柔之卦，自《泰》、《否》来之说也。《本义》谓《随卦》变自《困卦》九来居初，又自《噬嗑》九来居五，而自《未济》来者，兼此二变，皆阳来随阴之义也。此即宋儒皆就其相近之爻，互为变易之例也。

《易》有刚柔、往来、上下相易之说，而其最著者《贲》之《彖传》也。故学者沿是，争推其所以变，曰：《泰》变为《贲》，此大惑也。一卦之变为六十三，岂独《贲》也哉？徒知《泰》之为《贲》，又乌知《贲》之不为《泰》乎？凡《易》之所谓刚柔往来相易者，皆本诸《乾》、《坤》也。《乾》施一阳于《坤》，以化其一阴而生三子，凡三子之卦，有言刚来者，明此本《坤》也，而《乾》来化之；《坤》施一阴于《乾》，以化其一阳而生三女，凡三女之卦，有言柔来者，明此本《乾》也，而坤来化之。非是卦也，则无是言也。

《易》家以《随》自《否》来，《蛊》自《泰》来，其实非也。《乾》、《坤》重而为《泰》、《否》，故《随》、《蛊》无自《泰》、《否》而来之理。世俗惑于卦变，殊不知八卦成列，因而重之，而内外上下往来之义，已备乎其中。自八卦既重之后，又乌有所谓内外上下往来之义乎？

朱子卦变图，一阴一阳之卦各六，来自《复》、《姤》；二阴二阳之卦各十有五，来自《临》、《遁》；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来自《否》、《泰》；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来自《大壮》、《观》；五阴五阳之卦各六，来自《夬》、《剥》。一阴一阳与五阴五阳相重，出二阴二阳，与四阳相重出，《泰》与《否》相重出，除《乾》、《坤》之外，其为卦百二十有四，盖已不胜其烦矣。《易》之上下往来，皆以一爻升降为言，既有重出，则每卦必有二来，从其一则必舍其一，以《彖传》附会之，有一合必有一不合，就其所谓一来者，尚有两爻俱动，并其二来，则动者四爻矣。原诸儒卦变之意，所以明其自《复》、《姤》、《临》、《遁》、《否》、《泰》、《大壮》、《观》、《夬》、《剥》而来者，以其卦惟此一爻之故，变为别卦，是以脉络可寻，而定为主变，使一卦之中，头绪纷然，爻爻各掺其柄，则彼卦之体已不复存，犹复可认其自某所而来乎？

凡卦有自具变象者，如《讼》之渝安贞，《随》之官有渝，渝变也。又《小畜》之既雨，《泰》之城复于隍，《否》之倾否，皆以变言也。《系词》曰爻言乎变，以《周易》占变也。又有不变者，如《复》、《姤》上下爻变，则

非《复》、《姤》矣。后人于爻词一概论变，及概论不变皆未之当也。

变者阳变阴，阴变阳也。如《乾卦》初变即为《姤》，是就于本卦变之。宋儒不知文王序卦，如《屯》、《蒙》相综之卦，本是一卦，向上成一卦，向下成一卦，如《讼》之刚来而得中，乃卦综也，非卦变也，以为自《遁》卦变来非矣。如《姤》方是变，盖爻一动即变，如《渐》卦九三，以三为夬，以坎中满为妇孕，及三爻一变，则阳死成《坤》，离绝夫位，故有夫征不复之象，既成《坤》则并坎中满通不见矣，故有妇孕不育之象。又如《归妹》九四，中爻《坎》月《离》日，期之象也，四一变则纯《坤》，而日月不见矣，故愆期。

刚上柔下，损上益下，谓刚居上柔在下，损于上益于下，据成卦而言，非谓就卦中升降也。如《讼》、《无妄》云刚来，岂自上体而来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进而上也，非谓自下体而上也。卦之变皆自《乾》、《坤》，先儒不达，故谓《贲》本是《泰卦》，岂有《乾》、《坤》重而为《泰》，又由《泰》而变之理？《贲》下《离》，本《乾》中爻，变而成《离》，上《艮》本《坤》上爻，变而成《艮》，《离》在内故云柔来，《艮》在上故云刚上，非自下体而上也。《乾》、《坤》变而为六子，八卦重而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变也。

凡卦皆自《乾》、《坤》二卦而来，即如《大畜》之初九，乃《乾》之初九，在潜而勿用之地，又为六四所畜，故利于己则不犯灾；九二为六五所畜，故虽在田而德不能普，为舆辐脱之象；三则健极而进，又应上之畜极而通，故为良马驰逐之象。试以《无妄》上三爻推之亦然，《无妄》上九爻，《传》全用《乾卦》上九《文言》之句，可知矣。

清人荅仕周，撰《易经讲义》不主卦变之说，大旨谓凡卦有二体，即有内外上下，有内外上下，即有上下往来，凡《彖传》言上下往来者，皆虚象耳。大概在内卦曰来，在外卦则曰往也，其说与魏枢东《易问》同。然《贲》言柔来而文刚，分刚上而文柔，《噬嗑》、《涣》俱言刚柔分，分者是合而分也，不用卦变自《泰》、《否》之说，亦当用卦本《乾》、《坤》之说，方于分字之解有合，以《泰》、《否》即《乾》、《坤》也。今但云柔在下为来，刚在上为往，三阴三阳为平分，恐可以解上下往来，而不可解分合也。

清人魏枢东撰《易问》，其论卦变曰：“刚柔皆当指卦，不当指爻。如《讼》之刚来而得中者，《坎》也；《随》之刚来而下柔者，《震》下于《兑》也；《蛊》之刚上而柔下，《艮》在《巽》上也；《噬嗑》，《晋》、《睽》、《鼎》四卦，言柔得中而上行者，皆《离》火也；《贲》柔来而文刚，《离》

文乎《艮》之内也，分刚上而文柔，《艮》之内也；《无妄》之刚自外来者，《震》也；《大畜》之刚上者，《艮》也；《兑》柔上而刚下，《兑》在《艮》上也；《恒》刚上而柔下，《巽》在《震》下也，柔以时升者《巽》也。是凡言刚者皆阳卦，凡言柔者皆阴卦也，则以刚来柔来指一爻而言者，固未足以尽其义矣。”

清人许伯政著《易深》，其论卦变曰：“重卦自具两体，凡《传》称上下者，如《乾》下《乾》上，《震》下《坎》上之类。凡称进退、往来、内外者，如《乾》九四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及《否》、《泰》反其类也。《泰》之小往大来，《传》曰内阳外阴；《否》之大往小来，《传》曰内阴外阳之类，皆《易》例之显而易见者。又刚柔之称，有以爻言者，有以卦言者，以义求之皆象明理显，无取于卦变之穿凿。”其论亦明澈。

释中爻义例第二十八

《系词传》为《易》之凡例，是辨是与非，非其中爻不备。所以略初上不言者，盖初上非用事之地，故所重在时位，中四爻用事之地，故惟重在德行也。若夫卦主在初上者，则不可以此论，求卦爻之义者，执此以求之而已。然其词仅曰要、曰多、曰过半，则虽圣人犹未敢轻言之，韦编三绝有以夫。

中爻者，二三四五所合之卦也，《系词》言之详矣。大抵错者，阴阳横相对也。综者，阴阳上下相颠倒也。变者，阳变阴，阴变阳也。中爻者，阴阳内外相连属也。周公作爻词，不过此错综，变中爻四者而已。如《离卦》居三，《同人》曰三岁，《未济》曰三年，《既济》曰三年，《明夷》曰三日，皆以本卦三言也；若《坎》之三岁，《困》之三岁，《解》之三品，皆《离》之错也；《渐》之三岁，《巽》之三品，皆以中爻合《离》也；《丰》之三岁，以上六变而为《离》也。即《离》而诸爻用，此四者可知矣。

中爻亦曰互卦，取卦中二三四及三四五又得经卦二也。《左传》庄二十二年周史为陈侯筮遇《观》之《否》，曰《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杜预注自二至四有《艮》象，《艮》为山，此互体说《易》之始。汉晋相承，王辅嗣黜而不用，钟会亦言《易》无互体，荀凯难之。夫《春秋》之说经者，去圣人未远，其相传必自有，苟非证之经文而见其违背，未尝可

以臆弃矣。辅嗣云：“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以言二体无《乾》、《坤》而有牛马，不当更求其故，不知《易》中之象无一字虚设，牛马既为《乾》、《坤》之物，则有牛马必有《乾》、《坤》，求之二体而无者，求之互体而有矣，若弃互体，是圣人有虚设之象也。或曰《遁》无《坤》，六二称牛，《明夷》无《乾》，六二称马，以互体求之亦无《乾》、《坤》，诚如辅嗣有虚设之牛马也。曰：不然，《遁》之称牛以《艮》，《艮》刚在上，犹牛革在外，称牛革不称牛也。《明夷》之称马，以互体之《坎》，《坎》于马为美脊，为亟心，马之壮者也。他如洪容齐所言，《师》之长子谦，《蛊》之大川，《蹇》之重险之类，苟非互体终不可通，象之无虚设亦明矣。

或曰杂物撰德，辨是与非，非其中爻不备。先儒以此为互体之据，然下文不及互体何也？曰：卦无《乾》、《坤》而有牛马，非杂物乎？卦无《艮》、《兑》，而言止悦，非撰德乎？杂物撰德即是互体，无待于下文也。其后说互体者，朱子发于一卦中既互两卦，又于互卦伏两卦。林黄中以六画之卦为太极，上下二体为两仪，合二互体为四象，又颠倒看二体及互体通为八卦。黄中又有《包体图》，每卦只取一互卦，留三画为本卦之体，《乾》包八卦，八卦包《乾》，如《乾》包《坤》则为损益，《坤》包《乾》则为《咸》、《恒》，余准此。凡一卦之相包，得三十二卦，八卦得二百五十六卦。戴师愈亦一卦具八卦而与黄中异，有正、有伏、有互、有参。如《需卦》，《乾》下《坎》上是正；《乾》变为《坤》，《坎》变为《离》是伏；自二至四为《兑》，自三至五为《离》是互；互体《兑》下《离》上为《睽》是参，本卦是《需》，凡八卦也。吴草庐以先天圆图互体立卦，左右各二卦互一卦，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又以十六卦互之成四卦而止。伪说滋蔓，互卦之粮莠也，若因此而并去互卦，无乃因噎而废食乎？

互卦即谓中爻也，凡二三四五阴阳相错，离而互之，又成两卦。如《坤》、《坎》为《师》，而六五之爻曰长子师师，此正应九二而言，盖指二至四互而成《震》，《震》长子也；《坤》、《艮》为《谦》，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盖指自二以上，则六二、九三、六四至而成《坎》，《坎》为大川也。比例而推之，可以得互卦之旨矣。

《系词》言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谓二与四互为一卦，三与五互为一卦，皆同功也。又《系词》言杂物撰德，亦指互体而言，如《屯》卦外云内雷二物也，中四爻互为《艮》山《坤》地，则又二物矣，所谓杂物也。《坎》陷《震》动二德也，互之则为《艮》止《坤》顺，又成二德矣，所谓撰德也。

卦爻有具互体之象而说者，或非之，未当也。观于《萃》之六三，《象

词》曰：“上《巽》也。”谓六三至九五上互为《巽》，是夫子分明以互体示人矣，较之《本义》，以上为指上六一爻而言，义较长也。

《周易折中·杂卦明义》曰：“先儒有以《离卦》为互卦者，今用其说而详推之。四象相交为十六事，此互卦之根也。惟其方成四画时，所互有此十六卦，故六十四卦成后，以中爻互之，只此十六卦，即以六爻循环互亦只此十六卦。”详见《折中·四象相交为十六事图》。

四卦互成十六卦，又以其二画观之，则互《乾》、《坤》、《剥》、《复》、《大过》、《颐》、《姤》、《夬》者，皆中二爻为太阳太阴者也；互《渐》、《归妹》、《解》、《蹇》、《睽》、《家人》、《既济》、《未济》者，皆中二爻为少阳少阴者也。故十六事归于四象而已。

互《乾》、《坤》、《既济》、《未济》之十六卦，即诸卦之所互而成者也，故十六卦又只成《乾》、《坤》、《既济》、《未济》四卦，犹十六事之于四象也。盖四象即《乾》、《坤》、《既济》、《未济》之具体，故以太阳三叠之即《乾》，以太阴三叠之即《坤》，以少阴三叠之即《既济》，以少阳三叠之即《未济》。《乾》、《坤》、《既济》、《未济》统乎《易》之道，故《序卦》、《杂卦》皆以是终始焉。

《周易》首《乾》、《坤》，故《序卦》、《杂卦》皆不易焉。以互卦论之，惟《乾》、《坤》、《既济》、《未济》四卦互之，仍得《乾》、《坤》、《既济》、《未济》，不与他卦相变。然《既济》犹变为《未济》，《未济》犹变为《既济》，惟《乾》仍得《乾》，《坤》仍得《坤》，其体一定而不可变者也。《易》之道，主于变易、交易。《序卦》者，时之相生，变易者也；《杂卦》者，事之相对，交易者也。然非有不易者以为之体，则所谓《乾》、《坤》毁无以见《易》者，其变化何自生哉？

六十四卦中，有两卦只互得一卦者，如《剥》、《复》只互得《坤》，《夬》、《姤》只互得《乾》，《涣》、《节》只互得《颐》，《丰》、《旅》只互得《大过》。

释错卦综卦义例第二十九

明儒来知德著《周易集注》，其立说专取《系词》中错综其数，以论

《易》象，而以《杂卦》治之。错者，阴阳相错，如先天圆图，《乾》错《坤》，《坎》错《离》，八卦相错是也。综者，一上一下，如《屯》、《蒙》之类，本是一卦，在下为《屯》，在上为《蒙》，载之文王《序卦》是也。其论错，有四正错，有四隅错；论综，有四正综，有四隅综，有以正综隅，有以隅综正；其论象，有错卦之象，有综卦之象。略采其说如下。

错者，阴与阳相对也，父与母错，长男与长女错，中男与中女错，少男与少女错，八卦相错，六十四卦皆不外此错也。天地造化之理，独阴独阳不能生成，故有刚必有柔，有男必有女，所以八卦相错，八卦既相错，象即寓于错之中。如《乾》错《坤》，《乾》为马，《坤》既利牝马之贞；《履卦》，《兑》错《艮》，《艮》为虎，文王即以虎言之；《革卦》上体乃《兑》，周公九五爻亦以虎言之；又《睽卦》上九纯用错卦；《师卦》王三锡命纯用《同人》之错，皆其证也。又有以中爻之错言者，如《小畜》言云，因中爻《离》错《坎》故也；六四言血者，《坎》为血也；言惕者，《坎》为加忧也。又如《艮卦》九三中爻《坎》，爻词曰薰心，《坎》水安得薰心？以错《离》有火也。

综字之义，即织布帛之综，或上或下，颠之倒之者也。如《乾》、《坤》、《坎》、《离》四正之卦，则或上或下，仍是本卦；《巽》、《兑》、《艮》、《震》四隅之卦，则《巽》即为《兑》，《艮》即为《震》，其卦名则不同。如《屯》、《蒙》相综，在《屯》则为雷，在《蒙》则为山是也；如《履》、《小畜》相综，在《履》则为泽，在《小畜》则为风是也；如《损》、《益》相综，《损》之六五即《益》之六二，特倒转耳，故其象皆十朋之龟；《夬》、《姤》相综，《夬》之九四即《姤》之九三，故其象皆臀无肤。综卦之妙如此。

文王《序卦》有正综，有杂综，如《乾》初爻变《姤》，坤逆行六爻变与《姤》相综，所以《姤》综《夬》，《遁》综《大壮》，《否》综《泰》，《观》综《临》，《剥》综《复》，所谓《乾》、《坤》之正综也。八卦通是初与五综，二与四综，三与六综，虽一定之数不容安排，然阳顺行而阴逆行，与之相综，文王之《序卦》如此。即阳本顺行生亥死午，阴本逆行生午死亥之意。

若《乾》、《坤》所属尾二卦，《晋》、《大有》、《需》、《比》诸卦，术家所谓游魂归魂，出于《乾》、《坤》之外者，非《乾》、《坤》五爻之正变，故谓之杂综。然《乾》、《坤》水火四正之卦，四正与四正相综，《艮》、《巽》、《震》、《兑》四隅之卦，四隅与四隅相综，虽杂亦不杂也。八卦既相综，所以象即寓于综之中。如《噬嗑》利用狱，《贲》乃相综之卦，亦以狱言之，《旅》、《丰》二卦亦以狱言者，皆以其相综也。有以上六下初相综者，则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是也；有以二五而综者，柔得中而上行是也。盖《易》以道阴

阳，阴阳之理流行不常，原非死常耳。不悟此妙，则改邑不改进之玄语，其人天且剿之险语，不知何自而来也？

《否》、《泰》二卦同体，文王相综为一卦，故《杂卦》曰《否》、《泰》反其类也，《泰》曰小往大来，《否》曰大往小来。

《谦》、《豫》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谦》轻而《豫》怠也，《谦》之上六即《豫》之初六，故二爻皆言鸣，此例甚多，大概《杂卦》所列，皆可以综言之。

《临》至于八月有凶，《临》综《观》，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至建酉，则二阳又在上，阴双进而逼矣。至于八月，非《临》至《观》八个月也，言建酉之月为《观》，见阳之消不久也，专以综卦言。

《师》、《比》相综，本是一卦，在《师》则专论刚柔，在《比》则专论阴阳。

惠定宇《易例》有旁通一类，有反卦一类，曰：有卦之反，有爻之反。卦之反，反卦也；爻之反，旁通也。王氏《略例》曰卦有反对，按爻之反，阴反为阳，阳反为阴，阴与阳相对，即所谓错也；卦之反，或上或下，颠之倒之，即所谓综也。

《乾·文言》曰：“六爻发挥，旁通情也。”陆注云：“《乾》六爻发挥变动旁通于《坤》，《坤》来入《乾》以成六十四卦，故曰旁通情也。”

“《小畜》亨。”虞注云：“与《豫》旁通，《豫》四之《坤》初为《复》，《复》小阳潜，所畜者小，故曰《小畜》。”“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虞注云：“谓从《豫》四之初成《复卦》，故复自道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何其咎吉？《乾》称道也。”“九二牵复吉，《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虞注云：“变应五，故不自失。”“九三车脱辐。”虞注云，“《豫》、《坤》为车为辐，至三成《乾》，《坤》象不见，故车脱辐。”“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虞注云：“《豫》、《坎》为血为惕，《震》为出，变成《小畜》，《坎》象不见，故血去惕出，得位承五，故无咎也。”

“履虎尾，不咥人。”虞注云：“与《谦》旁通，以《坤》履《乾》，以柔履刚，《谦》、《坤》为虎，《艮》为尾，《乾》为人，《乾》、《兑》乘《谦》，《震》足蹈《艮》，故履虎尾。《兑》说而应虎口，与上绝，故不咥人。”《彖传》曰：“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虞注云：“刚中正，谓五谦，《震》为帝，五帝位《谦》，《坎》为疾病，乾为大明，五履帝位，《坎》象不见，故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

民志。”虞注云：“《乾》天为上，《兑》泽为下，《谦》、《坤》为民，《坎》为志，《谦》时《坤》在《乾》上，变而为《履》，故辨上下，定民志也。”

“《大有》，元亨。”虞注云：“与《比》旁通。”《彖传》曰：“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虞注云：“《大有》通《比》，初动成《震》为春，至二《兑》为秋，至三《离》为夏，《坎》为冬，故曰时行。以《乾》亨《坤》是以元亨。”“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虞注云：“初动《震》为交《比》，《坤》为害，艰难谓阳动，《比》初成《屯》，《屯》难也，变得位艰则无咎。”“九二大舆以载，有攸往，无咎。”虞注云：“《比》、《坤》为大车，《乾》来积上，故大舆以载。”

古无反卦之说，惟虞注《观》、《复》、《明夷》、《渐》五条乃真反卦也，其余一条，及虞注《同人》，荀注《系词》二条仍可通之于旁通耳。《乾》、《坤》、《否》、《泰》，旁通而兼反卦者也，《同人》九五曰：“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虞注云：“《同人》反《师》，此旁通，而云反者亦《乾》、《坤》、《否》、《泰》之例也。”《杂卦》曰：“《否》、《泰》反其类也。”虞注云：“《否》反成《泰》，《泰》反成《否》，故反其类。终日乾乾，反复之道，谓《否》反《泰》，《泰》反《否》也。”

《复·彖传》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虞注云：“刚从《艮》入，《坤》从反《震》，故曰反动，《艮》反《震》也。”

“《观卦》，观，盥而不荐。”虞注云：“《观》反《临》也。”“六二曰窥观，利女贞。”虞注云：“《临》，兑为女，《兑》女反成《巽》，《兑》反《巽》也。”

《明夷》，虞注云：“夷，伤也。《临》二之三而反《晋》也。”

“《渐》，女归吉。”虞注云：“女谓四，归嫁也。”《坤》三之四承五进得位，往有功，反成《归妹》，《兑》女归吉。

《系词上》曰：“鼓之舞之以尽神。”荀注云：“鼓者，动也；舞者，行也。”谓三百八十四爻，动行相反，其卦所以尽《易》之蕴，此反卦之明文。

朱震《周易丛说》曰：“荀爽解《中孚》曰，两《巽》对合外实中虚，则古人取象有用反卦为象者，于此可见。”

《系词下》曰：“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九家易》曰：“下为《艮》象，以外示之《震》，复为《艮》，两《艮》对合，重门之象也。”

又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虞注云：“谓反《损》成《益》。”

虞注《序卦》云：“《否》仅成《泰》，《咸》反成《恒》。”

《序卦正义》曰：“今验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惟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离》、《坎》、《大过》、《颐》、《中孚》、《小过》之类是也。此是宋人反对之说，非汉人反卦之谓。”

反覆不衰之卦，即反覆视之，只是本卦。《乾·象传》曰：“终日乾乾，反复道也。”犹云反复合于《乾》道。

“《颐卦》，颐，贞吉。”虞注云：“《晋》四之初，反覆不衰，与《乾》、《坤》、《坎》、《离》、《大过》、《小过》、《中孚》同义，故不从《临》、《观》四阴二阳之例。”

《系词上》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夫。”虞注云：“谓大人也，庖牺在乾五，动而之坤，与天地合聪明。在《坎》为聪，在《离》为明，神武谓《乾》，睿知谓《坤》，《乾》、《坤》、《离》、《坎》反覆不衰，故而不衰者夫。”

《朱子语类》曰：“三十六宫都是春，《易》中二十八卦，翻覆成五十六卦，惟有《乾》、《坤》、《离》、《坎》、《大过》、《颐》、《小过》、《中孚》八卦反覆只是本卦，以二十八卦凑此八卦，故言三十六也。”

某卦自某卦变者，此虞翻之说也，后儒信而从之。如《讼卦》刚来而得中，乃以为自《遁卦》来，不知乃综卦也。《需》、《讼》相综，乃《坎》之阳爻，来于内而得中也。孔子赞其为天下之至变，正在于此。盖《乾》所属综乎《坤》，《坎》所属综乎《离》，《艮》所属综乎《巽》，《震》所属综乎《兑》，乃伏羲之八卦，一顺一逆自然之对待也，非文王之安排也。惟《需》、《讼》相综，故《杂卦》曰需不进也，讼不亲也。若《遁》则综《大壮》，故《杂卦》曰大壮则止，《遁》则退也，见于孔子《杂卦传》昭昭若此，而乃曰《讼》自《遁》来，失之千里矣。

《未济》与《既济》相综，《未济》九四即《既济》九三，故爻词同。亦如《损》、《益》相综，《损》之六五即《益》之六二；《夬》、《姤》相综，《夬》之九四即《姤》之九三。所以爻词皆相同也，《易》中此例甚多。

清人王琰撰《周易集注》，谓来氏所谓错卦，即横反对卦；所谓综卦，即竖反对卦。不必添立名目，其说亦平实。

魏枢论来氏错综之说，其言曰：“《乾》本至健也，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顺；初爻变《巽》为人，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动，以综言则又可以谓之悦；二爻变《离》为明，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陷；中爻《巽》可以谓之入，以错言则又可以谓之动，以综言则又可以谓之悦。推之三四五上莫不皆然，则亦何

所不像哉？是故初以在下，变《巽》而潜，有以为错震而躁动者，其将何以应之乎？二以变《离》而现，有以为错《坎》而隐伏者，其将何以应之乎？”持论甚为明确。

释上下往来义例第三十

凡退下为来，进上为往。

往来者，以内外卦言之，由内而之外为往，由外而复内为来。

上卦曰上、曰进，下卦曰下、曰复。如《乾》初爻，《传》曰潜龙勿用，下也；九五飞龙在天，《传》曰上治也；九三爻词曰反复道也；九四爻词曰进无咎也。

下言初则上有末义，故《大过·象传》曰：“栋桡本末弱也。”六言上则初当言下，故《乾》之初爻《象传》曰：“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彖传》中有言刚柔往来上下者，皆虚象也。先儒求其故而不得，因而卦变之说纷然，观《泰》、《否》卦言小往大来，大往小来者，文王之词也，果从何卦而往？何卦而来乎？亦云有其象而已耳。

《易》例初九与六四虽正应，却无往从之之义，在下位不援上也。惟《损》初爻言遯往，而《传》谓上合志，盖当《损》下《益》上之时故也。

凡爻例上为往，下为来。《屯》六四往吉，无不利，下而从初，亦谓之往者，据我适人，于文当言往不可言来。如《需》上六三人来，据人适我，可谓之来，不可谓往也。

《易》例固以上卦为上矣，然在本爻以上者皆可曰上，不必拘定上卦也。爻《传》多称上合志者，皆就上数爻而言。如《升》初六上合志也，上谓九二，从二而升五与二同志也；《损》初九尚合志也，尚上也，四赖于初，初益于四与上合志也；《大畜》九三上合志也，上九阳性上进，且畜已极，故不下畜三而与合志上进也；《小畜》六四上合志也，四既有孚，则五信任之，与之合志也。

往者由内往外也，《咸》九三曰执其随往吝。《程传》以为随，随上也，证之《随卦》初刚随二柔，五刚随上柔，可见也。盖四者心位也，心动则形随，三直股位与四相近而相承，故有咸其股，执其随之象，证之《艮卦》亦

然，以三为心位，六二亦曰不拯其随，如解释与下往字亦合。

《丰卦》初九曰往有尚，六二曰往得疑疾。凡言往者，皆进而上也，初进而上，则应阳而有尚，二既以阴居阴，又所应亦阴，故往增疑疾。

《兑》六三曰来兑，上六曰引兑。《兑》所以为兑者，三与上也。三为内卦，故曰来；上为外卦，故曰引。

往来尚有一义，《蹇》初六，往蹇，来誉。《程传》谓“六居《蹇》之初，往进则益入于蹇，往蹇也，当蹇之时，以阴柔无援而进，其蹇可知。来者，对往之词，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上而不进，是有见几知时之类，来则有誉也”。

往蹇来誉，往来二字，惟《程传》言上进则为往，不进则为来，说得极好。今人或谓六四往蹇来连是来就三，九三往蹇来反是来就二，上六往蹇来硕是来就五，亦说得通。但初六来誉则位居最下，无可来之地，其说不得通矣。故不若《程传》好，只是不往为佳耳。《蹇卦》中言来者皆就本爻言，谓来而上于本位也，对往之词。

《蹇》上六往蹇来硕，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来为往耳；初六本无所来，特以不往为来耳。

《丰》六五，来章，有庆誉，吉。凡卦自下而上者谓之往，自上而下者谓之来，此来字非各卦之来，乃召来之来也。谓屈己下贤，以召来之也。章者，六二《离》本章明，又居中正，本卦明以动，有章胆之才者，若能动而致之则明，动相资有庆誉而吉矣。

往谓往上，来谓来下，此《易》例也。然有攸往等词，多作行字解，《易》言利有攸往者十二，《复》、《恒》、《大过》、《损》、《益》、《夬》、《萃》、《巽》、《贲》、《小畜》九三，《损》上九，《大畜》六二。言不利有攸往者二，《剥》、《无妄》。又《震》六五，震往来，《象词》释为危词，与他卦往来不同也。《睽卦》六五，往何吝，先儒谓五仍上往，所以睽也。又如《泰》、《否》二卦之大往小来，小往大来，及《比》之往来，皆以《乾》、《坤》三画立言也。由下卦之外故曰往，自上卦之内故曰来。然亦有变例者，如《屯》四之初乃曰往吉，《需》下卦之上乃曰不速之客三人来。盖以《乾》、《坤》重卦而分上下，如《泰》、《否》之类则上卦为往，下卦为来。以本卦爻之本卦，如《屯》四之初，《需》下之上之类，则以我适彼为往，以彼向我为来，非一义也。

往来有以本爻为主体而言者，如《震》六五，震往来厉，二曰震来，指初之来，以五视初，则初之始震为既往，四之游震为复来，盖五为震往而复来

之时也。此往来则不以自下而上为往，自上而下为来矣。

又《兑》六三，来兑，凶。三居内体故曰来，然非来悦于下二阳之谓也。为悦之主，志在于悦，凡外物之可悦者，皆感之而来也，此又来之一义也。

《易》称有攸往者五，《坤·彖》、《大有》九二，《明夷》初九，《姤》初六；《彖》言往有功者五，《需》、《坎》、《蹇》、《解》、《渐》；言往有庆者二，《晋》六五，《睽》六五；言往吝者二，《屯》六三，《咸》九三；言往有事，往未得者各一，《蛊·彖》，又六四《传》。

大凡柔则言上行，刚则言来，柔下刚上定体也。刚来，如《讼》、《无妄》、《涣》等，刚体本在上而来下；上行，如《晋》、《睽》、《鼎》、《噬嗑》等，柔体本在下，今居五位为上行。

《易》无乐乎柔主也，而独《离》居外体者每称焉。《乾》下《离》上曰《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艮》下《离》上曰《旅》，曰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离》下《离》上曰《离》，曰柔丽乎中正故亨；《震》下《离》上曰《噬嗑》，曰柔得中而上行；《坤》下《离》上曰《晋》，曰柔进而上行；《兑》下《离》上曰《睽》，《巽》下《离》上曰《鼎》，皆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坎》下《离》上曰《未济》，犹曰柔得中也。

《屯卦》利建侯，《本义》谓初九阳居阴下，《传》所谓以贵下贱，皆是主德言，非以位言也，故曰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此又言上下之一例。

《坎》六三，来之坎坎。来之是两字，谓下来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进退皆险也。

《泰》九三《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只言《乾》、《坤》交接之际也。自卦言之，外卦为阴往；自爻言之，外卦又为阴来。

《履》初九，往无咎。往者，进也，阳主于进，故曰往。

《剥·象传》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上谓四五，下谓初二，上下各有二阴，而三独应于阳，遣去四阴而从刚，故曰失上下也。

《兑》六三，来兑，凶。六三阴柔，不中之人，悦不以道者也，来兑就之以求悦也，比于在下之阳，枉已非道就以求悦，所以凶也。之内为来，上下俱阳而独之内者，以同体而阴性下也，失道下行也。

《兑》六三来兑，三居内体故曰来，然非来悦于下二阳之谓也，为《兑》之主志在于悦，凡外物之可悦者，皆感之而来也，此来之又一解也。

释先后内外左右义例第三十一

凡卦以下画为前，上画为后。如《比》之后夫凶，指上六是也。

《易》例多取初爻为居先，独《遁》而取在后之义，盖因卦义而变者也。初于序则先，然于位则内也。《遁》者，远出之义也，故以外卦为善，初居最内，岂非在后者乎？或曰《明夷》之初九居内，何以为先几乎？曰《明夷》则以上卦为内，以上六为主故也，是以六四入左腹，而六五当内难也。如是则初又为最远，与《遁》之义正相反也。

《需·彖传》曰：“需，须也，险在前也。”《需》，《乾》下《坎》上，故曰险在前。惟《乾》刚健，内有所主，故能需而不遽进。盖阴柔不能宁耐，乾刚则沈毅稳健坚持于后，所谓德行恒易以知险也。

《易》以上卦为外，下卦为内，此定例也，而二体亦各有内外。如《比》六四承九五，同在上卦而言外；《比》者，以四为内，五为外也。

《临·彖传》曰：“志在内也。”此志在内当与《泰》初志在外反观，同是天下国家也，自初言之则为外，自上言之则为内。

《贲·彖传》曰：“以明庶政，无敢折狱。”与《旅卦》都说刑狱事，但争《艮》与《离》之在内外，故其说相反。止在外，明在内，故明政而不敢折狱；止在内，明在外，故明谨用刑而不敢留狱。

诸卦皆指内为来，为外往。《蹇·彖》曰往得中，谓五也。《蹇》、《解》相循，覆视《蹇卦》则为《解》，《解》九二得中，则曰其来复吉，乃得中也。往者得中，中在外也；来复得中，中在内也。

《系词传》曰：“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爻象者，动而无形，故曰内；吉凶者，显而有迹，故曰外，非专以蓍筮言也。《比》六四，外比之。二与四皆比于五，二应五在卦之内，故曰比之，自内四承五，在卦之外，故曰外比之。内外虽异，而得其所比其义一也。

《益·彖传》曰：“或益之，自外来。”言不知所从来也，与上九自外来同，惟二则吉来，上则凶来耳。

《涣》六三《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在外者志在外卦之上九也，以上九足为济，《涣》之外援所以不有其身。

《巽》九五，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无初始末善也，有终更之始善也。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出命更改之道当如是也。甲者事之端，庚者更变之始，十干戊己为中，过中则变，故谓之庚。事之改更当原始要终，如先甲后甲之义，如是则吉也。

《巽》九五，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庚，更也，事之变也。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反以叮咛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变之后。

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故《蛊》六五曰，终则有始。庚者，十干之过中，事之当更者也，故《巽》九五无初有终。况《巽》九五乃《蛊》六五之变，以造事言之，故取诸用，以更事言之，故取诸庚。《易》于甲庚，皆曰先后三日者，盖圣人谨其始终之意也。

《蛊》者，事之坏。先甲后甲者，飭之使复与起。《巽》者，事之权。先庚者，行之使适变通。

《系词传》曰：“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出入犹行藏，内外犹隐显。《遁》以远时为吉，《丰》以幽隐致凶，《渐》以高显为美，《明夷》以处昧利贞，此内外之戒也。

《丰》九三，折其右肱。曰右者，阳为右，阴为左，故《师》之左次，《明夷》之左股左腹，皆阴爻也，此阳爻故以右言之。

《明夷》六四，入于左腹，《坤》象也。《坤》体之下，故曰左腹，尊右故也。

《师》六四，师左次。师三宿为次，右为前，左为后。盖《乾》先《坤》后，《乾》右《坤》左，故《明夷》六四阴也，曰左腹，《丰》九三阳也，曰右肱左次，谓退舍也。

《无妄·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初九之刚，《乾》一索于《坤》而得之，是以为《震》，而《无妄》之外体又《乾》也，则初九之刚，实自《乾》来，故曰刚自外来。《震》以初爻为主，其在《无妄》则内体也，故曰为主于内。《彖》言刚来柔来，未有言自外来者，则谓自外卦《乾》体来者信矣。

释吉凶悔吝义例第三十二

圣人设卦，本以观象，自伏羲至于文王一也。圣人忧患后世，惧观者智不足以知此，于是系之卦词，又系之以爻词，以吉凶明告之。

大抵看《易》，须是晓得象占分明。所谓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爻有此象，而占者视其德，而有吉凶耳。

天地间刚柔变化，无一时间断，人在大化中，吉凶悔吝无一息停止，吉一而已，凶悔吝三焉。

刚柔相推之中，或当位，或失位，而吉凶悔吝之源，正起于此。圣人之所观，观此也；圣人之所明，明此也。盖吉凶悔吝，虽系于词，而其原实起于变。

吉凶在事本显，故曰生；悔吝在心尚微，故曰著。悔有改过之意，至于吉则悔之著也；吝有文过之意，至于凶则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吉凶生于悔吝；要其终而言，则悔吝著而为吉凶也。故曰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吉凶悔吝，四者循环，周而复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又悔，循环不已。正如刚柔变化，刚了化，化便是柔，柔了变，变便是刚，亦循环不已。

吉，即顺理而得之象也；凶，即逆理而失之象也；悔，即既失之后，困于心，衡于虑，而为忧之象也；吝，即未失之先，狃于安，溺于乐，而为虞之象也。

吉凶悔吝，在乎动者也。动之所起，兴于利者也。故饮食必有讼，讼必有众起，未有居众人之所恶，而为动者所害，处不竞之地，而为争者所夺。是以《谦》六爻虽有失位无应乘刚，而皆无凶咎悔吝者，以谦为主也。

《系词传》曰：“吉凶者，贞胜者也。”贞者，正也。一部《易经》皆利于正，盖以道义配祸福也，故为圣人之书。术家独言祸福，不配以道义，如此而诡，遇获禽则曰吉，得正而毙焉则曰凶，京房郭璞是也。胜者，胜负之胜，言惟正则胜，不论吉凶也。《易》中如过涉、灭顶之类，皆是此意。

《节》上六苦节，贞节，悔亡。贞凶者，虽无越理犯分之失，而终非天理人情之安也。盖以事言无甘节之吉，故贞凶；以理言无不节之嗟，故悔亡。

《易》以祸福配道义，而道义重于祸福，故《大过》上六过涉灭顶无咎，而此曰悔亡，见理之得失，重于事之吉凶也。

《彖词》言吉者二十二，爻词言吉者一百二十一，《彖词》言凶者五，爻词言凶者五十二。

《大壮》九二，《解》初六，《恒》九二，爻词皆不著其所以然。盖以恒者常也，中则常矣，卦惟九二一爻，以刚居中。《大壮》之壮戒于太过，而四阳爻惟二得中。《解》利西南，贵处后也，而卦惟初六为最后。此皆合乎卦义而甚明者，故直系以吉占，而词可略也。

曰大吉无咎者，必大吉而后得无咎也。《萃》九四大吉无咎，盖四以阳居阴非正也，虽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后为无咎也。大为周遍之义，无所不周，然后为大，无所不正则为大吉，大吉则无咎也。

《系词传》曰：“悔吝者，忧虞之象也。”悔亡则虞，有小吝则忧，忧虞未至于失得，悔吝不入于吉凶，事有大小，故词有急缓，各象其意也。

凡《彖词》直著吉凶而无他戒者，《大有》、《鼎》直曰元亨，《归妹》直曰征凶，无攸利。

凡言终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此《朱子语类》之说。

凡爻言贞吉，有爻之本善者，有爻非贞而为之戒者。《比》六二、六四均曰贞吉，爻之本善也，言二自内比外四以柔居柔，外比九五为得其正，是以吉也。

寂然不动，又曰动之微，吉之先见。当其不动也，尚无所谓吉，又何有于凶？惟动而微也，吉斯见焉。动而纷纭杂乱也，凶与悔吝始生于其间矣。

有以无咎为吉者，《小畜》初九曰何其咎吉，先言何其咎，而后言吉者，以无咎为吉也。

贞凶贞吝有二义，有贞固守，此则凶吝者，有虽得正亦凶吝者。

《离》九四，焚如、死如、弃如，凶之至也，而占不言凶何也？凶至死弃祸之极矣，故不暇言凶也。

《益·象传》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固有之者，本有之也，言三之爻位多凶，则凶事乃三之本有也。孔子三多凶之语，本原于周公之爻词，六十四卦惟《谦卦》三爻有吉字，余皆无，故三多凶。

《易》凡言悔吝，即寓介之意；言无咎，即寓悔之意。忧盱豫之悔，存乎迟速之介也；忧即鹿之吝，存乎往舍之介也。震甘临之无咎，存乎忧而悔也；震频复之无咎，存乎属而悔也。

曰终吝者，悔自凶而吉，吝自吉而凶也。

《易》卦有悔亡无悔者，必先悔亡而后无悔，盖无悔之义，进于悔亡也。其四五两爻，相连言之者，则《咸》、《大壮》及《未济》是也。《未济》自下卦而上卦，事已过中，向乎济之时也。以高宗论之，四为奋伐之时，而五为嘉靖之候，凡晦而明，自剥而生，自乱而治，其光辉必倍于常时，故无悔之下，曰君子之光有孚吉。

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则凶害悔吝其相得则吉利。悔亡，无悔、无咎从可知也。

言悔吝者，皆吉凶未定，失得未成，有忧于心之象，然多向不好一边说。悔者自凶而趋吉，吝者自吉而趋凶，皆自忧虑于中，虞度于外，两念得来。盖徒悔而已，则悔亦为吝，若真知羞耻，则吝亦悔。此忧虞所以未为失，而悔吝所以未至凶也。

言动之间，尽善之谓得，不尽善之谓失，小不善之谓疵，不明乎善而误入乎不善之谓过。觉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无及，于是乎有悔。不觉其小不善，犹及于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于是乎有吝。吾身之过犹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补之斯全，身有过补之斯还，还者何？复之于善也，补不善而复之于善，何咎之有？

失得指时有消息，位有当否。说小疵兼两意，向于得而未得，尚有小疵则悔；向于失而未失，已有小疵则吝。

悔者，未至于吉而犹有小疵，吝者，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也。词有悔而趋吉，乃事能忧而将变之象；词有吝而趋凶，乃事可虞而安之之象。

悔有因盈而悔，有因消而悔，因消而悔谓之吝，吝《说文》作遴，难行也，不能即合于道，由艰难因殆而后得也。《系词传》曰：“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情，实也。伪反乎情，无实也。变而通之为利，反乎利为害，远近犹言先后缓急也。又谓明乎元亨利贞，而后明乎悔吝者，不能元亨利贞，变而通之以归乎元亨利贞者也。能悔吝则不致有大过，故《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者，其小疵也。

《易》之言吝有二义，一谓羞吝，有耻辱之义；一谓鄙吝，有鄙吝之义。如《同人》六二《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程传》释吝字为狭小而不广大，故于道为吝，是鄙吝之义也。

《易》爻言悔者二，《家人》九三，《鼎》九三；言有悔者四，《乾》上九，《豫》六三，《蛊》九三，《困》上六；《彖》言悔亡者一，《革》；爻言悔亡者十八，《咸》九四，《恒》九二，《大壮》九四，《晋》六三、六五，《睽》

初六、九五，《家人》初九，《萃》九五，《革》九四，《艮》六五，《夬》九四，《巽》六四、九五，《兑》九二，《涣》九二，《节》上六，《未济》九四；言无悔者七，《同人》上九，《复》初六、九五，《咸》九五，《大壮》九五，《涣》六三，《未济》六五。

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故无悔与悔亡不同。

《彖》未有言悔亡者，惟《革》言之。《革》，易有悔也，必革而当其悔乃亡，当字即是贞字，一有不贞则有不信，有不通皆不当者也。

《革·彖词》称悔亡，词系于元亨利贞之下，《传》云革而当其悔乃亡，于九四爻发明其义云，悔亡有孚改命吉，改命者变通之谓也。《乾》上九亢龙有悔，《文言传》云：“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亢而能悔，则知亡矣。又历引诸卦以明其义，要其大旨皆谓悔者，悔其不变而已，若不能变通，虽悔而不能免乎吝，故曰悔吝者，其小疵也。

释无咎义例第三十三

吉凶则已著，故直言其失得而已；悔吝则犹微，故必推言其小疵也。至四者之外，又有所谓无咎者，不图吉利，求免罪愆之名也。其道至大而贯乎吉凶悔吝之间，故《易》之中有曰吉无咎者，有曰凶无咎者，有曰吝无咎者，然其机皆在于悔。盖惟能悔，利吉而不狃于安也，凶而能动于困也，吝而不包其羞也。是故《易》词之教人也，于凶辨之而已，于悔吝也，则忧之谨其几也，忧之不已，又从而震之曰诫，能去吝而悔，不徒悔而补过，则可以无咎矣。

凡《易》中言吉无咎者，皆谓得吉而后可以免咎，而《损·彖词》及《益》初九，《萃》九四之词为尤著。

众人不贵无悔而贵能悔，为其为改过迁善之路也，故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

凡言无咎者，非吉则凶，非得则失，有惧于心之象。若言如此则无咎，不如此则有咎也，然多向好处一边说。

一部《易》原始要终，只是敬惧无咎而已，故曰惧以终始无咎者，善补过也。《易》中凡说有喜、有庆吉、元吉，都是及于物处，若本等只到了无咎

便好。

诸卦爻词言无咎者，九十有九，多补过之词。《节》六三无咎与诸爻异，言无所归咎也，《解》三爻《传》又谁咎语，虽与此同，然爻未尝有无咎字。

诸爻言无咎者，如是则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补过也。虽使爻义本善，亦不害于不如是则有咎之义。《小畜》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过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

善补过者，先本有咎修之，则可免咎也。《系词》先言吉凶悔吝，而后及无咎，大抵不贵无过，而贵改过。无咎者，善补过也，圣人许人自新之意切矣。

《泰》九三于无咎之下言有福，《否》九四于无咎之下言畴离祉者，二爻当天命之变，正君子补过之时也。《泰》之三知其将变，能修人事以胜之，使在我者无可咎之事，然后可以勿恤小人之孚，而自食君子之福也。《否》之四因其当变，能修人事以乘之，有可行之时，而无可咎之事，则不独为一己之利，又足为众贤之祉也。是二者苟者咎焉，其祸可胜言哉。

《易》言吉无咎者，必得吉而后可无咎也。如《萃》九四无尊位而得众心，故必大吉而后可以无咎。《益》之初九在下位而任厚事，亦必元吉而后可以无咎也。

无咎有两解，如《大过》之上六，《萃》之上六，《节》之六三，《程传》皆作无所归咎说，是贬词非许之词。然细玩《象词》，《大过》上六《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本义》以上六为杀身成仁，实合夫子解经之意，则无咎字系不可得而咎，仍是许之词。

《临》之六三，失临之道，而既忧之；《节》之六三，失节之道，而嗟若。皆得无咎，《易》以补过为善者也。

《临》六三，《大壮》上六，皆无攸利，皆曰咎不长，盖六三之忧，上六之艰，不贵无过而贵改过也。

《节》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王辅嗣于此无咎别立一例，盖因夫子大象不节之嗟，又谁咎也，只旧例亦可推行，言但能嗟其不节，有补过之心，则亦无咎也。

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

《彖》言无咎者八，《师》、《比》、《随》、《复》、《恒》、《损》、《困》、《艮》；爻言无咎者八十五，《乾》九三、九四，《坤》六四，《师》九二、六四、六五，《比》初六，《履》初九，《泰》九三，《否》九四，《同人》初九，《大有》初九、九二、九四，《蛊》初六、九三，《临》六二、六四、上六，

《观》初六、九五、上九，《噬嗑》初九、六二、六三、六五，《贲》上九，《剥》六三，《复》六三，《无妄》九四，《颐》六四，《大过》初六、九五、上六，《坎》九五，《离》初九、上九，《晋》初六、上九，《睽》初九、九二、九四，《解》初六，《损》初九、六四、上九，《益》初九、六三，《夬》九三、九五，《姤》九二、九三、上九，《萃》初六、六二、六三、九四、九五、上六，《升》九二、六四，《困》九二，《井》六四，《革》六二，《鼎》初六，《震》上六，《艮》初六、六四，《渐》初六、六四，《丰》初九、九三，《巽》九二，《涣》九五、上九，《节》初九、六三，《中孚》六四、九五，《小过》六二、九四，《既济》初九，《未济》上九；言何咎者二，《随》九四，《睽》六五；言何其咎为咎匪咎者各一，《小畜》初九，《夬》初九，《大有》初九。

《易》言谁咎者三：《同人》又谁咎也，言人谁有咎我者也；《解》又谁咎也，言我之咎非人之咎也；《节》又谁咎也，言无所归咎于人也。《解》与《节》同而小异。

释易为君子谋义例第三十四

《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撰德于卦，虽爻有大小，及系词其爻必告以君子之义。

《剥》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复》曰：“利有攸往，刚长也。”《易》之意，凡以为君子谋也。

自《复》一阳生，积而至《临》则二阳长矣，故曰刚浸而长。《遁》者《临》之反也，《临·彖》曰刚浸而长，《遁·彖》不曰柔浸而长，而只曰小利贞，浸而长。《易》不为小人谋也。

《剥》之三即《复》之四，《复》六四不许以吉，《剥》六三许以无咎何也？曰《复》君子之事，明道不计功，不以吉许之可也。《剥》小人之事，小人中独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许之，无以开其补过之门也。《易》不为小人谋，未尝不为小人劝。

《易》中都是贞吉，不曾有不贞吉，都是利贞，不曾说利不贞。如占得《乾卦》固是大亨，下则云利贞，盖正则利，不正则不利，至理之权舆，圣人

之至教寓其间矣。大率是为君子设，非小人盗贼所得窃取而用。

人性皆善，失可变而为得，始虽凶，一经悔吝，则凶仍化而为吉也。《易》之为书，圣人教人适善改过，故吉多于凶，悔吝亦吉也，是吉处其三，而凶处其一，说者以悔吝为凶，非也。《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此其义也。

《系词传》曰：“小惩而小诫，小人之福也。”《大有·象传》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易》不为小人谋，亦何尝不为小人谋耶？

《坤》初六曰：“履霜，坚冰至。”方履霜，而知坚冰至者，教占者防微杜渐，图之不可不早也，故曰《易》为君子谋。《乾》言勿用，即《复卦》闭关之义，欲君子之难进也。《坤》言坚冰，即《姤卦》女壮之戒，防小人之易长也。

《遁》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若以小人与君子相敌者言之，则否字解如泰否之义谓好。《遁》者身退道亨，在君子固吉矣，岂小人之福哉？自古君子退避，则小人亦不旋踵而覆败，是君子之遁者，非君子之凶，乃君子之吉，而致君子之遁者，非小人之泰，乃小人之否也。此义与《剥》上小人剥庐之指正同，《易》虽不为小人谋，而未尝不为小人戒也。《本义》以小利贞为戒小人之词，似与此意亦合。

《困卦》之所以名困者，以柔掩刚而为困，主乎阳而言也，而阴之困为尤甚，《彖传》曰：“困而不失其所享，其惟君子乎！”三刚爻之谓矣。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来氏知德解为，不利作一句，君子贞者，即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也，不言小人者，《易》为君子谋也。

《夬》上六，无号，终有凶。《传》义皆以为小人有凶，《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详味此爻，若如《传》义说似为小人谋，应依卦词孚号有厉之意，言虽是五阳决去一阴，尚存为君子之计，苟或默然养祸，则其终必致凶，圣人之情何尝虑小人有凶哉？

《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猷。君子之进不可自媒以苟媚其君，而幸其时之宠荣也，是故君子进用，必须有道。六二以阴居阴履得其正，又上应九五中正之君，必待其君援引于己，然后往之，此所以得吉，而无咎也。曰：乃曰用所以为君子谋也。

《升》九二，孚乃利用猷，无咎。其义与《萃》同，《升》、《萃》以柔为善，二刚而亦利者以其中也，刚中有应是见大人者也，故亦为升之利。初言吉，以君子得时之遇言也；二言无咎，以君子进身之道言也；至六四则吉无咎兼言之。

《易》为君子谋，至勤恳也。六十四卦《大象》皆曰君子以以，欲君子学圣人也。如《乾·文言》先赞圣人，究归君子，其勤恳如是。

《易》固为君子谋，然其为君子谋者，亦所以为小人谋也，观小人剥庐之词可见。盖道理自是如此，天地间岂可一日无善类哉？不然人之类灭矣，可见圣人非姑为是，抑彼以伸此也。

《剥》不利，有攸往。《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剥之意义甚多，而卦词只此一语，俭德避难所以为君子谋也。

释易备劝戒义例第三十五

圣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决所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为善。如严君平所谓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者，故卦爻之词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叩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词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词，理无不正，故其叮咛告戒之词皆依于正，天下之动所以正夫一，而不谬于所之也。

《易》之为书，本为卜筮而作，故其词必根于象数，而非圣人己意之所为，其所劝戒亦以施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说虽有义理而无情意。

卦爻之词，本为卜筮者断吉凶，而因以训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训戒之意，而推说其义理以明之。

《系词传》曰：“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既惧其始，使人防微杜渐，又惧其终，命名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补过，乃《易》之道也。

《易》之大义，大抵于满盛时致戒，朱子云《乾卦》上九若占得此爻，必须以亢满为戒，当极盛之时便须虑其亢，九三在下体之上，未离于下，舜之玄德升闻时也，日夕不懈而兢惕，则虽处危地而无咎，卦言圣人之事而戒惧，若是苟不设戒，何以为教？此作《易》之义也。

《乾》者，自强而已矣，而曰惕；《震》者，动而已矣，而曰惧。惕之为强也，见惕之非惴惴也；惧之为动也，见惧之非惊恐也。圣人因象以设戒尔。

圣人设教，理贵随宜，故夫子先论人事，不语怪力乱神，绝四毋必。今于《易》象阐扬天道，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欲明阳生

阴杀，天道必然，理国修身，积善为本。故于《坤》爻初六阴始生时，著此微言，永为深诫，欲使防萌杜渐灾害不生，开国承家君臣同德者也。

《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六五柔顺而中，以处尊位虚己以应九二，贤而上下归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威如吉亦戒词也。

《大有》初九，艰则无咎，虽当大有之时，以阳居下，在事之初，未涉乎害者也，何咎之有？然亦必艰以处之则无咎，《易》之劝戒深矣。

《履卦》，履虎尾，危词也。大抵人之涉世，多是危机，不为所伤，乃见所履。《大传》曰：“易之兴也，其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词危危，莫危于履虎尾矣。故夫子举九卦，言处忧患之道，以《履》为首。

《履》之六爻，皆以履柔为吉，故九二为坦坦，九四为愬愬终吉，上九为其旋元吉，皆履柔也。六三卦词本善，终以履刚为凶。初九、九五所履皆正，然初仅能无咎，五不免于厉，皆履刚也。是故初则惧其失，初心之正而教之以保其素。五则惧其恃势，位之正而教之以谨其决。盖刚者喜动而好决，任刚而行者，后多可悔之事也，《易》之为教如是。

《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三居泰之中，在诸阳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循环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极必否，故于泰之盛而为之戒，当知天理之必然，两言无不者，明此皆天道之必至。

《泰》九三曰平陂往复，至三而已，戒阴之复来。《否》六三曰包羞，至三犹极，言阴之不去。君子小人之情状如此，《易》之为戒深矣。

《否》九五曰，其亡其亡。否至五，否已休矣，渐将反泰，然犹未离于否也，故有其亡之戒，而复郑重其词，所谓存不忘危，圣人之戒深矣。

《丰》之大，有亨道焉，大则必通也，亦有忧道焉，大则可忧也，不必过于忧，如日之中斯可矣。《泰》、《晋》、《夬》、《家人》、《升》皆曰勿恤，此曰勿忧，皆当极盛之时，常人所不忧而圣人所深忧，其词曰勿忧，深切之词，非谓可无忧也。

《遁》阴长而犹微，可制也，则告阳以制阴之道，曰畜臣妾。《剥》阳长已极，不可制矣，则教阴以从阳之道，曰以宫人宠臣妾，宫人皆阴也。

《大壮》九三前有四，故为触藩，九四前遇阴，故为藩决，上六前无滞碍而亦言触藩者，处一卦之穷也。不能退者在众爻之上，不能遂者亢而不可前进也，然能艰则吉，此《易》之所以备劝戒也。

《剥》六三，剥之无咎，众阴剥阳之时，而三独居刚应刚，与上下之阳异矣，志从于正，在《剥》之时为无咎者也。三之为可谓善矣，不言吉何也？

曰：方群阴剥阳众小人害君子，三虽从正，其势孤弱所应，在无位之地，于斯时也，难乎免矣，安得吉也？其义为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劝也。

《夬卦》与《大壮》相似，《壮》上之艰，《夬》上之号，则戒之终始，不忘危惧而已。《壮》不如《夬》之盛，《壮》犹曰不能遂，《夬》则可以遂矣，然其危惧之心同也。

《夬》者决也，以五阳决去一阴，而《彖》为警戒危惧之词不一。盖阴之势虽微，蔓或可滋，穷或为敌，君子固无时不戒惧，尤不可于小人道衰之时，忘戒惧也。

《临卦》至于八月有凶，二阳方长于下，阳道响盛之时，圣人豫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衰，则可以防其满极，其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则无及至。

《彖》曰：“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临》二阳生，阳方渐盛，阳消之象也，曰至于八月则消而凶矣。盖自《复卦》一阳之月，至于《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也，故曰消不久。在阴阳之气言之消长，如循环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则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方君子道长之时，圣人豫为戒，使知极则有凶之理，而虞备之常不至于满极，则无凶也。

《坎》上六三，岁不得凶。不得者，不能得其道也。如悔罪思愆是谓得道，则其困苦幽囚止于三岁矣。圣人之教人动心忍性，以习于险者，虽罪罟已成，而犹不忍弃绝者如此。

《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谓未及身也，邻者近于身者也，能震惧于来及身之前，则不至于极矣，故得无咎。苟未至于极，尚有可改之道，震终当变柔不固守，故有畏邻戒而能变之义。圣人于《震》终，示人知惧能改之义，为劝深矣。

《颐》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三应于上，若得所养而凶，莫甚于三。盖不中不正，而居动之极，所以求养于人者，必无所不至，是谓拂于《颐》之正，凶之道也。十年勿用，无攸利，戒之也。因其多欲妄动，示之以自及之理，作《易》之本意也。

《豫》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在豫之终，故为昏冥已成也，若有渝，变则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终有变之义，人之失，苟能自变，皆可以无咎，故冥豫虽已成，能变则善也。圣人发此义，所以劝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专言渝之无咎。

冥于豫而勉其有渝，开迁善之门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进善之机也。故曰《易》为劝戒而设。

《贲》之为言饰也，谓饰以文华也，然以六爻考之，初之舍车而徒，五之丘园，上之白贲，皆质实而不事文华者也。四之皤如，《贲》于初、二之贲须附于三，惟三之贲如濡如，《贲》饰之盛，而即有永贞之戒者，惧其溺于文也。如是则古人之所贲者，未始事文华也，亦务其本实而已，本实既立，文华不外焉，徒事文华不务本实，非古人所谓《贲》。

《困》上六，曰动悔，有悔，征吉。《困》非自己至而时势适逢者，则当守其刚中之德，是谓因而不失其所亨也，其道主于贞。若《困》由于己之柔暗而致者，则当变其所为，以免于困也，其道主于悔。学者深察乎此，则处困之道异，宜而各得矣。

《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极矣，有悔则可以出困，而征吉，困穷而通，其谓是夫。

《剥》上六，以宫人宠，终无尤也。群阴消剥于阳，以至于极，六五若能长率群阴骈首顺序，反获宠爱，于阳则终无过尤也，于剥之将终复发，此义圣人劝迁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易》卦诸爻，《噬嗑》之九四，《大畜》九三，曰利艰贞，未有一卦全体以利艰贞为义者，独《明夷》卦词曰利艰贞，余无他语，盖观君子之明，伤为可惧，而危词以戒之，其时可知也。

《既济》亨小利贞，《屯》难之时而大亨者，以其动乎险中，不敢安宁也。《既济》之时而亨，小以其已安已治，四达不悖也。《彖》所以言初吉终乱者，以此象；所以言思患豫防者，亦以此。《本义》谓此卦及六爻占词，皆有警戒之意，时当然也。

《未济·彖传》既曰柔得中，而又有不续终之戒，可见济事无可轻忽之时。既曰不当位，又著刚柔之应，可见得人无可济之事。《易》以《未济》终，其言如此，圣人劝戒之意深矣。

圣人作《易》，以示天下，欲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词，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舍逆取顺，避凶趋吉而已。六十四卦中，如《大有》上九词之顺道，而获吉者多矣，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夫子于《系词传》再三举之者，深见人顺道而行，自与吉会之意。

伏羲之《易》无其词，文王以前不过为占卜之书而已，至文王始有《彖词》教人以反身修德之道，因受羑里之难，身经忧患，故其词无非处患难之道。《系词传》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此之谓也。所引九卦，即教人用以免忧患之道也。

释易先人事义例第三十六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以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爻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

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近。天者圣人之所以独得，而人者圣人之所以告人者也。告人以天，人则骇而惑；告人以人，人则乐而从。故圣人之作《易》，凡所谓深微悠忽之理，举皆推之于庸言庸行之间，而卦爻之象，吉凶悔吝之词，不亦深切而著明也哉？

凡卜筮问《易》者，先须谋诸人，然后乃可问《易》，虽圣人亦然，故《洪范》曰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然后曰谋及卜筮。又曰：“朕志先定，询谋佥同。”然后“鬼神其依，龟筮协从”是也。

北山黄公善医，先寝食而后针药。汾阴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后说卦。

阴阳交运，否泰相仍，时势然也。虽艰贞勿恤如之何？曰平陂往复者，天运之不能无艰贞，勿恤者人事之所当尽，天人有交胜之理，处其交履其会者，必有变化。持守之道，若一谗之天运，以为无予于人事，则圣人之《易》可无作矣。

《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干氏宝曰，爻以气表，繇以龙兴，嫌其不关人事，故著君子焉。

《象传》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亢不徒以时势，言处不者与时势俱亢，方谓之盈，不可二字，圣人深为处盈者致戒。

《泰》上六，城复于隍。《象传》曰：“其命乱也。”盖泰极而否，虽天运之自然，亦人事之致然。惟其命乱所以复否，圣人于泰终而归咎人事，其戒深矣。

《否》上九，否倾将变，泰之时也，然卦言倾否，而不言否倾，人力居多焉。

《晋卦》取名之义与《大有》相类，《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晋》明出地上，臣道也。以大臣之进，独备一卦之义，故曰康侯。《易》为道人事之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无不有焉。

《巽》九二《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得中者，得中而不过于卑巽也，凡小象二五言中字，皆因中位又兼人事。

《蛊卦》言往有事者，当蛊坏之时，宜涉艰险而往，有攸济不可济之于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不腐以其逝也，户枢不蠹以其运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则蠹生，体欲常动，久不动则病生。《蛊》之时止而不动，则天下之事终于《蛊》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视其弊而弗救也。

诸卦皆言往有功，《蛊》独曰往有事。《蛊》者事也，事虽已治，不可以无事视之也。前事过中而将坏，即当为自新之图后事，方始而尚新，即当致叮咛之意。乱之极而治之始，虽天运然也，亦人事致然也。

《系词传》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即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也。

凡《序卦》所明，非《易》之蕴也，盖因卦之次，托以明义。《咸》柔上而刚下，感应而相与，夫妇之象，莫美于斯。人伦之道莫大乎夫妇，故夫子殷勤深述义，以崇人伦之始，而不系之于《离》也。先儒以《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下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事偏于上下哉？斯盖守文而不求义，失之远矣。

《易》之为书，以天道言人事者也。有天地即有君师，《乾》、《坤》之后，继以《屯》，主《震》之一阳而曰利建侯，君道也；又继以《蒙》，主《坎》之一阳，而曰童蒙求我，师道也。

圣教罕言性天乾坤四德，必归人事以下，《屯》建侯，《蒙》初筮，每卦亦皆以人事立言。陈抟《龙图》，刘牧《钓隐》，以及探无极，推先天者，皆使《易》道入于无用；《参同契》、《三易洞玑》诸书，皆异端方伎之传，其说适足以乱《易》；即五行胜负，分卦值日，一世、二世、三世、四世诸说，亦皆于三圣所言之外，再出枝节。

宋儒李光作胡铨《易解序》曰，易之为书，凡以明人事，学者泥于象数，《易》几为无用之书，邦衡说《易》，真可与论天人之际，盖知斯旨矣。

释易戒过中义例第三十七

中者，天地之太极也。日月之所至而却也，长短之隆不得过中，天地之制也。

龙之潜亢不获其中矣，是以过中则惕，不及则跃。圣人之道譬犹日之中矣，不及则未中，过则昃。

阳极则《剥》，《乾》上为亢，中不可过也。知其将过而处之不失其正，斯为得矣。《文言传》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贞者，正也，《乾》元之用，所归宿也。

《蒙》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禁寇。上九与三之寇盗相为正应，过刚不中，治蒙太猛，故有击蒙之象。圣人教占者，以占得此爻，若乃在下蒙昧之人，则不利为寇，为寇则有击杀之凶矣。占得此爻，若乃在上治蒙之人，惟利禁止其寇而已，不可即击杀之。圣人哀矜愚昧之人，故两有所戒，凡以为不可过乎中也。

《易》所最重者中，故卦德之不善者，过乎中则愈甚，《睽》、《归妹》之类是也；卦德之善者，过乎中则不能守矣，《复》、《中孚》之类是也。恒者，庸也，常也，惟中故庸，未有失其中而能常者也。故《恒卦》之三上，为不恒、振恒者以此。

《随》九五《象传》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处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诚所随者，正中也。所谓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谓六二也。《随》以得中为善，《随》之所防者过也，盖心之所悦，随则不知其过矣。

《临卦》至于八月有凶，六三既忧之无咎。《易》之于爻变阳，至二便为之戒，未过中已戒，犹履霜坚冰之义也。《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过中之戒亦于三及之也。

《丰卦》曰：“勿忧，宜日中。”曰宜日中，不宜过中也。《丰》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然物极盛大者，忧必将至，日过中则昃，丰过盛则衰，圣人欲持满以中，故言宜日中。

《丰卦》以明为主，故下三爻皆明而无咎，上三爻皆暗以能求明为吉，不能求为凶，此所以宜日中也。

《震》上六《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所以恐惧自失如此，以未得于中道也，谓过中也，使之得中则不至于索索矣，极而复征则凶也，若能见邻戒而知惧，变于未极之前，则无咎也。

阴阳升降，乃时运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过中则将变矣，圣人于三尚云艰贞则有福，盖三为将中，知戒则可保，四已过中矣，理必变也，故专言始终反复之道。

释易慎处极义例第三十八

三才有极至之道，初四下极，二五中极，三上上极也。《系词传》曰：“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乾》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坤》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乾》至上而穷则灾，《坤》至上而穷则战，甚矣，极之不易处也。

阳居极惟患其不变，阴居极则难以济矣。

物至极则必变，观于《履》与《贲》二卦而可见矣。《履》初九曰素履，素者，无文之谓，《履》之初不为物迁，以质为本也。贲，文也。《贲》上言白文之极，反而质也。白贲无咎，其即素履无咎欤。

《易》慎始而恶极，故于爻多戒词。《豫》上六，乐之极也，故曰冥豫，《升》上六，进之极也，故曰冥升。

《困》上六曰，动悔，有悔，征吉。《震》无咎者存乎悔，《困》已极矣，有悔则可出困而征吉，困穷而通，其谓是夫。

动悔、有悔、征吉者，物极则反，事极则变。困既极矣，理当变矣。六处《困》之极，动辄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当变，前之所为，征而得吉，则出于困矣。三以阴居下卦之极而凶，上以阴居一卦之极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刚而处险，困而用刚险，故凶。上以柔居悦，惟为困极则有变，困之道也。《困》与《屯》之上皆以无应居卦终，《屯》则泣血涟如，《困》则有悔征吉，《屯》险极而《困》悦体故也，以悦顺进，可以离乎困也。

事极则反，理之常也。政畜极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极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极而散。极既当变，又阳性上行，故遂散也。

处极之贵于敬慎，观于《需卦》而其义益显矣。三居下卦之终，而示之

以敬；上居上卦之终，而又示之以敬。圣人教人之意深矣。

《萃》上六赍咨涕洟，与《比》上六比之无首同，《比卦》以最后而凶，《萃卦》亦以最后而有未安者，其忧惧若此，皆以处极故也。赍咨涕洟四字，乃极言怨艾求，《萃》之情，故终得萃而无咎。

《否》上九否之终也，物理极则必反，故泰极则否，否则泰，上九否既极矣，故《否》道倾覆而变也，先极否也，后倾喜也，否倾则泰矣。

《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上六以柔顺而居《随》之极，极乎随者也。王用亨于西山，谓昔太王用此道享，王业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业盖兴于此。上居《随》极，固为太过，然在得民之随，与随善之，固如此乃为善也，施于他则过矣，然仍不言吉。

《复》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坤》本先迷，今居其极，则迷之甚矣。言迷复，即错迷而不知所复之谓，行师以下当假象，以喻一心不能驭众动，徇物必至丧天君也。

《井》与《鼎》均以上出为用，处终而收，功之成也。以六居《井》之上，坎口不掩，虽非阳刚而获元吉；以九居《鼎》之上，刚而能温，虽属阳刚而得大吉，皆善处极者也。

《中孚》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居信之极而不知变，虽得其贞亦凶道也。鸡曰翰音乃《巽》之象，居《巽》之极为登于天，鸡非登天之物而欲登天，信非所信，而不知变亦犹是也。信尚不可极，况其他乎？

《小畜》上九，君子征凶。《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夫处上可以征而无咎者，惟《泰》也，然则《坤》本体下又顺而弱，不能敌刚，故可以全其类，征而吉也，自此以往，则其进各有难矣。夫《巽》虽不能若《艮》之善畜，犹不肯为《坤》之顺从也。故可得少进，不可尽陵也。是以初九、九二其复则可，至于九三则舆脱辐也。夫《大畜》者，畜之极者也，畜而不已，畜极则通，是以其畜之盛在于四五，至于上九乃大行。《小畜》积极而后乃能畜，是以四五可以进，而上九脱征之辐矣。

《鼎》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井》与《鼎》以上出为用，处终鼎功之成也，在上铉之象刚而温者玉也，九虽阳刚而居阴履柔，不极刚而能温者也。居成功之道，惟善处而已，刚柔适宜，动静不过，则大吉无不利矣，与他卦异，《井》亦然。

物理极而必反，以近明之。如人适东，东极矣，动则西也；如升高，高极矣，动则下也，既极则动而必反也。《睽》上九，睽乖既极，六三之所处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极，则必反正理，故上于三始疑而终必合也。

释易重谋始义例第三十九

《讼·象传》曰：“君子以作事谋始。”卦曰终凶而小象曰谋始，可见讼不兴于讼之日，而兴于作事之始，作事不豫谋，此讼端之所由起也。故君子于其始而谋之，看事理有无碍，人情有无违拂，终久有无祸患，凡其事之不善，可以致讼者，皆杜绝而不为，则讼端无自而起矣。

《震》初九《象传》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君子之惧于心也，思虑必慎其始，则百志弗违于道；惧于身也，则百行弗罹于祸。故初九震来而致福，慎于始也。

《比·象传》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爻词有孚，凡两更端及盈缶等语，《象传》皆略之，直举初六为言，可见比之要道在乎始先，此义与卦词后夫凶之意相发明。

《离》初九曰：“履错然，敬之无咎。”《离》日也，初九则日方出，人夙兴之晨也。履错然，动之始也，于其始而加敬，则终必吉。祸福几微每萌于初动之时，故戒其初。

《师》上六，小人勿用，勿用小人若不若于初，不用之为愈也。故《象传》谓其必乱邦，《彖词》于师贞之下，即言宜用丈人，五爻之词又戒用弟子，即此意也。《师》之始既言之，《师》之终而复言，正戒人当谨于其始也。

《大过》初六，籍用白茅，言慎始也。为事之始，不可轻易，必须恭慎，然后可以免咎。况居《大过》之时，尤不易于有为，必当过分慎重，然后可也。苟于事始慎之如此，则可以立天下之大功，兴天下之大利，又何咎之有哉？

《节》初九，不出户庭，无咎。初以阳在下，上复有应，非能节者也，又当《节》之初，故戒之谨守，至于不出户庭，则无咎也。初能固守，终或渝之，不谨于初，安能有卒，故于《节》之初，为戒甚严也。

《革》初九《象传》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居位之下，革之而人未必从，当革之始，遽革而人未必信，固执中顺之道，循理而变通可也，自我有为不可也，于《革》之初言之，欲其谨于始也。

《中孚》六爻皆不取外应，孚在其中无待于外也。初九曰虞吉，有他不

燕。初安处于下，不假他求何吉？如之苟变其志，动而求乎于四，则失其安也。初与四为正应，四《巽》体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谋始之义大，故不取相应之义，若用应则非虞也。

《既济》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轮在下，尾在后，初之象也。曳轮则车不前，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

《未济》小狐汔济，无攸利，戒人敬慎也。自始济以至于将济，不可一息而忘敬慎。初六曰濡其尾，吝。卦词所谓小狐正指此爻，人可不慎于始哉？

释易主尚贤义例第四十

卦有曰尚贤养贤者，皆六五、上九相遇，《大有》、《大畜》、《颐》、《鼎》是也。《颐》以养为义，而六五又赖上九之养以养人，故《彖传》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也。

《易》卦上与五虽相比，然无随从之义者，位在其上，故于象如事外之人，不与二三四同也。惟有时取尚贤之义，则必六五遇上九乃可，观于《大有》、《大畜》、《颐》、《鼎》诸卦可知矣。然《随》以九五遇上六，亦取下贤之义，则以卦义刚来下柔故耳。

《比》以九居五，视《大有》之六五为优矣。然《比》之应之者，五阴也，则民庶之象也；《大有》之应之者，五阳也，则贤人之象也。贤人应之所有，孰大于是哉！故《大有》之柔中，虽不如《比》之刚中，而《比》之吉无咎，则不如《大有》之直言元亨也。《彖词》直言元亨，更无他词者，惟《大有》与《鼎卦》而已，皆以尚贤养贤之故也。

上经《颐卦》言养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下经《井》言养，《鼎》亦言养，然《井》在邑里之间，往来行汲养民之象；《鼎》在朝庙之中，燕飧则用之，养贤之象也。养民者，存乎政，是其得失未可知也。故《井》之《彖》犹多戒词，至于能养贤，则与之食天禄治天职，而所以养民者在是矣，故其词直曰元亨，与《大有》同。

卦直言元亨，而无他词者，《大有》、《鼎》也，虽有他词而非戒词者，《升》也，六十四卦惟此三者。《大有》与《比》相似，然《比》所比者阴也，民也；《大有》所有者阳也，贤也。《鼎》与《井》相似，然《井》往来

井井者，民也；《鼎》大烹以养者，贤也。《升》与《渐》相似，然《渐》者，贤之有所需待而进者也；《升》者，贤之无所阻碍而登者也。《易》道莫大于尚贤，而贤人得时之卦莫盛于此三者，故其《彖》皆曰元亨，而无戒词也。

《鼎卦》与《大有》所异初六一爻耳，余爻皆同。《大有》之《彖词》直曰元亨，惟《鼎》亦曰元亨，《大有》上爻曰吉无不利，《鼎》上爻亦曰大吉无不利，以其皆为尚贤之卦故也。上九刚德为贤，六五尊而尚之，是尚贤也，在他卦有此象者，如《贲》、《大畜》、《颐》之类，其之皆善，其《彖传》亦多发尚贤养贤之义。然以卦义言之，则《大有》与《鼎》独为盛也，卦义之盛重于此两爻之相得，故吉无不利皆于上爻见之，即《彖》所谓元亨者也。

《大畜·彖》曰刚上而尚贤。《大有》有贤之卦也。《大畜》畜贤之卦也，故曰刚上而尚贤。

刚上阳居上也，阳刚居尊位之上，为尚贤之义，上居健上为能上，健之义止乎健者，非正大则安能以刚阳在上，与尊尚贤德，能上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系词传》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大有》六五之君实尽此，而言于上九者，盖言《大有》之吉，以此终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则知此吉《大有》之吉也，非止上九之吉也。

《大有》六五以一柔有五刚，上九独在五上，五能尚之，《系词传》所谓又以尚贤，则上九是也。佑之自天，吉无不利，谓《大有》至此，愈有隆而无替也，然则当《大有》之极，莫大于得天，而所以得天，又莫大于尚贤也。

《大畜·彖传》曰不家食，吉，养贤也。养贤者亦取尚贤之象，自刚上而言，则谓之尚贤，所以尽其礼也；自不家食而言，则谓之养贤，所以重其禄也。

释易恶偏私义例第四十一

《系词传》曰：“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天地有此贞一之大德，以生物为心，故无私覆私载。《易》于天地参曰仁曰义，即天地贞一，无私之大德

也。《易》之为书，词变象占，教人以贞胜，而归于一者以此。

《易》主无私首于《坤卦》，发其义曰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与上文得主相对，时宜得朋，非合众力不足以代有终，是得朋即得主也。若党于同类相引，营私则迷矣，故必丧朋而后得主也，孰得孰丧视，其公私如何耳？主者如主忠信之主，故《易》卦之爻有曰朋盍簪者，有曰朋至者，有曰以其汇以其邻者，皆得朋之义也；有曰朋亡者，有曰涣群者，有曰绝类上者，皆丧朋义也。

《系词传》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途虽殊而归同，则往来自不容无，而加之憧憧则私矣；虑虽百而致一，则思亦人心所当有，而局于朋从则狭矣。

物与无妄者，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对时育物者，因其所性而不为私，乃圣人尽物之性也。

《坤》以丧朋为有庆，《中孚》之四以绝类为无咎，谓能绝去朋党则无私矣。

《比卦》诸爻皆言比之，阴比阳也，五独言显比，阳为阴所比也。《杂卦》曰比乐也，乐则易近于私，五一阳居尊刚健中正，卦之群阴皆来比，已显其比而无私，邑人不诫，盖言其至公无远近亲疏之别也。易道恶私，故于此特发其义。

《同人·彖传》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专以《乾》行释于野涉大川者，取刚健无私之义，下释利贞则兼取明健中正之义。盖健德但主于无私而已，必也有文明在于先，而所知无不明。有中正在于后，而所与无不当，然后可以尽无私之义，而为君子之贞也。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吝。《本义》谓有应于上不能大同，而系私吝之道也。柔得位中，而应乎乾曰同人，今乃谓同人于宗吝者，盖同人之道贵广，今二五相同，虽中且正，然其道则狭矣，于此可见私之不可有也。

《同人》与《随》皆易溺于私，《同人》之初曰出门，《随》之初亦曰出门，谨于出门之初则不苟同不诡，《随》必出门而后可以有功，《同人》必出门而后可以无咎。

《睽》六爻皆取先睽后合之象，而要在于无私。初之丧马自复，即四之睽遇元夫也。二之遇主于巷，即五之厥宗噬肤也。三之无初有终，即上之张弧遇雨也。合六爻处睽之道而言，在于推诚守正，而无私意猜疑之蔽，则虽睽而必合矣。

《泰》初九以其汇，九二则欲其朋亡何也？初九在下之贤则欲其引类而进，九二大臣所以进退天下之人才者，故欲亡其朋类，惟亡其朋类，则能用天下之贤，若独私其朋，则天下之贤，有不得进用者矣。

《随》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官，主也。渝，变也。当《随》之初，刚来下柔为震之主，震动也，官有渝是主守有变动之象，随时而动，有所变易，不能保其无偏也。政必变而从正则吉，出门而交，即《同人》于门之意，得随之正而不牵于私，则有功而无失矣。凡《易》言出门，皆示大功无私之意。

《复·象传》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尝言仁，此独言之，盖有深旨。克己复礼为仁，克其私心，复其天理，所以为仁，二去初未远，上无系应，能从初而复，所以为下仁也。至四但言从道而不谓之仁，盖道者举举其凡，不若仁为至切也。

《兑》初九和兑吉，初虽阳爻居悦体而在最下，无所系应，是能卑下和顺以为悦，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为悦，而无所偏私，悦之正也，故吉。

《鼎》九四鼎折足，凶为其私也。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下应初，初阴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不胜其任，而败事犹鼎之折足，蔽于所私，而及于凶宜矣。

《中孚》六三得敌，六三之得敌，以其有私系之心也。

《晋》上九维用伐邑，维者维系也，系恋其五之阴私也，阳系乎阴私，不光明之事，所以孔子小象，但阳比于阴者，皆曰未光。

《夬卦》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以五阳决一阴，决之而已，然必正名其罪，又当先治其私，乃利有所往，皆戒之之词。

《夬》九三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易》中言雨皆谓阴阳和也，君子道长，夫去小人之时而已，独与之和，其私可知。惟能夬夬，虽其私与亦远绝之，若见濡污有愠恶之色，则无咎过也。

《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与天地鬼神本无二理，特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悞于形体不能相通，大人无私，以道为体。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圣人乎！”圣人知其理势如是，而处之以道，固非计私以避害者也。夫子释《易》首言大人圣人，其旨皆主于无私也。

释言日月寒暑义例第四十二

《离》为日，《坎》为月，言日月者，《离》、《坎》之象也。《乾》为寒，《坤》为暑，言寒暑者《乾》、《坤》之象也。

《系词传》曰：“变通配四时。”变通趋时，谓十二月消息也。《泰》、《大壮》、《夬》配春，《乾》、《姤》、《遁》配夏，《否》、《观》、《剥》配秋，《坤》、《复》、《临》配冬，十二月消息相变通，而周于四时也。

又曰：“往来不穷，谓之通。”谓一冬一夏，阴阳相变易也。十二消息，阴阳往来无穷已，故通也。

又曰：“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乾》为寒，《坤》为暑，谓阴息阳消，从《姤》至《复》，故寒往暑来也；阴屈阳伸，从《复》至《泰》，故暑往寒来也。

又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范者，法也。围者，周言乾坤消息，法周天地，而不过于十二辰也。辰，日月所会之宿，谓岁首、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玄枵之属是也。

又曰两仪生四象。四象四时也，两仪谓《乾》、《坤》也。《乾》二五之《坤》成《坎》、《离》、《震》、《兑》，《震》春，《兑》秋，《坎》冬，《离》夏，故两仪生四象。

《系词传》曰：“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谓日月悬天成八卦象，三日莫《震》象出庚，八日《兑》象见丁，十五日《乾》象盈甲，十七日旦《巽》象退辛，二十三日《艮》象消丙，三十日《坤》象灭乙，晦夕朔旦，《坎》象流戊，日中则离，《离》象就己，戊己土位象见于中，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故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者也。

《系词传》夫子引《咸》九四爻词，发明贞一之理，从天地日月说起。日月有往来而归于生明，所谓贞明者也；寒暑有往来而归于成岁，所谓贞观者也。天下之动有屈有伸，而归于生利，顺理则利也，所谓贞夫一者也。言天地则应在日月之前，言寒暑则应在日月之后，何则？四时者，日月之所为也，观《豫》、《恒》、《彖传》及《系词》首章，皆不以四时先日月也。

圣人赞《易》，以一阴一阳为道，以积不善有余殃，非一朝一夕之故。一

朝一夕即一阴一阳，故者事也，通变之谓事，故一阴一阳不能变通，则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变通即运行往来，凡言日月寒暑朝夕，皆阴阳也，阴阳即刚柔也。

《系词传》以天地氤氲赞《损》，以寒暑成岁赞《咸》，所以明《咸》、《恒》、《损》、《益》四卦之与时偕行也。六十四卦惟《损》、《益》两卦有浑天之象，天包于外，地处其中，地图之象也。《损》之六四，春秋分也，上九、九二平行也，初九、上九盈缩之差也。《损》地近于上九则为盈，初为冬至，新术所谓最卑也；《益》地近于初九则为缩，初为夏至，新术所谓最高也。冬至一阳生，故为盛之始，谓由《损》而为《益》；夏至一阴生，故为衰之始，谓由《益》而变通于《恒》。所谓《损》、《益》盈虚与时皆行，天地有盈缩高卑，而后有寒有暑，有寒暑冬夏而后万物生，所谓氤氲化醇者如此。夏至日行缩而日数则益，故名《益》；冬至日行盈而日数则损，故名《损》。汉唐以来创立强弱、迟速、消息、高卑等名，而庖牺氏以《损》、《益》二字括之，孔子以天地氤氲四字尽之，氤氲者，盈缩高卑不齐之象也。《系词传》云：“日月运行，一寒一暑。”又于《咸》九四畅发其义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伸也，屈伸相感而利生焉。”《离》为日，《坎》为月，《乾》为寒，见《说卦传》。《咸》、《恒》皆互《乾》，《损》、《益》皆互《坤》，虞仲翔谓《坤》为暑是也。《恒》已成《咸》则寒往通，《损》则暑来损已成，《益》则暑往通，《恒》则寒来，《既济》上《坎》，《未济》上《离》，《泰》上《坤》，《否》上《乾》，《泰》成《既济》则月来，《既济》通《未济》则日来，《未济》成《否》则一寒也，《否》通《泰》则一暑也。一寒一暑由于日月运行，《咸》、《恒》、《损》、《益》、《否》、《泰》、《既济》、《未济》八卦变通不已，无非日月寒暑之往来而已，特于《咸》发之以男女阴阳，即《坎》、《离》之日月，圣人所以准天道而言人道也。

分卦值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为三百六十日，余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旺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

冬至《坎》始用事，初六爻也，小寒于《坎》值九二，大寒于《坎》值六三，立春于《坎》值六四，雨水于《坎》值九五，惊蛰于《坎》值上六；春分于《震》值初九，清明于《震》值六二，谷雨于《震》值六三，立夏于《震》值九四，小满于《震》值六五，芒种于《震》值上六；夏至于《离》

值初九，小暑于《离》值六二，大暑于《离》值九三，立秋于《离》值九四，处暑于《离》值六五，白露于《离》值上九；秋分于《兑》值初九，寒露于《兑》值九二，霜降于《兑》值六三，立冬于《兑》值九四，小雪于《兑》值九五，大雪于《兑》值上六。此郑氏康成之说也。

《坎》、《离》、《震》、《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坎》以阴包阳，故自北正，微阳动于下升而未达，极于二月凝固之气消，《坎》运终焉；春分出于《震》始，据万物之元，为主于内，则群阴化而从之，极于南正，而丰大之变穷，《震》功究焉；《离》以阳包阴，故自南正，微阴生于下，积而未章，至于八月，文明之质衰，《离》运终焉；仲秋阴形于《兑》始，循万物之末，为主于内，群阴降而承之，极于北正，而天泽之施穷，《兑》功究焉。故阳七之静始于《坎》，阳九之动始于《震》，阴八之静始于《离》，阴六之动始于《兑》，故四象之变，皆兼六爻，而中节之应备矣。

《乾》六爻阳在初九，十一月之时，自《复》来也，初九甲子天正之位，而《乾》元所始也；阳在九二，十二月之时，自《临》来也；阳在九三，正月之时，自《泰》来也；阳气在九四，二月之时，自《大壮》来也；阳在九五，三月之时，自《夬》来也；阳在上九，四月之时也，四月于消息为《乾》。《坤》六爻阴在初六，五月之时，自《姤》来也；阴气在二，六月之时，自《遁》来也；阴气在三，七月之时，自《否》来也；阴气在四，八月之时，自《观》来也；阴气在五，九月之时，自《剥》来也；阴在上六，十月之时也，十月于消息为《坤》。

《月令·孟春》曰：“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正义曰：“天地之气，谓之阴阳，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圣人作象，各分为六爻，以象十二月。阳气之升从十一月为始，至四月六阳皆升，六阴皆伏，至五月一阴初升，至十月六阴皆升，六阳尽伏。今正月云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者，阳气五月之时为阴，从下起上向排阳，至十月之时，六阳退尽，皆伏于下。至十一月阳之一爻始动地中，至十二月阳渐升，阳尚微，未能生物，正月三阳既上成为《乾卦》，乾体在下，三阴为《坤》，《坤》体在上，是阳气五月初降至正月，为天体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阳初生而上排阴，至四月阴爻伏尽六阳在上，五月一阴生，六月二阴生，阴气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阴生而成《坤》体，《坤》体在下，三阳为《乾》而体在上，所以十月云地气下降，天气上腾。刘洽、汜阁、皇侃之徒，既不审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喧喧挠挠亦无取焉。”

冬至日在《坎》，春分日在《震》，夏至日在《离》，秋分日在《兑》，四正之卦，卦有六爻，爻主一气。

《丰卦》因宜日中句，爻词皆以日言，文王象丰以一日象之，故曰勿忧，宜日中。周公象丰以十日象之，故曰虽旬无咎。十日为旬，言初之丰以一月论，已一句也，正丰之时也。

《革》曰天地革，而四时成。《节》曰天地节，而四时成。限止之谓节，改易之谓革，节浅而革深，节先而革后，四时举其大者言之，天地之化，刻刻相节，时时相革。

《说卦》，《艮》、《兑》不言山泽，则是指气言也。暑气温热发生，故曰兑以悦之；寒气严凝收敛，故曰艮以止之。上传于雷霆风雨之下，亦曰一寒一暑，而不言山泽也。若雷以动，积寒之气，而日以暄之，风以散积之气，而雨以润之，则于卦象皆切。《乾》君《坤》藏亦主大夏大冬而言，大夏如所云，万物皆相见，向明而治，是君之也；大冬如所云，万物之所归，是藏之也。

《归妹·彖传》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乾》天《坤》地，《泰》三之四成《归妹》，天地以《离》、《坎》交阴阳。《离》日《坎》月，阴阳之义配日月则万物兴，故曰天地之大义。《乾》主壬，《坤》主癸，日月会北，《震》为玄黄，天地之杂，《震》东《兑》西，《离》南《坎》北，六十四卦此象最备，四时正卦，故天地之大义也。

《恒·彖传》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天地之道昼终矣，而夜又始；夜终矣，而昼又始；寒终矣，而暑又始；暑终矣，而寒又始。终则有始，循环无端，此天地所以恒久也。此恒所以必利有攸往，而后谓之恒也。极言恒久之道，万古此天地，万古此恒也；万古此万物，万古此恒也。若当春而夏，当秋而冬，当生不生，当成不成，比之谓变怪，安得谓之恒？

《震》、《离》、《兑》、《坎》阴阳各六爻，荀爽以为《乾》六爻皆阳，阳爻九，四九三十六合四时。《坤》六爻皆阴，阴爻六，四六二十四合二十四气。盖四正者，《乾》、《坤》之用，翟玄注《文言》云：“《乾》、《坤》有消息，从四时来也。”

释言昼夜义例第四十三

刚爻属阳昼之象也，柔爻属阴夜之象也，昼夜犹言盈虚也，动而静静而

动，如昼夜之循环无端也，刚柔之义微矣，故借昼夜形之。

《系词》言通乎昼夜之道，不曰天地之道，亦不曰阴阳之道，而曰昼夜之道，昼夜循环者也，圣人之道动静无端，阴阳而已。

《系词传》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又曰通乎昼夜之道而智，下即以一阴一阳明之。然则夜固为柔为阴，而昼则为刚为阳也。《晋》之昼非徒日在地上之谓也，《需》二之《晋》五之谓也。《需》通于《晋》，犹《既济》通《未济》。《坎》月往而《离》日来矣，然日必登于天乃照四国，故《晋》昼必《需》二之《晋》五而昼乃明。《否》通于《泰》犹《讼》通《明夷》，《明夷》夜无月则夜晦，故《泰》二之《否》五，《讼》二之《明夷》五，则月来，月来而夜乃明，所谓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又《晋·彖》云昼日三接，故《杂卦传》以昼为《晋》，夜之为《明夷》，则经于《夬》明之。《夬》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夬》不孚于《剥》，而以四之《谦》，初谦成《明夷》故为夜，此焦氏之说也。虽展转牵合，近于附会，然说明昼夜、阴阳、刚柔之义尚明晰。

《系词传》曰：“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在天称上，入地为下，故上下无常。典要，道也。适《乾》为昼，适《坤》为夜。

《系词传》曰：“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刚为《乾》，柔为《坤》，《乾》为昼，《坤》为夜，昼以喻君，夜以喻臣也。

又曰：“通乎昼夜之道而智，故神无方，而易无体。”昼夜即幽明、死生、鬼神之谓，如此然后可见至神之妙，无有方所，《易》之变化，无有形体也。

释言月几望义例第四十四

《易》言月几望者三，皆以阴阳之象而言。《小畜》上九月几望则凶，阴敌阳也；《归妹》六五月几望则吉，阴应阳也；《中孚》六四月几望则无咎，阴从阳也。

月望则与日敌矣，几望言其盛将敌也。《小畜》上九阴已能畜阳，而云几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则将盛于阳而凶矣，于几望而为之戒，曰妇将敌矣。君子动则凶也，君子谓阳征动也，几望将盈之时，若

已望则阳已消矣，尚何戒乎？

《中孚》九五曰有孚挛，如爻义与《小畜》之九五同，其为臣者，月几望之义亦同，但彼主相畜，而此主相孚尔。

《中孚》六四月几望，四为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处得其正而上信之，至当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几望盛之至也，已望则敌矣，故以几望为至盛。

曰月几望者，月与日对而从乎阳也。《中孚》下体《兑》，中爻《震》，《震》东《兑》西，日月相对，故几望，曰几者将望而犹未望也，因四阴爻近五阳爻，故有此日月之象。

《小畜》上九月几望，君子征凶。变《坎》为月，中爻《离》为日，日月之象也。《巽》错《震》，中爻《兑》，《震》东《兑》西，日月相望之象也，言阴盛也。《易》中言月几望者三，皆对阳而言，《中孚》言从乎阳，《归妹》言应乎阳，《小畜》则抗乎阳也。

释言雨言不雨义例第四十五

凡《易》中言雨，皆谓阴阳和也。

《小畜》上九曰，既雨既处；《睽》上九曰，遇雨则吉。畜极则通，睽极则和也。

凡雨者，皆是阴气盛，凝结得密，方湿润下降为雨。《小畜》，《乾》上进一阴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进之象，到上九畜极则散，遂为既雨既处。

《睽》上九，往遇雨则吉。上于三始疑而睽，睽极则不疑而合，阴阳合而益，和则为雨，故云往遇雨则吉。

《象传》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雨者阴阳和也，始睽而终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以群疑尽亡也。

密云不雨，《小畜》谓其尚往者，阴不足以畜阳，而阳尚往也。《小过》谓其已上者，阴过乎阳，而阴已上也。一为阳之过，一为阴之过，皆阴阳不和之象，所以不能为雨也。

《小畜》、《小过》两卦密云不雨，谓阴阳不和之象是已，然《小畜》所谓尚往者，亦是阴气上行，与《小过》已上同，非两义也。但《小畜》卦义，

喻在下者，则尚往者当积厚而自雨，《小过》之义，喻在上者，则已上者当下交而乃雨，意义不同尔。

《小畜》密云不雨云阴阳之气，二气交而和则相畜，固而成雨，阳倡而阴和顺也，故和。若阴先阳倡，不顺也，故不和，不和则不能成雨。东北阳方，西南阴方，自阴倡不和，故曰自我西郊。

释言十年三岁八月七日义例第四十六

《易》言十年，皆示终久之意，言十者，举成数也。诸儒有以术数解者，均穿凿之说。《复》上六，至于十年不克征，《程传》谓十者数之终，十年不克征，终不能行也，其悦最为平实。

《坎·象传》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以阴柔而自处极险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岁，三岁之久而不得免，终凶之词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随其事也。陷于狱至于三岁，久之极也。他卦以年数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岁不兴，十年乃字是也。

明人喻国人撰《易对卦数变合参》谓朱子不知十年、三年、八月、七日之旨，及《讼》九二，三百户之数，乃于反对两卦得之。合《屯》、《蒙》二卦，以《屯》下《蒙》上谓《屯》一爻为一年，逆数之至《蒙》五爻历十爻为十年。合《需》、《讼》二卦，以《需》下《讼》上，谓《讼》上画九即九十户，初画六即六十户，《需》上画六即六十户，五画九即九十户，合之得三百户。以为此意数千年不明，真穿凿附会之说也。

《临卦》至于八月有凶，八月谓自《复卦》一阳之月，至于《遁卦》二阴之月，阴长阳遁之时也。或曰八月谓夏正八月，于卦为《观》，亦《临》之反对也。

阳长之卦，每卦皆应八月有凶，但《临卦》取名曰临是盛大之义，故于此卦特戒之耳。若推类言之，则阳长之卦，至其终末，皆有凶也。

八月有凶，八月谓阳生之八月，阳始于《复》，自《复》至《遁》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阴长而阳消矣。

八月七日说者多凿，惟陆氏之说最为得当。盖阳数穷于九则退，而生少阴之八，阴数穷于六则进，而生少阳之七。七八者，阴阳始生之数也。若拘于卦

气月候之配，则《震》、《既济》之七日，与夫三日、三年、十年之类，皆多不可通矣。

《临》所谓八月，其说有三：一云自丑至申为《否》，一云自子至未为《遁》，一云自寅至酉为《观》。《本义》兼取《遁》、《观》二说。《复》所谓七日，其说亦有三：一谓卦气起《中孚》，六日七分之后为《复》；一谓过《坤》六位，至《复》为七日；一谓自五月《姤》一阴生，至十一月一阳生。《本义》取自《姤》至《复》之说。

凡卦爻言日者近之词，言年岁者远难之词，计数以三者卦爻终于三，上下之应亦间以三也。又言七者因重卦终于六，七则复其位矣，故言七皆吉词也。至于数之极者乃言十，日阳象，月阴象，八少阴之数，七少阳之数，故言阴来之期曰八月，言阳来之期曰七日也。

七者阳数，日者阳物，故于阳长言七日。八者阴数，月者阴物，《临》刚长以阴为戒，故曰八月。

阳极于九而少阴生于八，阴之义配月；阴极于六而少阳复于七，阳之义配日。《易》言八月，言七日，其义取此。

阳之消至七日为来《复》，《姤》阳之始消也，七变而成《复》，故云七日，谓七更也。《临》云八月有凶，谓阳长至于阴长，历八月也。

《易》曰七日来复，应以《彖传》之释为例。《彖传》曰：“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先儒以为五月天行至午，阴升也；十一月天行至子，阳升也。天地运行，阴阳升复，凡历七月，故曰七日来复，此天之运也。《鹵诗》曰：“一之日觶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周之正月也，二之日周之二月也，则古人呼月为日明矣。

《震》六二，勿遁，七日得。中爻《艮》，《艮》居七，二变中爻《离》，《离》为日，此以象言也。若以理数论阴阳，各极于六七则变，而反其初矣，故《易》中皆言七日得。

《复卦》七日来复，言七日者，自《姤》而《遁》、《否》、《观》、《剥》、《坤》、《复》凡七也，即七日得之意。盖阳极于九，阴极于六，极则反矣，故七日来复也。

《复》，阳复生于下也，《剥》尽则为纯《坤》，十月之卦，而阳气已生于下矣，积之逾月，然后一阳之体始成而来复，故十有一月，其卦为《复》。又自五月《姤卦》一阴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阳来复，乃天运之自然，故其占又为反复其道，至于七日当得来复。七日者，所占来复之期也。

七日只取七义，犹八月有凶，只取八义。

《既济》六二，七日得。卦有六位，七则变矣，七日得谓时变也。

释言东北西南义例第四十七

《易》西南东北之义，先儒皆以《坤》、《艮》二卦释之，故谓西南属地而平易，东北属山而险阻。然以文意观之，所谓西南者，西方南方；所谓东北者，东方北方，非指两隅而言也。此义自《坤卦》发端，而《蹇》、《解》、《彖词》申焉，参之诸卦大义，则《坤》者宜后而不宜先者也，《蹇》者宜来而不宜往者也，《解》或有可以往，而终以来复为安者也。然则西南当为退后之位，东北当为进前之方。《坤》在后之地则可以得朋，在先之地则利于丧朋，《蹇》当退而居后，不可进而居先，此两卦之义也。难既解矣，或可以有进，往故无不利东北之义，然曰利西南者，终以退复自治为安也。盖文王之卦阳居东北，阴居西南，阳先阴后，阳进阴退，大分如此，似非险易之说也。

西南阴方，东北阳方，西南致养之地，东北反西南者也。

《坤卦》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西方《坤》、《兑》，南方《巽》、《离》，二方皆阴，与《坤》同类，故曰西南得朋；东方《艮》、《震》，北方《乾》、《坎》，二方皆阳，与《坤》非类，故曰东北丧朋。

《坤》道主成，成在后，故先《乾》而动则迷，而失其道，从《乾》而动则顺，而得其常。西南为后，于《坤》为得地，故往西南，则与类行；东北为先，于《坤》为不得地，故往东北则必丧朋。

《震》、《离》、《兑》、《坎》谓之四正之卦，《说卦传》曰《震》东方，《离》也者，南方之卦也；《兑》正秋，西方之卦；《坎》者，正北方之卦也。

三男《震》、《坎》、《艮》，以次纲纪于始终。三女《巽》、《离》、《兑》，以次而处纲纪之内。自东南至西皆阴，自西北至东皆阳，最齐整。故《坤》、《蹇》、《彖词》，有西南东北之语。

《解》利西南，西南《坤》方，《坤》之体广大平易，当天下之难方。解人始离艰苦，不可复以烦苛，严急治之，当济以宽大，简易乃其宜也。

《解》之时，异于《蹇》之时，故其词小异，然处《解》之道犹然处《蹇》之道，故其意大同。言利西南不言不利东北，是词小异也。然西南者，退后也，犹《蹇》所云来也；东北者，前进也，犹《蹇》所谓往也。今无事

则来，固以西南为利矣，有事虽可以往，而必以夙为吉，不可以住而忘返也。是犹不以东北为利，而终以西南为利也，其与处《蹇》之道，义大同矣。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蹇》之时利于处平易，西南《坤》方为顺易，东北《艮》方为险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为利也。五居《坎》险之中而谓之平易者，盖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义也，方《蹇》而又止危险之地，则《蹇》益甚矣，故不利东北。

《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东北。《解》动乎险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不复言东北之不利也。

《解·彖传》曰：“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之东北为进前，之西南为退后，然则来复即利西南之义也。而以得众，得中重释之者，得众释利字之义，言能修内固本，则得人心之归也，乃字即承此意言之，谓惟其利西南，故必来复，乃得中道也。得众得中亦但论义理，不必牵合卦象。

《彖传》于《蹇》、《解》二卦言得中者，但取其进退之合宜，不躁动以犯难，为利西南之义耳。诸家必以《坤》、《坎》、《艮》之象求，犹乎汉儒凿智之余也。

《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约祭。东邻阳也，谓九五；西邻阴也，谓六二。

释言终始义例第四十八

《乾》以元为本，所以资始。《坤》以贞为主，所以大终。

《乾·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天地间凡大者，皆为始，始者便自大。有生之初，自然之理自如此；有生之后，当然之序亦如此。《彖词》元字只训大者，以本文原无始字义也，以有万物资始句，故兼言之，抑《乾》元之大，亦于万物资始处见也。

《坤·彖传》于初六曰驯致其道，上六曰其道穷也。由初六顺习其道，至于穷耳，两其道字，具载始末，经曰坚冰至要其终也，《传》曰至坚冰原其始也。

《乾·彖传》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始即元也，终即贞也，不终则无始，不贞则无元也。圣人大明《乾》道之终始，见卦之六位，各以时成，如潜、见、飞、跃，皆不出此终始耳。

《系词传》曰：“《易》之为书，原始要终，以为质也。”至于经文则言终，而不言始，以元即始也。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八卦相错。”又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悦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前说《乾》、《坤》以至六子，后说六子而归《乾》、《坤》，终始循环，不见首尾，《易》之道也。

阳之极不为首是无首也，阴之极以大终是无终也，终始循环变化无端，造化之妙固如此。

《乾》九三终日乾乾，《坤》六三无成有终，《乾》、《坤》二卦经皆不言始也。而《传》于《乾》之象则曰万物资始，又曰大明终始，于《坤》之初六曰阴始凝也，《乾》之《文言》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盖已释元之为始，故《易》之全书经皆不言始也。《彖传》言始者，《屯》刚柔始交，《蛊》、《恒》皆言终则有始，《归妹》则曰人之终始。大象言始者，《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恒》初六《象传》曰始求深也，此外上下经无始字。而《系词传》略多，曰乾知大始，曰原始反终，曰始作八卦，曰原始要终。《序卦传》曰《屯》者物之始生，《离卦·传》曰损益盛衰之始也。《说卦传》曰：《艮》者东北之卦，万物之所以成终而成始也。

《乾》九三首言终日乾乾，《坤》六三言无成有终，《乾·彖传》曰大明终始，《坤·彖传》曰乃终有庆，《乾·文言》曰知终终之，《坤·文言》曰而代有终。凡《易》之言终者，皆有《乾》、《坤》之卦交通变互而来，观诸卦之言终者可知其义。窃谓《乾》、《坤》交通变互，至于《既济》则大位已定，宜可以终矣，然《易》以变通为用，穷则变，变则通，《既济》六爻既定，又必变而通之，以为《未济》，故《序卦传》云：“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经之言终者，《乾》九三曰终日乾乾，《需》九二，《讼》初六、六三，《履》九四，《鼎》九三曰终吉，《讼·彖》曰终凶，《坎》六四曰终无咎，《夬》上六曰终有凶，《复》上六曰终有大败，《谦·彖》曰君子之终，九三曰君子有终，《坤》六三曰无成有终，《睽》六三，《巽》九五曰无初有终，《既济·彖》曰初告终乱，《旅》六五曰终以誉命，《萃》初六曰有孚不终，《既济》六四曰终日戒，《豫》六二曰不终日，《讼》上九曰终朝三褫之。《传》

之赞经言终者，《蛊》九三，《夬》九三曰有终无咎，《剥》六五，《贲》六四，《蹇》六二，《鼎》九二，《旅》六二曰终无尤，《剥》上九，《丰》九三曰终不可用，《夬》上六，《小过》九四曰终不可长，《坎》六三曰终无功，上六曰无所终，《坤·彖》曰终有度，《蛊·彖》、《恒·彖》曰终则有始，《归妹·彖》曰人之终始，《坤》用六曰以大终，《艮》上六曰以厚终，《贲》上九曰终莫之陵，《旅》上六曰终莫之同，《夬·彖》曰刚长乃终。合观经传，而《易》之言终，大旨以明矣。

《比》上六比之无首，凶。六居上《比》之终也，首谓始也，凡《比》之道其始善则其终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终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终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终则凶也，此据《比》终而言。然上六阴柔不中，处险之极，固非克终者也，始比不以道隙于终者，天下多矣。

《比·彖传》曰：“比之无道，无所终也。”由初而比之其比也诚，比不于其初及终，而始求比，不忠不信，人所不与，凶之道也。首初也，有始则有终，无始何以能终？故曰无所终也，此无首与《乾》用九之无首异。

《蛊卦》言先甲后甲，《巽卦》言先庚后庚，事坏而至蛊则当复始。甲者事之始，故《蛊·彖传》以先甲后甲，为终则有始也。事久而有弊，不可以不更庚乾事之变，故《巽》爻词以先庚后庚，为无初有终也。夫事之坏而新之，是谓终则有始；事之弊而革之，是谓无初有终。

《蛊·彖传》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夫有始则必有终，既终则必有始，天之道也。圣人知终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终，要终而备其将然，先甲后甲而为之虑，所以能治《蛊》而致元亨也。

《归妹·彖传》曰：“归妹，人之终始也。”人始生《乾》而终于《坤》，故曰人之终始。《杂卦传》曰《归妹》女之终，谓阴终《坤》癸则《乾》始《震》庚也。

《小畜》上九畜之终也，其占曰厉，曰凶，承六四言也。《大有》上九有之终也，其占吉，无不利，承六五言也。《小畜》一阴畜众阳其终也，如彼《大有》一阴有众阳，其终也如此。

《艮·彖传》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厚终者，敦笃于终而不变也。《贲》、《小畜》、《蛊》、《颐》、《损》、《蒙》六卦上九皆吉者，皆有厚终之意。

《既济》初吉终乱，《未济》则初乱终吉。以卦之体言之，《既济》则出明而之险，《未济》则出险而之明；以卦之义言之，济于始者必乱于终，乱于始者必济于终。天之道，物之理，固然也。

《未济》之终甫，及《既济》而复以濡首，戒之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

之谓《易》之道也。

释言君子小人义例第四十九

《易》言君子，多指占者而言，如《乾》九三君子终日乾乾，谓君子能忧惧，如是虽处危地而无咎也。《乾》九三独文君子者，盖三为人位，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于九三，只言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即指《乾》之所谓君子，是亦主占者而言矣。

先儒有谓《易》言君子小人，皆取象之词。谓君子为在上之人，主出令者，故以象之有健德者；小人为在下之人，主从令者，故以象人之有顺德者。其说殊非。

卦爻词并称君子小人者六，《革》上六，《大壮》九三，《剥》上九，《观》初六，《解》六五，《遁》九四；单称君子者十四，《坤·彖》、《否·彖》、《同人·彖》、《谦·彖》、《乾》九三，《屯》六三，《小畜》上九，《谦》初六、九三，《观》九五、上九，《夬》九三，《未济》六五，《明夷》初九；单称小人者三，《师》上六，《大有》九三，《既济》九三。总之皆以阴阳刚柔为别，阳刚为君子，柔阴为小人，终不出此例也。

《乾》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

《乾》九三之君子指占者，以六卦言之，三于三才为人道，以《乾》德而居人道，君子之象也，此君子与各大象君子同。

凡大人皆是德位兼全之称，《乾》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所谓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故亦谓之大人。

言君子通之于贤人也，凡勉强以德，不必须在位也，至言圣人大人，则非有其德，不足以当之，《易》言利见大人其悦详矣。言圣人则以配天道也，盖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中，则参天地者惟圣人也。故《颐卦》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咸卦》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恒卦》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皆此意也。

《泰·彖传》曰：“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阳为君子，阴为小人固矣。然阴小人变之正则为君子，《解》六五，君子维有解是也，犹之《蒙》六五失正为童，《蒙》变之正则为圣人。《彖传》曰：“蒙以

养正，圣功也。”即此之谓。

《泰》小往大来，《传》曰：“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否》大往小来，《传》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则阳为君子，阴为小人明矣。故《坤》卦词君子有攸往，君子谓《乾》阳。

《谦卦》以九三为主，故三爻词与卦词皆君子有终。初亦曰君子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劳而能谦，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谦而又谦，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逾。《易》中称君子多指占者而言，谦则实有君子之德也。

《谦卦》文王卦词曰：“谦，亨，君子有终。”周公于三之爻词以吉代亨字，谦之上加一劳字，盖谦非难，劳而能谦为难，九三之劳，当在上位，而位止于下，所谓劳而能谦者也。《乾》之三以君子称，《坤》之三以有终言，《谦》之三兼《乾》、《坤》之占词。盖所谓劳者，即《乾》之终日乾乾，而《谦》则又《坤》之含章也。

《剥》上九，一阳在上，剥未尽而能复生，君子在上则为众阴所载，小人居之则剥极于上，自失所履而无复硕果，得舆之象矣。取象既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圣人之情益可见矣。

《剥·象传》曰：“君子得舆，民所载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正道消剥既极则人复思治，故阳刚君子为民所承载也。若小人处剥之极，则小人之穷耳，终不可用也，非谓九为小人，但言剥极之时小人如是也。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大壮》本以四阳盛长而得名，九三又以阳居阳而过刚，壮而又壮者也。用壮如此，是小人之所为而非君子之道，故曰君子用罔，象释之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语意与《遁》九四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同。《遁》之九四即《大壮》九三之反对，皆君子小人并言。

《解》者天下患难，解散之时也。初爻无咎，二欲其获狐，三戒其致寇，四欲其解拇，五欲其退小人，上欲其射隼，一卦六爻而去小人之象居其五，然则召天下多难者谁乎？人亦何乐于近小人而疏君子哉？

《夬》与《大壮》，内卦三爻相类，故初九、九三言壮，壮者小人用刚之事，非大者之壮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义，故《大壮》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而《夬》曰壮于頄者，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壮言之，则知壮于頄者，小人之事也，君子则夬夬，二者相较而言，以明显其义。

《遁》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好者情之所好也，君子刚决以义断之，舍所好而去，故吉，否者不能然也。此爻与初六相应，处阴而有所系，故陈小人之戒，以佐君子之决。

《师卦》小人勿用，乃是从初不用，所谓丈人吉，弟子凶者，自其出师之始而已然也。但此处小人勿用，小人二字所包者广，盖非专论在师立功之人，乃是谓乱定之后，建官惟贤不可复用小人，如《解卦》难既平矣，必曰小人退。《既济卦》三年克之矣，必曰小人勿用，皆此意也。

《观》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小人者下民也，本卦阴取下民，阳取君子。无咎者，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无咎也。君子吝一句乃足上句之意，故小象不言君子。

《否》初六《象传》曰，志在君也。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盖《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意也。卦象以内为小人，而爻以初为君子，伊川所谓随时取义，变动无常也。

又凡正应为君子，相比为小人。《渐卦》二比三，三比四，四比五，皆阴阳相比，故九五曰终莫之胜吉。终莫之胜者，相比之小人，终不得以间中正之君子，而五终与二合也。此则于爻词中，隐寓君子小人之意也。

释言祭祀义例第五十

《易》言诚敬皆以祭祀为喻，《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五中实孚也，二中虚诚也，故取祭祀为义。杀牛，盛祭也；禴，薄祭也。实受其福，言盛不如薄，谓九五居尊而时已过，不如六二之在下，而始得时。《彖词》初吉终乱，即此意也。

《震卦》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匕所以举鼎，实鬯所以灌地，降神者也，皆祭祀所有事，谓人之致其诚敬，莫如祭祀，方其荐牲祈享，尽其诚敬，则虽雷震之威，不能惧而失守。

《损卦》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享祀之礼其文最繁，然以诚敬为本，多仪备物所以将饰其诚敬之心，饰过其诚则为伪矣。损饰所以存诚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约可用享，祭言在乎诚而已。

《困》九五，利用祭祀。祭祀之事，必致其诚敬，而后受福，谓人君有困时，宜念天下之困，求天下之贤，若祭祀然致其诚敬。九二言享祀，九五言祭祀，祭与祀亨泛言之则可通，分而言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亨，各以其所当用也。

《易》言利用杓，皆谓诚敬，足孚虽用杓亦利也。《萃》六二以中虚为孚，而与九五应；《升》九二以中实为孚，而与六五应。二爻虚实虽殊，其孚则一也。孚则虽用杓而亦利，故二爻皆曰孚乃利用杓，《彖》言刚中而应是也。

《萃》六二，孚乃利用杓。凡言利用杓，皆诚素著白于幽明之际，然《彖》以用大牲为吉，而六二以用杓为利何也？曰：备物者所以随其时，有孚者人臣所以通乎上，爻之词不必同乎《彖》，固《易》例也。

《益》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王用亨于帝。益之者人也，弗克违者鬼神也，然必克当天心乃获是应，故《损》五《象传》推本于自上佑，而此爻词又更有享于上帝之义也，谓王用六二以享帝也，《随》上《升》四，其义皆同。但彼云西山岐山，而此云上帝者，彼但言鬼神享之而已，此爻上文既云朋龟弗违，则鬼神其依之义已见，故复推而上之至于上帝，若山川之神，则不大于蓍龟也。

《困》九二，利用亨祀。亨祀，即享祀以至诚通神明也。在《困》之时，利用至诚如享祀然，其德既诚自能感通于上，自昔贤哲困于幽远，而德卒升闻，道卒为用者，惟自守至诚而已。

《困》九五乃徐有说，利用祭祀。利用祭祀者，乃徐有悦之象也。盖祭尽其诚则受其福，教九五中正之德，不可以声音笑貌为之也。

《观》盥而不荐为天下之观，当如宗庙祭祀，始盥之时不可如既荐为后，则下民尽其至诚，瞻仰之矣。盥者，事之始，人心方尽其精诚，严肃之至也。至既荐之后，礼数繁缛，则人心敬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时矣。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即享字，今独《益》作享，读者俗师不识古字，独于享帝不敢作享帝也。

《易》爻言王用亨者三，皆谓王用，如此爻者之人，以亨于山川上帝也，非谓其爻为王也。盖贤人者山川所生，上帝所简，故使之主祭，则百神享之，而天受之，又以见王者之克，当天心无有大于用贤者尔。《随》上六与《蛊》上九义正反对，当《随》之时则拘系而不去，当《蛊》之时则高尚而不事，各惟其宜而已矣。

以象言《坎》为隐伏，有人鬼之象。《萃》六二乃利用杓，二变《坎》成《困》，故《困》之二爻亦曰利亨祀。《未济》下体《坎》，言杓渙，亦言有庙也。又《萃》六二变中爻成《离》，杓夏祭，故与《既济》皆言杓。

《渙·彖传》曰王格有庙，王乃在中也。王格有庙在《萃卦》言之详矣，天下离散之时，王者收合人心，至于有庙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谓求得其中，摄

其心之谓也。中者心之象，刚来而不穷，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义皆主于中也。王者振涣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庙，民心所归从也，归人心之道无大于此。

释言刑狱义例第五十一

火雷《噬嗑》，文王之意，以有火之明，雷之威，方可用狱。孔子大象言用狱者五，皆取雷火之意。《丰》取其雷火也，《旅》与《贲》、《艮》综《震》亦雷火也。《解》则上雷而中爻为火也，下体错《离》亦火也。《中孚》则大象为火，而中爻为雷也。盖孔子于《易》韦编三绝，胸中之义理无穷，所以无往而非其八卦，不然风泽之与议狱缓死，何相干涉？《易经》一错一综，大象中爻，观此五卦，自能默悟。

《象》言刑狱五卦，《噬嗑》、《丰》以其有《离》之明，《震》之威也。《贲》次《噬嗑》，《旅》次《丰》，《离》明不易，《震》皆反为《艮》矣。盖明贵无时不然，威则有时，当止至于《中孚》，则全体似《离》互体，有《震》、《艮》，而又《兑》以议之，《巽》以缓之。圣人即象垂教，其忠厚惻怛之意，见于慎刑如此。

《噬嗑·彖传》曰：“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动而明以卦才言也，刚爻与柔爻相间，刚柔分而不离为明辨之象，明辨察狱之本也。动而明下《震》上《离》，雷电合而章，相须并见，明与威并行，用狱道也。能明则无陷情，有威则莫敢不畏，六五以柔居中，为用柔得中之义，上行谓尊位，虽不当位，言以柔居五，为不当而利于用狱者。治狱之道，全刚则伤于严暴，过柔则失于宽纵，以柔处刚，而得中，得用狱之宜也。

《噬嗑》、《贲》、《丰》、《旅》四卦，论用刑皆《离》火之用，以是见用法贵乎明。《噬嗑》、《丰》以火雷，雷火交互为体，用法贵乎威明并济；《贲》、《旅》以山火，火山交互为体，用法贵乎明慎并用。

《蒙》初六，用脱桎梏，以往吝。《蒙卦》，《坎》错《离》，《艮》综《震》，有《噬嗑》折狱用刑之象，故《丰》、《旅》、《贲》三卦有此象，皆言狱。

释言饮食言婚媾义例第五十二

《需·象传》曰：“君子以饮食宴乐。”夫水在天上与饮食何关？若不从《乾》、《坤》、《屯》、《蒙》、《解》来实不可通。大抵天地开辟，水生物之功为最大，水本在地，今在天为云，少需然后为雨，及为雨则滋润百谷，草木物各得养，饮食由此用之不穷，饮食宴乐，圣人盖取象于此。

《需》九五需于酒食，酒食宴乐之具，需于酒食者，安于日用饮食之常，以需之而已。以象言，《坎》水也，酒象；中爻《兑》，食象也。

《困》九二困于酒食，言酒食之艰难穷困也。如孔子之蔬食水，饮颜子之簞食，瓢饮儒行之，并日而食也。酒食且困，大于酒食者可知矣。以象言，《易》言酒者皆《坎》也，言食者皆《兑》也。故《需》中爻《兑》，言酒食，《未济》与《坎》皆言酒也。

《渐》六二，饮食衎衎吉。《渐》中爻为《坎》，饮食之象也。故《困卦》九二言酒，《需卦》九五言酒食，《未济》上九言酒食，《坎卦》六四言樽酒。

《易》言非寇婚媾者凡三，《屯》二，《贲》四，《睽》上也。《本义》与《程传》说不同，学者择而从之可也。然《贲》之为卦，非有《屯》难《睽》隔之象，则爻义有所难通者。详玩词意，屯如遭如，乘马班如，与贲如皤如，白马翰如，文体正相似，其下文皆接之曰非寇婚媾。然则屯如遭如及贲如皤如皆当读断，盖两爻之自处者如是也。乘马班如及白马翰如，皆当连下非寇婚媾读，言彼乘马者非寇，乃吾之婚媾也。《屯》之乘马班如谓五，《贲》之白马翰如谓初，言非寇婚媾，不过指明其为正应而可从耳。

《屯》六二为初刚所逼，故在初以为求婚媾而非寇。然初非二之应也，故在二以为寇而不与婚媾，所以有女子贞不字之象，以六二自与九五正应，待五之婚媾也。《贲》六四与初九正应，非为九三之寇仇所隔，则遂其婚媾之亲矣，与《屯》之六四求婚媾，于初九正应，其义相同。《睽》之上九阳刚之甚，居《睽》之极，然与六三正应，故有始疑终合之象，言始见为寇既而疑之，故有张弧说弧之象，则《睽》极而合，始知其非寇而实已之婚媾耳。爻词虽同，而其解各异。

《屯》六二非寇婚媾，婚媾正就谓五也，寇非理而至者谓初也，二中正不

苟合于初，然逼近于初，阴乃阳所求，柔者刚所凌，柔当《屯》时固难自济，又为刚阳所逼，故为难也，初为贤明刚正之人，而为寇以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据二以柔近刚而为义，更不计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义多如此。

《贲》六四，白马翰如，非寇婚媾。白马翰如指初九也，已有婚如之心，故知白马翰如，而来者非寇也，乃已之婚媾也。凡言非寇婚媾皆就上文所指之物而言，《屯》二、《睽》上与此正同。

《睽》上九非寇婚媾，上九有六三之正应，实不睽孤，而以刚居极，自睽孤也。《睽》极而反，故与三非复为寇仇乃婚媾也。此非寇婚媾之语与他卦同，而义则殊。

《震》上六，婚媾有言。婚媾所亲也，谓同动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为众动之首，今乃畏邻戒而不敢进，与诸处《震》者异矣，故婚媾有言也。

《震》上六，婚媾有言。此婚媾有言与《夬》四闻言不信同，皆占戒之外反言以决之之词也。琐琐姻娅见识，凡近当祸患之未至，则相诱以宴安而已，安能为人深谋长虑，而相与儆戒于未然乎？

《咸》取女吉，卦柔上刚下，以《艮》之少男，下于《兑》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无女先男者，必女守贞静，男先下之，则为得男女之正，此所以取女吉也。

《姤·彖传》曰勿用取女，以一阴遇五阳，女下于男，有女不正之象，故曰勿用取女。《咸》所以取女吉者，以男下女得婚姻正礼故也。若《蒙》之六三以阴而先求阳，其行不顺，故亦曰勿用取女。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二女同居之卦多矣，独于《睽》、《革》言之者，以其皆非长女也。凡家有长嫡，则有所统率而分定，其不同行不相得，而至于乖异变易者，无长嫡而分不定之故尔。

卦有男女配合之义者四，《咸》、《恒》、《渐》、《归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气感应，止而悦，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顺而动，阴阳皆相应，是男女居室，夫妇唱随之常道。《渐》女归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静而巽顺，其进有渐，男女配合得其道也。《归妹》女之嫁归也，男上女下，其从男也，而有悦少之义，以悦而动，动以悦则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当，与《渐》正相对。《咸》、《恒》夫妇之道，《渐》、《归妹》女归之义，《咸》与《归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悦，《归妹》动于悦，皆以悦也。《恒》与《渐》夫妇之义也，恒巽而动，渐止而巽，皆以巽顺也。男女之道，夫妇之义备于是矣。

释言建侯行师伐邑御寇义例第五十三

《易》言利建侯者二，《豫》建侯上《震》也，《屯》建侯下《震》也，《震》长字震惊百里，为建侯象。

《震》长子主器，建侯之象也。《坤》为众，行师之象也。《豫卦》，《坤》下《震》上，故曰利建侯行师。《屯》有《震》无《坤》则言建侯，《谦》有《坤》无《震》则言行师，《豫》合《震》、《坤》故兼言之也。

《比·象传》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先王谓五初阳已复，《震》为建为诸侯，《坤》为万国为腹，《坎》为心腹，心亲比，故以建万国亲诸侯。诗曰“公侯腹心”是其义也。

《屯》初九利建侯，占词也，又作象看，而占在其中，如《蒙卦》子克家例。

《晋》上九维用伐邑，《离》为戈兵，《坤》为众，上九变《震》，众人戈兵，震动伐邑之象也。故《离卦》上九变《震》，亦曰王用出征。

以义言伐邑，谓内自治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私邑者治内也。人之自治，刚极则守道愈固，进报，则迁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则虽伤于厉而吉，且无咎也，故曰维用伐邑。

《比》九五，邑人不诫，吉。言至公不私，无远近亲疏之别也。邑者居邑，《易》中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诸侯国中也。

《否》上六，自邑告命，贞吝。贞者常也，言当此之时，只可告邑未可用师，若守常而用师则吝，非以告邑为可吝也。

《蒙》上九，不利为寇，利御寇。《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上九刚止于御寇，上之顺也。六二柔随其所止，下之顺也。《艮》有上象，变《坤》有顺象，《渐卦》利御寇，小象亦曰顺相保可见矣。

不利为寇，利御寇。寇者，即《坎》之寇盗也，二寇字相同。不利为寇者，教六三在下，蒙昧之人也；利御寇者，教上九在上，治蒙之人也。六三在本爻为淫乱，在上九为寇乱，蒙昧之极可知矣。

《渐》九三，利御寇。三过刚故戒以御寇，恐其不能慎也，五有中正之德，故无戒词而直以终莫之胜决之，胜字《蒙》九三御寇之义。夫谗邪国之

寇也，君子之进所以不能和合而通者，寇胜之也，然如九五之德，则所谓可以正邦者，当《渐》之时有终吉之理，岂谗耶所能胜哉？

释言后言王母言母言妣义例第五十四

五为君位，确不可易，惟《坤卦》纯阴，嫌于言君，而又不可以臣当之，故取象于后，以存君臣之义。先儒引《周官注》及《诗》绿衣黄裳于六五，可知为《乾》九五之配矣。又有以九五为尧舜，以六五为皋夔稷契，谓《乾》、《坤》二卦相应，百官总已以听三代之常训。如伊尹之于太甲，周公之于成王，皆摄飞龙之位，安牝马之贞，元德元勋何吉如之，其悦亦通。然终未如以《坤》六五，为《乾》九五之配为当也。《易》中有取象于后者，皆从此爻来。

《晋》六二，受兹介福，于其王母，亦指六五而言，益信《坤》之六五，取象于后无疑义矣。又《剥》之六五，贯鱼，以宫人宠。五君位，以其为众阴之主，故不言君而言后。五统众阴如后统众妾之象，五阴共承一阳，如后以众妾进御而荷宠爱也，是亦以六五为王后也。

大象多称君子或有称先王者，其称后者三卦，《姤》、《复》、《泰》是也。而《复卦》则以先王与后并称，后继体之君也，对先王言之。

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母，祖母也。谓阴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五相应，以阳应阴，则有君臣之象，以阴应阴，则有妣妇之象，不曰母，而曰王母者，礼重昭穆。故孙祔于祖，则孙妇祔于祖姑，盖以昭穆相配，《易》爻以相配喻相应也，此明其为王母，而《小过》只言妣，蒙上过其祖之文尔。

《蛊》九二，乾母之蛊，谓九二承六五也。或曰卦以五为君位，而可以母言乎？曰母者阴尊之称，如《晋》六二之称王母，《小过》六二之称遇其妣，皆谓六五也。

释言宗言朋言民义例第五十五

《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凡《离》变《乾》而应乎阳皆谓之宗，《乾》乃六十四卦阳爻之祖，有祖则有宗，故所应者为宗。若原是《乾卦》则本然之祖，见阳不见宗，惟新变之《乾》则新成祖矣，所以见阳言宗也，故《睽卦》六五亦曰宗。

《坤卦》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阳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阴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西南乃《坤》之本乡，《兑》、《离》、《巽》三女同《坤》居之，故为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居东北，则非《坤》之朋矣，故丧朋。

《复卦》朋来无咎，朋者阴牵连于前，朋之象也。故《豫卦》、《损卦》、《益卦》、《泰卦》、《咸卦》，皆因中爻三阳三阴牵连，皆言朋也。

《泰》九二，不遐遗，朋亡。朋者，初也，三阳同体牵连，而进二居其中，朋之象也。故《咸卦》中爻成《乾》，四居《乾》之中亦曰朋。从朋亡者，亡乎初而事五也。

《咸》九四朋从尔思，言朋者中爻三阳牵连也。《泰》三阳牵连亦曰朋，《损》六五三阴也，《益》六二三阴也，《豫》九四下亦三阴也，故皆以朋称之。

《解》九四朋至斯孚，朋同类也，《解》去小人之卦也。卦惟二四两阳爻任解之，责九四居近君之位，苟昵近比之小人而不解，则君子之朋虽至，彼必肆其离间之术矣。

《观》九五《象传》曰：“观我生，观民也。”民即下四阴，阴为民之象也。故《姤》九四曰远民，以初六阴爻也。内卦三阴远于五，草莽之民也；六四之阴近于五，仕进之民也。九五虽与六二正应，然初、三、四与九五皆阴阳相生。故曰观我生，观民也。

《姤》九四《象传》曰：“远民也。”《姤》一阴居初，二近民而四远民也。

释言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义例第五十六

《易》中利见大人，其言则同，义则有异。如《讼》之利见大人，谓宜见大德中正之人，则其辨明，言在见前。乾之二五则圣人既出，上下相见，共成其事，所利者见大人也，言在见后。

《乾》九二利见大人，大人者，大德之人也。阳大阴小，《乾卦》六爻皆阳，故为大。以三画卦言之，二于三才为人道，大人之象也，故称大人。所以应爻九五亦曰大人，二五得称大人者，皆以三画卦言也。

九二利见大人，九二虽未得位，而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足以当之，故值此爻之变者，但为利见此人而已，盖亦谓在下之大人也。此以爻与占者相为宾主，自为一例，若有见龙之德，则为利见九五在上之大人矣。

《乾·文言传》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大人即释爻词所利见之大人也，有是德而在其位，乃可当之。

《乾》之九五以刚健中正之德，与此大人相合，所以利见，以其同德相应也。诸卦之言利见大人者，以此为例。

上六遇九五吉者绝少，而凶吝者多。盖以渐染于阴，为刚中正之累，《大过》、《咸》、《夬》、《兑》之类是也。惟《蹇卦》有利见大人之文，而以九五为义者，则上六与五相近，可以反而相从。《讼》、《巽》之《彖》以九五为大人矣，而上九以刚遇刚则不相从也。《升·彖》亦言用见大人矣，而卦无九五，故言用见以别之。独《蹇》、《萃》之《彖》以九五为大人，而遇之者上六也，以柔遇刚则有相从之义，故《萃》则咨咨求萃于五而无咎，《蹇》则来就于五而吉。《蹇》之上优于《萃》者，聚极则散，虽极则解也。《乾卦》二五而外，爻词言利见大人者，惟此而已。

《萃》六二，引吉，无咎。《彖》曰利见大人，九五卦之大人也，六二应之得见大人之义矣。然见大人者，聚必以正，故必待其引而从之，乃咎而无咎。

《蹇》卦词曰利见大人，贞吉。《蹇》难之时必有圣贤之人，则能济天下之难，故利见大人也。《蹇》以见险而能止得名，故爻词除二五相应以济外，

余皆不宜往而宜止，然事无终止之理，故利见大人以济《蹇》难。

《巽》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巽》一阴伏于二阳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以阴从阳，故利有攸往，然必知所从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见大人也。

凡《易》言涉大川，取《乾》者以卦德也，以《乾》天下之至健，德行恒易以知险也，《需》、《同人》、《大畜》是也；取水木者以卦体也，《涣》、《蛊》、《未济》、《谦》或取中爻，或取卦变是也；取中虚者，以卦象也，《益》、《中孚》、《颐》是也。

卦有《乾》体者多曰利涉大川，以健故也。有巽体者，巽为木故也。不出此二例。

《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虚，《涣》曰乘木有功也。十三卦舟楫之利，亦取诸《涣》。

《需》有孚利涉大川，《需》下卦《乾》，《乾》知险，涉大川之象也。又中爻《兑》综《巽》，《坎》水在前，《巽》木临之，亦涉大川之象。《需》为需待之义，诚信充实于中，以此而需，何所不济，虽险无难矣，故利涉大川也。

《蛊》利涉大川，中爻《震》木在《兑》泽之上也，此以象言不以德言也，故《彖》曰往有事也。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下《震》上《巽》皆木之象，故其占利有所往，而利涉大川也。

《同人》利涉大川，《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利涉大川，《乾》行也。”济险非六二阴柔所能，故曰《乾》行，犹言乾之能事也。《同人》错《师》有《震》木《坎》水之象，所以利涉大川，曰《乾》行者，不言象而言理也。

《大畜》利涉大川，《彖》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大畜》，《乾》下《艮》上，曰能止健大正也，以卦德论其理也。《彖词》卦词取义不同，例与《同人》同。

《涣卦》利涉大川，《涣》，《坎》下《巽》上，木在水上，利涉大川之象也。《彖》所谓乘木有功也，乘木者，上卦《巽》木，乘下卦《坎》水也，有功即利涉也。

《未济》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征上从四则凶，利下从坎故利涉大川矣。又三变为《巽》，木在水上，乘木有功，故亦利涉大川。

《谦》初六，用涉大川，吉。凡《易》中有此象，而无此事，无此理者，于此交涉大川见之矣，盖金车玉铉之类也。周公立爻词，只因中爻《震》木

在《坎》水之上，故有此语，而就文依理只得说能谦，险亦可济也。

谦谦与涉川何关？谓涉川贵于迟重，不贵于急速，用谦谦之道之涉川，只有谦退后，后而不争先，自然无失，故不曰利涉，而曰用涉也。

《易》言不利涉大川，不可涉大川，其义同，大抵皆以柔弱之故。《颐》六五不可涉大川，言不可自用以济人也。涉川以《乾》刚五柔，故不可涉，上九利涉大川，方见五赖上九以养人。

释言有喜有庆有福义例第五十七

《大畜》六四元吉，《传》曰有喜，六五之吉乃曰有庆何也？曰论为力之难易则四为易，故曰元吉；论其功之广狭则五为广，故曰有庆。

《大畜·象传》曰：“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庆也。”喜者据己而言之，庆则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论止物之道，则制之于己乃为大善，故四为元吉，五独得吉而已。

六四元吉有喜也，六五之吉有庆也。五不如四所处之易者，时不同也。四不如五所济之广者，位不同也。

《无妄》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此爻之疾与六三之灾同，然此曰有喜者，刚中正而居尊位德位，固不同也。

《贲》六五，《象传》曰：“六五之吉，有喜也。”五变之阳，故有喜，凡言喜庆皆阳爻，此虞氏之说也。

《坤·彖传》曰：“先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柔顺阴之常也，丧朋而从乎阳，然后有庆可见。凡物凡事皆以安常为吉，反乎常之为不祥，此夫子所以发文王言外之意也。

言有庆者，言如是则有福庆及于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可喜也。如《升》之九二，孚有喜也。言非特为臣之道，无咎而已，刚柔相济，泽及天下，且有喜也。《大畜》童牛之牯，元吉，《象》曰有喜。盖牯于童则易，又免强制之难，是又可喜也，皆进一步说。《兑》九四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象》谓九四介然守正，疾恶怨邪是有喜也，谓之有庆其义亦同。

《大畜》曰有庆，又曰有喜，庆即喜也。但五君位所畜者大，故曰庆，即

一人有庆之义也。

《颐》上九由颐，《象》曰大有庆也，得所养下之庆亦上之庆，故曰大。

《履》上九《象传》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大即元，庆即吉，非元吉之外别有大庆。

《兑》九四介疾有吉，《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与君相悦得行其阳，刚之正道而有福庆矣，又阳为庆谓五也。

《易》中疾字皆与喜对，故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以《兑》九四之介疾有喜例之，则疾者谓疾病也，喜者谓病去也。四比于三，故曰介疾，言介于邪害之间也，若安而溺焉，则其为鸩毒大矣。惟能商度于所悦，而不以可悦者为安，虽介疾而有喜矣。

《鼎》九二我仇有疾，此疾字是妒害之义，所谓入朝见疾是也。夫相妒害则相远而不相即，故曰不我能即，此又一义也，与《无妄》之与喜对者异。

《传》于五位多言有庆，庆大而喜小也。《贲》六五居尊而返朴，崇俭亦可以易俗移风，而但曰有喜者，且就一身无过言尔。如《无妄》五，《损》四、《兑》四之例，皆以无疾为喜，若推其用则化成天下，庆在其中矣。

《豫》之九四，天下由之以豫，故曰大有，得《颐》之上九，天下由之以《颐》，故曰大有庆。

《易》多言有喜，而《损·象传》曰亦可喜也，则此喜不主己身，乃主于使遄来而益我者有喜，故变之曰亦可喜，言亦者他人之词也。

《既济》九五，如西邻之杓祭，实受其福。谓处极炽而丰之时，而能行恭敬，撙节、退让、明礼之事，此其所以受福也，与《泰》三于食有福同，皆就本爻设戒尔。东西者彼此之词，若以西为六二，则受福为六二之受福，《易》无此例。

释言厉言过义例第五十八

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则曰厉。《夬·彖传》曰：“孚号有厉，其危乃先也。”厉之训危，于此发其凡。

《大壮》九三，小人用壮，负厉。其往足以致凶，方言其危，未及于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者，则曰厉。

凡《彖传》中所赞美，则其爻词无凶厉者，而《履》九五独不然，何也？盖《履》者贵柔，九五以刚居刚，是决于履也。然以其有中正之德，故能常存危厉之心，则虽决于履，而动可无过举矣。《书》云：“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此其所以履帝位而不疚也欤！凡《易》中言贞厉有厉，多以常存危惧之心为义，如《噬嗑》之贞厉无咎，《夬》之其危乃光是也，然则《履》九五之贞厉，《兑》九五之有厉，当从此例也。

《易》中言贞厉，义各不同。《随卦》可见大要，以《易》主中和，若刚明自任决行不顾，虽使得正亦危道也，故曰贞厉，与不可贞同，亦戒词也。如《履卦》六三于《彖词》为亨者，以下卦言之，有和悦之德也；于本爻凶者，资本阴柔，履位不正，宜其凶也。九五《彖词》为不疚者，以上卦言之，有刚健中正之德也；于本爻为厉者，以刚行刚志，在《夬》决其理虽正，其事则危也。

《乾》九三，厉无咎。厉，危也。《文言》曰虽危无咎，是实有危也。

《易》爻词言厉者二十六，《震》六二、六五，《遁》初六，《艮》九三，《小过》九四，《既济》上九，皆直称厉；《大畜》初九，《兑》九五，皆称有厉；《乾》九三，《复》六三，《睽》九四，皆称厉无咎；《噬嗑》称贞厉，无咎；《渐》初六称厉，有言，无咎；《姤》九三称厉无大咎；《晋》上九称厉吉无咎；《蛊》初六称厉终吉；《颐》上九，《家人》九三，皆称厉吉；《晋》九四，《革》九三，《小畜》上九，《旅》九三，《履》九五，《大壮》九三，皆称贞厉；《讼》六三称贞厉终吉。厉与无咎相表里，未悔吝则厉，既悔吝则无咎。一则因盈满而危满，盈而能变通则悔终吉。一则因伤害而危，伤害而能变通则吝无咎。知其危而悔而吝，由悔吝而无咎，此其大略也。

《易》之为书，圣人教人迁善改过而作也。《益卦》大《象》曰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解卦》大象曰君子以赦过宥罪，然过字有二义，其一为过度之过，其一为过失之过，《大过》、《小过》两卦皆兼此二义。《序卦传》曰：“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又曰：“有其信者必行，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玩其语意，谓过度之过也。《杂卦传》曰《小过》，过也，与《中孚》信相属，以上二句，去故取新，例之则为过失之过矣。又曰大过颠也，《论语》云颠而不扶，则颠亦过失之过可知矣，凡《易》之言过者准此。

《易》言过字，多指太过而言，如《大过》之大者过也，及《小过》之行过乎恭云云，皆不指过失之过，然太过之过则亦过失也，其义本自无殊。

天下之事，有时当过而不可过甚，故卦为《小过》，君子观《小过》之

象，事之宜过者勉之，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是也。当过而过，乃其宜也，不当过而过，则过矣。

释言富言实义例第五十九

阴虚阳实，凡言富者皆阳爻，言不富者皆阴爻也。

《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巽》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又变《乾》为金为玉，亦富之象也。承乘应皆阳，则上下内外均富矣。《礼记》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肥”，即富也。因卦六爻皆中正而吉，所以说此富字亦因本爻有此象也。然则周公之所谓富者，观孔子小象之顺，在位可见矣。

《小畜》九五，富以其邻。富者积诚之满也，积诚之满至于能用其邻，则其邻亦以诚应之矣，故《象传》曰不独富也，以诚感诚之谓也。大抵上下之间，不实心则不能相交，故曰富以其邻，不虚心则不能相交，故曰不富以其邻。所取象者本于阳实阴虚，而其义一也。

人富而其类从者，为利也。不富而从者，其志同也。《泰》六四不富，以其邻三阴，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实，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从，其义与《谦》六五同。六以阴柔居尊位，在上而天下者也，冲虚若此，从之者众矣。

《谦》六五不富，以其邻阴称富。《小畜》五阳，故小象曰不独富也，阴皆不富，故《泰》六四亦曰不富。

以象言，《升》上六《象传》曰消不富也，《升》下体《巽》，《巽》为富，上六在外卦，去富已远，故曰不富，亦如《无妄》二爻，未入《巽》之位，曰未富。

《蹇·象传》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以阴比于阳，阳为实，故云传以为诚实之实未然，实殷也，大也。《易》中言富皆指阳爻，其义一也。

《蒙》六四，《象传》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阳实阴虚，独远实者，谓于一卦之中，独不能近阳之贤，故《困》与《蒙》而无由达也，与言不富同义。

《泰》六四，《象传》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王弼以阴居上为失实，而《传》义从之者，《易》中皆以阴阳分虚实，不因乎上下也。故凡阳爻为

实、为富，阴爻为虚、为不富，则失实之为，解不富明矣。失实犹言实若虚也，四五皆虚中以下交，其视势位与才德，皆若无有然者，《大学》所谓无他技，《孟子》所谓忘势是也。

释言灾眚言疾义例第六十

凡阴多于阳者，圣人皆曰有灾眚，故《复卦》上六亦言之。

《复》上六曰：“迷复，凶，有灾眚。”《小过》上六曰：“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两卦词意不同，凶由已作灾眚外至，迷复则因凶而致灾眚者也，《小过》则凶，即其灾眚也。

《旅·象传》曰：“旅琐琐，志穷灾也。”言志意穷迫，益自取灾也，灾对眚言则有分，独言则谓灾患耳。

《需》九三，《象传》曰：“需于泥，灾在外也。”灾患难之通称，对眚而言则分也，三节迫上，体之险难，故云灾在外也。

《震》六三，震行无眚。中爻《坎》，《坎》多眚，三变阴为阳，阳得其正矣。且不成《坎》体，故无眚行者，改从之意，即阴变阳也。《震》性奋发有为，故教之以迁善改过也。

《鼎》九二，我仇有疾。此疾字是妒害之义，所谓入朝见疾是也。夫相妒害则相远而不相即矣，下曰不我能即，以九二刚中能自守而取此象。

《遁》九三，系遁，有疾厉。疾，害也。遁贵速而远，有所系累，则安能速且远也，害于遁矣，故为有疾也。

《损》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疾谓疾病，不善也，损于不善，惟使之遄速则有喜矣，喜与疾对也。

释言志行合志上行义例第六十一

《易》言天行者四，《乾》、《蛊》、《剥》、《复》；言志行者八，《小畜》、

《升》、《巽》、《屯》、《履》、《否》、《豫》、《临》，皆指《乾》而言也。

《小畜·象传》曰：“刚中而志行。”《小畜》二五皆九，而居中，刚中也，阳性上进，下复《乾》体志在于行也。

《否》九四，《象传》曰：“有命无咎，志行也。”有君命则得无咎，乃可以济否，其志得行也。

《未济》九四，《象传》曰志行也。志行者已出其险，济之之志行也。《履》之九四，《否》之九四，《睽》之九四，皆言志行，以四多惧故也。

《履》九四，《象传》曰：“愬愬终吉，志行也。”初曰独行，远君也；四曰志行，近君也。志行者，柔顺以事刚决之君，而得其志也，始虽危而终则不危，所谓终吉者此也。盖危者使平，《易》之道原是如此，故三之志徒刚，而四之志则行。

《大畜》九三，《象传》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上合志者，谓上九之志与之相合也，三与上九，情虽不相孚，然皆居二体之上，其志皆欲畜久而通应，与之志相合，所以利有攸往。

《小畜》六四，《象传》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惟其上合志，是以能畜也。

《豫》初六，《象传》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惟志穷所以凶。《中孚》九二，鹤鸣子和。《象》曰中心愿也。《谦》六二，鸣谦。《象》曰中心得也。此心相孚者也，相孚者皆曰心，不相孚者皆曰志，此所以表圣人之言。

二女之卦，独《离》柔在上，为得尊位大中而行，故谓之上行。《巽》在六四例，谓之上合上同；《兑》在上六例，谓之上穷，皆不得为上行也。

六十四卦，《离》上者八，专取六五一爻，以为成卦之主者二，《晋》、《大有》也。《大有》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晋》则曰柔进而上行，是专以康侯之晋者，当此一卦之义矣。

《睽·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凡《离》在上而彖欲见柔居尊者，则曰柔进而上行，《晋》、《鼎》皆是也。

《鼎·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凡《离》在上者，皆云柔进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进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应乎刚能用刚，阳之道也。

凡卦《离》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进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晋》卦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顺丽，为能待下，宠遇亲密之义，是以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释言大矣哉义例第六十二

曰大矣哉，皆赞叹之词，欲人研味其理，优柔涵泳而识之也。

《豫》、《随》、《遁》、《姤》、《旅》，皆若浅事而有深意，故曰时义大矣哉，欲人之思之也；《坎》、《睽》、《蹇》，皆非美事，而圣人有时而用之，故曰时用大矣哉！欲人之别之也；《颐》、《大过》、《解》、《革》，皆大事大变也，故曰时大矣哉！欲人之谨之也。

专言时者，重在时字，时义重在义字，时用重在用字，时之一字，贯六十四卦皆有，不止《豫》等诸卦耳。有时则有义，有义则有用，单言时则义与用在其中矣。言义未尝无用，言用未尝无义，各就所切而言。

诸卦之时与义，用大者皆赞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遁》、《旅》言时义，《坎》、《睽》言时用，《颐》、《大过》、《解》、《革》言时，各以其大者也。

《颐》、《大过》、《解》、《革》皆言时，《豫》、《遁》、《姤》、《旅》皆言时义，《随》卦亦言时义，而文法少异。《坎》、《睽》、《蹇》皆言时用。言时者其所遭也，言义者其所寓也，言用者其所致也。

大矣哉之外尚有赞语，如《萃卦·彖传》云：“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咸》、《恒》皆推言造化人事，而后终之以天地，万物之情可见。《萃卦》则天人之义已备，故言顺天命而极言之，盖均赞词，与《咸》、《恒》同一例也。

夫子《彖传》为体不一发，首有叹美卦者，如《乾卦·彖》云：“大哉！乾元。”《坤卦·彖》云：“至哉！坤元。”以《乾》、《坤》德大，故叹美之。后乃详悦其义，或有先叠文解义而后叹者，《豫卦》云豫之时义大矣哉之类是也。或有先释卦名之义，后以卦名结之者，例如《同人·彖》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大有·彖》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

君子之道，随时而动，从宜适变，不可为典要，非造之深，智机能权者，不能与于此也。故《随卦·彖传》赞之曰：“随时之义，大矣哉！”凡赞之者，欲人知其义之大，玩而识之也。此赞随时之义大，与《豫》等诸卦不同，诸

卦时与义是两事。

《文言传》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乾》始之道，能使庶类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盖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赞其利之大，曰大矣哉。若《豫》、《颐》诸卦或言时义，或言时用，则各有所指，此《乾》所以为大也。

《颐·彖传》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圣人极言颐之道，而赞其大。颐，养也，养贤所以养万民也。推颐之道，赞天地与圣人之功，曰颐之时大矣哉！或云义，或云用，或止云时，以其大者也。万物之生与养，时为大，故云时。

《颐》之时大矣哉！颐原从口，无养德之义，惟颐养得正，则养德即在其中矣，不但养人，自养以至天地，圣人养万物万民，无非养之所在，故曰颐之时大矣哉，与《大过》、《解》、《革》同。

《旅·彖传》曰：“旅之时义大矣哉！”大本赞词，然亦叹词也。言旅本小事，必柔中顺刚，止而丽明，方得小亨，则难处者旅之时，难尽者旅之义，人不可以其小事而忽之也，与《随》、《豫》、《姤》同。

《易》中大矣哉有二，有赞美其所系之大者，《豫》、《革》之类是也。有称叹其所处之难者，《大过》、《遁》之类是也。

释言道言命言誉义例第六十三

太极体备阴阳，太极理也，理不可见，必因阴阳而得之，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谓《易》只道阴阳，不待言太极而无往非太极也。然阴阳是统名，以三才分之，则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合而言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

由阴而阳为君子道，由阳而阴为小人道，此即《泰》、《否》之言道长道消也。盖能化而后为《乾》道，能驯致而后为《坤》道。《易》之言道者四，《复·彖》曰反复其道，《小畜》初九曰复自道，《履》九四曰履道坦坦，《随》九四曰有孚在道，与《系词传》所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形而上者谓之道，以及立天之道，立地之道，立人之道，其义皆不外此。爻《传》之言得中道者五，《离》六二，《既济》、《夬》九二，《蛊》九二，《解》九二；言未

失道者二，《睽》九二，《观》六三；言其道穷者四，《比·彖》、《蹇·彖》，《坤》上六，《节》上六；言失道者三，《坎》初六、上六，《渐》九三。读《易》者比例而推之，可以得其旨矣。

《系词传》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易》一物而三才，阴阳气也，而谓之天；刚柔质也，而谓之地；仁义德也，而谓之人。气之清轻者属乎天，寒暑之类是也；质之凝重者属乎地，山川是也。合天地之气质而成性属乎人，仁义是也。气质之说自程张始发明，其实具之于《易》。

《复》六四，《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初之《象》曰以修身也，二曰仁，四曰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与道皆修身之事，二比而近故曰仁，四应而远故曰道，《小象》之精极矣。

《复》上六，《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反君道者，反其五之君道也。六五有中德敦复无悔，上六居《坤》土之极，又无中顺之德，以反君道而凶。

一阴一阳之谓道，道无声无形，不可得而见者也，故假道路之道以为名。人之有行，必由乎道，一阴一阳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中《大象》言天命者，惟《大有》与《鼎》两卦，一曰顺天休命，一曰正位凝命。《书》曰：“天命有德，王服五章哉。”故退不肖而进贤者，天之命也。《大有》以遏恶扬善为顺天，《鼎》则推本于正位以凝命，所谓君正莫不正者，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也。

《无妄·彖传》曰：“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九五以刚居中正，六二复以中正相应，是顺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谓天道也。

《泰》虽极治以命乱而成《否》，《否》虽极乱以有命而成《泰》。命者，天之所令，君之所造也。

《否》九四，有命无咎。此爻变《巽》为命，命之象也，有命者受九五之命也，四近君多惧之地，易于获咎，今变《巽》顺则能从乎五矣，故有命无咎。

《晋》初六，《象传》曰：“裕无咎，未受命也。”未受命与《临》九二同，《临》、《晋》皆君子道长，向用之卦也。然君子无急于乘势趋时之意，当其《临》也，至诚感物如忘其势；当其《晋》也，守道优游若将终身。故一则曰未顺命，一则曰未受命。

《临》九二，《象传》曰：“咸临吉，无不利，未受命也。”君子道长，天

之命也，然命不于常，故《彖》言八月有凶，而《传》言消不久。君子处此，惟知持盈若虚。所谓大亨以正天之道者，则顺道而非顺命矣，以二为刚长之主，故特发此义，以与《彖》意相应。凡天之命消长焉而已，方其长也，则不顺命，不受命，知盈不可久，而进不可恃也；及其消也，则志不舍命，知物不可穷，而往之必复也。《易》之大义尽在于斯。

《旅》六五，终以誉命。誉者兑也，兑悦体又为口，以口悦人，誉之象也。凡《易》中言誉者皆兑，如《蛊卦》用誉，中爻《兑》也；《蹇卦》来誉，下体错《兑》也；《丰卦》庆誉，中爻《兑》也。

《蛊》六五，幹父之蛊用誉。用誉者，六五用九二也，二多誉，故曰誉。周公用誉，孔子二多誉之言，盖本乎此。

释言敦言孚言光义例第六十四

凡言敦者，皆训为厚。《系词传》曰敦厚以崇礼，如《复》、《临》、《艮》诸卦之称敦者皆是。

敦，笃也，厚之至也。《临》以上六为敦临，《艮》以上九为敦艮，皆取积厚之极。《复》于五爻即言敦复者，《复》之上爻迷而不复，故《复》至五而极也，卦中复者五爻，初最先，故为不远，五最后故为敦。

《临》上六敦临吉。上，极也。六居《临》之终，而不取极义，《临》无过极，故止为厚义，上无位之地，止在上言。

敦与笃行之，笃字同度，时止则止，贞固不变也。山有敦厚之象，故敦临敦复，皆以此取象。

敦，厚也，《坤》象。《复卦》主爻初九，五虽与初无系，而处位得中，能自厚于复者，也可以无悔。

《临》上六敦临，自是积累至极处，有敦笃之义，《艮》上九亦谓之敦艮，《复》上六迷复，终有大败，所以只于五爻谓之敦复。

不远复者，善心之萌，敦复盖行之固，故《复》初九无只悔，六五敦复则无悔矣，不过复入德之事也，敦复其成德之事欤！

《易》中言孚皆作信字解，《解卦》六五，有孚于小人，《本义》云：“孚，验也。”《程传》亦主其说。郑氏汝谐以孚于小人为见信于小人，与九四

朋至斯孚说尤不背。盖朋至斯孚，君子信之也，有孚于小人者，小人亦信之也。君子信，故乐于为善；小人信，故化而不为恶。

《中孚》信也，见《离卦·传》，而《彖传》于《革》之己日乃孚释为信，于《丰》之有孚发若，《大有》之厥孚交如，皆释为信而发志。《坎·彖》之有孚，则云行险而不失其信，皆以孚为信也。又《小过》，通于《中孚》，故以《小过》名过，《中孚》名孚，过而能孚，乃归无过矣。

孚，信也，作信任之信解亦通。信君子者治之原，《随》之九五曰孚于嘉吉；信小人者乱之机，《兑》之九五曰孚于剥有厉。

孚有在阳爻，有在阴爻，盖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

《丰》六二有孚发若，吉。有孚者，诚信也。《离》中虚，孚之象也。发者，感发之也。吉者，至诚足以动人，彼之昏暗可开，《丰》亨可保也。贞字诚字乃六十四卦之枢纽，圣人于事难行处不教人以贞，则教人以有孚。

《彖》言有孚者五，《需》、《讼》、《观》、《损》、《坎》；言孚者二，《革》、《夬》。爻言有孚者十八，《比》初六，《小畜》六四，九五，《随》九五，《大壮》初九，《益》六三、九五，《解》六五，《家人》上九，《萃》初六，《革》九三、九四、九五、《丰》六二，《中孚》九五，《未济》六五、上九，《井》上六；言孚者九，《泰》九三、六四、《大有》六五，《睽》九四，《解》九四，《萃》六二、九五，《升》九二，《兑》九二。一爻中两言有孚者三，《比》初六，《益》九五，《未济》上九。《本义》释《中孚》之象云：“以一卦言为中实，以二体言为中虚，皆孚信之义也。”

《易》以仁赞元，礼赞亨，义赞利，而以有孚为信。《乾凿度》以五气为常而配八卦，以信为北方《坎》，智为四维中央，故何妥本之，以贞为信也。

《艮》有光明之象，故《艮》之象曰其道光明，谓《艮》阳只乎上，阴不得而掩之，故光明。《谦·彖》曰下济而光明，下体《艮》也。

《艮》一阳为主于两阴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势止也。《易》言光明者，所以多《艮》之象者，则明之义也。

《艮》之象何以为光明？曰定则明。凡人胸次烦扰，则愈见昏昧，中有定只，则自然光明，庄子所谓泰宇定而天光发是也。

《观》六四，观国之光。光者，九五阳明在上，被四表光四方者也，又中爻《艮》亦光辉之象。

《颐》六四，《象》曰上施光也。光者，《艮》笃实光辉其道，光明也，变《离》日亦光之象也。

《涣》六四，《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凡树私党者，皆心之

暗昧狭小者也，惟无一毫之私，则光明正大，自能涣其群矣，故曰光大也。

《易》爻《传》言未光者八，《晋》上九，《咸》九四，《噬嗑》六四，《夬》九五，《兑》上六，《震》九四，《屯》九五，《革》九五。光之义为广见，《毛诗传》字与横通，《尧典》光被四表，《后汉书》作，横被四表，可证也。两卦旁通，自此及彼，横行以及于远。《传》于《坤》赞云含宏光大，惟含乃宏，惟光乃大。《文言传》曰含万物而化光，化光犹云广生也。凡《易》之言光者，皆是此义。

《小象》言未光者三，《屯》九五，《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夬》九五，《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先也。”《噬嗑》九四，《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阳德所施本光大，但屯其膏陷险中为阳所掩，故曰施未光。中行者，五本居中得正，为近上六，阴阳相比则心事不光明，能夬夬则复其中行之旧，故曰中未光。利艰贞，则以九四不中不正，因教之如此，故直曰未完。

《震》九四震遂泥，《象》曰未光也。未光者，陷于二阴之间，所为者皆耶僻之私，无复正大光明之事矣，所以遂泥也，与《夬卦》、《萃卦》未光皆同。

《震》九四有刚德非失德者，而言未光，盖志气未能自遂，行拂乱其所为耳，与《噬嗑》九四之未光同，皆谓所处者未能遂所志，非《兑》上未光之比。

《兑》上六，《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未光者，私而不公也。盖悦至于极，则所悦者必暗昧之事，不光明矣，故《萃卦》上体乃悦，亦曰未光。

《晋》上九，《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乃推原所以伐邑之故，必克治其私，然后高而不危，免于亢悔也，与《夬》五之中未光同。

阳系恋于阴私，皆不光明之事，所以《小象》但阳比于阴者，皆曰未光。

未光者，因可疑而未光也，阴阳相比则不能无疑，故《夬卦》九五《小象》曰中未光也，《萃卦》曰志未光也，《兑》上六亦曰未光也。

《萃》九五，《象》曰志未光也，此爻与《夬》中未光相同，盖阴阳相悦，此未光也；又变《震》，为情动性顺，此未光也；变《震》成《豫》又和乐矣，此未光也。阳与阴会悦动顺而又和乐，安能保其志之光明哉？故曰志未光，若依本爻阳刚中正，有何疾病？

《噬嗑》九四，《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于利艰贞，盖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

释言复言疑言愿义例第六十五

《复》初九不远复，复者，阳反来复也。阳为君子之道，故复为反善之义，初刚阳来复，处卦之初，复之最先者也，是不远而复也，失而后有复，不失何复之有？

《讼》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曰复者，明理也。九四之复即九四之归，皆以刚居柔，故能如此，人能明理义，识时势，处天下之事无难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复谓四复初也，四本从初之应，失位于外而无所应，故无所往，宜来反初复得正位，故其来复吉也。二往之，五四来之，初成《屯》体复象，故称来复吉矣。

《小畜》初九，复自道。此复字与无往不远复之义同，谓复于在下之位而不进也。初九以阳刚之才位居最下为阴，所畜智机不进，而自复其道焉，何咎之有？九二牵复亦谓与初九牵连而内复也。《易》及诸经，无有以复为上进者。

《小畜》九二，《象传》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初安于复，故为自复；二勉于复，故为牵复。能勉于复，故亦许其不自失。

《复卦》不远复、休复者，乃六阴已极之时，喜阳之复生于下。《小畜》之复，自道牵复者，乃一阴得位之时，喜阳之复升于上。

复见天地之心乎！王弼解云：“复者，反本之谓，天地以本为心，寂然至无，是其本也。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矣。”其说殊非，夫复也者，以一阳始生而得名也，《彖》曰刚反，又曰刚长，安得谓寂然至无耶？《象》曰雷在地中复，雷者，阳物也，动物也，今在地中，则是有阳动之象也。辅嗣昧举卦之体，乃以寂然至无为复，斯失之矣。又云：“冬至阴之复，夏至阳至复。”何冬夏阴阳之不辨耶？此苏氏舜钦之论也。

《易》凡言疑者，就阴阳言之。《小畜》上九，《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阳德积而尚往，故妇厉。阴终疑阳之进而畜之，故征凶。有所疑，疑其不顺也。《坤·文言》曰阴疑于阳，亦此也，凶道也。

《豫》九四，勿疑，朋盍簪。四多疑，故曰疑，又中爻《坎》亦为狐疑之象，曰勿疑者，中爻《艮》止，止而不疑之象也。

《巽》初六，《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治与疑对，两可不决之谓疑，一定不乱之谓治。

《乾·文言》曰：“或之者，疑之也。”或之者据其迹，疑之者指其心，疑非疑惑之疑，只是详审耳。

《兑》初九，《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兑卦》阴阳相比，二比三，三比四，五比六，阴阳相比则不能无疑，故《夬卦》九五《小象》曰中未光也，《萃卦》曰志未光也。未光者，因可疑而未光也。故上六引兑曰未光，本卦独初爻无比，则无所疑矣，故曰行未疑也。

《升》九三，《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乾》四曰：“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果于进而无所疑可乎？故爻词不言吉。

《遁》上九，《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曰无所疑，此爻及《升》之九三并言之，此决于退，彼决于进，时之宜耳。

《履》初九，《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愿，即《中庸》不愿乎外之愿，言初九素位而行，独行已之所愿，而不愿乎其外也。

《泰》六五，《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四与阳心相孚契，故曰中心愿；五下嫁于阳，则见诸行事矣。故曰行愿。惟德行其愿，则泰道成矣。

《中孚》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鹤之鸣由中而发，子之和亦根心而应，故曰中心愿，愿出于中，乃孚之至也。

《渐》九五，《象》曰：“终莫之胜吉，得所愿也。”愿者正应相合之愿也，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当行，虽有间其间者，终岂能胜哉？徐必得其所愿，乃《渐》之吉也。

释言他言我义例第六十六

《易》言有他者三，《比》初六，有他吉，《子夏传》曰，非应称他。按《比卦》初应四为比得其人，而五为卦主，初应四而上比于五，故有他吉，以初与五非应也。《大过》九四有他吝，《程传》谓四以刚居柔，不下系于初则吉，然与初相应则过于柔矣，非所当应而应之，故有他吝，非所当应而应，则亦非应也。《中孚》初九，虞吉，有他不燕。《程传》云：“虞，度也。”《本

义》云：“上应初六，度其可信而信之则吉，复有他焉，则失其所应矣，故不燕也。”失其所应即非应也。三卦之言他，皆与《子夏传》非应称他之旨相合，而语意各别。读《易》者举类而观之，可以得其例矣。

《比》初六，终来有他，吉。他非此也，外也。若诚实充于内，物无不信，岂用饰外以求比乎？诚信中实，虽他外皆当感而来从，终对始言，他对我言，与他爻之言有他者异。

《比》初六，有他吉。初六不与五应，故曰有他。《大过》九四，《中孚》初九，皆曰有他。彼则戒其有他向之心，此则许其有他至之吉也。

《易》例初九应六四，义无所取。如《屯》之磐桓，《贲》之贲趾，皆不取应四为义。《颐》之朵颐则反以应四为累，惟《损》、《益》之初，则适当益上报上之卦，时义不同也。《中孚》之义，主于中有实德不愿乎外，故六爻亦以无应者吉，有应者凶，初九曰有他不燕，正与《大过》九四有他吝同，九四下应初六为有他，初九上应六四亦为有他也。

《大过》之时，非阳刚不能济，以刚处柔为得宜矣，若又与初六之阴相应，则过也。即刚柔得宜，而志复应阴，是有他也，有他则累于刚，虽未至于大害，亦可吝也。

《蒙》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谓二也，二非成卦之主，五既顺巽于二，二乃发蒙者也，故主二而言。

《观》九五，观我生，九五居尊为观之主，四海之内由我而化，故曰观我生，上九曰观其生，只是承九五之义而终言之尔。盖九五君位，故曰我，上非君位而但以君道论之，故其词与九五无异。

《颐》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发蒙而言，颐之初九亦假外而言尔，谓初也。舍尔之灵龟，乃观我而朵颐，我对尔而设，初之所以朵颐者四也，然非四谓之也，假设之词耳。又一说《颐卦》惟有二阳，上九在上谓之由颐，固为所养之主，初九在下足以自养，灵龟之象也。朵颐在上而下垂，上九成卦之主，故称我。

《益》九五有孚惠我德。我者五自谓也，元吉即有孚惠德也，言四之惠者皆五之德也。

《井》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我指旁人，所谓行恻也，非谓九三自恻也。可用汲带连王明，益受其福，皆恻之之词也。

《小畜》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以人观之，云气之兴皆自四远，故云郊据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阳者，四畜之主也。《本义》谓我者文王自我也，文王演《易》于羑里，视岐周为西方，其说仍近著迹。

释言趾言股言腹言背言首义例第六十七

《艮》初六，艮其趾。以阴柔居艮初为趾之象，趾动之先也，艮其趾于动之初也。

《噬嗑》初九，履校灭趾。初在卦始，故曰趾，罪薄过小，又在卦下，履校灭趾之象也。《贲》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亦以九处卦初，故言趾，言车徒者，则因趾与行为义也。

《大壮》初九，壮于趾。《震》为足，又初在下，趾之象也，《咸》初六，咸其拇与此同，拇，足大趾也。《艮》综《震》，足之象，故以拇言之，谓感之最下者也。

《咸》言咸其拇，《艮》综《震》，足之象，以理论初在下亦拇之象，咸其拇犹言咸以其拇也。拇岂能感人？特以人身形体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浅深耳。

《咸》六二，咸其腓。腓，足肚也，拇乃肢体之末，离拇升腓渐近于上，则较之咸其拇者，其感不甚浅矣。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二在下体为腓之象，股动则腓随动，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则必勉而随之，不能拯而惟随也。

《咸》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九三以阳居刚，有阳刚之才，而为主于内，居下之上，是宜自得于正道，以感于物而乃应于上六。阳好上而悦阴，上居感悦之极，今九三感而从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随身而动者也，故以为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随物而动如股，然其所执守者随于物也。

《明夷》六二，夷于左股。言股者谓伤之犹未在上体也，以去暗君，虽不如初之远，然亦不得言近，故以足之上股象之。中爻为《震》，《震》错《巽》，股之象也。二爻变中爻为《兑》，《兑》综《巽》，亦股之象也。《明夷》象人身，故初二为股，三四为腹，五上为首，股居下体，盖以人身上下为前后也。

六四入于左腹，《坤》象也。《坤》体之下，故曰左腹，左不当用为隐僻之所，四由隐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

《艮卦》艮其背，不获其身。艮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体皆能动，惟背不动，取止之义，止其所则廓然大公。

六四艮其身，四居心上则亦背之象矣，不言艮其背者，艮其背为卦义，非中正之德不足以当之，四虽值其位而德非中，故但言艮其身而已。盖艮其背则不获其身矣，不获其身者忘也，若艮其身则能止而未能忘也。然止者，忘之路，故其占亦曰无咎，正犹《同人》之卦义曰于野，上九虽值野位，而其德未至，故次于野而曰郊，此之卦义曰艮背，此爻虽直背位而其德亦未至，故次于不获其身，而曰艮其身也。

《咸》九五，咸其脢。脢，背也，不动者也，居口之下心之上，盖由拇而腓、而股、而心、而脢、而口，六爻有渐而止也。初与四应，故拇与心皆在人身之前；二与五应，故腓与脢皆在人身之后；三与上应，故股与辅颊皆在两旁，而舌则居中焉。虽由拇以渐而上，然对待之精至，此诸爻动而无静，非所感者也，五爻静而不动，不能感者也。

《乾》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乾》为首，凡卦初为足，上为首，则上九即群龙之首也。不见其首，则阳变为阴，刚变为柔，不为穷灾，不与时偕，极所以无悔而吉。《比》上六，比之无首凶何也？九五《乾》刚之君，无首也，九五已与四阴相为显，《比》至上六则不能与君比，是《比》之无首，其道穷矣，故蹈后夫之凶。

《既济》上六，濡其首，厉。濡其尾者，有后顾之义。濡其首者，不虑前也。恃以为济，遂至陷没，濡而至首，其危可知，历险而不知虞患，故曰乱者有其治者也。《既济》终乱，其义见矣。

《咸》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上体，下卦象下体。初在下体之下为拇，二在下体之中为腓，三在下体之上为股，此下卦三爻之序也；四在上体之下为心，五在上体之中为脢，上在上体之上为口，此上卦三爻之序也。六十四卦近取诸身，以《咸》与《艮》言之最为详。

释言肤言臀言血言毒义例第六十八

肤者，肉外皮也。凡卦中次序相近者言肤，《剥卦》言肤者《艮》七《坤》八，《睽卦》言肤者《兑》二《离》三也，《噬嗑》言肤者《离》三

《震》四也，《噬嗑》六二言肤者《离》三《震》四也。《噬嗑》六二言噬肤，肤，皮也；六三言噬肉，皮中之肉也；九四言噬肺，肉中连骨也，以阳刚也；五阴柔又言肉矣。爻位以次渐深，噬亦以次渐难，祭有肤鼎，盖柔脆而无骨，噬而易噬者也。

噬肤言易合也，《噬嗑》六二曰噬肤，《睽》六五以九二为厥宗噬肤，《睽》二变即《噬嗑》也，或曰《睽》二至上有《噬嗑》象，二五刚柔得中，故五以二为宗。其合也，如噬肤之易。

《剥》六四剥床以肤，《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四乃上体居床之上，为床上人之肤。剥床而及其肤，祸切身矣。《易》言剥肤者，取切近也。言噬肤者，取易入也。

臀者，与阴相背之物也，《夬》四，《姤》三，皆与阴连体而相背，故皆以臀为象。

凡称血皆阴阳相伤之象，阴阳相近而不相得，阳欲进而阴塞之，则相害也。如《需》之六四，以九三相逼，而不能拒运而群之，故有需于血出自穴之象。《小畜》六四下逼于三阳，然上孚于五，畜下三阳以从之，故为有孚，血去之象。

《需》六四，需于血。血者，杀伤之地，四交《坎》体入乎险矣，故有需于血之象。

血谓伤害，《涣》上九，涣其血。言上应于三，三居险陷之极上，若下从于彼则不能出乎涣也，险有伤害之象，故云血。

《涣》上九，涣其血。血者，伤害也。涣其血，言涣散其伤害也，以象言此爻变《坎》，下应《坎》，《坎》为血，血之象也。

《小畜》六四，血去惕出。夫言血者，阳犯阴也。四乘于三，近不相得，三务于进，而四隔之，将惧侵克者也。上亦恶三而能制焉，志与上合，共同斯诚，三虽迫已而不能犯，故得血去惧除。

《噬嗑》六三，噬腊肉遇毒，《说文》毒者，厚也。噬腊肉遇毒者，言噬干肉而遇陈久太肥厚味之肉也。中爻《坎》，所以曰毒，故《师卦》有此毒字。

《师·彖传》曰：“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毒者，犹《既济》备字，时久师老之意，《噬嗑》亦曰遇毒乃陈久繁杂，难于听断，故以腊毒象之，非毒害也。毒天下句与民从之句，意正相应，若毒天下而民不从，岂不凶而有咎？

释言角言翼言尾义例第六十九

《晋》上九晋其角，与《姤》上九姤其角同，《晋》极明终角在其首上，言欲进而前无其地矣，言其前之无所进也。

角刚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刚居卦之极，故取角为象，以阳居上刚之极也，在《晋》之上晋之极也。

《姤》上九姤其角，《象传》曰：“姤其角，上穷吝也。”居上卦之极，故曰穷，惟穷所以吝。

《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离》为雉鸟之象也，此爻变《艮》独一阳在中，卦之中为鸟身，初与上为翼，故《小过》初六曰飞，上六亦曰飞，皆以翼言也。

凡言尾，取在后之义。《遁》初六遁尾厉，遁而在后，尾之象，危之道也。《既济》濡其尾无咎，《未济》濡其尾吝，亦皆于初九、初六言之，濡尾则狐不济，《既济》之初，谨戒如是，无咎之道，《未济》以阴居下，当《未济》之初，未能自进，故其象占如此。

释言号言鸣义例第七十

凡《易》中号字，皆作平声，为呼号之号。在常人则是哀痛迫切，写情抒心也；在王者则是至诚恳恻，发号施令也。

凡《易》言号者，皆写心抒诚之谓，《同人》九五《象传》曰以中直也，言至诚积于中也。当《同人》之时，二五正应，必以相克而后相遇者，因外卦以反异归同，取象无他，旁取也。

《同人》九五，先号咷而后笑，言号咷以有所隔也。五同于二而为三四所隔，不胜愤抑至于号咷，然邪不胜正，终必得合，故后笑也。居尊位而欲下交，居下位而欲获上，其中必多忌害间隔之者，故此爻之号咷与《鼎》九二

之我仇有疾，皆论其理如此尔。说《易》者，必欲求其爻以实之，则凿矣。

《易》言号笑多取《离》象，火无定体，曰鼓缶而歌，曰嗟出涕沱。若《中孚》象《离》，曰或泣或歌。《同人》九五变《离》，曰先号咷而后笑，先号后笑者，本卦六爻未变，《离》错《坎》为加忧，九五隔于三四，故忧而号咷，及九五变则中爻为《兑》悦，故后笑。《旅》先笑后号咷者，本卦未变，中爻《兑》悦，故先笑，及上九变则悦体《震》动，成灾眚之凶矣，故后号咷。

《夬》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号，警也。《彖》言孚号，而以有厉处之矣。二刚中而知戒惧，故亦惕号，盖必如是方免小人乘间抵隙之忧，虽有戎，可无忧矣。

《夬》上六，无号，终有凶。无号者不警世，阳不警则阴有以乘之矣，故终凶。

《夬》孚号有厉，号者命众之词，君子之道虽长而不敢忘戒备，故至诚以命众。

鸣者，阳倡而阴和也。《谦》六二鸣，《谦卦》与《小过》同有飞鸟遗音，《象》故曰鸣。《豫卦》亦有《小过》，《象》故亦曰鸣。又中爻《震》为善鸣，《中孚》错《小过》，九二曰鹤鸣在阴，又曰翰音登于天，皆有鸣之象。鹤鸣《小象》曰中心愿也，鸣谦《小象》曰中心得也，中心相得，所以相倡和而鸣也。

《谦》上六，《象传》曰鸣谦，志未得也。六二鸣谦，《象》以中心解之，上六鸣谦，《象》以志解之。《豫》之初六鸣豫，又以志解之。然则，凡言鸣者，皆志也。志有忧有乐，当豫之时，人志以从上为乐。当谦之时，人志在下，不以上为乐也。

雄鸣则雌应，故《易》以阴阳唱和寄之于鸣，《谦》之所以为谦者，六三二其邻也，上六其配也，故皆和之而鸣于谦。

《豫》之初六即《谦》上六之反对，故《谦》上六曰鸣谦，《豫》初六曰鸣豫，《谦》之上六应九三，故鸣其谦，《豫》之初六应九四，故不胜其豫以自鸣。谦而鸣则吉，豫而鸣则凶。

释言战言遇言引言系言牵言拯义例第七十一

《说卦传》曰战乎《乾》，他卦不言战，而《乾》言战，《乾》西北之卦，阴盛阳微之时，阴疑于阳也，不然则《坤》之上六何以言龙战于野？

凡《易》中言遇者，皆雷与火也，《睽》九二变《震》，曰遇主于巷。遇元夫者，亦变《震》也。《丰》遇配主，遇夷主，《小过》大象《坎》错《离》，遇其妣，遇其臣，火雷《噬嗑》故言遇毒。

以义言，《睽》小事吉，九二曰遇主于巷，《春秋》之法，备礼则曰会，礼不备则曰遇。《睽卦》言遇，小事吉之意也。

《兑》上六引兑，引者开弓也，心志专一之意，与萃引吉之引同，中爻《离》错《坎》，《坎》为弓，故用引字。《萃》六二变《坎》，故亦用引字，《兑卦》二阴，三曰来，《兑》上来于下，其孚犹缓为害尚浅，至于上六则悦之极矣，故引兑开弓发矢，其情甚急，为害深矣，故九五有厉。

《随》六二系小子失丈夫，六三系丈夫失小子。二应五而比初，随先于近柔不能固守，若系小子则失丈夫也。言二若志采于初则失九五之正应，三近系四而失于初，其象与六二正相反，丈夫谓九四，小子亦谓初也。

《随》上六，《象传》曰：“拘系之，上穷也。”上穷则有高亢之意，在人如绝世离君，往而不返者也。《随卦》阴爻皆云系，至上六独曰拘系之，故夫子发明其义，以为因上六之不易系也。

《小畜》九二牵复吉，九二刚中不过，刚而能守己相时，故能复，又与初二爻并复，有牵连而复之象，三阳同体曰牵，故《夬卦》亦曰牵。

《姤》初六，《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九三《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牵者牵连也。《姤》之初言系言牵，恶阴之长而止之也。至三其行未得，与初牵连所以次且。《易》中言牵者，自《小畜》至此，皆当为牵制之义。

《艮》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拯者，救也。随者，从也。二比三从三者也，不拯其随者，不求拯于所随之三也。凡阴柔资于阳刚者，皆曰拯，《涣卦》初六用拯马壮是也。

释言包言自言由言频义例第七十二

《易》中言包者，皆外包乎内也。《蒙》曰包蒙，《泰》曰包荒，《否》曰包承包羞，《姤》曰包鱼，皆外包乎内。

《姤》九二包有鱼，无咎。包字与系豕包瓜同意。世之小人所以乱天下者，往往君子激之也。二曰包有鱼则不视小人为异类，而直以兼容之量包之，既不迩之使近，亦不激之使无所容，其何咎焉？

《蒙》九二包蒙吉。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刚明之才，而与六五之君相应，中德又同，当时之任者也，必广其含容，长矜昏愚则能成治，《蒙》之功如是则吉也。

《否》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包承者，包乎初也。二乃初之承曰包，承者犹言将承包之也。大来乎下，故曰包荒；小来乎下，故曰包承。既包乎承，则小人与小人为群矣。小人与小人为群，大人与大人为群，不相干涉不相伤害矣，《否》者不荣以禄也。

经文言自者十卦，《震》六四，《比》六二，《小畜·彖》，又初九《泰》上六，《大有》上九，《颐·彖》，《睽》初九，《夬·彖》，《姤》九二，《小过》六五。自即由也，由颐犹云自养也，由颐之由即自求口实之自。《豫》九四由豫，谓《小畜》二之豫世，由豫之由即自我西郊之自，两由字两自字正同，至各卦之言自者皆与由同义。

《晋·彖传》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自者我所本也，犹言由我不假之外助也。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所以二象皆以自字言之。

《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颐之谓也，由豫在四，犹下于五也，而已有可之迹，由颐在上则过中而嫌于不安，故厉。

《复》六三，频复厉，无咎。频者，数也。三居两卦之间，一复既尽，一复又来，有频之象，与频巽同频。复者，频失而复也；厉者，人心之危；无咎者，能改过也。不远之复者，颜子也；频复则日月一至，诸子也。

《巽》九三频巽，吝。爻居三介两巽之间，一巽既尽，一巽复来，曰频巽与《复》六三曰频复同，但频巽则频失可知矣。所以《复》无咎，而《巽》

则吝也。频复终于能复，频巽终于不巽也。

释言定言渝义例第七十三

《杂卦传》曰：“《既济》定也。”经不言定，凡言宁、言成、言安、言息，皆定也。谓之定者，六爻皆正，寂然不动也。《系词传》曰：“乾坤定矣。”谓未有《易》前之乾坤也。《乾》为首，首出庶物，因而变通尽利，所谓《乾》道变化，则不定矣。各卦之言定、言成、言安、言息者，互证之可见。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定者有尊卑，各安其分之意。以天地言之，天尊地卑，其卑高昭然不易也；以万物言之，如山川陵谷之类，其卑高亦昭然可观也。

《易》卦中四爻得位者，《既济》曰定也，《家人》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讼》九四，渝安贞。渝，变也。四变中爻为《震》，变动之象也，故《随》初爻亦曰渝。《随》初九，官有渝。渝者，变而随乎二也，初为《震》，主性变动，渝之象也。故《讼卦》四变爻为《震》，亦曰渝。

《豫》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以其体动，故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冥于豫而勉其有渝，开迁善之门也；冥于升而勉其不息，回进善之机也。

释言大事小事大贞小贞小得义例第七十四

《丰》九三《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与《遁卦》九三同，皆言《艮》止也。盖建立大事，以保丰亨之，人必明与动相资，今三爻变中成《艮》止，虽动而不明矣，动而又止，安能大事哉？其不能济丰也必矣。

《遁》九三，《象》曰：“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不可大事者，出处去就乃丈夫之大事，知此大事方知其遁。若畜止臣妾不过，以在我《艮》止之性，禁令之尔，乃小事也。九三系遁能此小事即吉矣，岂能决断其出处去就之

大事哉？

不可大事，言不可直行其志，危言危行也，与《彖》小贞吉，《大象》不恶而严之意皆相贯。

《睽》，小事吉。睽，盖人情事势之适，然圣人自有御时之方。小事吉者，就其睽异之中有以善处之，则亦吉也。其《屯》之小贞，《洪范》之作内之时乎。

业已睽矣，不可以忿疾之心驱迫之也，惟不为己甚，徐徐转移，此合睽之善术也，故曰小事吉。小事犹言以柔为事，非大事不吉而小事吉之谓。

《遁》之小利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遂以为小而不思也，故孔子于《彖》皆明其大而后知小利贞、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

《屯》九五小贞吉，大贞凶。《周礼》有大贞，谓大卜如迁国立君之事。五处险中，不利有所作为，但可小事，不可大事，曰小贞吉，大贞凶，犹《书》所谓作内吉，作外凶，用静吉，用作凶者。

《遁·彖传》曰：“小利贞，浸而长也。”二阴浸长，方之于否，不利君子贞，固有间矣，然不可大贞，利小贞而已，盖遁非疾世避俗，长往不返之谓也，去留迟速，惟时而已。

所谓小利贞，扶持使未遂亡也。遁者，阴之始长，君子知微，故当深戒，而圣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与时行小利贞之教。圣贤之于天下虽知道之将废，岂肯坐视其乱而不救，必区区致力于未极之间，强此之衰，艰彼之进，图其暂安，苟得为之，孔孟之所屑为也。

《坎》九二，坎有险，求小得。求其小不求其大，原不在大也。涓涓不已，流为江河。如掘地得泉，不待溢出外，然后为流水也。

释言何可长何可久义例第七十五

凡言何可长者，皆言宜速反之不可迟缓之意，其言何可久者亦然。《易》言何可长者三，《屯》上《六》，《中孚》上九，《豫》上六。言何可久者三，《大过》九五，《离》九三，《既济》上六。

何可长者，言何可长如此也。何可久者，言必不能久如此也。非惟深悯之，亦觐其变也，变则庶乎通矣。

《屯》上六，《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屯》难穷极，莫知所为，故至泣血颠沛，如此岂能长久？

《中孚》上九，《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上九徒以虚声外饰，无纯诚笃实之行，以此而往愈久愈凶，故圣人戒以何可长如此，盖欲人改过反诚，以信实为本也。

《豫》上六，《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悦豫过甚，至于情荡性冥，而不知所止，是何可长如此乎！言能渝变，则可以无咎矣。

《大过》九五，《象》曰：“枯杨生花，何可久也。”杨枯不生根而生花，旋复枯矣，安能久乎？谓无久生之理也。

《离》九三，《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日既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继其事，退处以休其身安，常处顺，何足以为凶也。

《既济》上六，《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厉未至于凶特可危尔，知其危而反之，则不至于濡首矣。凡《易》言何可长，何可久者，自《屯》上至此爻，皆惕以改悟而不可迷溺之意。

《乾·象传》曰：“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此阴阳盈虚一定之理，盈即亢，不可久即改悔之由，夫子首于《乾卦》发其义，以下诸爻所谓何可长、何可久均此意也。

释言小有言有言不信义例第七十六

《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小有言者，众人见识之言也。中爻《兑》，口舌言语之象也，与《讼》初六小有言同。《讼》初六，变为《兑》，有品舌言语象，但小有言语之辩白而已，因两终吉，故曰小。《象传》加两虽字，其义甚显也。

《讼》初六小有言，与《需卦》之小有言不同。《需》小有言，人不能小有言也。《讼》之小有言，我不能已，而小有言也。

《姤》九四，闻言不信，四变成坎为耳痛，言不信之象也，所以《困卦》亦有言不信之语，以理言变《坎》，则情险性健，乃傲物也，故闻言不信。

《困卦》，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信字疑当作伸字解，盖有言而动见沮抑，乃是困危之极，不特人疑之，而不信也。《夬卦》，闻言

不信，已不信人之言也，而夫子以聪不明解之，以信字对聪字，则信字当为疑信之信。《困卦》有言不信，人不行己之言也，而夫子以尚口乃穷解之，以信字对穷字则信字当为屈伸之伸。

释言不可不克勿恤义例第七十七

《易》言不可者为戒词，亦有例外者，如《乾·象传》曰不可为首与《系词传》曰不可为典要，非戒词也。若言恐用刚太过，不可为先，则天德两字是至纯至粹，无以复加之称，非若刚柔仁义倚于一偏者之谓，尚恐其用之太过而不可为先，非所以为天德矣。程子曰动静无端阴阳无始，盖即不可为首之义。如所谓不可谓端倪，不可方物亦此意也，不可为典要亦作如是解。《讼》九四曰不克讼，《同人》九四曰弗克攻，凡爻言不克者，皆阳居阴位，惟其阳故有讼有攻，惟其阴故不克讼弗克攻。《讼》之九二、九四，《同人》之九四皆是物也。

《晋》六五，失得勿恤。事有不必修者曰勿恤，宽之之词也。有不当忧者曰勿恤，戒之之词也。此曰失得勿恤，戒词明矣。盖当《晋》之时，易有患得患失之心才柔，又易有失得之累，大明在上，用其明于所当为，不当用其明于计功谋利之私也。

《家人》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谓初闲有家，二主中馈，三治家严，四巽顺以保其家固皆吉。然不免有忧恤而后吉也，若王者至于有家不恤，而知其吉矣。盖中爻《坎》忧恤之象，五出于《坎》之处，故勿恤，与《萃》初六勿恤同。《萃》大象《坎》，初爻变不成《坎》，不忧矣，勿恤之象也。

释言或言勿言未言如义例第七十八

《乾》九四，或跃在渊。或者，不定之词也。九四以阳居阴，阳则志于进，阴则不果于进，居下之上，当改革之际，欲进未定之时也，故言或。《文

言》曰：“或之者，疑之也。”经称或是疑惑之词，欲进欲退，犹豫不定，故疑也。

《乾》九四，阳居阴，《坤》六三，阴居阳，故皆曰或，进退未定之际也。其退也，曰在渊，曰含章，惟进也则曰或，圣人不欲人之急于进也如此。

《师》六三，师或舆尸。或者未必之词，变《巽》进退不果，或之象也。《讼》六三或从王事，亦三变成《巽》，与此同。

《无妄》六三，或系之牛。或，谓设或也。或系得牛，行人得之以为有得，借使邑人系得马则行人失马，言有得则有失，不足以为得也。

《无妄》勿药有喜，勿者，禁止之词，言《无妄》之实，则亦顺其自然而事自平，勿复用智，以生他咎也，凡《易》中言勿者皆同义。

《大壮·象传》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君子用罔，说者不同，然观爻词之例，如小人吉，大人否亨，君子吉，小否，妇人吉，夫子凶，皆是相反之词。又词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全与君子好遁，小人否也，句法相类，《诗》、《书》中罔字与弗字、勿字、毋字通用，皆禁止之义也。

《坎》六三，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言进退皆险，其进而入则陷益深，为不可用。勿者，止之词，亦戒词也。

《无妄》六二，《象》曰：“不耕获，未富也。”未者，非必之词，《临卦》曰未顺命是也。不耕而获，因其事之当然，既耕则必有获，非必以获之富而为也，心有欲而为者则妄也。

《兑》上六，《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未非必之词，《象》曰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辉，谓有能光也。

《睽》九二，《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也，非必谓失道也，言委曲求合于正道，未为失也。

《临》九二，《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未者，非遽之词。孟子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又仲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史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竟皆如此。今人大率用对已字，故意似异然实不殊也。九二与五感应以临下，盖以刚德之长而又得中，至诚相感，非由顺上之命也，是以吉无不利。五顺体而二悦体，又阴阳相应，故象特明其非由悦顺也。

《易》中凡重言如者，皆两端不定之词。如《屯》六二，屯如遭如者，欲进而未径进也。《贲》九三，贲如濡者，得阴自贲，又虑其见濡也。六四贲如皤如者，当贲之时，既外尚乎文饰，而下应初刚，又心崇乎质素，两端未能自决，《象传》谓之疑者此也。

释八卦象变及半象义例第七十九

八卦之象，夫子《说卦传》言之详矣，至于各卦之词，有取于此《彖传》及《象传》，亦随示其义，固无待乎穿凿以求之也。所谓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后儒拘于观象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极，互体不足，遂极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喻弥甚，纵复或值，义无所取，存其象而求其意可也。略采诸家之说，以举其例，取象之说莫详于来氏《易注》，中爻卦变之外复通以错综，则几无一字一句不可以合，略存其说以备参考耳。

《乾》天也，《易》言天行者四，皆指《乾》也。《乾·象传》曰天行健，发其凡矣。《蛊·彖》曰：“终则有始，天行也。”《蛊卦》初爻变则为《乾》，所谓终则有始。《剥·彖》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下体《坤》错则为《乾》，消息盈虚皆以阳言，所谓柔变刚也。《复·彖》曰：“七日来复，天行也。”上体《坤》错亦为《乾》，则反动而以顺行，反复其道，所谓刚长也。《同人·彖》曰：“乾行也。”乾行即天行，凡言天行者皆指《乾》二之《坤》五也。其称志行者，由志而行，亦犹天行之行也。

曰应乎天，亦指《乾》也。《中孚·彖》曰：“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讼》、《乾》为天，二动应《乾》，故乃应乎天也。《大畜·彖》曰：“利涉大川，应乎天也。”《大畜》下体为《乾》。

《乾》为首，《乾·彖传》曰：“首出庶物。”《易》之言首者皆指《乾》而言也。《乾》用九曰见群龙无首，《比》上六亦曰比之无首，谓比初应四而从五，五得《坎》体之中为《乾》之主爻，惟上在卦外与三应，不与五比，故三曰比匪，上曰无首也。《离》上九曰有嘉折首，《未济》上九曰濡首，《离》之折首即《乾》之无首，《未济》之上九言首者，亦《离》上九之义。《明夷》九三曰得其大首，《明夷》九三居《离》体之终，则与《离》之有嘉折首无异义矣。盖《离》为《乾》体，其上爻则其首也。

《易》之言金者皆指《乾》，以《乾》为金也。《蒙》六三，见金夫，指上九也，上九《艮》之主爻，《艮》得《乾》体之终；《噬嗑》九四得金矢，九五得黄金，《噬嗑》上卦《离》，《离》本乾体也；《鼎》六五曰金铉，以二

四同功，内互为《乾》；《姤》初六曰金柅，《姤》外卦《乾》也。

《乾》为郊，凡言郊皆取《乾》之象。《需》初九需于郊，下卦《乾》也。《同人》、《小畜》皆有《乾》，故二卦均言郊。

《乾》纯阳，阳多之卦阳为实，故言积言载，皆指《乾》言也。《大有·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大有》下卦《乾》也。《小畜》五阳一阴，同体之卦，故《小畜》曰积德载。《大有》曰以载，而又曰积中者，谓九二积阳德而居中也。

凡《离卦》变《乾》而应乎阳者，皆谓之宗，《同人》六二，同人于宗，即是此例。盖《乾》乃六十四卦阳爻祖，有祖则有宗，故所应之者为宗，其原是《乾卦》，则本然之祖，见阳不见宗，惟新变之卦则新成祖矣，所以见阳言宗也，故《睽卦》六五亦曰宗。

《坤》为地为方，国之象也。《师》上六曰开国承家，《坤》在上体也，上六变《艮》为门阙，家之象也，故曰承家。《损卦》，《艮》变《坤》曰无家。《师卦》，《坤》变《艮》曰承家。

凡言邑国者，皆《坤》土也。《升卦》，《坤》在外，故曰升虚邑；《晋卦》，《坤》在内，故曰维用代邑。《泰》上六曰自邑告命，《坤》上六曰开国承家，《复》上六曰以其国君凶，《讼》六二变《坤》曰邑人三百户，《益》之中爻《坤》曰为依迁国，《夬》下体错《坤》曰告自邑，《涣》中爻《坤》曰涣王居，《谦》上体《坤》曰征国邑，皆《坤》土也。

《彖传》言邦者四，《否》、《蹇》、《渐》、《中孚》也。《象传》言邦者二，《师》九二，《离》上九也，皆指《坤》而言。国邑者，王公之所有也。《乾》在五为王，则《坤》为王之国邑；《乾》在三为公侯，则《坤》为公侯之国邑。

《坤》为土，其味甘，凡《易》中言甘者，皆以《坤》。《临》六三曰甘，《临》上体《坤》也，故《节卦》九五变《临》，亦曰甘节。

《坤》顺也，凡言顺者皆取象于《坤》。《比卦》言下顺，《泰卦》言外顺，《豫卦》顺以动，《临卦》悦而顺，《观卦》巽而顺，《升卦》巽而顺，《明夷卦》外柔顺，《师卦》行险而顺，卦皆有《坤》也。《说卦传》云《坤》顺也，《彖传》云《坤》道顺乎！爻《传》云驯致其道，又云慎不害也，驯慎皆顺也。

凡言顺，以《巽》亦以《坤》也。《象传》言顺以《巽》者三，《蒙》六五，中爻《坤》变爻《巽》；《渐》六四变《乾》错《坤》，未变为《巽》；《家人》六二变《乾》错《坤》，应爻为《巽》。三顺以《巽》皆同。

《坤》为牛为牝，《离卦》畜牝牛吉，取《坤》象也。《离》中画一阴，《坤》之中画也，故曰畜牝牛吉。

《坤》，众也，其于数为十，凡言十者皆取象于《坤》。《复》上六用行师，十年不克征。师，众之象，十土之成数，以《复卦》上体《坤》也；《颐》六三，十年勿用，十数之终谓终不可用，以《颐》中爻上下皆《坤》也；《益》六二，十朋之龟，《益》中爻亦《坤》也。

敦者，厚也，《坤》土厚重。凡《易》言敦皆取《坤》象。《临》曰敦临，《复》曰敦复，皆因上卦《坤》也。

《震》，动也。振者，动之速。凡《易》之言振者，皆取义于《震》。《恒》卦上体《震》，故上六曰振恒，《本义》谓居恒之极，恒终则不常，《震》极则过动也。《舜典》震惊朕师，《史记》作振惊，《蛊·象传》曰振民育德，《蛊》三五同功，上互为《震》，亦其义也。

《震·彖传》曰恐致福，故《易》言战兢惕厉者，皆自《震》来。又言福多取象于《震》，《震》象词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六爻初兢兢，二来厉，三苏苏，四逐泥，五往来，上索索，皆状其恐惧修省之意。《泰》六三曰：“利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明夷》亦言利艰贞，《大畜》九三曰利艰贞，六五《传》曰有庆。有庆者，受福也，皆以三五同功，互为《震》也。《损》六四曰：“损其疾使遄，有喜。”《损》惩忿窒欲，故曰损其疾，不喜则亦受福矣，以二四同功，内互为《震》也。《震》卦，《震》在上曰贞疾，恒不死，谓六五战兢畏惕，常如疾病在身，曰恒不死则亦受福也。《困》九五曰利用祭祀，受福也。《既济》九五曰杓祭实受其福，《困》则致命遂志，《既济》则思患豫防，其皆言受福者，以九五与上六已得《震》之半体也。《井》九三曰求王明，并受其福，《象》谓之行恻，亦恐惧修身之意，谓三爻变则成《坎》，内体互则为《震》也。

《震》为车，《屯》六二乘马班如，乘《震》马，晋语《震》为车妇，乘墨车也。

《巽》入也，凡《易》言入者，皆指《巽》。入于林中，入于坎窞，入于幽腹，入于其宫，入于左腹后，入于地出，入无疾，入于渊，皆由两卦旁通取象，于《巽》得之。

《巽》为进退，为不果，《巽卦》初六曰进退，《象》曰志疑也。凡《易》之言游移不定，或前或却及言疑者，皆取象于《巽》。

《巽卦》得《乾》体之上半，《乾》九三《传》曰反复道也，《文言》曰上下无常，进退无恒。又得《坤》之初爻，《文言》曰上下无常，进退无恒。

又得《坤》之初爻，《文言传》曰由辨之不早辨也，皆进退不果之象。《观》六三曰观我生，进退，《巽》在上也。《小畜》亦《巽》在上，其上九《象》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则进而不果之象。《蛊》后皆《巽》在下，《蛊》九四曰往见吝，《象》曰往未得也。《姤》初六曰有攸往见凶，九三曰其行次，且皆退而不果之象。《恒卦》，《巽》在下，初曰浚恒贞凶，上曰振恒，四曰不恒其德，皆进退不果之象。《井卦》，《巽》在下，《彖》曰往来井，井进退之象也。《渐卦》，《巽》在上，九三既渐于陆，上九复渐于陆。光儒谓三以进为进，上则以退为进，取象于《巽》是也。《咸》九四曰憧憧往来，《同人》九四曰弗克攻，《传》曰困而反则。《随》六二曰系小子失丈夫，六三曰系丈夫失小子。《讼》初六曰不永所事，九二曰不克讼归而逋，九四曰不克讼复即命。《离》九四，五言如，六五再言若。《中孚》六三，四以或。以上皆进退不果，有所疑之象。《中孚》则《巽》在上卦也，《同人》，《咸》、《离》皆二四同功，内互为《巽》，《随》、《讼》则三五同功，外互为《巽》也。

《巽》为木，《易》以《巽》言利涉大川者三，皆乘《巽》木涉《坎》水，有济险之功也。《益》曰木道乃行，《中孚》曰乘木舟虚，《涣》曰乘木有功是也。

《巽》为利市三倍，富之象也，故言富皆取象于《巽》。《泰》六四不富以其邻，《泰》、《否》相综，中爻《巽》也，曰不富者以阴爻也；《小畜》上体《巽》象，曰不独富也。《无妄》中《巽》为命令，凡言命皆取《巽》象。《讼》九四复即命，《讼》中爻《巽》，四变亦为《巽》也；《师》九二，王三锡命，《师》错《同人》，中爻亦为《巽》也；《否》九四有命无咎，四变亦为《巽》也。

《坎》陷也，为隐伏。《易》之言陷、言窞、言穴、言谷、皆《坎》象也。《坎》初六曰入于坎窞，六三又曰入坎窞，坎为陷，下卦尤甚，故曰入。又《需·彖传》曰刚健而不陷，以坎在上也；《需》六四曰出自穴，上六曰入于穴，皆指坎而言也；《讼·彖传》曰入于渊，坎在下也；《困》初六曰入于幽谷，亦坎在下也；《井》九二曰井谷，坎在上也。

《坎》为盗，凡《易》之言寇者，皆取象于《坎》。《系词传》云作《易》者，其知盗乎？以释解九三爻义，《传》之言盗，即经之言寇也。《解》九三负且乘，致寇至，坎在下卦也；《屯》六二言匪寇，《需》九三致寇，坎在下卦也；《渐》九三利用御寇，二四同功，内互为坎也；《贲》六四言匪寇，《睽》上九言匪寇，皆以三五同功，外互为坎也。

又为隐伏，故言伏者亦取象于《坎》。《同人》九三伏戎于莽，下卦《离》

错《坎》也。

《坎》，水也，酒亦水象。《易》中凡言酒者皆《坎》也。《坎》六四樽酒簋贰是也；《需》九五需于酒食，需上体《坎》也；《未济》上九有孚于饮酒，下体《坎》，《离》之错为《坎》，中爻亦《坎》也。

水之止者，若积泽为卤是也。其流者甘，山下出泉是也。《坎》在上体者则五为坎主，故《节》九五曰甘节，《井》九五曰井洌，二卦皆上体坎也。

《坎》为耳，《易》言耳者，皆取象于《坎》，《鼎卦·彖传》曰巽而耳目聪明，九三曰鼎耳；《革》六五曰鼎黄耳，《鼎卦》至五大象为《坎》也。又《坎》为耳病，故《鼎》九三有耳革之象，《噬嗑》上九曰灭耳，以三五同功，外互为《坎》也，至上则已过，故曰灭耳。

《坎》为血，凡《易》之言血者，皆取象于坎。气阳而血阴，《坎》本《坤》之体，《坤》上六言血者，以极盛之阴，疑于无阳也。然已与阳战，至于战则阳来而成《坎》矣，故称血也。又《小畜》三五同功，上互为《离》，六四居《离》之中体，曰有孚，血去，《离》至则不成《坎》矣，故曰血去。曰有孚者，即《坎》之有孚也。《归妹》上六卦羊无血，三五同功互《坎》，上六则在互《坎》之外，故曰无血。他如《屯》上六泣血，《需》六四需于血，皆《坎》在上卦也。《涣》上九，涣其血，《坎》在下卦也。

《离》为火，火无定体，倏炽倏灭，失得无常，凡《易》中遇《离》，或错《离》，或中爻《离》，皆言失得二字。如《比卦》九五错《离》，曰失前禽；《随卦》二三变《离》，曰失小子随有求得；《噬嗑》九四曰得金矢，六五曰得黄金；《坎卦》错《离》，九二曰求小得；《明夷》九二，曰得其大首；《解卦》九二错《离》，曰得黄金；《震卦》初六，曰得妾；《震》卦六二变中爻为《离》，曰七日得；《渐卦》中爻《离》，六四曰得其桷；《丰卦》六二，曰得疑疾；《旅》九四曰得资斧；《巽》上九变《坎》错《离》曰丧其资斧，得失得丧皆一意也。《既济》六二，曰七日得；《未济》上九，曰失是，则或失或得皆《离》也。《晋卦》六五失得勿恤，《晋》，《坤》上《离》下，五又在外体，将脱离乎得失，故曰勿恤也。

《离》为见，凡《易》中言见言视者，皆取于《离》。《乾》九二利见大人，九二变为《离》，故曰利见；《履》上九视履考祥，中爻《离》故也。

《离》为日，《易》中言日皆指《离》而言。《乾》九三终日乾乾，三变则中爻为《离》，在下卦之中，终日之象也。

《离》其于人也，为大腹，又为中女，故凡言孚者，皆取象于《离》。《白虎通》云：“南者，任也。”又云：“南方者，任养之方，万物怀任也。”《乐

记》云：“毛者，孕鬻。”注云：孕，任也。《离》为南方是为任，孕即任也。《渐》言妇孕以三五同功，外互为《离》也。

《离》为《乾卦》，《系词传》曰：“爆万物者，莫熯乎火。”又曰：“日以烜之。”故《离》为《乾卦》也。胡氏谓《离》之为《乾》，以见《坎》之为湿，焦氏谓《乾》二之《坤》五，下成《离》为《同人》，故《离》为《乾卦》，而《同人》曰《乾》行也。《噬嗑》噬干肉，噬干肺，皆取象于《离》。

《离》中虚，外周之象也，故凡言墉言城皆取《离》象。《同人》九四乘其墉，卦下体《离》也；《解》上六变《离》亦曰墉；《泰》上六变《艮》，大象《离》曰城，皆以中虚外围也。

《离》有笑啍之象，《离》九三曰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中孚》六三曰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旅》上九曰旅人先笑后号啍，以《中孚》大象为《离》，《旅》则上卦为《离》也，故《传》注号啍笑，皆《离》火之声是也。

《噬嗑》、《贲》、《丰》、《旅》四卦，言用刑，皆《离》火之用。《离》明也，用刑贵乎明。《噬嗑》、《丰》以火雷雷火交互为体用，刑贵乎威明共济也；《贲》、《旅》以山火火山交互为体用，刑贵乎明慎并用也。

凡言柔进而上行者，皆《离》上卦也，如《鼎》、《晋》、《睽》诸卦皆是；又言日中者，皆《离》在上卦也，如勿忧，宜日中，日中见斗，日中见沫，日中则昃，日中为市，皆是也。

《离》四为恶人，盖《离》为兵戈伤害之象也。《大有》初九曰无交害，上体《离》也，故《睽卦》、《离》在前，亦曰见恶人。《夬》乃同体之卦，二爻变《离》亦曰莫夜有戎，曰无交害者，去《离》尚远，未交离之境也。九三交《离》境，故《象》曰小人害也。

《旅》九四，旅于处，《巽》为处，四焚弃恶人失位远应，故旅于处言无所容也。

《系词传》子曰德薄而位尊，谓《鼎》四也，即《离》九四凶恶小人，故曰德薄。

凡卦《离》在上，其九四一爻无有善者。在《乾》上为《大有》，四曰匪其彭；在《坤》上为《晋》，四曰如鼫鼠；在《震》上为《噬嗑》，四曰噬干肺；在《巽》上为《鼎》，四曰折鼎足；在《坎》上为《未济》，四曰鬼方；在《离》四曰焚死；在《艮》上为旅，四曰旅于处，言无所容；在《兑》上睽，四曰睽孤孚厉。三百八十四爻，独无所容也，故其初爻曰见恶人，初与四应也。

八卦《离》位居三，《同人》曰三岁不兴，《革》曰革言三就，《未济》

曰三年有赏于大国，《既济》曰三年克之，《明夷》曰三日不食，以《离》居其三也；若《坎》之三岁不得，《困》之三岁不覿，《解》之田获三品，皆《离》之错也；《渐》之三岁不孚，《巽》之田获三品，皆以中爻互《离》也；《丰》之三岁不覿，以上六变而为《离》也。

《艮》为山，邱，小山也，凡言邱，《艮》之象也。《涣》六四涣其邱，中爻《艮》，故言邱；《颐》六二曰邱颐，《颐》上卦《艮》也；《贲》六五贲于邱园，《贲》上卦亦艮也。

《艮》为小石，凡《易》之言石，皆取象于《艮》。《困》六三困于石，谓三五同功，外互为《艮》也；《豫》六二介于石，谓二四同功，内互为《艮》也；又为硕石之转也，《晋》九四晋如鼫鼠，《释文》引《子夏传》作硕鼠，《晋》之言硕者，以二四同功，内互为《艮》也；《蹇》上六往蹇来硕，则《艮》在下卦也；《剥》上九言硕果，《艮》在上卦也。

《艮》为门阙，为鬼冥门，为宗庙。凡《易》之言门阙、宗庙及取象于先王者，皆指《艮》也。《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门，谓初变则内体成《艮》也；《明夷》六四曰于出门庭、谓初之四内体成《艮》，初而之四有出之象也；《节》九二曰不出门庭，谓三五同功，外互为《艮》，而二尚在互《艮》之内，故曰不出也；《随》初九曰出门交有功，谓二四同功，内互为《艮》也。又《观卦》取义于门阙，以观为大臣之象，卦词云盥而不荐，皆有事于宗庙也；《比》、《涣》、《无妄》、《豫》、《噬嗑》、《象传》均言先王，《比》、《涣》皆三五同功，外互为《艮》。

《艮》体笃实，有光明之象，故《艮》之《彖》曰其道光明，谓《艮》阳止乎上，阴不得而掩之，故光明。《谦·彖传》曰下济而光明，下体《艮》也。《大畜卦》有《艮》，亦以辉先言之。

敦临、敦复皆取敦厚之义，《艮》为山，乃《坤》土而隆其上者也，其厚也弥固，故其象为敦。《艮》上九敦艮吉，上九能敦厚于此，止所当止故吉。六十四卦《艮》在上体者凡八，而其占皆吉。

《咸》取女吉，取者之占也。《渐》女归吉，嫁者之占也。然皆以贞《艮》为主，《艮》止也，正而悦则其感也，以正是为敢女之吉止，而《巽》则其进也，以正是为女归之吉。

《艮》为言，《艮》六五，《艮》其辅言有序，《左传》杜注曰《艮》为言。《春秋传》曰《艮》山也，于人为言。《说卦》曰成言乎《艮》，《系词传》曰吉人之词寡，谓《艮》也。

《兑》为说，说之义为解，又《兑》为毁折，为附决，故《易》之言脱

者，皆作说，均取象于《兑》也。《蒙》初六用说桎梏，谓《蒙》初六变而内卦成《兑》也。《困》九五乃徐用说以《兑》在上卦也，《睽》上九后说之弧，以《兑》在下卦也。《小畜》九三舆说辐《大畜》九二舆说辐，皆谓二与四同功，内互为《兑》也。

《兑》为口，凡《易》称食、称言、称告、皆取象于《兑》。《泰》九三于食有福，三变为《兑》，为口食之象也；《困》九二困于酒食，《困》上体《兑》也；《需》九五需于酒食，《需》中爻《兑》也；《剥》上九硕果不食，《艮》错《兑》，食之象也。上九变则为《坤》而无口，故不食；《大畜》不家食，中爻《兑》口在外卦，为食禄于外，故曰不家舍；《讼》初六小有言，初变为《兑》、为口舌，小有言之象也；《泰》上六自邑告命，中爻《兑》，告之象也。

《兑》为羊，凡《易》之言羊者，皆取象于《兑》也。《大壮卦》大《兑》之象也，又三五同功，上互为《兑》，故爻中多称羊；《夬》兑在上，故九四曰牵羊；《归妹》兑在下，故上众曰刳羊。详、羊古字通，详之言羊犹拘之言狗。《大壮》上六爻，《传》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与《履》之上九，视履考祥，其义皆取于《兑》。

乐而受之谓之甘，《易》言甘，取《兑》悦之义也。《临卦》下为《兑》体，六三在二阳之上，故曰甘，《临》谓以甘说临人也，《节》九五以中正为甘则吉，此以不中不正为甘，故无攸利。

《归妹》初九，跛能履，九二眇能视，皆取《兑》象，《兑》为毁折，故曰跛眇。《履卦》六三，亦《兑》体，故取象同。

《兑》为悦体，凡《易》中言勿逐自复，皆以《兑》言。如《震》之六二变《兑》，曰勿逐七日得；《既济》六二变《兑》，亦勿逐七日得是也。

《震》其究，为健，为蕃鲜。《巽》其究，为躁卦。《震》、《巽》独以究言者，刚柔之始也。鲜白也，《巽》为白。虞注《巽》九五云蕃鲜白，谓《巽》也。《巽》究为躁卦，躁卦则《震》，《震》雷《巽》风无形，故卦特变耳。惠栋《易例》列《震》、《巽》，特变一类，采录如下。

《说卦传》曰：“《震》为雷，其究为健，为蕃鲜。”虞注云：“《震》、《巽》相迫，变而至三，则下象究与四成《乾》，故其究为健为蕃鲜。”

又曰：“《巽》为木为风，其究为躁卦。”虞注云：“变至五成《噬嗑》为市，动上成《震》，故其究为躁卦，明《震》内体为专，外体为躁。”

《恒》六五，恒其德，妇人吉，夫人凶。虞注云：“动正成《乾》故恒其德。妇人谓初，《巽》为妇，终变成《益》，《震》四复初，妇得归阳，从一而

终，故贞妇人吉也。《震》，《乾》之子而为《巽》夫，故曰夫子；终变成《益》，《震》四成《巽》，死在《坤》中，故夫子凶也。”

《恒·彖传》曰：“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虞注云：“初利往之，四终变成益。终则有始，故利有攸往也。”

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虞氏注云：“动初成《乾》为天，至二《离》为日，至三《坎》为月，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也。”

又曰：“四时变化而能久成。”虞注云：“春夏为变，秋冬为化。变至二《离》夏，至三《兑》秋，至四《震》春，至五《坎》冬，故四时变化而能久成。”

《小畜·彖传》曰：“小畜亨。”虞注云：“与《豫》旁通，《豫》四之《坤》初为《复》，《复》小阳，潜所畜者小，故曰《小畜》。”

又，“初九复自道。”虞注云：“谓从《豫》，四之初成《复卦》，故复自道。”

又，“九三车脱辐。”虞注云：“《豫》、《坤》为车为辐，至三成《乾》，《坤》象不见，故车脱辐。”

《豫·彖传》曰：“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虞注云：“《豫》变《小畜》，《坤》为地动，初至三成《乾》，故天地以顺动。过，谓失度。忒，差迭也。谓变初至需，《离》为日，《坎》为月，皆得其正，故日月不过。动初时《震》为春，至四《兑》为秋，至五《坎》为冬，《离》为夏，四时为正。故四时不忒，通变之谓事，盖此之类。”

《蛊·彖传》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虞注云：“谓初变成乾，《乾》为甲，至二成《离》，《离》为日，谓《乾》三爻在前，故先甲三日，《贲》时也，变三至四体《离》至五成《乾》，《乾》三爻在后，故后甲三日，《无妄》时也。”

《巽》九五，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虞注云：“《震》、《巽》相薄，雷风无形，当变之《震》矣，《巽》究为躁卦，故无初。”

有终，《震》庚也。谓变初至二成《离》，至三成《震》，《震》主庚，《离》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谓《益》时也，动四至五成《离》，终上成《震》，《震》爻在后，故后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终变成《震》，得位故吉，《震》究为蕃鲜，白谓《巽》也。《巽》究为躁卦，躁卦谓《震》也，与《蛊》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同义。

惠栋《易例》又有半象一类，其说曰《说文》谷字下云：“泉出通川为谷，从水，半见出于口。”又片字下云：“判，木也，从半木。”俎字下云：

“从半肉，在且上。”虞翻注《大畜》九三曰：“二已变三体，《坎》二至五体《师》象，谓《坤》半象也。”故《易》中亦有半象，兹录如下，均取虞氏说也。

《需》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注云：“《震》为言，四之五《震》象半见，故小有言，二恋应之，故终吉。”

又注《需》大象曰：“二失位变体，《噬嗑》为食，故以饮食，二变初为半《震》也。”

又注《讼》六三曰：“《乾》为旧德，食谓初四，二已变之正，三动得位，体《噬嗑》食，四恋食《乾》，故食旧德。”

注《豫卦》词曰：“三至上体《师》象，故行师。”

注《讼》初六曰：“初四易位成《震》，言三食旧德，《震》象半见，故小有言。”

注《小畜》卦词曰：“《需》上变为《巽》，上变为阳，《坎》象半见，故密云不雨。”

注《晋》上九曰：“动体师象。”

注《益》六二曰：“三变折《坤》牛，体《噬嗑》食，故王用亨于帝，亦谓《震》半象也。”

释成卦主爻义例第八十

王辅嗣《易注·附略例》中有卦略，统括一卦之大旨，但只十一卦，疑有缺简。《周易折中·义例》于时位后列卦主一门，论卦之所以成立，其成卦之主要，谓之卦主。今采录诸家之说，总论一卦之主旨者，如《折中》之例，以补辅嗣之阙，仍分上下经云。

凡所谓卦主者，有成卦之主焉，有主卦之主焉。成卦之主则卦之所由以成者，无论位之高下，德之善恶，若卦义因之而起，则皆得为卦主也。主卦之主，必皆德之善，而得时得位者为之，故取于五位者为多，而他爻亦间取焉。其成卦之主即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之善而兼得时位者也，其成卦之主不得为主卦之主者，必其德与时位参错而不相当者也。大抵其说皆具于夫子之《彖传》，当逐卦分别观之。

若其卦成卦之主即主卦之主，则是一主也。若其卦有成卦之主，又有主卦之主，则两皆为卦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爻，皆为主矣。或其成卦者，兼取两象，则两象之两爻又皆为卦主矣，亦当逐卦分别观之。

卦主之爻亦谓主爻，其在爻词中已显示其义者，如《豫卦》以九四为主爻，九四曰由豫，大有得，谓九四一阳为众阴之帅，是众爻之豫，皆由乎四也。《颐卦》以上九主爻，上九曰由颐，厉吉，谓诸爻由是而养也。盖上九为一卦之主，下之观颐、颠颐、拂颐、拂经皆由上而养，诸如此类，以下各卦皆据《彖传》爻词而推行其义。

上经三十卦

《乾》，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爻，盖五于三才为天道，《乾》正位在五也。又刚健中正四者，具备得天德之纯，是九五一爻已足蔽《乾卦·彖词》全旨矣。先儒谓《乾》、《坤》二卦为全《易》之纲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无不从《乾》、《坤》二卦十二爻生出，而《坤》之六阴又从《乾》之六阳而来，此阴统于阳之义也。虽阴阳互根，动静无端，自无极而太极，原无彼此先后之殊，然必先言动而生阳，而后言静而生阴，此天所为开于子，而地所为辟于丑也。

《坤》，此一卦以六二为主爻，盖二于三才为地道，《坤》之正位在二也，故为一卦之主。若初则阴之微，上则阴之极，三则不中不正，四则不中，五则不正，惟六二之柔顺中正，为独得《坤》道之纯，观《彖传》所谓先迷后得主，得朋丧朋者，皆主柔顺，承《乾》而言。

《屯》，此一卦皆阴爻求阳也，《屯》难之世，弱者不能自济，必依于强，民思其主之时也。故阴爻皆先求阳，不召自往，马虽班如而犹不废，不得其主无所凭也。初体阳爻，处首居下，应民所求，合其所望，故大得民也。《折中》以初九、九五二爻为卦主，盖卦惟两阳，初九在下，侯也，所谓动乎险中能安民者也。九五在上能建侯，以安民者也。

《蒙》，此一卦阴爻亦先求阳，夫阴昧而阳明，阴因童蒙，阳能发之。凡不识者，求问识者，识者不求所告；暗者求明，明者不谥于暗。故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也。六三先唱则犯于为女，四远于阳则困蒙吝，初比于阳则发蒙也，然统论发蒙之理，而为发蒙之主者，则九二也，故九二为卦之主爻。

《需》，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爻，盖凡事皆当需，而王道尤当以久而成，《彖传》所谓位乎天位以正中也，指五而言之也。爻曰需于酒食，《象》曰君子以

饮食宴乐，《屯》、《蒙》之后既治且教，所谓休养生息使之乐，乐而利，利渐仁，摩义其在于需乎！观《需》之卦而不知此爻之义，但以诸爻处险之偏乎一义者概之，则《需》与《蹇》、《困》何异哉？

《讼》，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爻，盖诸爻皆讼者也。九五居尊为听讼之主，《彖》所谓利见大人，尚中正也，即指五而言。然天下惟刚者讼，柔者不讼，初与三柔也，故初不永所事而终吉，三食旧德而终吉，二四上刚也，二与五对，揆势不敌而不讼，四与初对，顾理不可而不讼，亦以其居柔，故二无眚而四安贞也。独上九处卦之穷，下与三对，柔不能抗，故有锡鞶带之词焉。然一日三褫辱亦甚矣，《讼》之胜者何足敬乎？

《师》，此一卦以九二、六五二爻为成卦之主。盖九二以一阳居下卦之中，上下五阴顺而从之，为将之象。六五以柔居上而任之，为人君命将出师之象。他卦九二为六五所任者有矣，惟《师》专主其事，而为众阴所归，故其义最大。卦词师贞，丈人吉，无咎。爻曰在师中吉，无咎，即卦词之意。盖所谓丈人指此爻言也，中则无过不及，所以为贞，在师而中，所以为丈人，故《师》六爻，惟九二吉无咎。

《比》，此一卦以九五为成卦之主，爻词曰显比，盖已明示之矣。《序卦》曰众必有所比，比，亲辅也。人之类必相亲辅，然后能安，故既有众则有所比，《比》所以次《师》也。为卦上《坎》下《坤》，以二体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间莫如水之在地上，故为比也。又众爻皆阴，独五以阳刚居君位，众所亲附而上亦亲下，故为比也。

《小畜》，此一卦以六四为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盖六四以一阴畜阳，故《彖传》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九五与之合志，以成其畜，故《彖传》曰刚中而志行。四于畜时处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内有孚诚，则五志信之从其畜也。卦独一阴畜众阳者也，诸阳之志系于四，四苟欲以力畜力，则一柔敌众刚必见伤害，惟尽其孚诚以应之，则可以感之矣，故其伤害远，其危惧免也。如此则可以无咎，不然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刚之道也。

《履》，此一卦皆以阳处阴为美也，《杂卦》曰履不处也。又曰履者，礼也。谦以制礼，阳处阴位谦也。六三为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盖六三以一柔履众刚之间，多危多惧，卦所以名履也。五居尊位，尤当常以危惧存心，故九五之词曰贞厉，而《彖传》曰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

《泰》，此一卦以九二、六五为主，盖《泰》者，上下交而志同，故六爻之中相交之义，重初与四相交，泰之始也。故初言以其汇，如茅之连茹；四言以其邻，如鸟之连翩。二与五相交，泰之中也。故五言上，降尊以任其下；二

言下，尽职以答其上。三与上相交，泰之终也。三言平变而陂，上言城复而隍，天运循环，《泰》极而《否》，有必然者，而保泰之意，隐然有不容不恐惧焉，平陂城隍，其旨严哉！

《否》，此一卦以六二、九五为主。盖《否》与《泰》反，上下不交，天地交而万物生于中，然后三才备，人为万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道也。天地不交则不生万物，是无人道，故曰非人，谓非人道也。六二否亨，俭德辟难者也。九五休否，变《否》为《泰》者也。然则六二成卦之主，而九五则主卦之主也。

《同人》，此一卦以六二、九五为主。盖六二以一阴能同众阳，而九五与之应，故《彖传》曰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以一卦观之，由内而外，初为同人于门至近也，二为同人于宗亦近也，至上而同人于郊，则远矣，然未如野之尤远也。二为《同人》之主，而不能大同，故其有应者乃所以为吝，初上虽无咎无悔，然终不若于野之亨。圣人以四海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岂非同人于野之意哉？

《大有》，此一卦以六五为主。盖六五以虚中居尊，能有众阳，故《彖传》曰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爻词曰厥孚交如，威如吉。大有之世，柔顺而中，以处尊位，虚已以应九二之贤，而上下归之，是其孚信之交也。然君道贵刚，太柔则废，当以威济之则吉，故其象占，如此亦戒词也。

《谦》，此一卦以九三为主，故三爻词与卦词皆称君子有终。然初亦曰君子有终何也？三在下卦之上，劳而能谦，在上之君子也。初在下卦之下，谦而又谦，在下之君子也。在上者尊而光，在下者卑而不可逾，皆所以为君子之终也。《传》义释卦名，皆不取九三之义，实则成卦之主在于此爻，以《豫卦》反观可见也。夫子《彖传》所以不举者，因周公爻词与《彖词》同，则三为成卦之主，其义易见尔。

《豫》，此一卦以九四为主卦。惟一阳而居上位，卦之所由以为豫者，故《彖传》曰刚应而志行。豫者安和悦乐之义，为卦《震》上《坤》下，顺动之象，动而和顺，是以豫也。九四为动之主，上下群阴所共应也，《坤》又承之以顺，是以动而上下顺应，故为和。豫之义以二象言之，雷出于地上，阳始潜闭于地中，及其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豫，故为豫也。

《随》，此一卦以初九、九五为主。盖卦之所以为随者，刚能下柔也，初五两爻皆刚居柔下，故为卦主。为卦《兑》上《震》下，《兑》为悦，《震》为动，悦而动，动而悦，皆随之义，女随人者也。以少女从长男，随之义也。又《震》为雷，《兑》为泽，雷震于泽中，泽随而动，随之象也，此就二体言

也。又以卦变言，《随》自《否》来，《乾》之上来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阳来下于阴也，以阳下阴，阴必悦随，为随之义。

《蛊》，此一卦二体，则阳卦居上，阴卦居下，六位则刚爻居上，柔爻居下，六十四卦中惟此卦阴阳刚柔不相交，尊卑上下不相接，隔绝而弊生，万物隳矣，为此卦名蛊之第一义也。成卦之主则以六五一爻当之。盖诸爻皆有事于斡，蛊者至五而功始成，故诸爻皆有戒词，而五独曰用誉坏极则有复通之理，但当弘济艰难，维始慎终而不可轻于动，卦词以利涉大川，先甲后甲为戒，意深哉！

《临》，此刚长之卦也，刚胜则柔危矣，柔有德乃得免咎，故此一卦阴爻虽美，莫过无咎也。成卦之主则属初九、九二两爻，《彖传》所谓刚浸而长是也。四阴二阳为十二月之卦，至三阳《泰》，四阳《大壮》，五阳《夬》，六阳《乾》，反而一阴《姤》，二阴《遁》，三阴《否》，四阴《观》，则八月矣。阴长而阳消，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又自十二月至八月，计数亦八历月也。

《观》之为义，以所见为美者也，故以近尊为尚，远之为吝，此一卦以九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大观在上是也。凡观视于物则为观，以观于下则为观，如楼观之谓观者，二阳在上，四阴在下，阳刚居尊，为群下所观，仰观之义也。在诸爻则取观见，随时为义也。卦六爻，一爻胜似一爻，上二爻意自别下四爻，是所据之位愈近，则所见愈亲切也。

《噬嗑》，此一卦以六五为主，《彖传》所谓柔得中而上行是也。卦上下二刚爻而中柔外刚，中虚人颐口之象也。中虚之中又一刚爻为颐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则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齿之则得嗑，故为《噬嗑》。圣人观《噬嗑》之象，推之于天下万事，皆当去其间隔，而后合之则无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间，在任刑罚，故卦取用刑为义，在二体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六五为《离》明之主，用刑明重于威，所以为此卦之主。

《贲》，此一卦以六二、上九为主，而上九尤为主卦之主。《彖传》曰柔来而文刚，刚上而文柔，谓此也。阴阳二物有应者，以应而相贲，无应者，以比而相应。四与初应求贲于初，故初贲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贲乎三，故二贲须前三濡如也。初与四应而相贲者也，二与三、五与上比而相贲者也，此《贲》六爻之大旨也，而归要在于上，上以阳刚居《艮》止之极，当贲道之终，终则返而质矣。《杂卦》曰贲无色也，其义不显，然可见哉！

《剥》，此一卦以上九为主，阴虽剥阳而阳终不可剥也，故为卦主。诸阳剥消已尽，独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硕果之不见食，将见有复生之理，乱极思

治，众心愿载于君子，《诗》非风下泉，所以居变风之终也。自古无不朽之株，有相传之果，此《剥》之所以复也，贞下起元即此之义。《彖词》所谓消息盈虚，天行之理，皆于此爻见之矣。

《复》，此一卦以初九为主，《彖传》所谓刚反者是也。物无剥尽之理，故剥极则复来，阴极则阳生，阳剥极于上而复生于下，穷上而反下也，《复》所以次《剥》也。为卦一阳生于五阴之下，阴极而阳复也，岁十月阴盛既极，冬至则一阳复生于地中，故为《复》也。阳君子之道，阳消极而复反，君子之道消而复长也，故为反善之义。

《无妄》，此一卦以初九、九五为主，盖初九阳动之始，如人诚心之初动也，九五《乾》德之纯，如人至诚之无息也。故《彖传》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指初也，又曰刚中而应，指五也。为卦《乾》上《震》下，《震》动也，动以天理为无妄，动以人欲则妄矣，《无妄》之义大矣哉！

《大畜》，此一卦以六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刚上而尚贤者是也。为卦《艮》上《乾》下，天而在于山中，所畜至大之象。《彖词》兼取畜止畜聚二义，《大象》专取畜聚义，六爻专取畜止义。初九进则有厉，知难而止者也；九二处得中道，时止而止也；九三与上合志，此畜极而通之象，然犹以艰贞为戒；六四当《大畜》之任，能止恶于初，则大善之吉；六五制恶有道，得其机会，故其占亦吉；至于上九之亨，畜极而大通也，故以天之衢为象，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其斯以为道大行乎。

《颐》，此一卦六五，上九为主，《彖传》所谓养贤以及万民者是也。为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阳爻中含四阴，上止而下动，颐颌之象。颐，养也。养之为道，以养人为公，养己为私；自养之道，以养德为大，养体为小。《艮》三爻皆养人者，《震》三爻皆养己者。初九、六二、六三皆自养，口体私而小者也；六四、六五、上九皆养其德，以养人公而大者也。公而大者吉，得《颐》之正也；私而小者凶，失《颐》之贞也。初九曰观我朵颐，观上也，上九为主，故称我。爻词曰由颐，谓《颐卦》由此而成，义更显矣。

《大过》者，栋桡之世也，本末皆弱，栋已桡矣，而守其常，则是危而弗扶，凶之道也。以阳居阴，拯弱之义也，故阳爻皆以居阴位为美，济衰救危，惟在同好则所瞻徧矣。九四有应则有他吝，九二无应则无不利也。此一卦以九二、九四为主，盖九二刚中而不过者也，九四栋而不桡者也。

《坎》，此一卦以二、五二阳为主，而五尤为主。水之积满者行也，《坎》险也，水之所行而非水也，惟水能习行于险，其不直曰坎，而曰习坎，取水也。卦中一阳，上下二阴，阳实阴虚，上下无据，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故为坎

陷之义。然不盈水德也，有源之水，虽涓微而不舍昼夜，虽盛大而不至盈溢，惟二五刚中之德似之，此所以始于小得而终于不盈也。

《离》，此一卦以二、五二阴为主，而二尤为主。火之方发者明也，《离》，丽也，明也，取其阴丽于上下之阳，则为附丽之义，取其中虚则为明义，《离》为火，火体虚丽于物而明者也。又为日，体阴而用阳也。九三曰日昃之离，六二其日中之离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为最吉，六二所以尤为主卦之主也。

下经三十四卦

《咸》，此一卦以九四为主。《咸》之六爻以身取象，上卦象人上体，下卦象人下体。初在下体之下为拇，二在下体之中为腓，三在下体之上为股，此下三爻之序也；四在上体之下为心，五在上体之中为膂，上在上体之上为口，此上三爻之序也。心者感之君，则四卦主也，然九五当背位，为《咸》中之艮，感中之止，是谓动而能静，则五尤卦主也。

《恒》，此一卦二、五为主。盖恒中道也，中则能恒，不中则不恒矣，卦之六爻无上下相应之义，惟以二体而取中焉，则恒之义见矣。初在下体之下，四在上体之下，皆不及乎恒者，是以初浚恒，四田无禽也。三在下体之上，上在上体之上，皆也遇乎恒者，是以三不恒而上振恒也。惟二五得上下体之中，知恒之义者，而五位刚爻柔，以柔中为恒，但为妇人之吉，二位柔爻刚，以刚中为恒而居位不当，亦不能尽守常之义，故特言悔亡而已，《恒》之道岂易言哉！

《遁》小人浸长，难在于内，亨在于外，与《临卦》相对者也。《临》刚长则柔厄，《遁》柔长故刚遁也。此一卦以初二两爻为成卦之主，盖遁之为遁，以二阴之故，然处之尽善者，惟九五，则九五又主卦之主也。故《彖传》曰：“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下三爻《艮》也，主于止，故为不往，为执系、为系遁；上三爻《乾》也，主于行，故为好遁、为喜遁、为肥遁，而九五嘉遁特吉。

《大壮》未有违谦越礼，能全其壮者也，故阳爻皆以处阴位为美，用壮处谦，壮乃全也，用壮处壮，则触藩矣。此一卦以九四为主，盖《大壮》之为壮以四阳，而九四当四阳之上，则四卦之主也。为卦《震》上《乾》下，《乾》刚而《震》动，以刚而动，《大壮》之义也。刚阳大也，阳长已过中矣，大者壮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壮》之义也。四以阳爻而居阴位，

居四为不正，方君子道长之时，岂可有不正？故戒以贞则吉而悔亡。以阳居阴不极其刚，而前遇二阴，有藩决之象，所以为进，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阳隔之，不得进也。

《晋》，此一卦以明出地上成卦，六五为《离》之主，当中天之位，则五卦主也。《彖传》曰柔进而上行，《杂卦》曰，晋，进也。故卦诸爻皆以进为义，初二三五柔之进，四与上刚之进也。四阴二阳，阴多吉而阳多厉者，《晋》以柔顺为善，刚强则躁矣。《彖》曰：“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卦之得名，其亦以柔为主欤！

《明夷》，此一卦以明入地中成卦，而上六为之主。初最远，故曰君子于行，五最近而难不能溺，故谓之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三处明极而征至暗，故曰南狩获其大首也。为卦《坤》上《离》下，而上六积土之厚，明为所夷，故为成卦之主。六二、六五皆秉中顺之，德明而见夷者也，主卦之主也。故《彖传》曰文王以之，箕子以之。

《家人》，此一卦以九五、六二为主，故《彖传》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家人》之道男以刚严为正，女以柔顺为正。初曰闲，三曰厉，上曰威，男子之道也。二四《象传》曰顺，妇人之道也。五刚而中，非不严也，严而泰也，人之处家，在骨肉父子之间，大率以情胜礼，以恩夺义。惟刚之人则能不以私爱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刚为善。

《睽》者，睽而通也，于两卦之极观之，义最见矣，极睽而合，极异而通，故先见怪焉，洽乃疑无也。此一卦以六五、九二为主，故《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为卦上《离》下《兑》，《离》火炎上，《兑》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之义也。又中少二女虽同居，而所归各异，是其志不同行也，亦为睽义。内卦皆睽而有所待，外卦皆反而有所应。初丧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而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舆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未有终睽也。

《蹇》，此一卦以九五为主。《彖传》曰往得中，盖《彖词》所谓大人者，即指五也。为卦《坎》上《艮》下，《坎》险也，《艮》止也。险在前而止不能进也，前有险陷，后有峻阻，故为《蹇》也。五居尊位而在蹇难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而二在下以中正相应，是其朋助之来，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相助，岂有不济者乎？

《解》，此一卦以九二、六五为主。《彖传》曰往得众，指五也；又曰得中，指二也。为卦《震》上《坎》下，震动也，坎险也，动于险外，出乎险也，故为患难解散之象。又《震》为雷，《坎》为雨，雷雨之作，盖阴阳交感

和畅而缓散，故《解》下三爻不言解，下三爻言解，所谓动而免乎险也。然以平易为利，略有苛急即非利；以安静为吉，久为烦扰即非吉。《本义》曰：“若无所往则宜来复，其所而安静，是以安静为吉也。若有所往则宜早往早复，不可久为烦扰，亦以安静为吉也。”

《损》，此一卦以损下卦上画，益上卦上画为义，则六三，上九成卦之主也。然损下益上，所益者上也，故六五为主卦之主。为卦《艮》上《兑》下，山体高泽体深，下深则上益高，为下益上之象。又泽在山下，其气上通，润及草木为百物，是损下而益上也。又下为《兑》悦，三爻皆上应，是悦以奉上，亦损下益上之义。又下《兑》之成《兑》，由六三之变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变也。三本刚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刚，亦损下益上之义。损上而益于下则为益，取下而益于上则为损矣。

《益》，此一卦以损上卦下画，益下卦下画为义。六四初九成卦之主也。然损上益下者，上施之而下受之，故九五、六二为主卦之主。为卦《巽》上《震》下，风雷二物相益者也。风烈则雷迅，雷激则风怒，两相助益，所以为《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变而成，阳变而为阴者损也，阴变而为阳者益也。上卦损而下卦益，损上益下，所以为益，此以义言也。下厚则上安，故益下为益，损四益初则初受益之极，尤为主卦之主，故其词与卦词同。

《夬》，此一卦以一阴居于上为义，则上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阳决阴而五居其上，又尊位也，故九五为主卦之主。为卦《兑》上《乾》下，以二体言之，泽水之聚也，乃上于至高之处，有溃决之象。以爻言之，五阳在下长而将极，一阴在上消而将尽，众阳上进，决去一阴，所以为《夬》也。以盛进之五刚决衰退之一柔，其势若甚易，然而圣人不敢以易而忽之，故于《夬》之一卦叮咛深切，所以周防戒备者无所不至。

《姤》，此一卦以阴生于下为爻，则初六成卦之主也，然五阳皆有制阴之责，而惟二五以刚中之德，一则与之相切近以制之，一则居尊临其上以制之，故九五、九二为主卦之主。为卦《乾》上《巽》下，以二体言之，风行天下，天之下者万物也，风之行无不经触，乃遇之象。又一阴始生于下，阴与阳遇也，故为《姤》。二与初遇，为包有鱼之象，然制之在己，故犹可无咎，若不制之而使遇于众，则其为害广矣。五与阴无比应，得卦勿用，取用之义也。夫与阴虽无比应，而为卦主则有制阴之任焉，故极言修德回天之道。

《萃》，此一卦以九五为主，而九四次之，卦惟二阳而居高位，为众阴所萃也。五以阳居尊位，当《萃》之时，为《萃》之主，莫大于有其位，尤莫

大于有其道，有是位而无是道，则天下不我信者亦众矣。故曰非孚，谓天下之人容有言，曰上之人但以位而《萃》我也，而其道则未至也，故必元永贞而后悔亡，若四则上比九五下比众阴，得其萃矣，然以阳居阴不正，故戒占者必大吉，然后得无咎也。

《升》，此一卦以六五为主，《彖传》曰柔以时升，六五《升》之最尊者也。然升者必自下起，其卦以地中生木为象，则初六者《巽》体之主，乃木之根也，故初六亦为成卦之主。升至五而极，居《坤》地之中，有南征之象焉，所以为卦之主。不取君象，但为臣位之极者，与《晋》、《渐》之五同也。初六曰允升，大吉。允升，允字当与《晋》之众允同义，盖不获上信，友不可以升晋也。

《困》，此一卦以九二、九五为主。盖卦以刚掩为义，谓二五以刚中之德而皆掩于阴也，故两爻皆成卦之主，又皆主卦之主。为卦《兑》上而《坎》下，水居泽上，则泽中有水也，乃在泽下枯涸无水之象，为困乏之义。又《兑》以阴在上，《坎》以阳居下，上六据二阳之上，而九二陷于二阴之中，皆阴柔掩于阳刚，所以为困也。柔掩刚为困，主乎阳而言也，而阴之困为尤甚，《彖传》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三刚爻之谓矣。

《井》，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盖井以水为功，而九五《坎》体之主也；井以养为义，而九五《坎》养民之君也。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则木也，《巽》之义为人，木入于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初言井泥有食，四言井甃无咎，上言井收勿幕，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之象乎？以爻序而言，则二之射，始达之泉也；三之渫，已洁之泉也；五之冽，则可食之泉矣。初之泥，方掘之井也；四之甃，已修之井也；上之收，则已汲之井矣。五上皆在井上，已见于用，故五言食而上言收也。

《革》，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盖居尊位则有改革之权，刚中正则能尽改革之善，故其词曰大人虎变。革，变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灭火，火涸水相变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违行则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灭息者也，所以为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归各异，其志不同为不相得，故为革也。初言鞶用黄牛，未可有革者也；二言己曰乃革，不可遽革者也；三言革言，三就谨审以为革者也，皆革道之未成也；四言革有孚，改命则事革矣；五言大人虎变，则为圣人之神化矣；上言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则天下为之丕变，而革道大成矣。

《鼎》，此一卦以六五、上九为主。盖鼎以养贤为义，而六五尊尚上九之贤，其象如鼎之铉耳之相得也。为卦上《离》下《巽》，所以为鼎，则取其象

焉，取其义焉。初为足，故曰颠趾；二三四为腹，故曰有实，曰雉膏，曰公餗；五为耳，故曰黄耳；上为铉，故曰玉铉，此岂非全鼎之象乎？然初曰趾四亦曰足者，以四应乎初，而四之足即初也；上曰铉而五亦曰铉者，以五附乎上，五之铉即上也；五曰耳而三亦曰耳者，则以三无应乎五，而有鼎耳革之象。

《震》，此一卦以二阳为主。然《震》阳动于下者也，故四不为主，而初为主。《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长也，故为长男，其象则为雷，其义则为动，雷有震奋之象，动为惊惧之义，初九在内卦之内，尤为主卦之主，故词与卦同，盖震之用在下，而重《震》之初，又最下者所以为《震》之主也。

《艮》，此一卦亦以二阳为主，然艮阳止于上者也，故三不为主而上为主。《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阳居二阴之上，阳动而上进之物，既至于上则止矣。阴者静也，上止而下静，故为《艮》也。然则与畜止之义何异？曰畜止者，制畜之义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义，止其所也。为卦与《咸》皆以人身取象，但差一位。

《渐》，此一卦以女归为义，而诸爻惟六二应五，合乎女归之象，则六二卦主也。然《渐》又以进为义，而九五进居高位，有刚中之德，则九五亦卦之主也。为卦止于下而巽于上，为不遽进之义，有女归之象焉，与《归妹》同。不择阴爻阳爻皆以妇言，三无应者也，五虽有应，而反其类者也，既取妇象而所应者阴，是之谓反类，其失卦义，又有甚于无应者矣。故三犹孕也，但不畜耳，五则三岁不孕，盖不相合之甚者也。然五有中正之德，故无戒词，而直以终莫之胜决之，则所谓可以正邦者，五足以当之矣。

《归妹》，此一卦以女之自归为义，其德不善，故《彖传》曰：“无攸利，柔乘刚也。”是六三、上六成卦之主也。然六五居尊，下交则反不善而为善，化凶而为吉，是六五又主卦之主也。为卦《震》上《兑》下，以少女从长男也。男动而女悦，又以悦而动，皆男悦女，女从男之义，以悦而动，动以悦则不得其正矣。故位不当，初与上虽当位，而阳在下阴比上亦不当也。与《渐》正相对，惟五居尊而下应二，有帝乙归妹之象，帝女下嫁，不必求于夫家而自归焉，有合于《归妹》之义，则其为吉宜矣。

《丰》，此一卦明以动之卦也，尚于光显宣扬发畅者也。故爻皆以居阳位，又不阴为美，其总在于恶暗而已矣。小暗谓之沛，大暗谓之蓊，暗甚则明尽，未尽则明昧，明尽则斗星见微，故见昧无明则无与乎世，见昧则不可以大事。折其右肱，虽右肱在，岂足用乎？日中之盛，而见昧而已，岂足任乎？

《彖词》曰王假之勿忧，宜日中。六五之位则王之位也，柔而居中则日中之德也。若然，则六五为卦之主矣。

《旅》，此一卦亦以六五为主。故《彖词》曰柔得中乎外，又曰止而丽乎明。五居外体，旅于外之象也，处中位为《离》体之主，得中丽明之象也。为卦《离》上《艮》下，山止而不迁，火行而不居，又丽乎外，所以为旅。夫旅人之志卑则自辱，高则见疾，能执其中，可谓智矣。故初琐琐卑以自辱者也，三焚次而上焚巢，高而见疾者也。二怀资而五誉命，柔而不失其中，上下与之处旅之至善者也。

《巽》，此一卦虽主于二阴，然卦以阴为主者，惟《离》为然，以其居中故也。《巽》之二阴则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者，九五也。申命行事，非居尊位者不能，故《彖传》曰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指五也。为卦一阴在二阳之下，巽顺于阳，所以为巽也。五居尊位为巽之主，命令之所自出，处得中正，尽巽之善。然巽者，柔顺之道，所利在贞，词曰贞吉悔亡，非五之不足在巽当戒也。

《兑》，此一卦亦以二阴为成卦之主，而不得为主卦之主，主卦之主则二五也。故《彖传》曰：“刚中而柔外，悦以利贞。”兑本以悦之见乎外而得名，然六爻之义皆不取悦之。徇乎外者，人之所悦，苟能不徇外，则见于外者，斯得其正矣。九二阳刚得中，当悦之时，以孚信为悦者也。人不得而妄说之。九五得尊位而外中正不徇外，尽悦道之善矣。盖当悦之时，刚则有节，柔则无度。故此卦初二及四五四爻，皆以刚而得吉；三上二爻，皆以阴柔而致凶。

《涣》，此一卦以九五为主。盖收拾天下之涣散，非居尊位不能也。然九二居内以固其本，六四承五以成其功，亦卦义之所重，故《彖传》曰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为卦《巽》上《坎》下，风行于水上，水遇风则涣散，所以为涣也。人心涣散由乎中，故治涣亦本乎中，能收拾人心则涣可聚也。故卦之义皆主于中，五与四君臣合德，以刚中正，巽顺之道治涣，得其道矣。

《节》，此一卦亦以九五为主。盖立制度以节天下，惟尊位有德者能之，故《彖传》曰：“以节，中正以通。”为卦泽上有水，泽包容有限，泽上置水，上满则不容，为有节之象，故为节。卦止水，初二皆曰不出，三则泽之止而溢也。上卦为流水，故四曰安，五曰甘，上则水之流而竭也，通塞甘苦皆从泽水取义。五以刚中居尊，为节之主，节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则有可嘉尚也。

《中孚》，此一卦之所以为中孚者，以中虚故，则六三、六四成卦之主也。

然孚之取义以中实，则九二、九五主卦之主也，至于孚乃化邦，乃居尊者之事，故卦之主尤在五。为卦泽上有风，风行泽上，感于水中为中孚之义，内外皆实而中虚，为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阳中实，亦有孚义。在二体则中实，在全体则中虚，中虚信之本，中实信之质。九五刚健中正，中孚之实而加尊位，为孚之主，下应九二与之同德，故其占曰有孚挛如。六爻不言孚，惟五言之，其义明矣。

《小过》，此一卦以二、五为主，以其柔而得中，当过之时而不过也。为卦山上有雷，雷震于高，其声过常，故为小过。又阴居尊位，阳失位而不中。小者过其常也，盖为小者遇，又为小事过，又为过之小，以二阳言，九三过刚居上，不能自下，故或戕之。九四居柔能下，故无咎。五上皆以阴乘阳上，《彖传》所谓上逆者也。曰已上，曰已亢，然上凶而五不然者，以其柔中也。六二柔顺中正而承乎阳，所谓下顺者也，故无咎。初以柔居下而凶者，位虽卑而志则上而不下，是以与上六同为飞鸟之象也。

《既济》，此一卦以六二为主。盖《既济》初吉而终乱，六二居内体正，初吉之时也。故《彖传》曰：“初吉，柔得中也。”为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则为用矣，各当其用，故为《既济》，天下万事已济之时也。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应九五，刚阳中正之君直得行其志矣。然五既得尊位，时已既济，无复进而有为，则于在下贤才，岂有求之之意，此卦所以有初吉终乱之词。然二虽不为上用，中正之道无永废之理，不得行于今，必行于异时也。圣人之劝戒深矣。

《未济》，此一卦以六五为主。盖《未济》则始乱而终吉，六五居外体，正开治之时也，故《彖传》曰：“未济亨，柔得中也。”为卦《离》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为用，故为《未济》。《未济》之时，有亨之理，而卦才复有致亨之道。天地不交为《否》，《否》不曰亨，《否》不通也。水火不交为未济，非不济也，特未焉尔。故《未济》亨，六五文明之主，居刚而应刚，其处得中，虚其心而阳为之辅，虽以柔居尊，处之至正至善无不足也。既得贞正，故吉而无悔。上云吉以贞也，柔而能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时可济也。

通 论 篇

易 本

《易》之兴也最古，其源流不可悉知。三《易》之名，及画卦、重卦、名卦之人，诸儒之论，亦复不一。约之，则三《易》之说，可通者有二。一曰，夏《连山》、殷《归藏》、周《周易》也。一曰，《连山》炎帝、《归藏》黄帝，《周易》文王也。画卦、重卦、名卦之人，则有三说。一曰，伏羲画八卦，因自重之而自名之也。一曰，伏羲画八卦，至文王乃重而名之也。一曰，伏羲画八卦而重之，文王始名之也。今按：以三《易》为夏、殷、周者，据记有夏时《坤乾》之文也。谓为炎帝、黄帝、文王者，《连山》炎帝之号，《归藏》黄帝之号，而周，文王之国号也。郑康成断从后说，今姑沿之可也。《周礼》云：“三《易》之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则非文王始重卦可知。然伏羲虽已重卦，名则未备，盖其时仅有八卦之名而已。故《系词传》曰：“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稽其类，其衰世之意邪？”言卦之称名，错杂事物，周于人用，以其类考之，非中古以后更历世变者，不能及也。论“《履》虎尾，《否》之非人，《同人》于野，《艮》其背，《中孚》豚鱼”之类，皆词与名连为义，则是一手所系，非仍旧名而增加之也。朱子于《乾卦》下《本义》云：“三奇之卦，名之曰《乾》”是以八卦之名，为伏羲所命，至《屯卦》下则无说，而于《系词传》称名，则以为卦名也，是以六十四卦之名，为文王所命也。于理近是，今亦从之。

《彖》词爻词何人所系，夫子未尝分别，先儒直以箕子、明夷，王亨岐山之类，事出文王之后，断爻词为周公所作。然考夫子赞《易》，如所谓《易》之序也，爻之词也，是故谓之象，是故谓之爻，每以爻与象对，而反不及《彖》，似爻之起，亦非在《彖》后者。意者系爻固文王之意，而周公成之欤？惟曰：“《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彖》者材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智者观其《彖》词，则思过半矣。”分别卦爻词先后，其理甚明，先儒之说，可循用也。

夫子赞《易》曰《十翼》者，《彖》上传，《彖》下传；《象》上传，《象》下传；《乾·坤·文言》；《系词》上传，《系词》下传；《说卦》、《序卦》、《杂卦》也。所谓《象传》者，兼二体大象及六爻之小象也。按：《汉

书》本为经二卷，传十卷，经传离异，不相附属，自费直始以《彖》、《象传》缀于每卦经后。如《乾》、《坤》之例，王弼又自《坤卦》以下，以《彖传》、大《象传》附《彖》，小《象传》附爻，则今现行之《易》是也。朱子及东莱吕氏，复古经传之旧，《本义》之作，实据《汉书》，故凡《彖》曰、《象》曰、《文言》曰之类，为王弼所加者，悉已删去，而别有卷首标题，即《彖传》、《象传》、《文言传》等目，其《彖传》题下则注云，《彖》即文王所系之词，《传》者夫子释经之词也。《象传》题下则注云，象者，卦之上下两象，及两象之六爻，周公所系之词也。十二卷古《易》，于是乎各得其所矣。明初律令，兼用程、朱传义，及永乐中，修大全书，离析《本义》以从程传之序，故后虽《本义》孤行，而其序遂不复，学者读《乾卦》，《彖》、《象传》标题下注，茫然不省所指，故有以大《象》为周公作者，误由兹起也。为宜别刻《本义》原本，以悟初学。

《本义》卷首诸图，朱子所作也。秦汉以来，伏羲画卦根本次第，无言及者，邵康节先天之学，源出希夷，程子不信，而朱子始表章之，此诸图所由作也。然惟八卦方位圆图，及六十四卦圆图方图，为邵氏之旧，其首之横图，则朱子用邵子之意，而摹画以示人者，见于答机仲诸书，可见也。间尝论《易》之源流，四圣之后，四贤之功，为不可掩。盖自周子标太极之指，邵子定两仪以下之次，而伏羲之意明；程子归之于性命道德之要，其学以尚词为先，而文、周之理得；朱子收而兼用之，又特揭卜筮以存《易》之本教，分别象占以尽《易》之变通，于是乎由孔圣以追羲文，而《易》之道粲然备矣。自汉以还，非无传者。然杨雄以玄为宗，则纯乎老氏矣，其与周子太极，可若是班乎？其法以三三起，虽与《易》卦相近，而非自然之理，八十一首之序，犹仍卦气之谬也。其与邵氏先天之法，亦未可同日语。王弼生于魏晋，祖尚玄虚，即《复》之一卦，而宗指与程传迥别。盖王氏所谓《复》者，虚静之室；程传所谓《复》者，仁义之心。其余义谁是矣。然当朱子时，太极抑于陆氏兄弟，先天毁于袁枢林栗，程学訾者亦众，苟非朱子一一极辩，则三家之学且息，而卜筮象占之说，又所以佐三家之未逮也。自时厥后好议论者，犹将反之。故黄震攻康节之图，王祜申河洛之辩，罗钦顺灭太极之书。至于以卜筮为朱子诟厉者，又粉然而未已。夫学欲博而不欲杂，众言淆乱则折诸圣。《易》之为书，立说者最多，其杂且乱甚矣。夫苟不折以列圣群贤，而惟博之好，则《易》之贼也。航于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不亦难乎？

易 教

三代学校之教，诗、书、礼、乐四术而已。《易》掌于太卜，国史掌于史官，乃专官之学，未尝施于学校也。故韩宣子至鲁，乃见《易象》，《春秋》，则知诗书礼乐，列国有传，而二书者独秘。自夫子赞修之后，稍见于世矣。故记礼者名为六经，而庄周之徒，颇知其意者，亦往往并述焉。然自秦政燔经，独存卜筮医药种树之书，而《易》幸不毁，则知其时，犹未直目之经，学士先生，犹未流行诵习，以故卜筮家专司而世守之，是则《易》之本都然也。汉人虽称六艺，然田何、施、孟、梁丘之学皆不传，不知其说云何？焦贛、京房，衍为生克休咎之占，其敝以星日气候推配，虽曰流荡，然可知卜筮之教，展转相沿，久则难变也。扬雄作《玄》似《易》，虽袭京焦之绪，而颇推道德性命之指，至于王弼纯以理言《易》，而后之谈经者宗焉。是书著述莫盛于宋，惟邵康节之学有传，而犹以象数见讥，其余儒者所得，有浅有深，然大要承辅嗣之意，皆以《易》为言理之书而已。夫孔子尝言《易》矣，曰：“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则谓《易》言理，是也。然本画卦系词之初，则主于卜筮以明民，非如他书直阐其理，直述其事者也。朱子深探其本，作《本义》一编，专归卜筮，然而至今以为訾敖，盖恐狭《易》之用，小《易》之道，而使经为技术者流也。殊不知易之用，以卜筮而益周；《易》之道，以卜筮而益妙。而凡经之象数词义，皆以卜筮观之而后可通，初非小技末术之比也。今曰作《易》者，言理以教人尔，则施于学士，而阻于愚氓，其用不周矣；偏言一理，而不足以该于无穷，其道不妙矣；卦象之泛取，蓍数之旁通，其于理也，杂而不切矣。《大有》元亨，初九无咎，其于理也，略而难明矣。避其为小伎末术，而反入于枝离晦昧之归，乃不虞其重为《易》病也乎？是故朱子之大有功于《易》，卜筮之说也。有得于此，然后可以言洁静精微之要，而凡散殊清通，无所推而不达，道德性命，亦无所求而不得矣。

论经传次序仍王本

朱子既复经传次序，今不遵之，而从王弼旧本，何也？曰：朱子之复古经传也，恐四圣之书之混而为一也。今之仍旧本也，虑四圣之意之离而为二也。盖后世之注经也，文义训诂而已，而又未必其得。故善读经者，且涵泳乎经文，使之浹洽，然后参以注解，未失也。若四圣之书，先后如一人之所为，互发相备，必合之而后识化工之神，则未可以离异观也。故以文、周《彖》爻言之，《彖》于《坤》言牝马，可谓尽《坤》之情矣。《乾》未有象也，六爻则于《乾》言龙，以尽《乾》之道。《坤·彖》言君子牝马之贞，有东北西南，以应地之方也；《乾》爻则言圣人之龙德，有潜见飞跃，以应天之时，此则《彖》爻之自相补备者也。以夫子之传言之，《乾·彖》曰“元亨利贞”，未有四时之义也，《彖传》释之，而曰资始流形，曰各正保合，则知四德之即四时矣。《坤·彖》曰“西南东北”，未有四德之义也，《文言》释之，于西南曰含物化光，于东北曰顺天时行，则知四方之即四德矣。《乾》爻之总词曰，见群龙无首，着《乾》之居首，而不为首也；《彖传》则于《坤》曰，以大终，着《坤》之居终，而不为终焉。《坤》爻之总词曰，用六，永贞，明用六之义所重在贞也；《彖传》则于《乾》曰，《乾》元用九，明用九之义，所重在元焉。此又经传之相为补备者，所谓先后如一人之所为也。若乃《屯》、《蒙》以下诸卦，则皆有不可相离者。盖如《彖》言建侯，爻亦曰建侯，则知侯之为初矣；《彖》言童蒙，爻亦言童蒙，则知童之为五矣，此《彖》爻之互相发明者也。然如《讼》之《彖》曰利见大人，爻曰《讼》元吉，其意未明也，《彖传》曰尚中正，则知大人之为五矣。《师》之《彖》曰丈人吉，爻曰在师中，其意未明也，《彖传》曰刚中而应，则知丈人之为二矣。又如《晋》之康侯，而九四不足以当之，则未知其所指也，《彖传》曰柔进而上行，则知卦之康侯，不在四而在五矣。《困》之大人，亦未知其所指也，《彖传》曰以刚中也，则知卦之大人不在阴而在阳矣。盖上以释文王名词之意，而下以得周公系爻之心，故《彖传》为卦爻之枢要。至于大《象》则卦之命名所取为多，故夫子特表而出之。凡《彖传》释名，有兼取数义者，有直释名词者，其兼取数义者，命名之意广有所取也。其直释名词者，命名之意专在大象也。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此大象所以尤为一卦之要也。小象之传，词则简矣，而义至精。或推言爻德位，而本之于时；或旁及爻之与应，而参之以比；或广其言外之意，而言中之指愈明；或略其言中之词，而所言之理愈备。后之贤者，重言累释而不能尽，圣人辄以单词括之。此皆经传之相为发明者，学者当作一意求之，则其文宜相附近，此今日仍王氏旧本之意也。

论卦名词爻词

伏羲之画，无文而无所不包，文王命之以名，则既偏于一矣。然其审于象也精，而天道民故备焉。此所以为杂而不越，因忧患而有作者也。其词也，所以发名之意也，如是以开物成务，其亦足矣，其又析为六爻之词，何也？曰：卦者原始终以为质，错上下以取象者也。然既有始终矣，则孰为始，孰为终，不可不极其变也；既有上下矣，则孰为上，孰为下，不可不变其物也。有始终上下，则有消息当否矣，而孰为息，孰为消，孰为当，孰为否，不可不研其机，而撰其德也。以《泰》、《否》两卦论之，其名卦系词，取于交不交及往来之义矣。然有交不交，则上下判焉；有往有来，则终始分焉。原其始，则自《否》而《泰》，自《泰》而《否》者也，拔茅而来，所以吉，拔茅而去，所以亨也；要其终，则《泰》而复《否》，《否》而复《泰》者也，城复于隍所以吝，休否倾否所以吉也。交而《泰》，其《泰》在上，故六五有《归妹》之德，而后九二得尽中行之义矣；不交而《否》，其《否》在下，故六二守否享之节，而九五当存其亡之心矣。卦包乎爻而举其纲，爻析乎卦而穷其分，爻不立，无以发卦之蕴，而冒天下之道。是故卦爻者，相为表里，相为经纬者也。此文、周之书，所为二而一者也。

论名义相似

名义有相似累见者，如《屯》、《蹇》、《困》相似也，《比》、《同人》、

《随》相似也，《颐》、《井》、《鼎》相似也，《晋》、《升》、《渐》相似也。若此之类，其卦名相似，其《彖》意爻义亦每重见叠出者，何也？曰：此圣人忧患之心，所以为至也。盖理有切于民生日用者，一则烦词屡申，欲其不忘也；一则辨时析义，欲其不差也。人生于忧患，则《屯》、《蹇》、《困》之义最切矣；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则《比》、《同人》、《随》之义最切矣；物不可不养，而养必以正，则《颐》、《井》、《鼎》之义最切矣；人莫不好进，而进必以正，则《晋》、《升》、《渐》之义最切矣。广设其名，叮咛其意，凡使之知惧而勿忘焉已矣。而且《屯》宜动也，《蹇》、《困》宜止也，相似而不同也；《比》者以分相属也，《同人》者以情相亲也，《随》者以德相下也，相似而不同也；《颐》者自养而兼养人之义也，《井》所以养民也，《鼎》所以养贤也，相似而不同也；《晋》者既进而盛也，《升》者方进而通也，《渐》者自方进至既进，缓而有序也，相似而不同也。时义之精也，在毫厘之间，不辨析焉，则用之或差，是故不可以不详也。至如《复》、《临》、《泰》、《大壮》、《夬》同为阳长之卦，《姤》、《遁》、《否》、《剥》同为阴长之卦，然其微著先后间，气候不同，而义理亦变，惟圣人为能辨别其当时之机，而审度乎处之分，莫不于其名卦系词而见之矣。

论八纯卦

六十四卦，皆时也。惟八纯卦，不可以时言。非无时也，根于天地之理，人心之德，其为时也，述天理而时措，不可以在外之所遇者言也。《乾》者，健德也；《坤》者，顺德也；《震》者，动德也；《艮》者，止德也；《巽》者，入德也；《兑》者，悦德也；《离》者，明德也。惟《坎》曰陷曰险，不可以心德言，故于重卦之名加一习字，与七卦之例别。盖人心惟危，故其心德必有所陷，陷则险矣，于是乎不可德其心陷溺，而必更习于险，以出乎险。孟子所谓困心衡虑，动心忍性，皆其事也。如是则亦为人心之德，与七卦等矣。此八卦者，与时偕行，岂非时乎？然主于所施，不主于所遇。是故《震》与《履》皆论戒惧之道而不同，《震》者心之德也，《履》者时之宜也；《离》与《丰》皆论昏明之效而不同，《离》者心之德也，《丰》者时之宜也；《艮》与《咸》皆论动静之学而不同，《艮》者心之德也，《咸》者时之宜也；《坎》与

《屯》、《需》、《蹇》、《困》，皆论处险之义而亦不同，习《坎》者，心之德也，《屯》、《需》、《蹇》、《困》，时之宜也。处时之道，不外乎人心之德，此八卦所以经纬乎六十四卦之中，而义所以独为大也。

释经者曰：“健莫如火，顺莫如地，动莫如雷，入莫如风，明莫如火，止莫如山，悦莫如泽，是皆然也。曰险莫如水，则有未尽，当曰行险莫如水，斯为水之德尔。”由此言之，卦名不加以习字，得乎？

论卦有主爻

圣人系《彖》之时，虽通观其卦象卦德，以定名词之义，然于爻位尤致详焉。盖有因爻位以名卦者，《师》、《比》、《小畜》、《履》、《同人》、《大有》、《谦》、《豫》、《剥》、《复》、《夬》、《姤》之类是也。有名虽别取，而爻位之义发于词者，《屯》、《蒙》之建侯求我指初二，《讼》、《蹇》、《萃》、《巽》之大人，指九五之类是也。是二者，皆谓之卦之主爻，但就文王之名词观之，有包涵其意而未明者矣，至六爻之系，则词有吉凶，义有轻重，而名词之意，因以可见。如《师》则正九二之为长子，而卦之所以为《师》者，此矣；《比》则正九五之为王，而卦之所以为《比》者，此矣；《谦》之九三曰劳谦，而卦之所以为《谦》者，此矣；《豫》之九四曰由豫，而卦之所以为豫者，此矣；《剥》之上九曰硕果，而卦之所以为《剥》者，此矣；《复》之初九曰不远复，而卦之所以为《复》者，此矣。又如《屯》之初曰利建侯，而词所谓建侯者，此矣；《蒙》之五曰童蒙，而词所谓求我者，此矣；《讼》之五曰讼元吉，《蹇》之五曰大蹇朋来，《萃》之五曰萃有位，《巽》之五曰贞吉悔亡，无不利，而词所谓大人者，此矣。盖爻之意，虽根于卦而后可明，而卦之意，亦参于爻而后可知。卦爻相求，则所谓主爻者得矣。主爻者得则其余爻之或吉或凶，因是可推。何则？凡卦义善者，爻能合德则吉，反之则凶也；卦义不善者，爻能反之则吉，合德则凶也。故《师》、《比》、《谦》、《豫》之类，主爻之吉者也，以其德与时适也。若其当与时反者，则为主者反不得吉。如《讼》之上九，则终讼者也；《履》之六三，则啗人者也；《明夷》上六，则明所以夷也；《归妹》上六，则妹所以归也。主爻吉，则余爻之吉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凶；主爻凶，则余爻之凶

者，必其德与主爻类者也，非然，则其比应也，而反是者则吉。又主爻不拘于一，如《蒙》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以童蒙应之，则亦主爻也；《师》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使长子帅师，则亦主爻矣；《履》之六三，固主爻矣，九四有虎尾之象，则亦主爻也；《泰》之九二，固主爻矣，六五为下交之主，则亦主爻也。又如《临》之初二，《观》之五上，《坎》、《离》之二五、《萃》、《升》之四五，则皆自卦义而定，不妨两为卦主也。又如《震》有两主，而其重在初；《艮》有两主，而其重在上；《既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二；《未济》二五得中，而其重在五，此则因卦义而变者。《履》之三四象虎尾，而其吉在四；《颐》之初上象颐，而其凶在初；《大过》三四象栋，而其吉在四；《小过》初上象鸟，而其尤凶在初，此则又因物象而变者。若此之类，推说难尽，姑举其概，各随卦义爻才而观之，可也。凡卦有无主者，则以其义甚大，而爻德不足以配，如《同人》于野之义至大，六二之吝，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上九居卦外，有野之象，而其德非中正，故仅止于郊而已；《恒》久之义至大，六五之贞，固不足以当之矣，惟九二刚中，有久中之德，然位失其正，故止于悔亡而已。是二卦者，无主爻也，盖撰德于卦，则指爻以为主者，卦象之正也。系词其爻，因卦义之大，而必审论其才德者，爻义之精也。《艮》以人身取象，则当以六四背位为主，然止者刚德，而四柔也，故以上之止体为主，四止于无咎，而上吉也。《中孚》以中虚取象，则当以三四为主，然孚者实德中德，三四阴而不中，故以二五之刚中为主，六四虽有机望之吉，而亦不得为主也。然《乾》、《坤》之义，大之至矣，而其所以有主者，则以《乾》五刚健中正，备天之德也，《坤》二柔顺中正，备地之德也。故《彖传》所谓乘龙御天，首出咸亨者，皆以九五之德位当之也。《文言》所谓动刚德方者，皆以六二之德当之也。自《乾》、《坤》发此例，而六十四卦因之，其《彖传》有赞爻德以赞卦者，皆此例也。

论卦爻占词

所谓占词者，元亨利贞也，吉凶悔吝无咎也，其目之大者也。考之于经，则爻无元亨，止于元吉大吉而已。或止曰亨而已。卦无吝，而悔亦仅见于《革·彖》而已。圣人于此，亦有意否乎？曰：元亨利贞者，天道之常，而贯

乎人事者也。吉凶悔吝者，人事之致，而通乎天道者也。卦本乎天道，而元亨者，天道之大者也，故爻不得而用之也；爻主乎人事，而悔吝者，人事之细者也，故卦不得而及之也。且元亨之为大也，不独爻无用焉，而见于卦者亦少，自《乾》、《坤》之外，惟《屯》、《随》、《临》、《无妄》、《革》五卦，备元亨利贞之词。盖《屯》与《革》，则天时之大者，《随》与《临》，则人事之大者，《无妄》则天人之德之至者也。此外而曰元亨者，亦惟《大有》、《蛊》、《升》、《鼎》而已，《蛊》坏之极，而更新之，其义与《屯》、《革》相亚，此所以曰元亨也。《大有》、《升》、《鼎》三卦，则皆以贤人取义，盖《大有》者，所有者大，贤人之众多也；《鼎》以养贤，贤人之得养也；《升》以进贤，贤人之得用也。《易》之义，莫美于用贤者，故《大有》与《鼎》，皆直曰元亨而无余词，《升》虽有余词，皆以足元亨之义，而无他戒，为诸卦之不能及者，意岂不深哉？

《彖词》言元亨，无言大亨者，而夫子以大亨释之，则大与元，本一义也。然爻词或言元吉，或言大吉，则亦不能无少差别，考之《坤》五、《讼》五、《履》上、《泰》五、《复》初、《大畜》四、《离》二、《损》五、《益》初、《益》五、《井》上、《涣》四、皆言元吉，惟《家人》四、《萃》四、《升》初、《鼎》上，言大吉。盖《坤》五以中顺之德配《乾》，《离》二亦以中顺而合《坤》德，故《坤》曰牝马，配《乾》之义也，《离》曰牝牛，肖《坤》之义也，其词皆曰黄，以此也。德至中和而极，故占皆元吉。《履》上，则德之成也；《复》初，则德之本也。其占亦元吉，此四爻皆以其德之纯言也。余则凡言元吉之在天下者也，凡言大吉者，多指吉之在一人者也。故均之益也，《家人》四，富其家者也；《益》五，富天下者也。均之聚也，《萃》四，聚其下，而犹恐有树私之嫌；《涣》四，涣其群，则已极乎大公之善也。均之进也，《益》初之义，在忘身以酬上。《升》初之义，在见允而得升也。均之养也，《井》之义为养民，则在上而养道成者，是民得养也；《鼎》之义为养贤，则至上而养道成者，是已得养也。至于《讼》五、《畜》四，则有无讼刑措之风焉；《泰》五、《损》五，则有虚中受天下之美焉。是皆非一人之吉，而天下之吉，此所以不特曰大而曰元也。《彖传》有喜有庆之义亦然。

《彖》爻词有言利者，有言用者，有言不利者，有言勿用者，意相近而词不同。盖占者与卦爻，有相为宾主之例。言利不利者，以占者当卦爻，谓如此之德，如此之时位，则其利不利如此也；言用不用者，谓卦爻之德之时如此，占者可用以如此，不可用以如此也。细观之，其义亦须有别。凡言利者，皆其事后之利，如《讼》非得大人不决，《蹇》非得大人不济，《需》不犯难，

《同人》能得众心，有可以涉川之理，又《需》者将以进也，《同人》者将以济也，故皆言利，事后之词也。凡言用者，则即今而可用，如《升》则遇时之卦，见大人而无忧，谦谦则德之至，涉大川而必济，故皆言用，当事之词也。凡言不利者，事无可为之称，如《剥》之小人长，则其时之不利攸往也，《无妄》之非正有眚，则其德之不利攸往也，故言不利，盖终无可往之理也。凡言勿用者，暂且勿用之意，如《屯》虽动乎险，然犹未可轻有所往；《遁》虽其势当去，然亦未可轻有所往，故言勿用。盖恐其疑于可往，而戒以未可往也。然则利之词缓于用，不利之词又急于勿用，通事后而论之，则利者犹在后也。故缓不利者终无可为也，故急。即当事而论之一，则用者即今可用也，故急。勿用者惟此时勿用而已，故缓。若夫虚言无不利无攸利者，亦包当事事之后词也。虚言勿用者，亦是且就其时断之之词也。《颐》之三，既曰勿用，又曰无攸利，则其词弥甚矣，利用杓，利用亨祀祭祀及王用享于西山岐山，王用享于帝之义亦然。

爻词无元亨，而曰利贞者亦少。盖变元亨曰元吉大吉，变利贞曰贞吉，所以然者，卦之义全，爻则偏指一事而言，故变其文以别之也。其曰利永贞者，以永为贞也；利居贞者，以居为贞也；利艰贞者，以艰为贞也；利于不息之贞者，以不息为贞也；利幽人武人之贞者，以幽人武人为贞也。此又本于《坤》、《明夷》、《彖》词之例，然皆偏指一事而言者也。

凡言贞吉于词之后者，即其词所含之义，而贞固守之则吉也。需于酒食，鸣谦介于石之类，是也；言贞吉于词之前者，爻有贞吉之义，而词又有他戒也，《咸》四，《大壮》四、《升》五、《巽》五、《未济》四五，是也。悔亡无咎之义亦然，惟《大壮》二直曰贞吉，《恒》二直曰悔亡，《解》初直曰无咎，前后更无他词，则以爻义已足，示人观象之例也。

凡言悔亡者，有悔而可亡也。无悔者，无可悔也。然则无悔之义，进于悔亡，故《咸》四言悔亡，至五则言无悔；《大壮》四言悔亡，至五则言无悔；《涣》二言悔亡，至三则言无悔；《未济》四言悔亡，至五则言无悔。以其词义先后考之，无悔进于悔亡可知矣。虽以《复》初之吉，然无抵于悔，与敦复无悔，亦须有先后也。凡《易》中言悔亡无悔者，以此别之。

论占词无两例

先儒说贞凶，有云虽贞亦凶者，有言贞乎此则凶者，有言决定是凶者，是有三例也，说无咎，即为补过之义。又云自取凶害，无所归咎，是有两例也。夫苟二三其例，则是适以眩夫占者，而又何以断天下之疑乎？故夫贞者，正也，固也。凡言贞吉者，兼正固之义，固由正生也。凡言贞凶、贞吝、贞厉者，主乎固之义，盖自以正而固守之也。其设戒亦不纯蒙上句，盖有与上句相反为义者。如泰道之终，城复于隍矣，斯时也，勿用师自邑告命则可矣，如固守其常，而力争之则吝也。晋道之极，晋其角矣，斯时也，惟自治其私，则虽危而吉无咎矣，如固守其常，知进而不知退，则吝也。此皆不蒙上句，而相反为义者。弟子舆尸贞凶，晋如鼫鼠贞厉，丧其资斧贞凶，则蒙上句直说，谓固常如此而不知反，则危且凶也。二者文意不同，然要为不可固守之占，则无两例明矣。《传》言无咎者善补过也，则无咎，非凶词可知，但以《大过》之上，《节》之三，遂谓有变例焉。然过上，际时穷而有处之之义，《节》三，失时义而有改悔之机，是皆可以补过之例求之，不必变也。盖《大过》涉灭顶，时穷而凶矣，然以柔为悦主，不与时争，则无咎之道也。不言其所以无咎者，《解》初六之例也。不节若，宜得凶矣，然因不节而遂嗟若，亦无咎之道也，《临》六三之例也。况《节》三《象传》，与《同人》初爻同，则无咎之义亦应同。虽《解》三又谁咎也，为非善词，然此两爻有无咎之义，则《象传》为直解无咎之义，言人安得而咎我也。《解》之爻无无咎之文，而曰贞吝，则《象传》为解贞吝之义，言我安得而咎人也，其词固不相病也。惟其例之一，是以词之指有难明者，皆以其占戒读之而可知，故曰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论 时

王仲淹曰：“趋时有六动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其说善矣。然趋时

之义，不可不辨也。近代说《易》，所谓时者，皆似有一时于此而众人趋之耳。故其象君臣者，皆若同朝，象上下者，皆若同事，其为时也，既局于一而不通其趋时也。又以互相牵合，而说义多不贯，此则讲解之大患也。夫时也者，六位莫不有焉，各立其位以指其对，非必如并生一世，并营一事者也。如言《屯》也、《蹇》也，莫不有屯焉，莫不有蹇焉，不必皆言济时之艰难，平时之险阻也。《大有》也、《豫》也，莫不有所有焉，莫不有所豫焉。不必皆言际明盛之朝，值和乐之世也，如此则何至局于一而不通乎？且莫不有《屯》矣，则初有初之屯，五有五之屯，非五因初而屯膏也。莫不有《豫》矣，则四有四之豫，五有五之豫，非五因四而贞疾也。如此则何至互相牵合，而说不贯乎？盖必其所谓时者，广设而周于事，所谓动而趋时者，随所处而尽其理，然后有以得圣人贞一群动之心，而于词也几矣。是故一世之治乱穷通，时也；一身之行止动静，亦时也。因其人，因其事，各有时焉而各趋之云尔。不然，则何以曰冒天下之道，而百姓与能乎？

论 位

考《象传》凡言位当不当者，独三四五三爻尔，初二皆无之。盖所谓位者，虽以爻位言，然实借以明分位之义，初居卦下，上处卦外，无位者也。二虽有位而未高者也，惟五居尊，而三四皆当高位，故言位当不当者，独此三爻详焉。凡言位当位正当者，皆谓德与位称也，不然，则谓时位有所适当，而必善所以处之也。凡言位不当未当者，皆谓德不称位也，不然，则谓时位有所未当，而必善所以处之也。《大传》曰：“列贵贱者存乎位。”则知爻位有六，而贵者惟此三爻矣。以《象传》之言位当位不当者，施于此三爻而不及其他，故知错爻位以明分位之义也。或曰，二虽未高，然亦有位焉，何以不言也？曰：据《大传》其柔危，其刚胜邪，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则三五宜刚者也，四宜柔者也，二反宜刚者也，三四五以当为善，不当为不善，二则反以不当为善，故当不当之义不得而施于此爻也。然其于三也，有言不当者矣，未有言当者也；于四也，有言当者矣，未有言正当者也。惟五言正当，其言不当者，独《大壮》五而已，而又反以不当为善。盖三危位也，以柔居之固不当，以刚居之亦未必当也，此其所以多凶也；四近位也，以刚居之固不当，以柔居之亦仅

止于当而已，此其所以多惧也；五尊位也，以刚居之为正当，以柔居之有柔之善焉，虽不当犹当也，此其所以多功也。

论 德

何以谓之德也，有根于卦者焉，健、顺、动、止、明、悦之类是也。有生于爻者焉，刚柔中正之类是也。德无常善，适时为善，故健、顺、动、止、明、悦之德，失其节则悖矣。刚柔之道，逆其施则拂矣。《屯》宜用动者也，《蹇》宜用止者也，《丰》宜用明者也，《困》宜用悦者也，《需》宜用刚者也，《讼》宜用柔者也，《贲》宜用刚者也，《噬嗑》宜用柔者也，《家人》宜用刚者也，《旅》宜用柔者也。推此类之，则所谓德之善者可见矣。惟中也、正也，则无不宜也，而中为尤善，何也？《易》之义莫重于贞，然亦有贞凶者矣，有贞吝贞厉者矣，其事未必不是也，而逆其对而不知变，且以为正而固守焉，则凶危之道也。中则义之精，而用之妙，凡所谓健、顺、动、止、明、悦、刚、柔之施，于是取裁焉。先儒所谓中则无不正者，此也。或曰，《易》之卦爻，于贞盖谆谆焉，其于中行数四见而已。何也？曰正理可识，而中体难明，非深于道者不能知，是故难以察察言也。存其义而没其名，则圣教之精也。自《乾》、《坤》二卦，固皆利于贞矣，然所谓二用者，则中之极而贞之源也。其余卦之诸爻，居得其正者多矣，而亦鲜以正许之者。惟二与五得其正者，固曰以中正也，或不得其正者，亦曰中以行正也，是则中道之大，而《易》教之至也。然则存其义而没其名者，何也？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系皆中也。然必曰如是则得其正，则人皆知道义之是守矣。倘必曰如是乃得其中，则有误于依违两可、混同无辨者，而不自知其非也。故舜之智，必同察乎善，而后执其中；颜子之贤，择乎《中庸》，而必得其善。正非中，则正之实未至；中非正，则中之名亦易差。圣人所以尊中之道而略其名，精求乎正之实，而必广其教者，此也。

论 应

自王辅嗣说《易》，多取应爻为义，历代因之，考之夫子《彖》、《象传》，言应者盖有之，然亦观爻之一义尔。若逐爻必以应言，恐非周公之意，亦非孔子所以释经之旨也。以经传之例观之，上下两体，阴阳相求，固其正矣。然《彖传》有以众爻应一爻者，亦有以一爻应众爻者，乃不拘于两体二爻之对，《比》、《小畜》、《同人》、《大有》、《豫》之类，皆是也；有时义所宜，以阴应阴而吉，以阳应阳而吉者，又不拘于阴阳之偶，《晋》、《小过》之王母祖妣，《睽》、《丰》之元夫夷主之类，皆是也；有以承乘之爻为重者，则虽有应爻而不取，如《观》之观光，《蹇》之来硕，《姤》之包鱼，《鼎》之金铉，而《随》则有失丈夫之失，《观》则有窥观之丑，《姤》则有无鱼之凶，此类皆是也。其余但就其爻时位才德起义，而不系于应者，不可胜数，而欲一一以应义附会之，则凿矣。况爻所谓应者，必隔二位而相应，例也，不隔则非应矣。今有相应而为某爻间隔之说，又有某爻起而争应之说，岂非凿之又凿者乎？说经者因此而不通，所谓至今为梗者矣。经传又无此意，亦奚重而不更也。

凡应惟二五之应最吉，盖皆有中德，而又各居当时之位也。其次则初四间有取焉，三上取应义绝少，其善者又加少也。《易》之道，阴暗求阳明，不以阳求阴也；上位求于下位，不以下求上也。故凡六五、九二之有取应义，则无不吉者，为以阴求阳德，上而下交，则在上者有虚中之美，居下者有自重之实，《蒙》、《师》、《泰》、《大有》之类是也；如取应义者，在于九五、六二、则时义所当，亦有相助之善，然求阳者在于下位，则往往有戒词焉，《屯》、《比》、《同人》、《萃》之类是也；初与四亦然，如六四初九取应义，是四求初也，则吉，《屯》、《贲》、《颐》、《损》是也；如九四初六取应义是初求四也，则凶，《大过》、《解》、《姤》、《鼎》是也。然吉者在四，而在初者不可变，上虽下交，而下不可以失已也。凶者在初，而在四者与之凶，下既援上，则上未免为失人矣。三上或取应义，皆非吉者，若《蒙》、《颐》、《睽》、《夬》、《丰》、《中孚》之类，惟《剥》之三与阳应，《损》之三当《益》上，于时义有取焉，故二爻无凶词尔。

承乘者谓之比，凡比爻惟上体所取最多，盖四承五，则如人臣之君，五承上，则如人主之尊贤，主于五，故其近之者，皆多所取也。然四之承五，惟六四九五当之，五之承上，惟六五上九当之，非然者，则亦无得君尊贤之义。惟随之五上，稍变斯例，以时义刚来下柔故尔。其余九五比上六者，皆为刚德之累，上六从九五者，则为从贵之宜，非尊贤者比也。下体三爻，所取比义至少，初与二，二与三，间有相从者，随其时义，或吉或否。至三与四，则隔体无相比之情矣，亦有因时变例取者，《随》三《萃》三是也。

论易象像物

象也者，像也。故或其卦取于物象，而爻当之，则遂以其义之吉凶断，而爻德犹其次也。如《屯》所以为《屯》者，以其雷在下而未起也，初为《震》主当之，故曰磐桓，又以其云在而未下也。五为《坎》主当之，故曰屯膏。《需》所以为《需》，以其云上于天也，九五《坎》主当之，故为饮食宴乐也。《履》之六三，悦而承《乾》，本卦之主，然因《象》言啞人，而三适当《兑》口之缺，有受啞之象，故其《传》曰位不当也。言其值口之位为不当也。《颐》之初九，本有刚德，能自守者也。以其与上共为《颐》象，而《颐》之物，其动在下，故曰朵颐而得凶也。《咸》、《艮》以人身取象，故《咸》二虽中正，以值腓位而凶，《艮》四虽不中正，以值背位而无咎。《归妹》之凶，以女少而自归故也，初九适当娣象，则不嫌于少且自归矣，六五适当帝女之象，则亦不嫌于自归矣，故皆得吉也。《节》取泽与水为通塞，九二适在泽中，则塞之至也。故虽有刚德，而凶也。凡若此类，以爻德比应求之，多所不通，惟明于象像之理，则得之。又有卦虽取其象，而爻义不应者，则有变例，如《噬嗑》颐中有物，则初上两爻，象颐噬人者也，九四一爻象物噬于人者也。然既以用狱为卦义，则用刑者有位之事，故又变其所取之象以从爻位，四反为刑狱之主，初上反为受刑之人也。

论六爻取象之异

有一卦六爻，专取一事一物为象，而或一爻别取者，则其义因以异矣。如《需》诸爻皆取沙泥郊穴之象，而五独曰需于酒食，则以五为《需》之主，有《需》之德，而所需之安也。《蛊》诸爻皆象父母，而上独曰不事王侯，则以上九居卦之上，无复承于父母之象，人未有不事父母者，故曰不事王侯也。《咸》诸爻皆取身象，惟四不取者，四值心位，因之以论心之咸应，而所该者广也。《大壮》诸爻，取羊者三，其曰壮趾，曰藩决不，亦羊象也，惟二不取者，有中德而居下体，不任壮者也。《蹇》诸爻皆取往来为象，惟二五不言者，五尊位，二五臣之位，义不避难，无往来者也。《艮》诸爻亦取身象，惟上不取者，九三虽亦《艮》主，而值心位，然止未极也，至上而后止极，则尽止之道者也。若此之类，皆其权于义者精，故其取于象者审也。或曰四近君之位，《蹇》不取四为主而取二，何也？曰：四近也，二远也。当《蹇》之时，为近臣者，与君同心来连而已，若冒险阻而济艰难，则远臣之事也，故曰同功而异位。

论六爻词称名之异

六爻之词，多称卦名以起其端，例也，然有称有不称者，则义亦异矣。如《同人》六爻皆当言同人，然惟三四不言者，既有伏莽乘墉之象，则非同人也；《豫》六爻皆当言豫，然惟二五不言者，既有介石之操，贞疾之警，则非豫也；《随》六爻皆当言随，然初、二、五、上不言，而惟三四言之，则以阳倡阴随，理之正也。初、二、五、上以刚随柔，虽合时义，而非随之正，三四以柔随刚，虽非时义，而得随之正也；《蛊》之诸爻言蛊，而惟上不言，盖蛊者事也，上不事王侯，则无事矣，然事之坏也，自人心始，上之志可则，则其事莫高而莫尚焉；《噬嗑》诸爻言噬，惟初上别取，初上噬于人者也，不可言

噬也；《离》诸爻皆不言离，惟二三言离，诸爻皆值昏夜及昏明之际，惟二三值日中与日昃也；《遁》诸爻皆言遁，惟二不言，二应五，不可遁者也；《明夷》诸爻皆言明夷，惟上不言，诸爻皆明而夷者，上则夷人之明，而非明夷也；《夬》诸爻惟三五言夬，一近阴，一应阴，当夬之任者也；《姤》诸爻惟上言姤，去初最远，言遇者，幸其不遇也；《归妹》惟二上不言归妹，一不归，一无所归也；《丰》惟初五不言丰，一则未至日中，一则有以处乎日中也；《旅》惟五爻不言旅，旅之最蛊者，则非旅也；《涣》惟初爻不言涣，《涣》之初则犹未涣也；《节》惟初二不言节，过而后节，节之初，则无所事节也；《中孚》惟五爻言孚，德既中正，而又化邦之主也；《既济》、《未济》两卦，惟《未济》三爻言未济，他爻之《既济》、《未济》皆时之为也，惟《未济》之三时可济矣，而不济，则才之为也，故特言《未济》以别之也。余卦余爻如此类者，皆可以义理推。

彖传释名总例

凡释名，须上有一字起，下有一字结。或只用一字起，而以虚字助词结之。或只用一字结，皆正体也。

《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随》，刚来而下柔，动而悦，随；《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以上十一卦，皆以卦名起，以卦名结。《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履》，柔履刚也；《剥》，剥也，柔变刚也；《大过》，大者过也；《大壮》，大者壮也；《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夬》，决也，刚决柔也；《姤》，遇也，柔遇刚也；《困》，刚掩也；《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中孚》，柔在外而刚得中，悦而巽，孚乃化邦也。以上十一卦，皆以卦名起，虚字结。颐中有物，曰《噬嗑》；明入地中，《明夷》；巽乎水而上水，《井》。以上三卦，皆只用卦名结。（上凡二十五卦）

有总释名词，而义实分释者，如《泰》、《否》之上下交不交，是释名，内外消长，是释词；《观》之大观在上，是释名，顺巽中正，是释词。却总举名词而总释之也。然《泰》、《否》举名词于前，是顺释体；《观》举名词于后，是反释体。故《观》复下观而化一句，以足文意也。下观是名意，承大观在上，而化是词意，承顺巽中正。（上凡三卦）

虽有已释名而文意不断者，其义为下释词之所根也。如《临》之刚浸而长，《无妄》之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晋》之明出地上，《睽》之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皆名义已释，而下无助字结之，乃根其义以通释词也。《损》之损下益上，其道上行；《益》之损上益下，民悦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亦当从此例。但前四卦，皆终举其词，《损》、《益》二卦，则无举其词，为稍别尔。（上凡六卦）

有众义皆切卦名，而又可以分释词者。如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冒雨之动满盈，皆卦所以为《屯》。分之，则始交而动，是释亨；难生险中，是释贞；雷动满盈，是释建侯也。柔来文刚，刚上文柔，文明以止，皆卦所以为《贲》。分之，则柔来文刚，是释亨；刚上文柔，是释小利有攸往；又文明亦有亨义，以止，有小利攸往之义也。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皆卦所以为《大畜》。分之，则利贞兼众义，不家食吉，由尚贤，利涉大川，由止健也。柔上刚下，二气感应，止而悦，男下女，皆卦所以为《咸》。分之，则刚柔感应，是释亨；止而悦，是释贞；男下女，是释取女吉也。然四卦之体不同，《屯》之三象，于名义皆切，故但举卦名于前，便足见义，而遂分释其词。《贲》之刚柔相交，于卦义未明，故既曰文刚之柔，又曰天文也，人文也，释词之后，转结卦名，以申其意也。《大畜》卦义即含正义，故既以大正总释名词，又以尚贤为养贤，止健为应天，释下二句之义也。《咸》则举卦名以包诸义，而总释其词，以《咸》词之义分属明白，故尔。（上凡四卦）

有以卦名连词一字释者，如“《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以众正指九二，是以卦体释名，而兼贞义。“《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下顺从指九五，是以卦体释名，而兼吉义。“《复》，亨，刚反。”指一阳，是以卦体释名，而兼亨义，然《复》亨刚反，下无虚字，文意未断，即连动而以顺行，而释出入无疾明来无咎之义，如前《临卦》及《无妄》等例也。“《遁》亨，遁而亨也。”下一遁字，指四阳遁去，是以卦体释名，而兼亨义。“《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男女正位，指六爻之位，是以卦体释名，而兼贞义。“《小过》，小者过而亨也。”

小者过指卦阴画，是以卦体释名，而兼亨义也。（上凡六卦）

有卦名似无凶而实凶者，则先论其理，而后及卦义之不善以释卦名，盖变例也。《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如此则《归妹》未有不善，惟卦德悦以动，卦象所归者妹，则是以情欲而动，不以礼行，此名卦之意也。加一所字，便见男不下女，而失待聘之节，以少从长，而非年德之配矣。（上一卦）

有非卦所以名，而于所以名卦之意甚切者，则用故字以别之。“顺以悦，刚中而应，故聚也。”“明以动，故《丰》”是也。盖《萃》、《丰》所以名者，义在大象，此则推其所以致此之由，将以明其所以处此之道也。刚以动，故壮亦然，但其名义，上句已释尔。（上凡二卦）

有卦名义在于大象，而《彖传》无释者，则直释词而已。《升》、《渐》、《旅》、《涣》、《节》、《既济》、《未济》是也。（上凡七卦）

有名义不专在大象，而《彖传》无释者，则以卦爻互发可见，或其义别见，则不更释也。如《谦》所以成卦，本由一阳为卦主而居下体，有谦退之象，而地山之义次之。《颐》所以成卦，本以外实中虚，《颐》口之象，而山雷之象次之。然《彖传》皆无明释，则以《谦》三之词，与卦词同，其为成卦之义甚明，《颐》之前有《噬嗑卦》，颐中有物曰噬嗑，则《颐》象亦已明，故皆不释。（上凡二卦）

释名之后，释词之前，有悬设一义者，皆以足卦意，而起释词之端也。如《夬》释名之后，曰健而悦，决而和，是起扬于王庭以下意；《井》释名之后，曰井养而不穷也，是起改邑不改井以下意；《鼎》释名之后，曰圣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是起下释元亨诸义。（上凡三卦）

八纯卦，无以卦体释名义者。盖八卦德象，说卦已具，重卦之象，大象又已明，无可更释故也。惟习《坎》重险也，似释重卦之意，然实因卦名加习字，推明其理，非正释也。重《巽》而推出申命之义，亦非正释。

《坎》释名下，曰水流而不盈；《离》释名下，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艮》释名下，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巽》则直曰重巽以申命，亦是悬设一义，以起释词之端，如《夬》、《井》、《鼎》诸卦例。

论彖传释名所取

《彖传》释名，有专取一义者，有兼取数义者，然其兼取数义者，必以首句之义为重。如动乎险中，雷雨满盈，皆《屯》意也。然《震》、《坎》之相继也，《震》一阳在阴下，初生而必奋；《坎》一阳在阴中，被陷而必出，则始交难生之义，于《屯》最重也。内陷溺，而外阻塞，亦《蒙》意也。然天下之丛翳而幽昧者，莫如岩崖之下，奚壑之间，则山下有险之义，于《蒙》最重也。内阴险，而外强健，亦《讼》意也。然天下之讼所以多者，由于罔密文峻，而奸宄不胜，则上刚下险之义，于《讼》最重也。又如刚柔上下之卦甚多，而《随》、《蛊》、《咸》、《恒》，必以此称为首者，则以《随》二体反六爻，皆刚下柔也。《蛊》二体及六爻，皆刚上柔也。《咸》柔上刚下，二少也，少则情通；《恒》刚上柔下，二长也，长则分定。是皆诸卦所不得同者。至如《大畜》名卦，以《小畜》反观，及以六爻之词玩之，宜若止健之义为重。然《大畜》者，所畜之大也，至大者，莫如天德之刚健，能畜天德者，莫如《艮》体之笃实。故《中庸》言达天德，而必推本于暗然尚絅之心，其义莫尚焉，故首揭之也。又如卦名有主于两象者，则《彖传》或不及之，如《既济》、《未济》之类。又或《彖》、《象传》同文，如《晋》、《明夷》之类，或则虽兼取而首举之，如《睽》、《革》之类。总之，以首一句之义为重也。

论彖传释词

文王名卦系词，所以观象者深矣，故总会其纲以命名，又旁通其义以系词，词之于卦，如干之连于根也。后之玩词者，但以卦名之义，推说其理，似亦足矣。然当日系词之意，既博观乎卦中所蕴以尽其言，则言皆有依据而非虚说，此则周公六爻所因以系，而爻词于《彖》词，又如枝叶之连于干也。夫

子《彖传》既以卦义释名矣，至其释词也，不离乎卦名之意，而复推广卦义，以得其所据依，一则以尽文王观象之蕴也，一则以起周公爻义之端也。无夫子之《传》，则文王之《彖》，既无以见其蕴之包涵，周公之爻，又无以见其端之从起。是故《蒙》之二五志应，足以发求我求蒙之蕴矣，而爻所谓包蒙童蒙者，此其端也；《师》之刚中而应，足以发师贞丈人之蕴矣，而爻所谓师帅锡命者，此其端也。推之诸卦无不皆然，至有卦象深微，《彖》词浑蓄，微《彖传》而其爻义遂不可知者，《晋》、《升》之类是也。然则观《彖》词而思过半者，非上智不能，惟以夫子之《彖传》为据，以得乎《彖》词之义，则其于六爻也，不亦可以推而通乎？

论二体象传

卦之名不尽取于象也，然而取于象者多矣，是故，夫子之以《彖传》释卦也，卦象、卦德、爻义，盖兼取焉，而又专立一传，特揭两象以明卦意。《易》者，象也，本天道以言人事，此夫子特揭之旨也。约之则有三例，有卦名所以取者，地天为《泰》，天地为《否》，火地为《晋》，地火为《明夷》，泽水为《困》，水泽为《节》，水火为《既济》，火水为《未济》之类是也。有卦名虽别取，而《象》意亦甚切者，一阳统众，所以为《师》，而地中水，亦似之；一阳御下，所以为《比》，而地上有水，亦似之；一阳来反，所以为《复》，而地中有雷，亦其时也；一阴始生，所以为《姤》，而天下有风，亦其候也，此类皆是也。有卦名别取，《象》意本不甚切，而理亦可通者。《随》之为随，刚来下柔也，泽中有雷，阳气下伏，亦有其象焉；《蛊》之为蛊，刚上柔下也，山下有风，阴气下行，亦有其象焉；四阳居中，则为《大过》，泽之灭木，亦气盛而《大过》之象也；四阴居外，则为《小过》，山上有雷，亦气微而《小过》之象也，此类皆是也。其言君子之体卦德者，亦有三例。有直以卦意言者，《乾》之自强，《坤》之厚德，《师》之容民畜从，《比》之建国亲侯，《噬嗑》明罚敕法，《颐》慎言语节饮食之类，是也；有就卦意而推广言之者，《晋》之自昭，《明夷》之用晦，《损》之惩忿窒欲，《益》之迁善改过之类，是也；有本卦意而偏指一事言者，《豫》之作东，《随》之宴息，《革》之作历，《涣》之立庙之类，是也。然谓君子之体卦德者，盖谓其修身

治世之道，与之相仿，非直谓其因之时，行行之事，如天地交《泰》，则万物生，君子裁成辅相，则万物各遂其生，非偏言开治之时，裁成辅相也；天下雷行，则万物育，君子于对时育物，则万物各得其性，非偏言雷行之时，茂对育物也；雷风至变而有常理，君子之行，亦至变而有常度，非偏言变动之时，立不易方也；洊雷震肃以作其气，君子之行，亦震肃以厉其心，非偏言震惊之时，恐惧修省也。凡卦之象，皆当以此观之。

论六爻象传

夫子释六爻之辟，其义至精，而之甚简，学者往往失其解者，一则忽略视之，以为凑足之词。二则就文求之，失其立文之意。由此不足以发明爻义，且因以病乎爻义者，多矣。如《同人》于郊无悔，本善也，因志未得之词，则以为荒僻；鸣谦利用行师，本善也，因志未得之词，则以为质柔；《咸》其脢无悔，本善也，因志未得之词，则以为绝感。不知于郊固善也，惟未至于野，故其志未得而仅无悔也。鸣谦固善也，惟其谦之至，故志不自得，虽可用行师，而但自治邑国也。《咸》脢何以善也，惟其近上六之末，而志为之动，故必咸其脢，而后可以无悔也。不然卦义于野，而曰亨矣，何止于无悔哉？利用行师，虽德威远及可矣，何但征邑国哉？为《咸》之主，虽感人心，可矣，何必咸其脢哉？又如《无妄》而有疾，虽勿药而可愈也，三岁而不出乎丛棘则凶也，有孚惠心，虽勿问而元吉可致也。此以文义观之，固如此也，不知《无妄》之疾，则决不可试以药矣。在丛棘之中，三岁而不变则终凶，若或克变，则止于凶三岁矣。有孚惠心，盖所以尽吾心焉，其下之应不应，则不当复问之矣。不然，无妄而药，无乃患得患失，而反为妄乎？纳之国土之中，所以使之更习于险，改心易行，岂锢其终身乎？施惠于人而问其主应，岂所谓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乎？凡此之类，皆以单词发爻微意，或增减移换其文，而爻意乃益备焉。又如未顺命也，未受命也，志不舍命也，解者亦复浅略，不知《临》、《晋》势之盛也，而君子持盈慎动，不曰时可为也。从《姤》机之微也，而君子修德回天，不曰时可为也，故曰君子不谓命也。又如包荒得尚于中行，《萃》有位志未光也，王居无咎正位也，说者以为省文而已，不知包荒其本也，然无下三者，则非光大而不合乎中行矣。若无元永贞之德，但以有位萃

天下，则志未光矣。涣汗大号，则虽时当涣，而王居且无咎矣。又如上六无实承虚筐也，曳其轮义无咎也，两义而偏举，说者亦以为省文而已，不知《归妹》之卦，以女为主，惟女无信，故士无义，故曰承虚筐也，明上六为女象也。《既济》之时，以濡尾为咎，惟曳轮则虽濡而可返，故曰义无咎也，明初九为尾象也。凡此皆文义之宜，非省文也，以上举其说之最失者尔。余亦皆以凑足之词视之，而忽略不思，故其忽略者，既于爻义无所发明，而其说之失者，则因以误解爻义，而重为之蔽也。此《象传》之学，所以最切于学者，而不可不讲者欤！

卦 变 辨

《易》中言刚柔上下往来者，先儒皆以卦变之法推之，故其为说甚多。今值依古注，但以虚象说上下往来之义，则所谓上下往来者，与内外之义同尔。如《讼》刚来而得中也，是指九二刚中，因在内卦，故谓之来，不必有所自来也。《随》刚来而下柔，《蛊》刚上而柔下，是兼二体与爻画而言。二体，《震》刚下于《兑》柔，《艮》刚上而《巽》柔下。爻画，《随》初刚下于二三之柔，四五之刚下于上柔。《蛊》二三之刚上于初柔，上刚上于四五也，亦因其卦体爻位内外，而论往来上下也。《噬嗑》柔得中而上行，与《讼》同义。《贲》柔来文刚，分刚上而文柔，亦兼二体及爻画则而言。《离》内《艮》外，是柔来刚上也，爻画则六二之柔，居于内卦，是来文初三之刚，上九之刚，居卦之外，是上文四五之柔也。《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亦与《讼》同义，然不第曰来，而必曰自外来者，将以明《乾》为天德，而《震》得其初画，以切《无妄》之义。正如《贲》之刚上，添一分字，将以明刚主柔辅，柔来文刚，宜也。无刚往文柔之理，直以刚节柔之过，乃自其为主者而分之，而主未尝动也。此等文法，是因道理精微，著字发明，非有殊指。《大畜》刚上而尚贤者，上九居上，六五下之，即有尚贤之象，此义与《大有》尚贤同，皆是以上九为贤，六五尚之，非是上九尚六五之贤也。《咸》柔上刚下，《恒》刚上柔下，专指二体，不指爻画，与《讼》之上刚下险同。但《讼》之上下字，为实字，如内外之类，《咸》、《恒》之上下字，为虚字，如往来之类也。《晋》柔进而上行，指六五居上体；《睽》柔进而上行，同《蹇》

往得中也，谓九五；《解》往得众也，谓六五，乃得中也，谓九二。皆以内外言往来也。《损》损下益上，《益》损上益下，亦是就爻画取往来上下之义。《升》柔以时升，指六四、六五在上卦得位。《鼎》柔进而上行，与《晋》、《睽》同。《渐》进得位，专指九五进居尊位，故申之曰其位刚得中也。《旅》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指六五。《涣》刚来而不穷，指九二，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指六四上承九五。以上二十卦，皆以内外二体取往来上下为义，不因卦变而取，且如《否》、《泰》阴阳往来，文王《彖》词已言之，乃是以内三爻，外三爻，通寓往来之象，岂亦可卦变推乎？故卦变之说，于先儒无所折中，然不若古注直指卦体爻画虚象之为愈也。

论 对 卦

《易》有两卦反对，而义互相发者，往往当以首尾颠倒观之。

《泰》与《否》对，其初爻虽皆曰拔茅茹，然《泰》之所谓征吉者，否尽泰来也，即倾否之时也；《否》之所谓贞吉者，泰极否来也，即复隍之候也。《泰》之二，即《否》之五，一则致《泰》之主爻，一则休《否》之主爻也。《泰》之主所以在二者，上下交刚其责在下，且大者来，而二之光大当之也。《否》之主所以在五者，上下不交，则其责在上，且大者往，而五之大人当之也。《泰》之三即《否》之四，一则于《泰》而见《否》之机焉；一则于《否》而见《泰》之兆焉。有以防之，则食福矣，有以迓之，则离祉矣。《泰》之四即《否》之三，四当上下交而近下，又以阴虚而能下贤，是以交孚也。三当上下不交而近上，又以不中正而或上援，是以包羞也。《泰》之五即《否》之二，五居尊而处下交之世，必如帝乙之归妹，则得元吉矣。二应五而值不交时，包承不可也，必也固守其否，而后道亨矣。《泰》于二三著往来之义，于四五著交泰之义；《否》于四五著往来之义，于二三著不交之义，非独其象之反对，不为小人谋者，理固当然也。《泰》、《否》诸爻之每言包，何也？曰：人之荒秽，可包者也，不包则无以成乎物，己之羞辱，不可包者也，包则无以洁其身，审于二者之间，则于处治乱之道得矣。

《剥》、《复》相对，《剥》之上，即《复》之初也。故近之者吉利，《剥》五《复》二是也；应之者亦无凶咎，《剥》三《复》四是也；背之者凶厉，

《剥》四《复》三是也；远之者凶，《剥》初《复》上是也。惟《剥》二凶，而《复》五无悔，此一爻不同。盖处《复》时，则中德可以成矣；处《剥》时，必有应与乃善，二未有与，故不免于凶，时不同故也。

《损》、《益》相对，《损》之上即《益》之初，《损》上受下之益，卦之主也。受下之益者不可私其有，故曰得臣无家也。《益》初受上之益，亦卦之主也。受上之益者，不可私其身，故曰利用大作也。《损》之五即《益》之二，名以中德受益，神之所依也，故皆曰十朋之龟弗克违。《损》之四即《益》之三，损其疾也，用凶事也，皆所谓动心忍性以自增益。受之于下者，有法家拂士，是也；受之于上者，为孤臣孽子，是也。《损》之三即《益》之四，绝私交以益上，则无二心之嫌矣，稟君命以益下，则无作福之私矣。《损》之二即《益》之五，益上者不眨道以失己，益下者不求报以干名，则益道之极也。《损》之初即《益》之上，居下受损，而未当益上之任，故戒以酌损，居上受损，而又非益下之位，则为或击之象而已。

《夬》、《姤》相对，《夬》之上即《姤》之初也，故近之者，宜深为之防。五之夬夬，去之决也；二之不利宾，制之密也。应之者，宜善为之处。三之壮夬，不能决而和者也；四之起凶，取女而不能制者也。远之者无害，以其势不相及也，壮于趾而欲决之，能免咎乎？姤其角而不与遇，虽吝无咎矣。背之者害亦未切，故与阴相背，臀之象也，不能安坐而欲决欲遇之。臀无肤其行次且之象也，然终未可决也。故制其壮则悔亡，终不得遇也，故虽危而无大咎也。惟《夬》之二，《姤》之五，虽不近阴，而有决阴制阴之任焉。故忧惕呼号，而变可弭矣；坚重待时，而萌可消矣。

《渐》与《归妹》相对，二卦皆取女归之义，故六爻皆有女象，而不论其刚柔。然虽不论刚柔皆取女象，而至于应爻，则刚柔之分，不可不辩也。盖以刚应刚，则无应，而无女归之象矣；以柔应柔，则无应，而亦无女归之象矣；以刚应柔，刚虽有应，而阴阳反类，亦无女归之象矣。惟以柔应刚者，有女归之象，故在《渐》惟六二，在《归妹》惟六五，与女归之义合，而其义最吉也。《渐》之五即《归妹》之二，虽有应而反其类者也，故曰不孚，曰幽人；《渐》之三即《归妹》之四，以刚应刚，故曰不育，曰愆期；《渐》之四即《归妹》之三，以柔应柔，本皆不善也，然六四有承五之例，故四得桡，而三归娣也；《渐》之初即《归妹》之上，以柔应柔，一则进之始也，来进者也，一则归之终也，无归者也。未进则谨身远害，虽危而无咎，无归则辱行失节，不利而终凶。《渐》之上即《归妹》之初，以刚应刚，固无归义矣。然上有师传之象焉，则可以为仪；初有媵妾之象焉，则可以承君。盖师传则不嫌于老而

无归，媵妾则不嫌于少而自归矣。

《既济》与《未济》相对，二卦皆取济水为义，狐善涉水者也，故二卦所谓濡首濡尾者，皆象狐也。《既济》之上即《未济》之初，上为首，故曰濡首，初为尾，故曰濡尾也；《既济》之初即《未济》之上，故初亦曰濡尾，上亦曰濡首。然《未济》而濡尾，则躁之甚而可羞，当济而濡尾，则第不进以免于咎而已。《既济》而濡首，固不能保其济，将济而濡首，犹恐不能终于济也。《既济》之五即《未济》之二，五过时者也，故有持盈之戒，二未及时也，故有谨进之戒也。《既济》之二即《未济》之五，《既济》之善在二，故虽丧蓍而自得；《未济》之善在五，故得无悔而有光也。《既济》之四即《未济》之三，四之时将过矣，而四柔而能惧，终日戒之象也；三之时将及也，而三柔而不进，此惟涉大川可耳，以有行则凶也。《既济》之三即《未济》之四，在《既济》则三当已济之位也，在《未济》则四当将济之位也，故三则伐鬼方而既克之象也，四则方震动而伐鬼方之象也。事之《既济》，则当思其难，故虽克之而曰备也；事之《未济》，则当厉其志，故当震用而曰志行也。圣人命词之审如此。

论卦名相对

有体不对，而名相对者，一阴居上体畜阳，故曰《小畜》。二阴居上体畜阳，故曰《大畜》。《小畜》、《大畜》之下三爻，皆自畜者也，其上三爻，皆畜人者也。复者返也，复自道也，輿脱辐也，亦能自止而不进者也。三可以进矣，然《小畜》则畜未极也，于是而进则脱辐；《大畜》则畜极矣，于是而进则安驱也。《小畜》之四，以六承君，则畜君者也，九五居尊，则畜下者也。《大畜》之六四、六五，以二阴畜众阳而居上位，则皆畜下者也。然《小畜》无吉词，而《大畜》则吉，以畜有大小异也。至两卦之上爻，则畜皆通矣。然《小畜》有戒词，而《大畜》直曰亨，亦以畜有大小异也。若《小畜》之初二得吉，而《大畜》反无之。盖《小畜》者势未形而能自止，以道自止者也，免于咎厉而已。一词之占，其谨严如此。

《大过》之过在中，而三、四二爻者，中之中也，故皆取栋之象。《小过》之过在外，而初上二爻者，外之外也，故皆取飞鸟之象。事过则宜救之以中

也，故大小之二五，虽皆在过之分，然其义皆别取而不至于凶咎也。《大过》之二五象杨者，杨亦栋类也，以其近阴而有滋生之机，稍别于栋也。《小过》之六五象云者，云亦飞类也，以其近阳而有会合之理，稍别于鸟也。两卦之二，皆善于五者，二未过，而五稍过也。《大过》之初上为阴，《小过》之三四为阳，阳过则用阴，阴过则用阳，故初六之借用白茅，九四之不过遇之，皆刚柔相济，义与时适，惟上六则纯柔，九三则纯刚，矫时而过其中，则与时悖矣。二爻皆有凶词，以此也。

《大畜》又对《大有》。《大有》，所有者大也。《大畜》，所畜者大也。夫子赞二卦皆曰尚贤，以六五尚上九之贤也。上九为贤，而六五尚之，所有可谓大矣，所畜可谓大矣。故一则曰自天之佑，一则曰荷天之衢，言乎尊贤之为帝心，而贤路之通，由于天道之泰也。然《大有》之义优于《大畜》，故在畜为不犯灾者，在有则无交害而已；在畜为脱辐者，在有为车载；在畜为利往者，在有为用亨。以至居尊位者，有牝牛豮豕之劳，未若顺保其盛大，而并施其孚威也。

《小畜》又对《小过》。阴阳和则不过，以小畜大，阴阳未和也。《小过》于大，亦阴阳未和也。以阴畜阳，主在六四，故其《彖》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阴过于阳，主在六五，故其爻亦曰“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畜之而固，则雨矣；过而不过，则亦雨矣。虽然小之为道，妻道也，臣道也。畜之未固，固曰夫妻反目，畜之而固，犹曰妇贞厉也。可以过者，犹曰过祖遇妣，不可以过者，则曰不及其君遇其臣也。阴阳之际，小大之分，易之谨之也如此。

《大过》又对《大壮》。《大过》，大者过也。《大壮》，大者壮也。《大过》则颠，故防其桡也；《大壮》则止，故戒其进也。壮之羸角，犹过之栋桡；壮之壮辐，犹过之栋隆。

论取象相对

《咸》、《艮》皆以身取象，著人一身动静之理也。其六爻所当之位稍不同者，《咸》取三阳之中一爻为心，则心位在四，心位在四，则初为拇，二为腓，三为股，五为背，而上为口矣。《艮》但取中一阳为心，则心位在三，心

位在三，则初为趾，二为腓，四为背，而五为口矣。盖心者阳也，身者阴也，心为阳而居中，故三四二位当之也。《咸》言咸其脢，《艮》其背者，艮其背为卦义，六四虽有合乎卦义，而未纯乎卦义也。故未能不获其身，而能止其身而已，卦义之次也。《咸》之感以心，《艮》之止以背，心背之象皆在四，而背未能纯乎卦义。故《咸》四不言咸，恐其憧憧而动于私也；《艮》四不言背，但止其身而未进于忘也。《艮》之取象既毕于五，故上自以敦艮为义，明上一爻为止之主，德莫善焉。

《井》、《鼎》皆以物取象。《井》者，在邑野者也，故取养民为义。《鼎》者，在朝庙者也，故取养贤为义。至六爻之词，则除尊位之外。《井》自四以下，为代君养民者；《鼎》自四以下，为为君所养者，故其义大略同也。两卦之初，未当进用，故有井泥鼎否之象，然井主养人，泥则不能养人，宜为时所舍矣。《鼎》主为上所养，故犹有出否从贵之善也。两卦之二，皆有刚德，然养人者，在下则不能远施，又无应于上，则射鲋敝漏而已，受养者，虽在下而有登进之具，又上得正应，故但戒以谨身而远害也。《井》四以柔承刚，于义既善，又承上以养人而不有其功，所以无咎。《鼎》四以刚承柔，例多凶者，又受养既盛，则必有满盈倾覆之理也。两卦之三，亦皆有刚德，且位近上体，于养道合矣。然皆来离下体，则是井未上于瓶瓮，鼎未登于俎豆也。又《井》三虽有应，而上六非为位，《鼎》三则无应而象耳革，故一则曰井渫不食，一则曰雉膏不食，膏泽不下，是以悔恻，然以其有是德而当是时也。故必有明良之合，而福可受，有阴阳之和，而悔可亏。韩子所谓天将雨，水气上，无择于川泽涧谷之高下者，二爻之谓也。五者《井》、《鼎》之主，而井五，阳也，有实德，故能养民也；《鼎》五，阴也，能中，故能养贤也。《井》、《鼎》之上，养道成矣，故皆得大吉，而《鼎》之五上，有尚贤之象，故其词又曰大吉无不利，与《大有》上九同也。

论卦义相对

《离》，明也。《明夷》，昏也。昏明治乱，如昼夜循环然。《离》初，明之始也。二明之至也，三向昏，四昏之甚，五向明，上则重明矣。《明夷》初，昏之始也，二三以明拯昏者也，四五以明处昏者也，上则极其昏者也。然则

《离》明之中有昏，《明夷》之中有明。《明夷》之下体，自昏而明，故三之得其大首者，犹《离》上之折首也。其上体自明而昏，故上之不明晦，犹《离》三之日昃也。

《家人》，内也。《旅》，外也。《家人》则利于女贞，《旅》则利于童仆贞也。《家人》二四得位，女之贞者也。《旅》之初六居下，童仆之不贞者也。欲女之贞者，宜乎以义率之，而刚德为善。欲童仆之贞者，宜乎以仁抚之，而柔道为贵。《家人》之吉在五上，而初与三，皆免乎悔厉者，以其有刚德也。《旅》之吉在二五，而三上与四，皆不免乎凶厉者，以其失柔道也。《家人》之初五称有家，《旅》之三上称以旅，盖以有家之心处之，则为可继也，为可久也，而家之道正矣。以旅之心处之，则所遇皆路人，所居皆传舍，而旅之道失矣。君子待妻孥宾客，则家犹旅也，于四海如兄弟，则旅犹家也。

《萃》聚也。《涣》，散也。《萃》言王假有庙，因其聚而聚之。《涣》言王假有庙，因其散而聚之也。《易》凡言号者，皆诚之发也。《萃》之义下聚于上，故号者在下，能号则一转而为笑矣。《涣》之义上聚其下，故号者在上，能号则虽涣而王居无咎矣。《萃》自初以上，皆求聚者，至四则佐上以聚其下者也，《涣》自初至上，皆自涣者，至四则佐上而涣其群者也。《萃》多戒词，而《涣》无凶义，吾以此知保身之为小，而遗已之为大，养交之为危，而特立之为安矣。《萃》之极，故犹賁咨涕洟以求萃。《涣》之极，故遂离群避害而远去。然其要皆无咎者，无《萃》上之心，则是放臣屏子，怨妻去妇，皆若是愬也。无《涣》上之节，则是衡门不可以栖迟，盘涧不可以平宽也。

《节》者，约素自节也，与《賁》之文对。《賁》则恐其濡于华矣，故尚白焉。上之白，白也。四之皤如，亦白也。初之贲趾，五之邱园，皆是也。惟二为文明之主，然犹贵其附于阳。三受二阴之贲，然犹戒其永于贞也。《节》则恐其穷于苦矣，故尚甘焉。五之甘，甘也。四之安节，亦甘也。初之不出，三之嗟若，未失也。惟二当泽中而塞，故其于义为凶，上当险极而苦，故其于道为穷也。白而受采，则色相宣矣；甘而受和，则味相得矣。忠信之人而学礼，则文质彬彬矣。

论卦义相似一

《困》与习《坎》，卦义相似，水流滞至，险相仍也，水行遇泽，为险所

困也。二卦皆以刚德为善，非刚不得处险困也。处险困者，莫大乎实心，所以贵刚中者，以其有实心也。有实心，则充积于中，不自满盈于外，故《坎》之求小得中未大者，此也。《困》之利用享祀祭祀者，亦此也。《坎》四刚柔际而无咎，《困》四有与而克终，皆以承五为义。盖近君之位，而遭险困，则是不得于君也。有用缶纳牖之素，则终得其所际矣。有来徐徐之安，则终得其所与矣。《坎》初之坎窞，《困》初之幽谷，自即于险困。《坎》三之来往险枕，《困》三之进退石藜，遇之险困，而德不足以自拔也。《坎》上之徽纆丛棘，《困》上之葛藟臲臲，险困之甚者也。然悔悟者出乎险困之机，故习险者能改而从道，则其凶止于三岁矣。处困者能悔而迁，则终可以得吉矣。天下无终于险困之理，亦求其心亨而已矣。

《升》与《晋》，卦义相似，其六五一爻皆为卦主，其义至善，余爻以柔为善者，柔静而刚动，柔退而刚进，升进之际宜柔不宜刚也。是故，卦非无刚也。而《彖传》握释卦义曰柔进而上行，柔以时升，则所用者柔也。《晋》下三柔皆善，《升》之初柔亦善，然《晋》善之初二摧如愁如，至三而后允，《升》当初而既矣。《晋》之象，明出地上，则初二地之中，未出之时也。《升》之象，地中生木，则初六巽之主，木生之先也。《晋》四以刚而厉，《升》四以柔而吉，《升》三虽无凶厉，而亦无吉利之文，惟二刚而得中，故有用约之利，其义著于《彖》焉。《升》、《晋》之极，晋角矣，冥升矣。然以其刚而自治，以其柔而守贞，则虽处极而无凶害，只以时义之贵柔也。故《晋》有厉吝之戒，而《升》则直曰利也。

《巽》与《蛊》，卦义相似，然《巽》小亨而《蛊》大亨者，《蛊》则其势极矣，举弊坏而更新之，拔乱开治之象，故曰大亨。《巽》则势未极也，因其弊而申饬之，举坠补偏之象，故曰小亨。甲者，事之始也，有事于始，亨之所以大也；庚者，事之中也，有事于中，亨之所以小也。先甲所以振民，后甲所以育德；先庚所以申命，后庚所以行事。两卦之能尽其道者，五爻也。余爻则能干蛊者，皆善也，而裕之者，则吝矣，能入而断者，皆善也。频巽而其资斧，能入而不能断，则厉且凶矣。虽然，《蛊》者人心之坏也，《巽》者人欲之萌也，坏者极于终，萌者动于始。上之高尚其事者，所以救人心之坏也；初之利武人之贞者，所以遏人欲之萌也。故于上曰志可则也，于初曰志治也。君子之拯天下之坏乱也，必先于自尚其志始。

论卦义相似二

《大壮》之四阳盛长，与《夬》五阳决阴义相似也。故居初而壮趾，则皆有凶咎，九二得中，则吉且无恤，九三用壮，则皆凶厉，此三爻义同，惟壮四则近二阴，应决者也，故曰藩决不羸。《夬》四未近上阴，不应决者也，故曰牵羊悔亡，《夬》五乃直壮四之义，以其近阴也，故曰夬夬，犹藩决也。壮五反直夬四之义，以其不在壮位也，故曰丧羊，犹牵关也。壮才四阳，决之未尽，故至上而犹触藩；夬则五阳，至上决尽矣，然非惕号则犹有凶，犹之艰则吉之意也。

《萃》以二阳聚众阴，与《比》以一阳比众阴，义相似。《比》五，比之主也，故元永贞之德著于卦；《萃》五，亦萃之主也，故元永贞之德著于爻，其义一也。《比》四阴也，近五而比于君者也；《萃》四阳也，佐五以聚其下者也，其义所以不同也。《比》初曰有孚，《萃》初亦曰有孚，然《比》初无应，故曰有他吉。《萃》初有应，故曰往无咎也。《比》、《萃》之二，皆有正应于上，然必曰自内而不自失，曰有孚而中未变，则圣人之戒深矣。《比》三上二爻皆凶，《萃》之三上不至于凶者，《比》三不与阳相比应，《萃》三与四虽隔体而当萃之时，可以上巽也。《比》有后夫凶之义，而上适当之，此所以无所而凶也。《萃》有利见大人之义，而上位近五，与《蹇》上之义同；此所以资咨涕洟以求萃，而得无咎也。

论乾坤君臣之义圣贤之学

《乾》卦爻之义，则欲人之体其健也。《坤》卦爻之义，则欲人之法其顺也。健顺者，一身之德，则体健顺者，非必二人之身。然先儒或以为君臣之义，或以为圣贤之学者，何也？曰：就其所居之位，而取数多焉，则君臣之义，分焉矣。就其所备之德，而专主言之，则圣贤之学见焉矣。盖《乾》，天

也，于人则为心官，而有君道也。《坤》，地也，于人则为百体，而有臣道也。性之实理，以心体之之为诚，而诚者圣人之德也。心之神明，以身存之之为敬，而敬者贤人之学也。虽然，观象玩词者，则不可以此而拘。《乾》固君道也，然《彖传》所谓乘龙御天，首出庶物者，专取九五君位而言之尔。故其《文言》曰位乎天德。至于九二，则但有君德而无其位，而余爻之义不尽然也。《坤》固臣道也，然《文言》惟于六三之臣位发之，则《彖》所谓先迷后得主者，即爻所谓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者也。至于二四犹为臣位，而余爻之义不尽然也。说者之拘，虽潜龙之侧陋，而必以君归之，虽黄裳之尊显，而必以臣目之，由是升庸摄位之举，鸣条牧野之师，甚而女娲武氏之事，盖不胜其异说焉。岂知《彖》之意已包涵而不偏，爻之义尤错综而悉备？且凡卦爻所重者，惟其主爻当之，例也。六虚周流而不可为典要，岂独《乾》、《坤》两卦然哉？敬固有圣贤之分，然心之虚明有所存，则性之实理，即此而体矣，程子敬而后诚之说也。性之实理体之在我，则心之虚明，又何不存之有，程子诚则无不敬之说也。二者之功，交养互发，自始学以至圣贤，皆必兼体焉。观先儒之言，而知其所以贯通者，则无以词害意之病矣。

论乾坤皆不有其功

地之功，上之于天，臣子之美，归之于君父。至于天也，君父也，则自有其功美欤？曰：否。以《乾》、《坤》二卦考之，《坤》之《彖》曰得主，曰丧朋，其爻曰无成有终，《坤》固不有其功美矣。《乾》之《彖》曰利贞，其爻曰亢龙有悔，《乾》亦岂有其功美哉？故夫子翼其义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此地道也，臣道也。曰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此天道也，君道也。所以然者，《乾》元用九，则首出庶物而不为首者也。《坤》贞用六，则代有终而以大终者也。天道君道不为首，而何功之可名？地道臣道以大终，而何美之可居也哉？故《乾》曰利贞，则终天万国咸宁而泯然无迹也。《坤》曰利贞，则终于丧朋得主，而退然不居也。此《乾》、《坤》之大义也。

论龙马之义

《乾》、《坤》之有取于龙马，何也？曰：心之为物也，变变化化而不可放于外，故敛之又敛，而欲其藏于密也，龙之象也。体之为物也，顺乎天君而不自作也。然形与神，则欲其相赴，气与志，则其相助，夫然后可以言顺矣，牝马之象也。盖龙者，动而能静者也。牝马者，顺而能健者也。彼道家之言龙虎者，吾有取焉，彼以为魂而不交于魄，是游魂也。故欲魂之守魄，如龙之为飞腾之物，而能潜蛰也；魄而不交于魂，是滞魄也，故欲魄之拘魂，如虎之为藏伏之物，而有威猛也。设此象者，疑亦窃取《周易》龙马之义，而稍变文以自驾其说。然为彼之道者，犹知龙虎之为精神，而为吾之学者，不复悟龙马之为身心矣。朱子所谓诸儒失传，而方外之流，阴相付受以为丹灶之术者，此亦其一端也。

论复心学

夫所谓天地之心者，道心也。一阳在内而甚眇，故道心微；群阴在外而甚盛，故人心危。惟精惟一，则微者著矣。有不善未尝不知，精也；知之未尝复行，一也。其殆庶几乎，言能著其微也，初之不远复是也。允执厥中，则危者安矣。作德日休者，安也；敦厚不迁者，安也。以其得中故也，二五之休复敦复是也。未能遏人欲则甚危，然遏之而已矣。三与阳相背，而处动体之极，故虽复而厉，言其危也，未能存天理则甚微，然存之而已矣。四与阳相应，而得群阴之中，故虽复而独，言其微也。天理灭而人欲肆，则微者愈微矣，危者愈危矣。微故有迷复之凶，危故有灾眚之及，用师则大败，无以胜人欲之强也。凶及于国君，无以安主宰之位也。至于十年弗克征，又何望于七日之未哉？虽然，此皆心之失其职尔，若心得其职，则以之克己而必胜，天君泰而百体从令矣，又何败亡之凶之有？故其《传》曰反君道也。

论无妄心学

朱子曰：“人欲尽处，天理流行。”此《无妄》之所以利有攸往，而可守以为常也。初，震之主也。四，健之初也。《乾》之初画，一索得《震》，所谓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者。故其往也曰得志，于所性无加焉；其守也曰固有，于所性无损焉。二五有中正之德，无所为妄者。然为者在我，而应者在天，可信者由心，而非意者由外，故耕也馁在其中矣，而不可有获畚之早计。孔子曰：“吾之祷久矣，而不可有药病之私忧。”如是然后为《无妄》之至，而德之纯也。三上，二体之穷也，穷则有灾，然三行而有实，上则有行皆灾也。然则在三者安于灾而已矣，在上者止于行而已矣，灾自外至，非由己作，然必能安于在外者，又能反于在己者，斯为《无妄》，不然，犹妄也。是故，事之初，何处之不安，事之中，参义命而论也。行吾义焉，而不计其利与害；守吾义焉，而不计其安与危。事之终，极于命而论也。命有时而拂逆，安之，而后其行义也，果而不惑；命有时而穷困，顺之，而后其守义也，贲而不息。义命之学，吾于《无妄》之卦见之矣。

论离心学

明者，心德也。德本明而或昏之，性为情汨，故也。喜怒哀乐变于物，而性动于中，于是乎有昏德。喜者，和之初发也，至于乐而溢矣；怒者，和之初变也，至于哀而反矣。圣人之发必中节，故喜怒哀乐无非和者，而德学昭明。众人之情，不能以性节，不特怒哀非和也，而喜乐亦非和矣。虽然，昏之甚，其在乐与怒之际乎。乐与怒相反而相生者，何也？乐者穷物，怒者伤物，纵穷物之欲，则必有伤物之势，持满志之心，则必多拂志之事，比其极而衰也，然后怒气尽而喜气萌矣。是故黄离者，中而明也，其发为喜而吉；日昃者，昏也，其发为乐而吝。突如其来者，昏甚也，其发为怒而凶；沱若嗟若者，昏极

明生也，其发为哀而悔。常存乎日中，则不至于日昃矣。无鼓缶之歌，则亦无突如之暴矣；有焚如之伤，则必有嗟若之戚矣。此人心应物之恒情，而昏明之大限。君子之欲性其情也，曰敬与克而已。敬之于未失之先，如晨兴而接物，舄履相错也，无所不用吾恭焉；克之于既失之后，如乱极而兴治，苞蘖必拔也，然后可伸吾威焉。此之谓惧以终始，其要无咎。《中庸》言中和之学，而归之戒惧慎独者，此也。

论中孚心学

《中孚》者，有实心也，有实德也。无实心，则文貌徒备，而推诚者不至；无实德，则声闻过情，而自守者不坚。居上位则以实心为重，为其推诚有以及物也；在下位则以实德为重，为其自守有以成身也。六四者近君之臣，九五者化邦之主。是故有绝类之忠，以结其上，则臣节盛矣；有挛如之恩，以逮其下，则王化行矣。豚鱼之属，犹将感之，而况于人乎？虞也者乐也，燕也者安也。或鼓或罢，无以自安也；或泣或歌，无以自乐也。诗云：“独寐寤歌，永矢弗过。”故虞则吉，而有他则不燕，志专于内也，初之所以吉也；得意则跃跃以喜，不得意则戚戚以泣，情移于物也，三之所以凶也。诗云：“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今也好爵在我，靡之者，吾与尔而已。声不远闻，而惟同气之孚；美不利宾，而惟同道之好。君子之言行，可以动天地，而其后远先迹者，固如此也。九二有中德，而处下位故也，上六巽体，鸡高栖则音飞，势顺风而加疾，与在阴鸣和者，不亦远乎？声盛则实微，名长而德消，末俗之所矜，而君子之所痛，终亦必亡而已矣，而何长之可有？是故《中孚》之学，务外徇名之反也。

论大小过卦义

《易》之道，中而已矣，无过者也，而有《大过》、《小过》之卦，何也？

曰：大事而过之谓《大过》，小事而过之谓《小过》。系乎天下国家者，大事也，于是而有过，过之大者也；行乎一身日用者，小事也，于是而有过，过之小者也。凡人而有大过，则害于家，凶于而国，其有小过，则以毁其德行，罹于祸灾，故惟君子为能无过。虽然，时之所遇，见以为过者则有之矣，何则？事之大者，有时本可以循常，则过于严毅，过于刚决，自君子行之中也，而自人观之过也。事之小者，有时不可以循常，则过于畏慎，过于节约，自君子行之中也，而自人观之过也。是故，大过者过于刚，君子则刚过而中也；小过者过于柔，君子则柔过其中也。君子之任大事也，如栋梁然，邦家之桢也。栋梁大而楹柱不能胜，过之象也，而其隆也，不挠乎下。夫是以处困而通，投艰而济，其矜细行也。如羽毛然，亦天下之仪也，羽毛盛而体肉为之举，过之象也，而其飞也，不穷乎上。夫是以言不失法，而行不失经，大小过之义，大矣哉！圣人所以纳天下于寡过之域，而其要无咎者，此也。故上下篇之义，以是终焉。

论易言阴阳之序

凡《易》所谓阴阳者，皆先以定位者言，如天地日月之类是也，而其间又以流行动静分阴阳，则如天地之气，一寒一暑，日月之行，一昼一夜之类是也。故《系词传》首章，先言天地高卑，刚柔动静，方物象形，一一定位，然后气机相摩相荡，而雷霆风雨聚散乎其间，昼夜寒暑运行乎其际，此圣人所以道阴阳之实也。《说卦》亦先叙列八卦对立之体，然后及于动散润晦周流之用，正与《系词传》首章同意。其言神妙万物，亦自用而推本于体也，故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间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亦几乎息矣。言其体用之相离若此，固未有舍实体，而谈虚机者也。虽然，流行者，变易也，而定位者，则已具交易于其中，则交易者，变易之本也。故《系词传》之言鼓润运行也，以相摩相荡者先之；《说卦》之言动散润晦也，以相薄不相射者先之。而其言动挠燥悦也，又以相速不相悖者，推而本之也。交易者，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互藏其宅者也。变易者，阴极而阳，阳极而阴，互为其根者也。互藏其宅，故其情相求而相须；互为其根，故其道相生而相济。此皆所谓行乎其间之易，然离设位成列者求之，

则亦不可得而见矣。周子言太极动静，然后曰：“分阴分阳，两仪立焉。”张子先言太虚升降飞扬，然后曰：“浮上降下，清浊分焉。”是二说者，不善观之，未有不妄意为混沌未剖之初，气机不息者也。故朱子说之，直以为目前如此，然后其言无弊。然惟其先言流行者以及定位，故成以启学者之疑也。以夫子之言衷之，则凡《易》中阴阳，皆当以定位者为本。其所谓动也、静也、消也、息也，然后以此推之而已矣。然则流行之阴阳，与定位之阴阳二乎？曰：不二也。定位之阴阳既分，及其流行也，虽不相离，而各有用事偏胜之时，故天地同流，而天主生，地主成，则谓春为阳秋为阴，可也。日月相推，而日昼月夜，则谓昼为阳，夜为阴，可也。流行之阴阳，自定位之阴阳而起，故语道者必于其序也。

论易简之原

易简者，圣人所以语《乾》、《坤》之德行，盖论道之极致，然所以易简者，其原安在也？曰：此《中庸》所谓为物不二也。天地之心，一而不二，故天地之事，顺而无为，合之则天地同流者也，分之则主宰万物而不二。以知大始者，《乾》也，致役乎帝而无为以作成物者，《坤》也。故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专，言其心之存。直，言其心之发。翕，言其事之敛。辟，言其事之施。存发之间，毫无夹杂，而委曲者，此《乾》之所以有心而无心也。敛施之际，毫无凝滞而窒碍者，此《坤》之所以有为而无为也。无以名之，则名之曰易简之善而已。无以赞之，则赞之曰至德而已。天地之德，不可窥也，于人心之德验之，今夫人之心，一于理而不二，则静专动直之气象，可识也。其应于事也，顺乎理而无为，则静翕动辟之气象，可识也。坦白之称简者，要约之谓，坦白故易知，要约故易从。易者险之对，故有以知险；简者烦之对，故有以知阻。《易》之所以达天德而定大业，同吉凶而处忧患者，其道无以易此，此易简之原也。

论幽明之故

或问观天察地，何以知幽明之故也？曰：天文之大者，三光而已。地理之大者，五行而已。而皆不离乎阴阳，故天阳也，地阴也。自在天者言之，日阳也，月阴也；自在地者言之，木火阳也，金水阴也。张子曰：“火日外光，能辟而施，金水内光，能翕而受，神与形，天与地之道欤！”是故天施而地受者也，日施而月受者也，木火施而金水受者也。施者其体实，受者其体虚。实者著显而易见，故凡明之类，皆视此也；虚者隐暗而难知，故凡幽之类，皆视此也。施者有所丽，受者有所涵，惟其能受而涵之也。故虚而非虚，且虚能生实也。此阴阳所以不穷，而万物所以生生，幽明之理，尽于此矣。夫下文死生人鬼，皆幽明之大者也，虽然，就此以观幽明，则有茫昧微渺而未易知者，惟于天文地理之显者，而观察之，则幽明之故，可以耳目及而思虑得，夫然后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可以继是而有明也。故邵子曰：“日者，月之形也；月者，日之影也。阳者，阴之形也；阴者，阳之影也。人者，鬼之形也；鬼者，人之影也。”正此意也。

论生死之说

始终即生死也，曰：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何也？曰：始终者，泛论事物之始终，死生者，切指吾身之生死，言推原反覆于事物之始终，则知吾身死生之说也。聚则物之所以有，散则物之所以无，感则事之所以生，寂则事之所以止，其生而有也。虽然，犹有深于是者焉，天之生物也，岂使之徒然而生，徒然而死哉？盖必有所以生者焉，所谓全而生之也；有所以死者焉，所谓全而归之也。百谷草木之生，能蕃其根，畅其枝，以至于成其实，则所以生之理完矣。剥落之后，其实必充美，而又可以蕃衍于无穷。盖性之流传不可息也，不如是，则虽有是生性而不完，既落之后，必不能充美而可蕃，此万物终

始之著者也。人心之造事也，如其事之理而无亏欠，及乎事已心休，则泯然而有以自得，且可以生异日之善，而为后事之师也。否则迹虽往而萦怀者不释，甚则过既成而追讼者无穷。人生于天地间，其生其死，盖终始之者，较之物类事类，又相远矣。而圣人所谓朝闻而夕死可者，盖亦等其理于一事物逡巡晨暮之间，此之谓死生之说也。异氏之学，于知死之说详焉。夫既死矣，彼何从而知之？《易》之所谓知者，以事物终始而知之，夫子又言未知生，焉知死？盖此意也。周子图说引此终篇，以为太极全付于人，人必全而归之，然后三极之道立，《西铭》乱语，存顺没宁，指亦如之，皆圣贤深切之训也。舍是而求死生之说，则何以知焉。

论神鬼之情状

先儒以精气为生者为神，游魂为死者为鬼。愚谓死而魂游，又孰从而知之，非穷理之要也。盖精气游魂，皆以吾身之生生者言之尔。筋骨血肉，精之为也；呼吸营卫，气之为也。二者合而成物，物之体也。精之灵曰魄，气之灵曰魂。魄主静，故常居；魂主动，故曰游。游者，或聚或散之称也。其聚也，乘于气而思虑动作兴焉；其散也，藏于魄而思虑动作泯焉。是故精之魄为鬼，气之魂为神，游魂之聚而乘于气者为神，其散而藏于魄者又为鬼，精气魂魄常在，鬼神之长流而不息者也。游魂之变无方，鬼神之旋伸而旋屈者也。以造化言之，则天气地质犹吾身之精气，天神地灵犹吾身之魂魄也。游气纷扰，犹吾身之游魂。感遇聚散，以为万物之终始死生，犹吾身游魂之变也。经所谓鬼神者，通造化而言也。造化之鬼神不可知，故以人身之鬼神知之也。推而极之，则造化之鬼神不可求，亦以人身之鬼神求之也。知之则质而无疑，求之则感而遂通，何则？一体故也。或曰，鬼神之说多矣，自异氏之说入而怪滋甚，今定其为有耶？为无耶？曰：此经之言所以为理之至也。夫求之身而有焉，斯有矣；求之身而无焉，斯无矣。天神地祇之长在，易知者也。万物生息之无穷，亦易知者也。世俗之惑，盖在于人消物化而不知其所归，故以为有无难明也。然自吾身之游魂观之，则凡耳目之所涉，思虑之所营，必有所藏也，有所寄也。孩稚之习，老大而不忘，旦昼之为，梦寐而不泯。惟精气之长在，而魂魄之同流，故动静之一根，而隐显之无间，然则鬼神之有无可知矣。是故仰观天

文，俯察地理，则以吾身之精气为物者当之；幽明之故通，而鬼神之情状已明，原始反终，则以吾身之游魂为变者当之。死生之说得，而鬼神之情状益著。

或以昼作喻人，夜梦喻鬼，理然乎？曰：昼则魂用事而主动，其或动而又或静者，魂之交于魄也；夜则魄用事而主静，其或静而又或动者，魄之交于魂也。故明则人为主，人交于鬼者，其正也，魂交于魄之喻也；幽则鬼为主，鬼交于人者，其变也，魄交于魂之喻也。正故虚灵湛定而有常，有所感，斯无不通矣；有所存，斯无不在矣。变故仿佛杂糅而不测，其交也不可知，其来也不可期。故欲知心之体之灵者，于其湛定而有常，不于梦也；欲知鬼之神之灵者，亦于其湛定而有常，不于交也。心之体，湛定而有常者，与其神智日生之用，混然而合一；鬼之神，湛定而有常者，与万化无穷之机，浩然而常流。而世之好语怪者，惑于鬼神之变者也，《周礼》有三梦之占，盖与警妖祥之术，一尔。

论继善成性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自《乾·彖传》、《文言》始发之。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是朱子所谓天地以生物为心，而人物之生，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为心者也。然《传》言万物资乾元以始而已，至《文言》申之曰“元者善之长也”，则见元之为善；又曰“君子体仁”，则见善之为仁。仁者，即天地生物之德，而人物得之以为心之德，之实体也。夫自天言之，谓之赋；自人物言之，谓之受。自一赋一受之间言之，谓之继。继也者，犹子之于父母，曰继其体也；犹弟子之于师，曰继其志也。天道赋与之初，无择于物，人物受命之始，无间于天。如阳光之照也，不以冈原涧壑而殊也；如大雨之奔也，不以陂泽沼沚而异也。当此之际徒有善焉而已，故曰继之者善也。言天人交接之间，无非善者，是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之谓也。又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又朱子所谓理为之主，而阴阳五行之错综经纬。于是人物之生，气殊质异，而各一其性者也。成者，气之聚，形之具。天既赋于物而已分，物既受于天而自足。如兼被乎阳光，而冈原之明暖，涧壑之阴沍，不能均也；如兼承乎雨泽，而陂泽之汗漫，沼沚之淙滴不能同也。当此之

时，则谓之性，故曰成之者性也。言人物之有定而不可移，乃其所以为性者，是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之谓也。是故，乾元者，专乎天地之心之德而言者也，其资之以始而继之者，是人物之公也，理一者也。乾道者，兼乎天地之气之化而言者也，其各正而成之者，是人物之差也，分殊者也。乾元惟大，故公而不私。乾道惟变化，故差而不齐。周子引《彖传》之言与《系词传》互相发，其指深矣，厥后程、张天命气质之说，实出乎此。

论河图一

《河图》何以作《易》也？曰：天地之间，阴阳而已，《河图》之奇偶者，所以纪阴阳之数，仿阴阳之象，而尽阴阳之理也。一奇为阳数，二耦为阴数，其余凡奇者，皆从一而为阳也，凡偶者，皆从二而为阴也。其位则节于四，备于五，而加于十。四者，天地之气，分司于四方，迭旺于四时之用数也；五者，兼其中之体数也；十者，倍五而成，在四方四时，则阴阳互藏互根之数，在中央，则阴阳混一，和会之数也。今以图观之，除五十为体数居中，则一三七九者，奇数之始终也；二四六八者，偶数之始终也。阳始于北，盛于东，极于南，而终于西，此图一三七九之序也；阴始于南，盛于西，极于北，而终于东，此图二四六八之序也。在北在东，则奇内而偶外，奇为主，而偶为宾，奇为生数，而偶为成数，此则阳主事而阴受命，阳息而阴消之象也；在南在西，则偶内而奇外，偶为主，而奇为宾，偶为生数，奇为成数，此则阴用事而阳仰成，阴息而阳消之象也。盖其并立而同运者，固不容一息而相离，而其迭为宾主，互为始终者，又无一息之不相推而相变也。自其推行之迹言之，谓之变化；自其合一之妙言之，谓之鬼神。推行者，变易为用，而其体不可执；合一者，交易为体，而其用不可知。此《河图》之蕴，而圣人所以作《易》之源也。

论河图二

圣人之则图作《易》也，非规规于点画之似，方位之配也。其理之一者，有以默启圣人之心而已，图所列之数如此，其所涵之象又如此。今以《易》卦观之，天一地二，数之源也，则圣人所以定两仪者也。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象之成也，则圣人所以定四象八卦者也。何则？一二之数起，则凡三五七九，皆一之变矣；四六八十，皆二之变矣。故奇偶之画，由此而定也。相得有合之象列，则阴阳之宾主辨，而交易之妙具矣，阴阳之消息序，而变易之机行矣。故四象八卦之设，由此而定也。今以羲文二图观之，则先天之左右阴阳，内外终始，固与图像无二，而后天之北东皆阳卦也，南西皆阴卦也。图像在北东，则阳为主，在南西，则阴为主，亦其义也。《河图》兼中数，故备于十，《易》卦除中数，故止于八。中数者何也？以一而统四，则数之主也，又倍五而为十，则数之全也。此无极之真，所以主宰包含，二五之精所以停蓄完备，而为分播迭用之本者也。《易》虽不用其数，而必曰《易》有太极，《说卦》叙图像，既曰帝又曰神。太极也，帝也，神也，卦画所无也，然而以为《易》有之焉，则《河图》中数之精蕴，象虽不立，而理行乎其间者也。

论河图三

《易》卦止于八而虚中数，此《易》有太极而不著之义也。言帝言神而无专位之义也，固也，虽然，八卦之《乾》，其统之矣。夫天专言之则道也，则《乾》，太极也；以主宰言谓之帝，则《乾》，帝也；以妙用言谓之神，则《乾》，神也。至于以形体言谓之天，然后与诸卦列而为八，是故以八卦为《河图》四面对待流行之数，而虚其中，可也；以《乾》、《坤》为《河图》之中数，六子阴阳卦为四面对待流行之数，可也。地亦天也，故《坤》从《乾》而为中数。凡所以主张纲维，皆其为也，犹图之以十从五，而为中数

也。六子则以阴阳相为内外消息，犹图四面之数之相为内外消息也。是故《乾》、《坤》者，列之则与诸卦成位，统之则为诸卦宗，《说卦》最后去《乾》、《坤》而专言六子，以明《乾》、《坤》之即神也。孔子于《乾卦》、《彖》、《象》，备天德之形容焉，则已尽乎太极蕴矣。夫岂必于八卦之外，求所谓太极神帝者哉？

论 图 书

卦以道阴阳之变，故曰《易》；畴以叙三才之法，故曰《范》。圣人之取诸图也，所谓阳卦奇阴卦偶者也；其取诸书也，所谓参天两地而倚数者也。何则？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奇偶立，而阴阳之理明。故图之以一三七九，二四六八，相为内外，互为终始也，是阴阳交易变易之道也。天数乘于三，地数乘于二，参两行，而天地之义著。故书之以一三九七，相乘于四正而左行；二四八六，相乘于四隅而右行也。是天地顺逆之机，枢维之位也。其为天地之数则一，而卦因之以明变化之情，趋时之用；畴因之以明成位之职，参赞之功。故其中数也，《易》见之则为太极，盖宰阴阳而为化枢也；《范》见之则为皇极，盖中天地而立人位也。太极、皇极，其为至理亦一。而《易》所主者天德，无声无臭，所谓太极本无极者，故其名不在八卦之内；《范》所主者王道，有典有则，所谓皇建其有极者，故其目列于九畴之中也。此二图同异之致，圣人法则之源也。

论 挂 扚 一

归奇于扚，古人之说不同，何也？曰：其说大略有二。一曰，归左右之余于两指之间也，如此，则奇为余，而扚为指间。一曰，归所挂之一于左右之余也，如此，则奇为一，而扚为余。按：《礼记·王制》曰“祭用数之扚”，则扚固为余义，况曰归奇于扚，则是并两而一之之词也。若曰归余指间云尔，则

挂一亦于指间，故知归挂于扚之说是也。然亦有未是者，盖为此说者曰，以挂象闰而已。故必曰后二变者，不挂而但有扚也。不挂为无闰之岁，故曰再扚而后挂也。审如其说，则当曰三岁一闰，否当曰六岁再闰，不应曰五岁再闰，使五与再，皆为剩字，而再扚再闰之文，两不相应。若以挂象闰，当以再挂象再闰，方得两再字相应。且自分、挂、揲、归，皆有所象，独扚无象乎？扚无象，而又曰归奇于扚，则扚亦为剩字矣。愚故合二说而折之曰，合挂与扚皆以象闰也。或曰，以扚应再闰而不及挂，则挂非闰也。曰归奇于扚，则以扚为主，以扚为主，故以再扚应再闰，然挂实其起积之端，故又曰再扚而后挂也。分先于挂，如挂非象闰则应曰再扚而后分，不应曰再扚而后挂，使挂又为剩字也。是故，以挂象闰者，横渠及郭氏之说也；以扚象闰者，疏家及朱子之说也。合挂与扚皆以象闰，则愚之私见也。

论 挂 扚 二

挂为气盈，扚为朔虚，气盈则挽期之成数而可知，故分二之后，即除一而挂之也。朔虚者，计每月之空分而后得，故逐揲之后，乃存余而扚之也。归气盈于朔虚，而闰法立，故归奇于扚以象闰也。闰余生于朔不尽周天之气，则朔虚者闰之本法，而气原无盈也。据十二月之成数而先除之，则谓之盈；据十二揲之全策而先去之，则谓之挂。及其积也，通谓之朔虚可也。故既挂于扚，则可以扚慨之，以再扚象再闰，而不复及挂者以此也。然古人以三百有六旬为期之整数，则气盈者其积之端矣；以四十八策为蓍之整数，则挂一者亦其起积之端矣。虽以再扚象再闰，而又必曰再扚而后挂者，以此也。

论 挂 一

后代多以卦爻应历，孔子未言也，独此节以蓍数象四时闰分期日之属，则疑惟此数与历法合。盖推策迎日，古有是法矣。唐一行以四十八策，应四十八

弦之数，然所谓弦者，以实弦论也，故总四十八弦，仅得三百五十四日余，而所闰十一日，则挂之一策，才应一弦而不足以周之一，是以一行之法，闰分余于挂一之外也。愚谓以策应弦，是也，然当以三百六十之期数为节，而应经弦，不当以三百五十四日余之岁数为节，而应实弦也。经弦者，七日有半也。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以日法四乘之，得一千四百六十一。以月法三十除之，得四十八十分之七。四个八十分之七者，一岁之弦数也，四十八策应经弦之外，挂一为畸零之策，且在用不用之间。虚一者全不用，全策全用，惟挂一者半用而半不用。是与十分之七相应，而为五日四分日之一之赢分也。或曰，挂一之策，退为七分，则与一行进分之病，等尔。曰，七分之源，出于康节，所谓卦用八，蓍用七者是也。八者，四正四隅，除中宫之数；七者，一岁生物，除不用之数。故蓍策之穷于七，七者用数也，则其畸零之策，在乎用不用之间者，以七裁之可矣。况一岁之分，乘而除之，则四十八为整数，而一得七分，此有法之分也。一行以四十九皆为整数，而旋加分以合岁分，此无法之分也。一行盖亦不以刳象闰，而欲以一岁闰分，尽寄之挂之一策故也。

论 策 数

朱子以挂扚之数，为七八九六之母。策数，为七八九六之子，其辩详于《启蒙考误》诸节。然考之于经，则策数者，以象四时者也，以当期日者也。挂扚者，以象闰者也。一期四时三百有六旬，此正数也，当为母。盈虚之分，是余数也，当为子。有正数而后有余数，不应以余而先正，一也。又果定七八九六者，以挂扚为重，则经当曰《乾》、《坤》挂扚若干，二篇挂扚若干，今数策而不数挂扚，二也。盖策之为七八九六也，其数显然，不必计方圆全半而后合，则知《启蒙考误》诸辩，犹朱子未足之说也。然挂扚之与策数相应，则亦有自然之法象存焉。九揲者，其挂扚三揲，则《乾》老阳三画之象也；六揲者，其挂扚亦六揲，则《坤》老阴六画之象也；七揲者，其挂扚五揲，则《震》、《坎》《艮》三少阳五画之象也；八揲者，其挂扚四揲，则《巽》、《离》、《兑》三少阴四画之象也。此则邵氏、苏氏之说可参用者。大氏《易》言四象有二，两仪生四象，以卦画言者也；《易》有四象，所以示也，以蓍数言者也。在卦画者，既以位次而涵蓍数；在蓍数者，又以余积而涵卦画。其错

综变化，固无不合，而《易》所谓用九用六之名，与凡七日八月之象，则专取夫揲蓍而施于用者尔。

论筮法变卦一

《启蒙》变卦之法备矣，然愚窃有疑者。盖其法，惟六爻不变者，占卦词，至六爻皆变，则占变卦之卦词，变至三爻，则又兼占两卦之卦词，卦词之用，只此三者而已。一爻二爻动，则占本卦之动爻；四爻五爻动，则占变卦之不动爻，此则爻词之用也。审若此，则卦词之用，有所不周矣。又审若此，则爻之用半用九六而半用七八矣。且考之《春秋》内外传诸书，不论动静及变爻之多少，皆先论卦之体象及其词以立说，意此其本法也。盖一卦各变六十四卦，故随其动静及变爻之多少，而贞悔不同，固无嫌乎卦词之用之为重复也。惟一爻动者，则于爻词必专用焉，然犹未尝不先以两卦之体，此盖历据古人之法而可见者，盖必如此，而后卦之用周，而后爻之九六之用为有定。而所谓兼用两爻，及用变卦之不动爻者，求之古人，似无其说焉，此愚之所以疑而别存其论也。

论筮法变卦二

左氏《传》，晋文公之筮，得贞《屯》悔《豫》皆八；穆姜之筮，得《艮》之八，是谓《艮》之《随》；又董因为晋文公筮，得《泰》之八。此三筮所谓八者，皆莫明其说。杜元凯谓《连山》、《归藏易》用七八者，既凿而无据，朱子以为其不动之爻皆八，于文意亦不相似，且董因之筮，乃《泰》六爻皆不变者，尤不得以此说也。窃义占法之用，卦词者，不论动不动，及动爻之多寡，而皆用之者也。其用爻词者，惟一爻专动而后用之者也。当时用爻词者，则以九六为标识，因揲蓍之法，爻以九六变也。用卦词者，则以八为标识，因画象之法，卦以八成也。故贞《屯》悔《豫》则三爻变，而无专动之

爻矣；《艮》之《随》，则五爻变，而亦无专动之爻矣；《泰卦》不变，则亦无所动之爻矣。凡此者，于法皆当占卦，故并曰八也。但变自三爻以下及不动者，则当以本卦之词为主，以董因引《泰》小往大来者，推之也；变自四爻以上及全变者，则当以变卦之词为主，以穆姜引《随》元亨利贞者，推之也；变止三爻，则当兼论两卦之词，以司空季子占贞《屯》悔《豫》曰皆利建侯者，推之也。经传之例，虽不能备，而其可推见者如此。至于一爻专动，以九六为标识固已，然不曰得某卦之某九某六，而必曰得某卦之某卦，则益以明虽用爻词者，未尝不先以两卦之体，其说信也。

论筮法变卦三

自六画之卦，而又加一卦，则增长至于十二画矣，故曰引而伸之也；自一卦之义，而又益以一卦之义，随其所当，可以比附，故曰触类而长之也。必如是而后天下之能事毕者，何也？曰：一卦各变为六十四卦，则其贞悔之间，一反一覆，而义于焉变矣。如贞《屯》悔《豫》者，文公备尝险阻艰难，而通亨之象也；《艮》之《随》者，穆姜宜守妇道，以静而止，而乃以喜随人之象也。若得《豫》之《屯》，《随》之《艮》，宾主先后不同，则其义当又别，其余占例，大抵皆然。此六十四卦之变，所以能尽天下之无穷，圣人之所以成能，百姓之所以与能者，莫不具于其中，故曰能事毕也。若不先论卦而但论爻，则其用反有所限，且用爻者，似亦未尝不兼用变卦之爻，晋怀公之筮曰《归妹》睽孤者是也。至于筮法曰某卦之某卦者，盖立八卦为主，则八卦贞也，旋而加之者悔也。故曰贞风悔山，是《蛊》乃《巽》所统之卦也。立六十四卦为主，则六十卦，贞也，施而变成者，悔也。故曰贞《屯》悔《豫》，是《豫》乃《屯》所统之卦也。曰某之某者，义益如此。今人以之卦为名，似非文意，但当曰变卦，则可尔。

论贞胜贞一

贞胜者，非谓正道胜也，亦非谓常相胜也，盖言以常者为胜也。夫善而遇凶，恶而获吉者有矣，然非其常也，偶也。偶者不足以胜常，故曰贞胜也。天地之道，有反易焉，然以其常者观示也；日月之道，有晦蚀焉，然以其常者著明也。天下之动，所为以常为胜者，亦常夫一理而已矣。顺理则吉，逆理则凶，此则其常也。惟其以一者为常也，是故途虽殊而归则同，虑虽百则致则一。天地之寒暑，虽有往来，然往者即所以为来者，其为成岁不异也，是其所谓贞观者也。日月之晦明，虽有往来，然往者即所以为来者，其为生明不异也，是其所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或伸或屈，然屈者即所以为伸者，其为生利不异也，是其所谓贞夫一者也。夫子引十一爻者以括天下之动，虽然《咸》四之义其首也，人心之所以憧憧者，动于利害之私耳。其动于利害之私者，惑于吉凶之无定耳。知其以常者为胜，则吉凶定矣，知其以一者为常，则吉凶之理得矣。夫是以不迁于往来之途，不动于屈伸之迹，守吾贞焉而万感定，爻之所谓贞吉悔亡者，此也。下十爻之义，皆可以即此而推之。

论一君二民二君一民

词之吉凶悔吝，生于卦之小大，六十四卦之小大，生于八卦之小大，是故知八卦之所以分阴阳者，而《易》之大义可识矣。《震》、《坎》、《艮》多阴而为阳卦者，阳卦主于奇也；《巽》、《离》、《兑》多阳而为阴卦者，阴卦主于偶也。盖奇阳为君，偶阴为民。一君则是君之权，而君为主，君为主，则民听命，所以为君子之道也。二君则是君之权分，而民反为主，民为主，则君失职，所以为小人之道也。是故阴阳之始也，但有君民主役之分，而未有君子小人善恶之别。惟为主者不失其主之道，则役效于主，而阴亦阳矣，夫然后君子之名立焉；惟为役者不安其役之义，则主役于役，而阳亦阴矣，夫然后小人之

名立焉。君子小人之名即位，此人之所以有邪正，世之所以有治乱，而未有已也。三画之卦，取类如此，故六画之卦，取类如之。如《剥》、《复》、《师》、《比》、《谦》、《豫》，虽一阳也，而以阳为主；《夬》、《姤》、《同人》、《大有》、《畜》、《履》，虽一阴也，以阴为主。余则亦以其内外宾主，而辨消长之分，因其贵贱上下，而明进退之情，是夫子所谓卦有小大，词有险易者，而八卦其根也。夫《彖》者，材也，卦之刚柔杂居，此其所取之材，而以定一卦之吉凶者也。是故圣人推其原于阴阳卦，以明材之所以区而别者以此。

论初难终易

惟《彖》之系也，原始而要终，故爻之系也，其于初词亦必拟而议之，而卒则成其终而已，此初所以难知，而上所以易知也。以《乾》、《坤》两卦言之，乍观潜龙之词，则未知其所指也，至于初之为潜，则知上之必亢矣；乍观履霜之词，亦未知其所指也，至于知初之为凝，则知上之必战矣。盖初上虽非当时，而实时之所以造端究竟，虽非正位，而实位之所以立本观成。时之变，位之分，惟圣人为能审其精焉。至于造端立本者既得，则所以究其竟而观其成，其则不远矣。《传》所谓本末之意，盖如此。

论中爻之备

初上二爻，事外者也；中四爻，事中者也。以时言之，则自初始之中，以至终之中，莫非有事之时也；以位言之，则自出潜离隐，以至席尊履贵，莫非有事之位也。如下爻所谓多惧多誉，多凶多功，皆惟其有事故如此。《易》者吉凶大业之书，故惟此四爻者，于卦三义极相当对，发卦之蕴者，必于是而始备也。若初上两爻，非无时位，然以时言之，则为事之将然，及其已往；以位言之，则为人之未遇，及其已退。往往在于咎誉辜功之外，而于本卦截定之分限，盖有不相当值者。圣人于此，或发其未然之戒，与其过中之坊；或示其始

进之基，与其持盈之道。虽一一根于卦义，而实出于卦之前后旁外以周旋之。故卦有初上二爻，而后时变穷，有中四爻，而后时义备。

论观象过半

文王既名卦而系之词矣，然其系词也，必杂取夫卦义，其取夫卦义也，又取诸爻之刚柔上下，内外比应，善恶当否者为多。故名之所以命也，问用主爻之义，然以两象二体为括要之宗者也；词之所以系也，兼论二体之德，然以六爻刚柔为取用之材者也。惟其如此，是以六爻未系，而其粲然分别者，已具于浑然涵畜之中，周公之系爻也，盖本此以为权度者也。或《彖》词所专指之爻，则其意可以发明，或《彖》词所未及之爻，则其义可以推广，文、周一心者也，《彖》爻一贯者也。故未观爻词者，拟议悬度，可以预知其得失之所归；已读爻词者，寻词覆视，可以确定其吉凶之有故。吁！此智者之事，学《易》之方也。以《乾》、《坤》两卦言之，元亨利贞者，《彖》词也。夫重《乾》重《坤》之象，天地无两也，著其周复一周，气化循环之义而已。元亨利贞，贞复启元，此《彖》词所以发卦象之蕴也。然而大明终始者，有六位以时成于其中。故自下卦言之，初为元，二为亨，三为利贞矣；自上卦言之，四又为元，五又为亨，上又为利贞矣。《乾》初下卦，勿用而已；四上卦，将用而疑，犹勿用也。此皆厚养待施，元之意也。二下卦，以德使天下文明；五上卦，以德位使天下治。所谓云行雨施，亨之意也。三下卦之极，以乾惕而无咎；上上卦之极，以亢而悔。盖高则必危，而盈不可久，利贞之义也。《坤》初下卦，故曰始凝；四上卦，故曰天地闭。皆慎微养晦，亦元之义也。二下卦，有直方之德；五上卦，有黄裳之美。所谓含弘光大，亦亨之义也。三下卦之极，故含章而无成；上上卦之极，故疑阳而必战。盖让阳则吉，抗阳则凶，利牝马贞之意也。是则六爻发挥乃所以旁通其情，而于《彖》词之蕴亦无加焉。六十四卦之义，以是推之，无不得者，观《彖》而思过半者，岂不信哉？圣人教人读《易》，莫深切于此章矣。

论二四远近一

凡九二应六五者，多吉。盖居下则宜有实德，故贵于刚，在上则宜虚中以下交，故贵于柔也。六四承九五者，多吉。盖近上则宜有小心，故贵于柔。君必有刚明之德，然后可以行其道，故贵于刚也。若以阴应阴，以阳应阳，以阴承阴，以阳承阳，则皆无相取之义。其或以时义所当，间有取者，然非正例也。如六二以阴应九五之阳，九四以阳承六五之阴，皆不得为善美，何则？居下而柔，则有援上之嫌，处近而刚，则有专己之失也。然以六二之虽柔而中也，故为能以中正自守，其应九五，犹多吉义。惟九四承六五，刚而不中，以处逼近之地，则其危厉甚矣。是故二多誉，四多惧者，统言之也。又云柔之为道不利远者，以见二虽多誉，然惟以刚应柔者多尔，且见四虽多惧，然惟以刚承柔者多尔。若以柔承刚，则无凶害，柔之为道利近故也；以柔应刚，则不纯吉，柔之为道不利远故也。然惟二之中也，故刚固有誉，柔亦次之，是以统之以多誉也；惟四之不中也，故刚固可惧，柔亦未尝忘惧也，是以统之以多惧也。

论二四远近二

远多誉而近多惧，何也？曰：夫月远日则明生，近日则光失，可见远之多誉，而近之多惧也。若以天地言之，则西南之方，如月之望，所谓远也，月受日之光，地受天之施，配而不嫌于敌，盛而不疑于逼，故在《传》曰：“西南得朋，乃与类行。”言致役于帝以养万物，则虽朋类众多，共效阴职，乃分之宜也。东北之方，如月之晦朔，所谓近也，日与月合，天与地交，月则匿其明，地则闭其气。故在《传》曰：“东北丧朋，乃终有庆。”言告成于阳以为终，禀承于阳以为始，终始之际，惟阳之顺，无有朋私也。是故远则贵于刚者，如月之借日光，地之载天气，柔其质，刚其用，以君父之灵，济君父之

事，则刚者贵矣；近则贵于柔者，如月之终魄于东，而载魄于西，地之安守于贞，而顺承于元，纯阴至顺，终君父之功，以听君父之命，则柔者贵矣。盖不特位之远近然也，凡受事分职之时，皆西南也，皆远之属；凡归功禀令之时，皆东北也，皆近之属也。自《坤·彖》发其义，而六十四卦视焉，是臣之则也。

论三五刚柔

三多凶，五多功，亦统言之也。又曰其柔危，其刚胜耶？言三虽多凶，然惟柔处之则至危，若以刚居之，则或能自强而凶可免也，然犹疑其词者，庶几而不尽然也，此所以为多凶也。以是而例于五，则多功者，亦惟刚者为多，若以柔居之，则虽因时而有柔之善，然功不若九五之多矣。盖柔不利远，以中无咎，为二言之也，而因可以例于四，柔危刚胜，为三言之也，而因可以例于五。圣人之言，有举一隅而足者，皆此类也，或曰三四皆高位而四益高，四只多惧，三遂多凶，何也？近而亲者，惧而已矣；远而任者，誉可致焉。不远不近之间，于情则未孚，于势则犹阻，于任则已重，于责则已切，于进退则已难，于牵制则已多，此其所以多凶也。凡《易》之情，莫重乎比应，五位之尊，四比而二应之，三虽近高，而无比应，其为危也，不亦宜乎？自《乾卦》六爻之词，而二五之功誉，三四之凶惧，皆发其端矣，六十四卦以是推之。

论爱恶远近情伪

爱恶，以爻之时言也。如在《泰》则交，在《否》则不交，在《随》则相从，在《睽》则相离之类是也。远近，以爻之位言也。如《蒙》之六四，则独远于实，《比》之六四，则外比贤，《随》则以近，而六二系于小子，《观》则以远，而初六童观之类是也。情伪，以爻之德言也。如《蒙》五之能虚中而顺以巽，《比》二之能守正而不自失，《否》三之求合而包羞，《同人》

三之怀异而伏莽之类是也。非时则爱恶不可知，非位则远近不可见，非德则情伪不可别矣。爱恶之相攻者大，故生吉凶也；远近之相取者暂，故生悔吝也；情伪之相感尤深，故生利害也。然爱恶情伪之浅深，又因远近而变，惟近而恶相攻，伪相感者，必致凶犯害，其小者，乃悔且吝耳。若远而无比应之义者，则虽不以情相爱，而凶害必不甚。如《姤》之一阴，爱恶之主也，惟九二比之，九四应之，有凶及不利之词，若九五则自有吉义，三与相背，上与绝远，则虽有危吝，而无凶咎矣。《夬》之一阴，亦爱恶之主也，惟九五比之，九三应之，有凶及戒词，若九二则自有吉义，四与相背，初与绝远，则但戒其妄动，而亦无凶咎矣。故近而不相得者，总例也。其重者，则以相恶相伪为主，故凶害属之也；其轻者，则以相近为主，故悔吝属之也。以是反观，则近而相得者，必吉也，利也；相得而远者，亦不免乎悔也，吝也，皆可例求矣。此三言者，实观象玩词之要。

论叁天两地倚数

天一地二者，数之本也，而曰叁天两地而倚数何也？曰：此《河图》、《洛书》所以相为表里也。盖以理言之，天之数常兼乎地之数，故以天一并地二而为三也；以算言之，一一相乘，其数不行，二二而后有四，三三而后有九，故天数起于三，地数起于二也；以象言之，天圆地方，凡圆者皆以三而成，故设三点，于此无论疏密斜正，求其交会之心而规运之，皆可作圆也。方者皆以二而成，故设二点于此，亦无论疏密斜正，直其折连之角而矩度之，皆可作方也。三者殊途同归，皆会于中极之五数，何则？天三地二，合之则五，此所谓阴阳之会，天地之心也。一三九七，相乘无穷，二四八六，亦相乘无穷。而五者自相乘，此所谓不动之枢，远化之本也。圆之成也三，方之成也四，三四之积，适足以当五之积，此所谓兼体之实，等量之功也。是故，《洛书》缘此以起天地人之义也。至于《易》中七八九六之数，盖亦有三者之符焉。叁两相加，以三为节，故三三则九矣，三二则六矣，二二一三则七矣，二三一二则八矣。天数相乘，极于九而还于七，地数相乘，极于八而还于六，极者其进也，还者其退也。阳主进，阴主退，故阳以九为父，阴以六为母也。凡物圆者皆以六而包一，实其中则七也，虚其中则六也。凡物方者皆以八而包

一，实其中则九也，虚其中则八也。阳实阴虚，故九七为阳，六八为阴，然阴阳之盛者独七八耳。九阳之志，而积方之所成，则阳已将变而为阴；六阴之志，而积圆之所得，则阴又将变而为阳矣。是故，始于一二三四，而成于六七八九，万理万象万数备矣，莫不自叁天两地而来，故曰叁天两地而倚数。

论 图 像 一

自八卦始成，而圣人名之以象，纯阳纯阴之为天地，不可易已。《震》、《巽》阴阳之初，故方生而有气，阳为雷，阴为风也；《坎》、《离》阴阳之中，故既聚而成精，阴为水，阳为火也；《艮》、《兑》阴阳之终，故已滞而成质，阳为山，阴为泽也。此八物者，两两相偶。以全体言之，天地阴阳也，而合德也；以气言之，雷风阴阳也，而相应也；以精言之，水火阴阳也，而互根也；以质言之，山泽阴阳也，而交感也。分定而情通，此所谓交易也。及其流行于天地之间，则迭旺而相禅，故雷与风之发，各有其时；水与火之盛，各有其候；山与泽之滋，各有其节；天与地之所主，各有其分，此所谓变易者也。是故《易》之为道，有不易、有交易、有变易。不易者，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者也；交易者，合同而化者也；变易者，流而不息者也。不易者为体，变易者为用，然非有交易者，则不易者何以相远而相亲，变易者何以相反而能相成哉？故曰八卦相错者，犹相交也，天与地交，山与泽交，雷与风交，水与火交，推之重卦，则凡两卦相合者，莫不各有交焉。此天地万物之情，所以感通无间，而圣人之作《易》也，既圆而列之，以明其对待之交，又因而重之，以明其错综之无所不交也。《系词传》之首章，天尊地卑者，《乾》、《坤》也，卑高以下，山泽、雷风、水火之伦也，是皆于定分之中，而具交易之性者。故继之曰刚柔相摩，八卦相荡。相摩者，所谓对待之交也；相荡者，所谓错综之而无所不交也。交易之情通，则变易之事起，雷霆风雨寒暑者，六子之功也。《乾》始《坤》成者，天地之化也，变化以生成万物，而皆有其常职，则亦归于定分而已矣。是故言体则首《乾》、《坤》，是亦顺而数之之义也；言用则首雷风，是亦逆而数之之义也。《系传》以造化言而切《易》书，《说卦》以图像言而包造化，知《系传》首章之为《易》理之宗，则知先天卦位之为作《易》之本矣。

论 图 像 二

阴阳卦之分，起于文王，信乎？曰：自八卦始画，而阴阳之卦定矣，文王因象以起义尔，非始自文王也。先天之图，各有左右序次，然夫于列之，莫不先阳而后阴，故曰自画卦而已定矣。水火之列于后何也？曰：《乾》、《坤》之外，莫大乎《坎》、《离》，水火者天地之用，雷风山泽者又水火之用也。火之用莫专于雷，风则气生于火，而又感乎水之凉寒者也。水之用莫专于泽，山则气滋于水，而又成乎火之燥高者也。然则山泽通气，雷风相迫者，归于水火不相射而已矣。后章亦先言水火相逮，而后曰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者，此也。雷动风散以下，所值气候则何如？曰：闭塞之后，雷以动之，寒沍之余，日以暄之，方长而生意未足，故《兑》以悦之，于是而万物皆相见，是《乾》以君之也。郁蒸之极，风以散之，燥烈之甚，雨以润之，既成而生意未固，故《艮》以止之，于是而万物皆归其根，是《坤》以藏之也。是故先天后天图像错综而其揆一也，先天不著方位，而其理广以大，后天著方位，而其义精以切。

论 图 像 三

文王后天之说，亦出于邵氏，然证之《周易》，则其大且至者，无不混合，是以可信也。一则阴阳卦之位，系于《坤》、《蹇》、《解》之词。夫东南为阳，西北为阴，然阳之生物，虽至春而可见，而其气则已肇于冬之初；阴之成物，虽至秋而乃就，而其气亦已凝于夏之始。故取其用之可见者，则曰东南，曰西北，本其体之自生者，则曰东北，曰西南。图之序则入用。故始东方终东北，不改乎人时之旧，卦之序则推本，故《乾》统三阳于东北，《坤》统三阴于西南，独契乎天道之精也。二则阴阳始终之义，见于《乾》、《坤》之二用，盖阳首于《震》而实首于《乾》，则《乾》之为首不可见也，故其爻义

曰无首，阴终于《艮》，而实乃终于《兑》，则阴之终者非阴也，故其爻义曰以大终，阴阳互根之妙，皆于北方见之。何则？其方则阴也，其卦则阳也，以之为阴，则阳为无始，以之为阳，则阴为无终。犹之一日之有亥子丑也，以为前日之终，则昼无始，以为后日之始，则夜无终矣。此所谓阴阳互根之妙，而《乾》、《坤》之用所以总归于贞也。三则图位之序，发于《乾》、《坤》之爻词。《乾》爻始于潜，于图为北方，幽隐之象，陷而止也，至见焉则出矣。出则必惕，惕者《震》之恐惧自修也。惕则必疑，疑者《巽》之进退不果也。由是而飞焉则相见，圣人作而万物观者也。于是受之以《坤》而致役焉，则《乾》道不亢矣。《坤》爻始于履霜，《巽》之伏也，洁而齐之至于地道光焉则明矣，无成有终者，致役之义也。括囊缜密，所以保其终也。黄裳者，中顺之积，而和悦之充，是阴成而听于阳焉，岂复有交争而战之事哉？四则阴阳尊卑淑慝之义例，统乎六十四卦。阳尊而阴卑，故阳主而阴役，阳清而阴浊，故阳洁而阴污。《坤》之《彖》曰得主，守其役之分也；曰得朋，引其役之类也；曰丧朋，始终于主而绝类上也。守其分，故从王事而终吉；引其类，故贯鱼而无不利；绝其类，故涣群而元吉。凡《易》之言尊卑者，例此矣。《坤》之爻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凝则滞而不洁矣。又曰其血玄黄，阴阳之杂，杂则溷而污之甚也。故于其凝也，则梏豕以牵之，包瓜以陨之，非然则有菟陆之侵，有包无鱼之虑；于其杂也，则扬庭以去之，孚号以戒之，非然则用行师终有大败，无号而终有凶。凡《易》之言淑慝者，例此矣。《乾》者八卦之主也，无敢与抗者，而曰战乎《乾》，惧有不为役者也。德威不足以畏，则反君道也，惧有不洁者也。德明不足以明，则犹未离其类也。凡《易》之精意大义，无不自此而出，故信其为文王所建图也。

论 图 像 四

先后天卦位不同，义亦异乎？曰：其义一也。先天以画卦之序而分者也，后天以阴阳卦而分者也。先明《乾》、《坤》之义，则余卦之义明矣。夫《乾》南《坤》北，位之正也。古者兆天南郊，兆地北郊，是也。然《乾》北《坤》南，气之始也。古者祀天于冬至，祭地于夏至，是也。两义者不可以相无，则二图不可以偏废。然后天所置，则《乾》又不在正北而进而西北，《坤》又不

在正南而退而西南。盖天道流行，初无止息，至无之中，万有肇焉。此之谓全体，此之谓大本，不待乎萌动而后有以见其心矣。南者正阳之位也，《坤》功虽显于此，然避正阳之位而不居，故长养万物，至西南而极盛，《坤·彖》言西南得朋者此也。古人以亥为阳月，以未为中央，其有以知此矣。天地之大义既立，故先天以阳画之消息为序，自北以终于南也，以阴画之消息为序，自南以终于北也。后天以阳卦统始终为序，自《震》以终于《艮》也，以阴卦效职于中为序，自《巽》以终于《兑》也。夫阳统始终，而《乾》则以终为始，阴居中间，而《坤》者尤中之中。故无声无臭者，上天之载，形形色色者，地道之光，于穆不已之命昭矣，造化孚育之功著矣。以六子象类言之，日东月西者，所自生也；火南水北者，所自盛也；雷阳风阴者，类之分也；风雷相助者，气之合也。《兑》居东南以悦物，《艮》居西北以止物者，令之正也；《兑》居正西，悦极乃成。《艮》居东北，止极乃生者，用之交也。先儒以先天为体，后天为用，要皆义理精微之奥，古圣人所以经纬天地而出入鬼神者，非二图互发则不备。

论 图 像 五

阳为主于始终，阴佐阳于中间，天地万物之理，莫不皆然。盖论阳之统贯，则自始至终无非阳也，然中间一节，则有借于阴，而阴功见焉，阴功见于中间，则阳之在始终者，反若离断而不相续。故草木之种实，阳也；枝条花叶，阴也。土中之种，即树上之实，然无种遽成实者，必历乎枝条花叶之繁而始成也。人之男，阳也；女，阴也。子为父之体，然无父遽生子者，必资乎嫡媵之众始而生也。图之四阴相继者，阴道在中间，故见其合也；四阳不相继者，阳道在终始，故见其离也。然以其循环者观之，则终即为始，犹之树上之实，即土中之种，继体之子，即为宗之父也。是则阳之相继也，亦何间断之有？

论 图 像 六

以一岁生物观之，播种于春，是《震》则物之始也，落实于《艮》，是《艮》则物之终也。实落又为种，《艮》之所以穷上反下，成终而成始也。《乾》则花叶之既脱，实之方生，为万物之将终，而实为万物之大始。何则？使于是而不实，则生生之理绝矣。是故，语用则有种而后有实，语体则有实而后有种也。于《传》，《震》为反生，勾萌之初也。《巽》为长为高，枝条之盛也。方长之木，其心必虚，其节必弱，故《离》中科而上易槁也。枝条备则花叶繁，故《坤》为文而为众也。将成实则枝条摧败，而花叶剥落，故《兑》毁折而附决也。《乾》为木果，则实之方生而在木者也。《坎》为坚多心，其心坚也，科之反也。《艮》为坚多节，其节亦坚也，上槁之反也。《艮》又为果蓏，则既落之实，种之可以复生者也。又以生人观之，长而后有室，《震》之所以居先也；幼少则未长，《坎》、《艮》所以居后也。《乾》则长子始成乎父道而有子者也，于《传》，《震》曰长子，《巽》曰长女，配偶之称也。《离》曰中女，诸娣之名也。《坤》曰母，盖有嫡有娣而母道具矣。《兑》曰少女曰妾，女御之流，所以代匱而广嗣也。《乾》曰父，父道成矣。独《坎》、《艮》二卦不曰中男少男者，疑于长子为兄弟。以图意而观，则《震》成父道为《乾》，《坎》、《艮》者其子也。三阳始终为父子相继，故于《坎》、《艮》但取子之幼少而未长，不用兄弟之义也。

论 图 像 七

图像皆心学也，何也？曰：《乾》、《坤》者，诚明之学之源也。天清虚而与太极为体，故实；地凝实而一顺成乎天，故虚。心神明不测，至虚者也，以其具乎性之真，故其道则实而配《乾》。形色天性，至实者也，以其涵乎心妙，故其道则虚而配《坤》。是故，《乾》之《文言》曰存诚曰立诚，实而尽

性之谓也。《坤》之《文言》曰敬、曰义，虚而顺理之谓也。存忠信之实心，则诚之始，立谨信之实事，则诚之终。居敬而清明在躬，则明之体；精义而利用安身，则明之用。然《大传》又曰《乾》知而《坤》能者何也？神明清虚，故主知，然必诚实易直，而后有以通天下之志，故曰《乾》以易知，诚则明也。形色凝实，故主能，然必明通简要，而后有以成天下之务，故曰《坤》以简能，明则诚也。是故，虚者非实，则出入无乡，不足以体乎万物；实者非虚，则徇物不化，不足以事我天君矣。《震》之动，《坎》之孚，《艮》之止，皆诚之事也；《巽》之入，《离》之明，《兑》之悦，皆明之事也，此心学之至也。以先天图观之，《震》者动也，志之奋也，又惧也，心之惕也。《离》者丽也，智之借也，又明也，睿之通也。《兑》者说也，理之融，心之裕也，自诚而明，故归于《乾》焉。《巽》者入也，察之深也，又制也，治之断也。《坎》者险也，行之艰也，又劳也，习之熟也。《艮》者止也，积之厚，性之定也，自明而诚，故归于《坤》焉。先儒言知之明，好之笃，《离》、《兑》之德也；行之果，守之固，《坎》、《艮》之德也。然其言学之本，必曰立志持敬，言行之要，必曰知机谨独，斯则所谓《益》动而《巽》，日进无疆者乎！文王之学，亦犹是也。虽然，诚者成始成终，而明在其间，是故，《震》始之，《乾》、《坎》、《艮》终之，而中有《巽》、《离》、《坤》、《兑》焉。盖自心之《震》动警戒，而入而察之者与之俱是《震》、《巽》两卦之义也；明于理而和顺于事，是《离》、《坤》、《兑》三卦之义也；事之既终，则形气息而天命行，是《乾卦》之义也；更习之熟而居者安，涵养之深而藏者密，是《坎》、《艮》两卦之义也。以朱子之言质之，《震》为戒惧之动机，《巽》为省察之入机，《离》则由省察而精之至于应物之际，而万理皆明。《坤》则无所乖戾，而万事皆顺，《兑》则无适不然，而万物皆和矣。《乾》则由戒惧而约之，至于至静之中，而存天命之本体。《坎》则诚主于中，而无所偏倚，《艮》则深厚完固，其守不失，而其道不穷矣。终始动静，莫非诚之贯而命之流也。自动念之初，毕于酬酢之后，则明之发性之用也。至语夫阴阳合德者，则终始动静，亦莫非一理之行而明之继。故曰诚身，曰明德，其义一也。二图之序不同，而皆以《震》、《巽》为诚明之根。在先天，则《震》先而《离》、《兑》次之，《巽》先而《坎》、《艮》次之也。在后天，则《震》、《巽》并居，先而《离》、《兑》，《坎》、《艮》次之也。先圣后圣，其学岂有二哉？

论 图 像 八

夫子说图，其又言帝言神何也？曰：六子统于天地也，地又统于天也。以形体言谓之天，故曰天地定位；以性情言谓之《乾》，故曰《乾》君《坤》藏；以主宰言谓之帝，故文曰帝出乎《震》；以妙用言谓之神，故又曰神妙万物而为言也。帝与神皆天之心也，以其实而有主，故称帝焉，以其虚而无方，故称神焉。神虚而帝实，故帝诚而神明，帝与神不可知，于其气化而知之。日月寒暑，水火山泽，风霆雨露，各有专司，而皆以育养成就为职，如百官有司之恪事，知其主之者帝也。日月寒暑，水火山泽，风霆雨露，知其主之者帝也。日月寒暑，水火山泽，风霆雨露，其气各异而不相通，其道并行而不相悖，如耳目手足之捷应，知其妙之者神也。是故，于后天流行之迭旺，可以见天工之有统焉；于先天对待之相须，可以悟神理之无间焉。虽然，言帝则存《乾》、《坤》之位，帝有主而可名，故著其所次舍，如心与耳目并为官，思与貌言视听并为事也。言神则去《乾》、《坤》之位，神无方而难知，则不可以所在目之，如视听嘘吸之灵之无非一心，动静显藏之机之无非一体也。是故，天即君，君即帝，帝即神，其分则有八卦，其实统于《乾》而已矣。

论 阴 阳 动 静

天与地，《乾》与《坤》，定体之称。阴与阳，动于静，迭用之目。是故，天阳而地阴，阳动而阴静，固有属已。然《传》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又曰：“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则是天地《乾》、《坤》，各有阴阳也，各有动静也，以发序言之，《乾》、《坤》各备元亨利贞之四德者是也。《河图》之数，天地奇偶相得有合，以成变化而行鬼神，此其义也。《传》曰：“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是故，自静而动者辟也，《乾》之分也；自动而静者阖也。

《坤》之分也。以岁序言之，春夏为阳，秋冬为阴者是也。先天之卦，自《震》东北终于南方之《乾》，自《巽》西南终于北方之《坤》，此其义也。《传》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是故，机动于先，气发于内者，则属乎《乾》，功见于物，质定于后者，则属于《坤》。以岁序言之，冬春为阳，夏秋为阴者是也。后天之卦，《乾》统三阳于东北，《坤》统三阴于西南，此其义也。三义者不同而共贯，各有阴阳动静者，以其体用之同流言也；《乾》动而《坤》静者，以其体之偏主言也；《乾》动而根于静，《坤》静而根于动者，以其用之互宅言也。是故，阳神也，阴形也。神灵而质滞，故阳动而阴静；阳主也，阴役也，主逸而臣劳，故阳静而阴动。动非静，神不足以为主而荒其居，无以妙乎动之化矣；静非动，形不能以为役而废其职，无以返乎静之分矣。吾故曰天与地，《乾》与《坤》，定体之称；阴与阳，动与静，迭用之目。又曰异义而共贯。

论 神

《传》曰：“神无方，易无体。”又申之曰：“生生之谓易，阴阳不测之谓神。”易即化也，神易即神化也。神妙而难知，化变而难明，故曰穷神知化，德之盛也，然则学者其终不可知已乎！盖夫子又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能知化之所以相反而相成，则知神之所以两在而合一，此圣人指示真切处也。如水火之质则异矣，冬夏之气则殊矣，然雨暘寒暑相用以成物者何也？惟天地之神，寄于阴阳者不二也；喜怒之情则异矣，恩威之用则殊矣，然礼乐刑政相须以治世者何也？惟圣人之心，行乎仁义者不二也。苟非化之易，则一气极备而物凶；苟非神之一，则两端狎至而物愈病；苟非事之易，则岂能通其变使民不倦？苟非心之一，又岂能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也哉？是故，静而无静，动而无动，天地之神也；寂热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蓍卦之神也；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圣人之神也。是岂可以模写绘画者哉？然夫子于《河图》之数，则曰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于先后天之学，则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此则所谓立象尽意，以通神明之德者也。何则？《河图》之四方相待，所谓五位相得也。《易》也，成变化者也。阴阳互根，所谓有合也，神也，行鬼神者也，后天之八卦迭嬗，动挠燥润

之功是也。《易》也，变化以成万物者也，先天之阴阳交错，相逮不相悖之情是也。神也，妙万物而为言者也，神化虽难知，而其发于图像者则至显矣。虽然，非实能握其机，则不能推而行之，举而措之，使斯民利用出入也。非实能契其妙，则不能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通乎昼夜之道而知也。故曰存乎德行，犹之以穷神知化，归于盛德之意。

论卦名义

卦之名义，乃取象之本也，说《易》者言阳动于下，陷于中，止于上者，则既得矣。其曰阴入于内，丽于中，悦于外，则非也。盖阳性动，故其纯者为健，健者动而无息之谓也；阴性静，故其纯者为顺，顺者静而有常之谓也。阳性既动，则有直上发散之意，必遇阴而后聚；阴性既静，则有隐伏凝聚之意，必遇阳而后散。然阴遇阳而散则散矣，阳遇阴而聚，归于发散直上而后已，此阴阳之情也。阳在下而阴压而聚之，其势必动矣；阳在中而阴畜而聚之，其势必陷矣；阳在上而阴承而聚之，其势必止矣。此皆主于阳而遇阴者，故曰阳卦阴在内，则阳必入而散之，是阳入于阴，非阴入于阳也；阴在中，则阳必附而散之，是阳丽于阴，非阴丽于阳也；阴在外，则阳必敷而散之，是阴得阳而能悦物，非阴自为悦也。此主于阴而遇阳，故曰阴卦。因六卦之德如此，故阳在下，为阴压而聚，必动而出者，莫如雷矣；在中，为阴畜而聚，必和而解者，莫如雨矣；在上，为阴承而聚，既极而必止者，莫如山矣。阴在内，而阳入而散之者，莫如风矣；在中，而阳附而散之者，莫如火矣；在外，而阳敷而散之者，莫如泽矣。《坎》又谓之险者，阳陷于阴，则险莫甚焉；《离》又谓之明者，阳丽于阴，则明必生焉。健顺虽阴阳之纯，然健者得顺而聚，顺者得健而散，其理无以异也。此八卦之德，所以能尽天地万物之情而为，凡《易》义类之所根也，且因是以见阴阳卦之分，自伏羲作《易》时而已然矣。

论《序卦》一

序者何也？别而次之之称也，《传》曰：“卦有大小，词有险易。”又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是故，齐卦之小大者，以阴阳别之，叙阴阳之先后者，以消息盈虚次之。别阴阳卦者，先定《乾》、《震》、《坎》、《艮》之为阳，《坤》、《巽》、《离》、《兑》之为阴，然后以其爻画交错而取义例焉，此上下篇所以分也。盖 upper 篇阳也，天道也，故凡天道之正，阳卦阳爻之盛，及阴阳长少先后有统率次第者，皆 upper 篇之卦也。下篇阴也，人事也，故凡人事之交，阴卦阴爻之盛，及阴阳爻感杂乱，长少先后无纪，皆下篇之卦也。以八正卦论之，《乾》、《坤》阴阳之纯，《坎》、《离》阴阳之中，皆正中之正也，故为阳；《震》、《巽》阴阳始交，《艮》、《兑》交之极，皆正中之交也，故为阴。以八交卦论之，惟《否》、《泰》天地之交，交中之正也，故为阳；《咸》、《恒》、《损》、《益》、《既济》、《未济》，六子之交，交中之交也，故为阴。又《乾》交阳卦凡六，《需》、《讼》、《无妄》、《大畜》，皆为阳盛，独以爻画消息观之，《大壮》阳以过中，《遁》阴方浸长，故虽阳卦而居阴也。《坤》交阴卦凡六，《晋》、《明夷》、《萃》、《升》皆为阴盛，独以爻画消息观之，《临》阳方浸长，《观》阴已过中，故虽阴卦而居阳也。又《乾》交阴卦凡六，《小畜》、《履》、《同人》、《大有》、《夬》、《姤》，皆五阳而一阴，凡爻以少者为主，然阴无主阳之义，但为阳多阴寡，乃阳之盛也，故《小畜》、《履》、《同人》、《大有》皆为阳，惟《夬》则阳已亢，《姤》则阴已生，乃不得为阳而为阴也。《坤》交阳卦凡六，《师》、《比》、《谦》、《豫》、《剥》、《复》，皆五阴而一阳，则以一阳为主，而又不与五阴之为盛也，故皆不为阴而为阳也。又阳卦相交凡六，《屯》、《蒙》、《颐》，长少先后之序者也，故为阳；《蹇》、《解》、《小过》，失序者也，故为阴。又阴卦相交凡六，独《大过》为《颐》之对，又得其序，故亦为阳，《家人》、《睽》、《革》、《鼎》，《中孚》，皆阴也，《鼎》、《革》得序，故犹为阴中之阳也。又阴阳相交之卦凡十有二，男女少长交感杂乱，皆阴也。《随》、《蛊》、《噬嗑》、《贲》得其序，故犹为阳中之阴，《困》、《井》得其序，故犹为阴中之阳；《渐》、《归妹》、《丰》、《旅》、《涣》、《节》杂而失序，阴中之阴也。至于次其先后，则以阴阳之盛衰断，具后论。

论《序卦》二

《乾》、《坤》至《小畜》、《履》十卦，为一节。《乾》、《坤》者众卦之宗，天道之本，宜居首者也；《屯》、《蒙》三阳继《乾》、《坤》以有事，长少顺序，有所统率，如大君之承天，宗子之继体，以秩有家，以御有邦，其义为《乾》、《坤》之次；《需》、《讼》上下之卦既皆阳体，二五之位又皆阳爻；《师》、《比》则以一阳为众阴主，而居二五之中；《小畜》、《履》五阳一阴，阳既极多，而一阴在三四不中之位，皆阳之最盛者也，诸卦莫及焉。

《泰》、《否》、《同人》、《大有》、《谦》、《豫》六卦为一节，阳之次盛者也。盖《泰》为阳中，《否》为阴过，故皆得为阳盛，且为《乾》、《坤》之合体，亚于《乾》、《坤》者也；《同人》、《大有》阳多阴少，与《小畜》、《履》同，然阴居二五中位，故不如《小畜》、《履》之盛，亚于《小畜》、《履》者也；《谦》、《豫》一阳为众阴主，亦与《师》、《比》同，然阳居三四不中之位，故不如《师》、《比》之盛，亚于《师》、《比》者也；《否》亦阴中而谓之过者，阳过中而后衰，阴则及中而已衰，阴阳饶乏自然之数，以男女老少验之可知矣。

《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八卦为一节，阳之自衰而渐盛者也。《随》、《蛊》阴阳交杂，阴道也，然长少先后有序，故犹为阳中之阴；《临》则阳长，《观》则阴过而阳渐盛矣；《噬嗑》、《贲》义同《随》、《蛊》；《剥》、《复》义同《临》、《观》。后四卦义次于前四卦，而谓自衰而盛何也？曰：《随》、《蛊》居先，以二长在焉，其序应尔，非盛衰之所关也。《剥》、《复》以卦画论，虽未若《临》、《观》之盛，然一阳为众阴主，则非《临》、《观》之所及矣。

《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六卦为一节，阳之复盛者也。《无妄》、《大畜》二体皆阳，义同《需》、《讼》，然二五之位不皆阳爻，故不若《需》、《讼》之盛，亚于《需》、《讼》者也；《颐》、《大过》长少有序，义同《屯》、《蒙》之盛，然二卦不皆阳体，故不若《屯》、《蒙》之盛，亚于《屯》、《蒙》者也。要皆为阳盛，与篇首《需》、《讼》、《屯》、《蒙》相对，《坎》、《离》得阴阳之中，自纯阴纯阳外，则中者贵矣，故与篇

首《乾》、《坤》相对。

《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十卦为一节，阴之极盛者也。阴阳之生，自下而上，然男女之合，则少而老，故以《兑》、《艮》之卦居首，而《震》、《巽》次之，下篇主人事之交，所谓夫妇之道是也。《遁》阴浸长，《大壮》阳已过中，阴之盛于是为最，《晋》、《明夷》义同阳之《需》、《讼》，《家人》、《睽》义同阳之《屯》《蒙》，《蹇》、《解》本阳卦，而三男失序，故其义从《家人》、《睽》而皆为阴卦也。《遁》、《大壮》义同《临》、《观》，何以为阴盛之最也？曰：除《否》不为阴盛，则阴盛至于《遁》而极矣。《夬》、《姤》虽义同《剥》、《复》，而圣人不予一阴之为主也。故以《遁》、《大壮》为极盛也。义同阳之《屯》、《蒙》者《鼎》、《革》也，而曰《家人》、《睽》何也？曰：三男有序，故为阳中之阳，三女无序，故为阴中之阴，《蹇》、《解》虽阳而其义从之者此也。

《损》、《益》、《夬》、《姤》、《损》、《萃》、《升》六卦为一节，阴之次盛者也。《损》、《益》义同《咸》、《恒》，亚于《咸》、《恒》者也；《夬》、《姤》义同《遁》、《大壮》，亚于《遁》、《大壮》者也；《萃》、《升》义同《晋》、《明夷》，亚于《晋》、《明夷》者也。

《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十二卦为一节，阴之自衰而渐盛者也。《困》、《井》阴阳杂而以序，与《随》、《蛊》、《噬嗑》、《贲》为类，阴中之阳也；《革》、《鼎》虽阴卦而亦以序，故次于《困》、《井》；《震》、《艮》下篇之主，然本阳卦也，故次于《革》、《鼎》，并为阴中之阳也；《渐》、《归妹》、《丰》、《旅》杂而失序，与《困》、《井》、《革》对，《巽》、《兑》下篇之主，而又阴卦也，与《震》、《艮》对，此六卦则阴又渐盛矣。

《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六卦为一节，阴之复盛者也。《渐》、《归妹》、《丰》、《旅》、《涣》、《节》皆阴阳杂居，少长凌节，其变至于《涣》、《节》而极，《中孚》、《小过》者，《颐》、《大过》之反，《小过》之从《中孚》，如《大过》之从《颐》，又如《蹇》、《解》之从《家人》、《睽》也。《既济》、《未济》与《咸》、《恒》、《损》、《益》为类，既皆为阴之盛。又《未济》六爻失位，《传》所谓男之穷者也。然物不可穷也，故受之《未济》终焉。阴阳交杂之变，何以极于《涣》、《节》也？曰：《渐》、《归妹》、《随》、《蛊》之反也，《丰》、《旅》、《噬嗑》、《贲》之反也，《涣》、《节》、《困》、《井》之反也，《随》、《蛊》、《渐》、《归妹》二长在焉，《噬

噬》、《贲》、《丰》、《旅》长男在焉。《困》、《井》、《涣》、《节》，长女在焉，先后之序固如此。又《乾》、《坤》、《既济》、《未济》为篇终始，乃《易》之大义，何则？《乾》、《坤》定者，天道恒常之经也。《坎》、《离》交者，人事变化之极也。人事穷则反于天道，相为终始而无极，故曰：“《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论《序卦》三

案：《系词传》陈九卦，自《乾》、《坤》至《履》十卦，自《咸》、《恒》至《损》、《益》亦十卦。《咸》、《恒》、《损》、《益》以二卦当一卦，下《困》、《井》、《巽》、《兑》亦然。自《履》、至《谦》六卦，自《损》、《益》至《困》、《井》亦六卦。自《谦》至《复》十卦，自《困》、《井》至《巽》、《兑》亦十卦，自《复》至终篇七卦，自《巽》、《兑》终篇亦七卦，其节段与今所分者同。盖此数卦者，皆当衰盛之交，正圣人所谓有忧患者，而教人以反身修德，莫切于此也。然《系传》前去《乾》、《咸》，后去《兑》，故止于九卦。《乾》、《咸》始也，《兑》终也，终始者天行也，所谓衰盛之交，忧患之地者。盖其间变而未极之际，人事之可施者尔，是故举其中间，略天道而专人事之义也。

论《杂卦》

杂者何也？交互之谓也。卦之上下分为二体，不相杂也，以中四爻交而互之，则杂矣。凡六十四卦，互《乾》、《坤》者八，《乾》、《坤》、《剥》、《复》、《大过》、《颐》、《夬》、《姤》；互《既济》、《未济》者八，《解》、《蹇》、《睽》、《家人》、《渐》、《归妹》、《既济》、《未济》；互《剥》、《复》者八，《比》、《师》、《临》、《观》、《屯》、《蒙》、《损》、《益》；互《夬》、《姤》者八，《咸》、《恒》、《大壮》、《遁》、《大有》、《同人》、《革》、《鼎》；

互《渐》、《归妹》者八，《大畜》、《无妄》、《萃》、《升》、《随》、《蛊》、《否》、《泰》；互《颐》、《大过》者八，《涣》、《节》、《小过》、《中孚》、《丰》、《旅》、《离》、《坎》；互《蹇》、《解》者八，《震》、《艮》、《谦》、《豫》、《噬嗑》、《贲》、《晋》、《明夷》；互《家人》、《睽》者八，《兑》、《巽》、《井》、《困》、《小畜》、《履》、《需》、《讼》。故以六十四卦互之，得《乾》、《坤》、《既济》、《未济》、《剥》、《复》、《夬》、《姤》、《渐》、《归妹》、《颐》、《大过》、《蹇》、《解》、《家人》、《睽》。又以此十六卦互之，止得《乾》、《坤》、《既济》、《未济》而已。其根本何也？盖邵子之诗曰：“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荡，为六十四。”四象相重而四其四，则别为四画者十六矣，此十六事者，即六十四卦之中画互成十六卦者也。十六事又生于四象，则四象者，又即《乾》、《坤》、《既济》、《未济》之具体而微者也。《乾》、《坤》者阴阳正气之纯，《坎》、《离》者阴阳中气之交，《既济》、《未济》者交中之交也。《乾》、《坤》、《既济》、《未济》，统乎天地万物之理矣，故《序卦》首《乾》、《坤》，中《坎》、《离》，终《既济》、《未济》，《杂卦》交互归于《乾》、《坤》、《既济》、《未济》，而亦以《乾》、《坤》始，以《既济》、《未济》，终焉。

论《杂卦》之义

凡互卦十六，以《乾》、《坤》、《既济》、《未济》为纲，余十二卦为用。十二卦者，有天道之消息盈虚，有人事之善恶当否，然其定理则归于《乾》、《坤》，其变动则于《既济》、《未济》而已。《剥》、《复》阴极阳生，阳之始也；《夬》、《姤》阳极阴生，阴之始也。《渐》、《归妹》阴阳卦合，合者交《泰》之象，阳之中也；《颐》、《大过》阴阳卦判，判者不交之象，阴之中也。《蹇》、《解》三阳之卦，阳之终也；《家人》、《睽》，三阴之终也。阳六卦皆主《震》、《艮》，始则交于《坤》，母孕男也；中交于《巽》、《兑》，求其偶也；终交于《坎》，从其类也。阴六卦皆主《巽》、《兑》，始则交于《乾》，父生女也；中交于《震》、《艮》，求其偶也；终交于《离》，从其类也。探本则阴阳互根，而父母孕育之理明；致用则男女相交，而夫妇婚姻之道正；辨物则以类相从，而兄弟朋友君臣之义备矣。《剥》、《复》、《夬》、《姤》，以天道

为人事之端；《渐》、《归》、《归妹》、《颐》、《大过》、《蹇》、《解》、《家人》、《睽》，以人事为天行之应。《剥》而《复》，则阳用事，其既也必交于阴，循序而礼合者《渐》也，逆节而情动者《归妹》也，其究也，有《蹇》有《解》，此治外者之得失，国之治乱之所生也。《夬》而《姤》，则阴用事，其既也必交于阳，役于阳而致养者《颐》也，抗于阳而相迫者《大过》也，其究也，有《家人》有《睽》，此治内者之得失，家之治乱之所由也。阳之道始于性之正，故《乾》、《坤》统焉；阴之道极于情之交，故《既济》、《未济》统焉。此《杂卦》之义也。

论十二卦之变

《剥》、《复》，阳之始也；《渐》、《归妹》，阳中之阴也；《蹇》、《解》，阳中之阳也。《夬》、《姤》，阴之始也；《颐》、《大过》，阴中之阳也；《家人》、《睽》，阴中之阴也。阳之变，则始于阳中之阴；阴之变，则始于阴中之阳。何则？正者，天道也，阳也。变者，人事也，阴也。语天道，故始于《剥》、《复》、《夬》、《姤》；语人事，故始于《渐》、《归妹》、《家人》、《睽》。《渐》、《归妹》以礼之治乱言也，《家人》、《睽》以情之离合言也。《渐》女归吉，及其穷也，悦以动，所《归妹》也；《家人》交相爱，及其穷也，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是故，福之兴，道之衰，无不由于壶内者，其在《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又曰：“乱非降自天，生自妇人。”此诗人所以歌咏文、武、幽、厉盛衰之际也。阴阳骰命于天地之间，纲纪人伦，无非是者。然其本则造端于夫妇，床簟之间，天命行焉，邪正之隙，鬼神伺焉。谨独者先之于此，夫然后父子君臣之伦有所叙，礼义有所错，教化以是兴，风俗以是成，天地万物以是而和且平也。此十二卦之变，始于《渐》、《归妹》、《家人》、《睽》之义。

论《杂卦》有不取互义者

《乾》之互则《乾》也，《坤》之互则《坤》也，此二卦者不论。其余则《乾》、《坤》交为《否》、《泰》，乃《易》之本也；《坎》、《离》交为《既济》、《未济》，乃《易》之用也。《艮》、《震》、《兑》、《巽》，三画之消息也；《剥》、《复》、《夬》、《姤》，六画之消息也。此十二卦者，不取互体，而仍其本义，又所以纪纲乎诸卦也。是故，《易》之阳卦根于《剥》、《复》矣，《易》之阴卦根于《夬》、《姤》矣，《剥》、《复》根于《艮》、《震》矣，《夬》、《姤》根于《兑》、《巽》矣，《艮》、《震》、《兑》、《巽》，犹之《既济》、《未济》也，《既济》、《未济》，犹之《否》、《泰》也。阴阳法水火，水火法天地。故寒暑昼夜者，与日月往来者也；明魄死生者，象天地合判者也。明乎十二卦之义，《易》之所以为《易》，其斯而已者也。

论《杂卦》正变之序

阳正卦之序，统以《乾》、《坤》，故首《乾》、《坤》。始于《剥》、《复》，故《比》、《师》、《临》、《观》、《屯》、《蒙》、《损》、《益》，皆互《剥》、《复》者也。《剥》、《复》象《艮》、《震》，故叙《艮》、《震》，以其在下经也。故余于《比》、《师》、《临》、《观》、《屯》、《蒙》之后，《损》、《益》之前也，中于《渐》、《归妹》，故《大畜》、《无妄》、《萃》、《升》，皆互《渐》、《归妹》者也。终于《蹇》、《解》，故《谦》、《豫》、《噬嗑》、《贲》，皆互《蹇》、《解》者也，阳变卦始于《渐》、《归妹》，故《随》、《蛊》，互《渐》、《归妹》者也。中于《剥》、《复》，故次《剥》、《复》也，终于《蹇》、《解》，故《晋》、《明夷》，互《蹇》、《解》也。变卦首以《兑》、《巽》者，变卦阳中之阴，而《兑》、《巽》为阴生也。凡阳卦二十八，先正而后变，阴变卦始于《家人》、《睽》，故《井》、《困》互家人者也。中于

《夬》、《姤》，故《咸》、《恒》互《夬》、《姤》也，终于《颐》、《大过》，故《涣》、《节》互《颐》者也。统以《既济》、《未济》，故《解》、《蹇》、《睽》、《家人》，皆互《既济》、《未济》，《既济》、《未济》又象《否》、《泰》，故次《否》、《泰》也。阴正卦始于《夬》、《姤》，故《大壮》、《遁》、《大有》、《同人》、《革》、《鼎》，皆互《夬》、《姤》者也。中于《颐》、《大过》故《小过》、《中孚》、《丰》、《旅》、《离》、《坎》，皆互《颐》、《大过》者也。终于《家人》、《睽》，故《小畜》、《履》、《需》、《讼》，皆互《家人》、《睽》者也。凡阴卦亦二十八，先变而后正。统于《乾》、《坤》者，以《乾》、《坤》首之，而又在正卦之首；统于《既济》、《未济》者，以《既济》、《未济》终之，而又在变卦之终。阳之先正后变，阴之先变后正，何也？曰：“《剥》、《复》、《夬》、《姤》者天也，《渐》、《归妹》、《家人》、《睽》者人也。天先而人后之为正，人先而天后之为变。治始于天，终于人。乱始于人，终于天。阳卦者治之运也，故先正而后变；阴卦者乱之运也，故先变而后正。生生之理，无往不复，非其始于天者乎？顺之而人纪修，则中和达焉，拂之而彝伦败，则乖厉生焉，是终于人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非其始于人者乎？积之而逆气应，则人失恒常之理；久之而害气究，则人有悔祸之心，是终于天也。《易》之所以作者，后天以奉时，而先天以御乱，治既开矣，必修其人事而不敢恃天也，以人能召乱故也。乱将及矣，必修其人事以祈天也，以在不忘治故也。《易》于《剥》、《复》之际，一则曰天行，再则曰天行，然而《咸》、《临》之吉，则未顺命，九五含章，则志不舍命也。天命人谋，相为胜负终始。文中子所谓业业孳孳，畏天闵人，思及时而动者此也。错综《杂卦》之义，其寓意不亦深乎？

论环互之例

互卦者，不止中四爻互而已，虽循环互之，以一卦变为六卦，然互六十四卦之所得，仍是十六卦也。今以《大过》为例，则自初至四为《姤》，自上至三为《渐》，自五至二为《颐》，自四至初为《归妹》，自三至上为《夬》，自二至五则复为《乾》矣。其法自初欲行互之，以终于中四爻，凡卦皆然。独举《大过》者，《大过》中四爻互《乾》，其位最得者也，循环互之，而始于

《姤》，终于《乾》，其义最精者也。故《大过》者主卦也，《姤》、《渐》、《颐》、《归妹》、《夬》者所互之卦也。《既济》、《未济》者，以义附之，为《杂卦》终篇，同乎《序卦》者也。不终于《乾》者，《乾》居篇首，《夬》尽则《乾》矣，首尾相生之义也。独阳不生，故阳过则颠，不与阴遇不可也，男女饮食皆阴也，交而有礼焉，养而有道焉，则为《渐》之女归，《颐》之养正，而阳得阴之助矣。故继之曰《既济》定也。无礼而悦动，则为《归妹》之终，而阳不得阴之助矣，故继之曰男之穷也。于是无以决之，则阴道长，阳道消矣。惟其终于《夬》而《乾》也，故有以胜阴邪而立阳道，此一经之大义也。是故，经之义其阴阳相需者，皆《姤》、《渐》、《颐》之类也；其抑阴扶阳者，皆《归妹》、《夬》之类也；其交而正，以归于阳道者，皆《既济》类也；其不交，或交而不正，以归于阴道者，皆《未济》类也；尊阳而虑其亢，用阴而防其疑，必也始而洁齐于《巽》阴之伏，终而战胜于《乾》德之刚者，皆《大过》互卦始《姤》终《乾》之类也。《杂卦》一篇，天人之义备矣，而于此尤特切指婚姻人伦之道，深著兴衰理乱之由，一以举每卦环互之凡，一以括六十四卦错综之指，盖先圣之微言存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指南

作者=孙国中，董光和编著

页数=315

SS号=12121828

出版日期=2008.1

前言

目录

解图篇

太极图解第一

河图解第二

洛书解第三

先天八卦图解第四

后天八卦图解第五

先天六十四卦圆图解第六

后天六十四卦圆图解第七

先天六十四卦方图解第八

先天六十四卦横图解第九

义例篇

总释易义例第一

释上下经义例第二

释十翼义例第三

释设卦布爻义例第四

释卦词爻词义例第五

释乾坤六子义例第六

释取象义例第七

释取义义例第八

释阳九阴六义例第九

释用九用六义例第十

释刚柔健顺义例第十一

释阴阳变化义例第十二

释消息盈虚义例第十三

释阳大阴小义例第十四

释阳淑阴慝义例第十五

释扶阳抑阴义例第十六

释元亨利贞义例第十七

释德义例第十八

释时义例第十九

释用义例第二十

释位义例第二十一

释当位不当位义例第二十二

释贵贱义例第二十三

释应比义例第二十四
释乘承敌义例第二十五
释中正义例第二十六
释卦变义例第二十七
释中爻义例第二十八
释错卦综卦义例第二十九
释上下往来义例第三十
释先后内外左右义例第三十一
释吉凶悔吝义例第三十二
释无咎义例第三十三
释易为君子谋义例第三十四
释易备劝戒义例第三十五
释易先人事义例第三十六
释易戒过中义例第三十七
释易慎处极义例第三十八
释易重谋始义例第三十九
释易主尚贤义例第四十
释易恶偏私义例第四十一
释言日月寒暑义例第四十二
释言昼夜义例第四十三
释言月几望义例第四十四
释言雨言不雨义例第四十五
释言十年三岁八月七日义例第四十六
释言东北西南义例第四十七
释言终始义例第四十八
释言君子小人义例第四十九
释言祭祀义例第五十
释言刑狱义例第五十一
释言饮食言婚媾义例第五十二
释言建侯行师伐邑御寇义例第五十三
释言后言王母言母言妣义例第五十四
释言宗言朋言民义例第五十五
释言利见大人利涉大川义例第五十六
释言有喜有庆有福义例第五十七
释言厉言过义例第五十八
释言富言实义例第五十九

释言灾眚言疾义例第六十
释言志行合志上行义例第六十一
释言大矣哉义例第六十二
释言道言命言誉义例第六十三
释言敦言孚言光义例第六十四
释言复言疑言愿义例第六十五
释言他言我义例第六十六
释言趾言股言腹言背言首义例第六十七
释言肤言臀言血言毒义例第六十八
释言角言翼言尾义例第六十九
释言号言鸣义例第七十
释言战言遇言引言系言牵言拯义例第七十一
释言包言自言由言频义例第七十二
释言定言渝义例第七十三
释言大事小事大贞小贞小得义例第七十四
释言何可长何可久义例第七十五
释言小有言有言不信义例第七十六
释言不可不克勿恤义例第七十七
释言或言勿言未言如义例第七十八
释八卦象变及半象义例第七十九
释成卦主爻义例第八十

通论篇

易本

易教

论经传次序仍王本

论卦名词爻词

论名义相似

论八纯卦

论卦有主爻

论卦爻占词

论占词无两例

论时

论位

论德

论应

论易象像物

论六爻取象之异
论六爻词称名之异
彖传释名总例
论彖传释名所取
论彖传释词
论二体象传
论六爻象传
卦变辨
论对卦
论卦名相对
论取象相对
论卦义相对
论卦义相似一
论卦义相似二
论乾坤君臣之义圣贤之学
论乾坤皆不有其功
论龙马之义
论复心学
论无妄心学
论离心学
论中孚心学
论大小过卦义
论易言阴阳之序
论易简之原
论幽明之故
论生死之说
论神鬼之情状
论继善成性
论河图一
论河图二
论河图三
论图书
论挂扚一
论挂扚二
论挂一
论策数

论筮法变卦一
论筮法变卦二
论筮法变卦三
论贞胜贞一
论一君二民二君一民
论初难终易
论中爻之备
论观象过半
论二四远近一
论二四远近二
论三五刚柔
论爱恶远近情伪
论参天两地倚数
论图像一
论图像二
论图像三
论图像四
论图像五
论图像六
论图像七
论图像八
论阴阳动静
论神
论卦名义
论《序卦》一
论《序卦》二
论《序卦》三
论《杂卦》
论《杂卦》之义
论十二卦之变
论《杂卦》有不取互义者
论《杂卦》正变之序
论环互之例